

金庸著

碧血劍

上

武侠小说精选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碧血劍

上集

金 庸 著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

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、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音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

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

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目 录

第 一 回	危邦行蜀道	乱世坏长城	2
第 二 回	恩仇同患难	死生见交情	37
第 三 回	经年亲剑铍	长日对楸枰	71
第 四 回	矫矫金蛇剑	翩翩美少年	109
第 五 回	山幽花寂寂	水秀草青青	142
第 六 回	逾墙搂处子	结阵困郎君	177
第 七 回	破阵缘秘笈	藏珍有遗图	212
第 八 回	易寒强敌胆	难解女儿心	243
第 九 回	双姝拚巨赌	一使解深怨	288
第 十 回	不传传百变	无敌敌千招	338
第十一回	慷慨同仇日	间关百战时	389

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乱世坏长城

大明成祖皇帝永乐六年八月乙未，西南海外淳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，率同妃子、弟、妹、世子及陪臣来朝，进贡龙脑、鹤顶、玳瑁、犀角、金银宝器等诸般物事。成祖皇帝大悦，嘉劳良久，赐宴奉天门。

那淳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，又称文莱（淳泥、婆罗乃、文莱以及英语 Brunei 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译），虽和中土相隔海程万里，但向来仰慕中华。宋朝太平兴国二年，其王向打（即苏丹，中国史书上译为“向打”）曾遣使来朝，进贡龙脑、象牙、檀香等物，其后朝贡不绝。

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眼见天朝上国民丰物阜，文治教化、衣冠器具，无不令他欢喜赞叹，明帝又相待甚厚，竟然留恋不去。到该年十一月，一来年老，二来水土不服，患病不治。成祖深为悼惜，为之辍朝三日，赐葬南京安德门外（今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麓，有王墓遗址，俗呼马回回坟），又命世子遐旺袭封淳泥国王，遣使者护送归国，赏赐金银、器皿、锦绮，纱罗等物。

遐旺王奏称：小国后山，颇有神异，乞皇上赐封，表为一国之镇。

成祖便封其山名为“长宁镇国山”，亲制碑文，并题诗一首，诗曰：

“炎海之墟，淳泥所处。煦仁渐义，有顺无违。
悽悽贤王，惟化之慕。
导以象胥，邇来奔赴。同其妇子，兄弟陪臣。
稽顙阙下，有言以陈。
谓君犹天，遣其休乐。一视同仁，匪偏厚薄。
顾兹鲜德，弗种所云。
浪舶风樯，实劳恳勤。稽古远臣，顺来怒赅。
以躬或难，矧曰家室？
王心亶诚，金石其坚。西南蕃长，畴与王贤？
矗矗高山，以镇王国。
饬文以石，懋昭王德。王德克昭，王国攸宁。
于斯万年，仰我大明。”

成祖皇帝的御制诗文，便刻在淳泥国长宁镇国山的一块大石碑上。此后洪熙、正德、嘉靖年间，均有朝贡。中国人去到淳泥国的，有些还做了大官，被封为“那督”。

到得万历年间，淳泥国内忽起内乱，《明史·淳泥传》载称：“其王卒，无嗣。族人争立，国中杀戮几尽，乃立其女为王。漳州人张姓者，初为其国那督，华言尊官也，因乱出奔，女王立，迎还之。其女出入王宫，得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谋。女主惧，遣人按问其家，那督自杀。国人为讼冤。女主悔，绞杀其女，授其子官。”

这位张那督的女儿为何神经错乱，向女王诬告父亲造反，以致酿成这个悲剧，想必另有曲折内情，史书并未详载，后

人不得而知。福建漳州张氏在浞泥国累世受封那督，颇有权势。为国人所敬。

华人在彼邦经商务农，数亦不少，披荆斩棘，甚有功绩，和当地土人相处融洽。费信《星槎胜览》一书中记云：“渤泥国……其国之民崇佛像，好斋沐。凡见唐人至其国，甚有爱敬。有醉者，则扶归家寝宿，以礼待之若故旧。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“浞泥沧海外，立国自何年？夏冷冬生热，山盘地自偏。

积修崇佛教，扶醉待宾贤。取信通商舶，遗风事可传。”

浞泥国那督张氏数传后是为张信，膝下惟有一子。张信不忘故国，为儿子取名朝唐。

到张朝唐十二岁那一年，福建有一名士人屡试不第，弃儒经商，随着乡人来到浞泥国。这人不善经营，本钱蚀得干干净净，无颜回乡，就此流落异邦。有人荐他去见张信，想要谋个生计。张信和他一谈之下，心下大喜，便即聘为西宾，教儿子读书。

张朝唐开蒙虽迟，却是天资聪颖，十年之间，四书五经俱已熟习。那老师力劝张信遣子回中土应试，若能考得个秀才、举人，有了中华的功名，回到浞泥来那可是大有光彩。张信也盼儿子回乡去观光上国风物，于是重重酬谢了老师，打点金银行李，再派僮儿张康跟随，命张朝唐随同老师回漳州原籍应试。

其时正是崇祯六年，逆奄魏忠贤虽已伏诛，但在天启朝七年之间祸国殃民，杀害忠良，天下元气大伤，兼之连年水旱成灾，流寇四起。张朝唐等三人从厦门上岸，雇船西上漳州。不料只行出数十里，四乡忽然大乱，一群盗贼涌上船来，不由分说，便将那教书先生杀了。张朝唐主仆幸好识得水性，跳水逃命，才免了一刀之厄。

两人在乡间躲了三日，听得四乡饥民聚众要攻漳州、厦门。这一来，只将张朝唐吓得满腔雄心，登化乌有，眼见危邦不可居，还是急速回家的为是。其时厦门已不能再去，主仆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从陆路西赴广州，再乘海船出洋。两人买了两匹坐骑，胆战心惊，沿路打听，向广东而去。

幸喜一路无事，经南靖、平和，来到三河坝，已是广东省境，再过梅县、水口，向西迤逦行来。张朝唐素闻广东是富庶之地，但沿途所见，尽是饥民，心想中华地大物博，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，淳泥只是海外小邦，男女老幼却是安居乐业，无忧无虑，不由得大是叹息，心想中国山川雄奇，眼见者百未得一，但如此朝不保夕，还是去淳泥椰子树下唱歌睡觉安乐得多了。

这一日行经鸿图嶂，山道崎岖，天色渐晚，他心中焦急起来，催马急奔。一口气奔出十多里地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主仆两人大喜，想找个客店借宿，哪知道市镇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无。张康下马，走到一家挂着“粤东客栈”招牌的客店之外，高声叫道：“喂，店家，店家！”店房靠山，山谷响应，只听见“喂，店家，店家”的回声，店里却毫无动静。正当这时，一阵北风吹来，猎猎作响，两人都感毛骨悚然。

张朝唐拔出佩剑，闯进店去，只见院子内地下倒着两具尸首，流了一大滩黑血，苍蝇绕着尸首乱飞。腐臭扑鼻，看来死者已死去多日。张康一声大叫，转身逃出店去。

张朝唐四下一瞧，到处箱笼散乱，门窗残破，似经盗匪洗劫。张康见主人不出来，一步一顿的又回进店去。张朝唐道：“到别处看看。”哪知又去了三家店铺，家家都是如此。有的女尸身子赤裸，显是曾遭强暴而后被杀。一座市镇之中，到处阴风惨惨，尸臭阵阵。两人再也不敢停留，急忙上马向西。

主仆两人行了十几里，天色全黑，又饿又怕，正狼狈间，张康忽道：“公子，你瞧！”张朝唐顺着他手指看去，只见远处有一点火光，喜道：“咱们借宿去。”

两人离开大道，向着火光走去，越走道路越是窄小。张朝唐忽道：“倘若那是贼窟，岂不是自投死路？”张康吓了一跳，道：“那么别去吧。”张朝唐眼见四下乌云欲合，颇有雨意，说道：“先悄悄过去瞧一瞧。”于是下了马，把马缚在路边树上，蹑足向火光处走去。

行到临近，见是两间茅屋，张朝唐想到窗口往里窥探，忽然一只狗大声吠叫，扑了过来。张朝唐挥动佩剑，那狗才不敢走近，只是乱叫。

柴扉开处，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，手中举着一盏油灯，颤巍巍的询问是谁。张朝唐道：“我们是过路客人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在府上借宿一晚。”老婆婆微一迟疑，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张朝唐走进茅屋，见屋里只有一张土床，桌椅俱无。床上躺着一个老头，不断咳嗽。张朝唐命张康去把马牵来。张康想起刚才见到的死人惨状，畏畏缩缩的不敢出去。那老头儿挨下

床来，陪着他去牵了马来。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飧客，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。

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，问道：“前面镇上杀了不少人，是甚么匪帮干的？”老头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甚么匪帮？土匪有这么狠吗？那是官兵干的好事。”张朝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官兵？官兵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、奸淫掳掠？他们长官不理吗？”

老头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位小相公看来是第一次出门，甚么世情也不懂的了。长官？长官带头干呀，好的东西他先拿，好看的娘们他先要。”张朝唐道：“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？”老头儿道：“告有甚么用？你一告，十之八九还陪上了自己性命。”张朝唐道：“那怎样说？”老头儿道：“那还不是官官相护？别说官老爷不会准你状子，还把你一顿板子收了监。你没钱孝敬，就别想出来啦。”

张朝唐不住摇头，又问：“官兵到山里来干么？”老头儿道：“说是来剿匪杀贼，其实山里的盗贼，十个倒有八个是给官府逼得没生路才干的。官兵下乡来捉不到强盗，掳掠一阵，再乱杀些老百姓，提了首级上去报功，发了财，还好升官。”那老头儿说得咬牙切齿，又不停的咳嗽。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势，叫他别说了，只怕张朝唐识得官家，多言惹祸。

张朝唐听得闷闷不乐，想不到世局败坏如此，心想：“爹爹常说，中华是文物礼义之邦，王道教化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讲信修睦，仁义和爱。今日眼见，却是大不尽然，还远不如淳泥国蛮夷之地。”感叹了一会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刚蒙胧合眼，忽听见门外犬吠之声大作，跟着有人怒喝

叫骂，蓬蓬蓬的猛力打门。老婆婆下床来要去开门，老头儿摇手止住，轻轻对张朝唐道：“相公，你到后面躲一躲。”

张朝唐和张康走到屋后，闻到一阵新鲜的稻草气息，想是堆积柴草的所在，只听见格啦啦一阵响，屋门已被推倒，一人粗声喝道：“干么不开门？”也不等回答，啪的一声，有人给打了记耳光。

老婆婆道：“上差老爷，我……我们老夫妻年老糊涂，耳朵不好，没听见。”哪知又是一记耳光，那人骂道：“没听见就该打。快杀鸡，做四个人的饭。”老头儿道：“我们人都快饿死啦，哪里有甚么鸡？”只听蓬的一声，似乎老头儿被推倒在地，老婆婆哭叫起来。

又听另一个声音道：“老王，算了吧，今日跑了整整一天，只收到三两七钱税银，大家心里不痛快，你拿他出气也没用。”那老王道：“这种人，你不用强还行？这几两银子，不是我打断那乡下佬的狗腿，这些土老儿们肯乖乖拿出来吗？”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：“这些乡下佬也真是的，穷的米缸里数来数去也得十几粒米，再逼实在也逼不出甚么来啦，只是大老爷只得骂咱们兄弟没用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张朝唐的马嘶叫起来。几名公差一惊，出门查看，见到两匹马，议论起来，说乘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，看来倒有一笔油水，当即兴兴头头的进屋来寻。

张朝唐大惊，一扯张康的手，轻轻从后门溜了出去。两人一脚高一脚低，在山里乱走，见无人追来，才放了心，幸亏所带的银两张康都背在背上。

两人在树丛中躲了一宵，等天色大亮，才慢慢摸到大道

上来。主仆两人行出十多里，商量到前面市镇再买代步脚力。张康不住痛骂公差害人。正骂得痛快，忽然斜刺小路里走来四名公差，手中拿着链条铁尺，后面两人各牵着一匹马，那正是他们的坐骑。

张朝唐和张康面面相觑，这时要避开已经来不及，只得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走路。

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们打量，一名满脸横肉的公差斜眼问道：“喂，朋友，干甚么的？”

张朝唐一听口音，正是昨晚打人的那个老王。张康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公子爷，要上广州去读书。”

老王一把揪住，挟手夺过他背上包裹，打开一看，见累累尽是黄金白银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喝道：“甚么公子爷？瞧你两个都不是好东西！这些金银哪里来的？定是偷来骗来的，好，现今拿到贼赃啦，跟我见大老爷去。”他见这两人年幼好欺，想把他们吓跑。

哪知张康道：“我们公子爷是外国大官，知府大人见了他也客客气气。见你们老爷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啦！”

一名中年公差听了这话，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事只怕还有后患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杀了这两个雏儿，发笔横财再说，突然抽出单刀向张康劈去。张康大骇，急忙缩头，一刀从头顶掠过，砍去了他帽子。他挺身挡住公差，叫道：“公子快逃。”张朝唐转身就奔。

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，这次张康有了防备，侧身闪过，仍是没给砍中。主仆两人没命价奔逃。四名公差手持兵刃，吆喝着追来。

张朝唐平时养尊处优，加上心中一吓，哪里还跑的快，眼见就要给公差追上，忽然迎面一骑马奔驰而来。那中年公差见有人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大胆盗贼，竟敢拒捕？”另外几名公差也大叫：“捉强盗，捉强盗。”他们诬陷张朝唐主仆是盗匪，心想杀了人谁敢前来过问？

迎面那乘马越奔越近。马上乘客眼见前面两人奔逃，后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，只道真是捉拿强人，催马疾驰，奔到张朝唐主仆之前，俯身伸臂，一手一个，拉住两人后领，提了起来。四名公差也已气喘喘的赶到。

马上乘者把张朝唐主仆二人往地上一掷，笑道：“强盗捉住了。”跳下马来。这人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满脸浓须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。

四名公差见他身手矫捷，气力甚大，当下含笑称谢，将张朝唐主仆拉了起来。

那乘马客见张朝唐一身儒服，张康青衣小帽，是个书僮，哪里像是强盗，不禁一怔。张康叫了起来：“英雄救命！他们要谋财害命。”那人喝问：“你们干甚么的？”张康叫道：“这是我家公子，是去广州赶考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。

那中年公差向乘马客道：“老兄，你走你的道吧，莫管我们衙门的公事。”乘马客道：“你放开手，让他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在下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岂是强人……”一名公差喝道：“还要多嘴？”反身一记巴掌，向他打去。

乘马客马鞭挥出，鞭上革绳卷住公差手腕，这一掌便未打着。乘马客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康道：“我家公子要

去广州考秀才，遇上这四人。他们见到我们的银子，就想杀人。”说到这里，跪下叫道：“英雄救命！”

乘马客问公差道：“这话可真？”众公差冷笑不答。那老王站在他背后，乘他不觉，突然举刀搂头砍将下来。

乘马客听得脑后风生，更不回头，身子向左微挫，右足“乌龙扫地”，横扫而出，正中老王足胫，将他踢出数步。余下三名公差大叫：“真强盗来啦。”两个举起铁尺，一个挥动铁链，向乘马客围攻过来。

张朝唐见他手无寸铁，不禁暗暗担忧。乘马客却挺然不惧，左躲右闪，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终伤他不着。那老王站起身来，抢刀上前夹攻。乘马客大喝一声，老王吃了一惊，一刀没砍准，乘马客劈面一拳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老王只顾护痛，双手掩面，当啷一声，手中单刀跌落在地。乘马客抢过单刀，回手挥出，砍中了一名手持铁尺的公差右肩。他兵刃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刀光闪处，手持铁链的公差左腿中刀，跌倒在地。剩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战，不顾同伴死活，和老王两人撒腿就逃。乘马客哈哈大笑，将单刀往地下一掷，跃上马背。

张朝唐忙上前道谢，请问姓名。乘马客见两名公差躺在地上的哼哼唧唧的叫痛，向他怒目而视，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所，咱们上马再谈。”张康拿回包裹，牵过马来，三人并辔而行。

张朝唐说了家世姓名。乘马客道：“原来是张公子。在下姓杨，名鹏举，江湖上人称摩云金翅，是武会镖局的镖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今日若非阁下相救，小弟主仆两人准是没命的

了。”

杨鹏举道：“这一带乱的着实厉害，兵匪难分，公子还是及早回去外国的为是。在下也正要去广州，公子若不嫌弃，咱们便可结伴而行。”

张朝唐大喜，一再称谢。这几日来他吓得心神不定，现今得和一位镖客同行，适才又见到他武功了得，登时大感心安。

三人行走了二十几里路，寻不到打尖的店家。杨鹏举身上带着干粮。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。张康找到个破瓦罐，捡了些干柴，想烧些水来喝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大叫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张康吓了一跳，手一震，把瓦罐中的水都泼在柴上。

杨鹏举回过头来，只见刚才逃走的公差一马当先，领了十多名军士，骑了马赶来。杨鹏举叫道：“快上马。”三人急忙上马。杨鹏举让二人先走，抽出挂在马鞍旁的单刀，在后掩护。众军士高叫：“捉强盗哪！”纵马急追。

杨鹏举等逃出一程，见追兵越赶越近，军士纷纷放箭。杨鹏举挥刀拨打，忽见前面有条岔路，叫道：“走小路！”张朝唐纵马向小路驰去，张康和杨鹏举跟随在后，追兵毫不放松。那公差大嚷：“追啊，抓到了强盗，大伙儿分他金银。”

杨鹏举见追兵将近，索性勒转马来，大喝一声，挥刀砍去。那公差吓得倒退，其余军士却挺枪攒刺。杨鹏举敌不过人多，混战中腿上中了一枪，伤势虽然不重，却已不敢恋战，双腿一夹，提缰纵马向前急冲，挥刀将一军士左臂砍断，其余军士吓得纷纷后退，杨鹏举已回马疾驰。众军士见他逃跑，胆气又壮，呐喊追来。

不一刻杨鹏举已追上张氏主仆，这时道路愈来愈窄，众军士畏惧杨鹏举勇猛，不敢十分逼近。

三人纵马奔跑了一阵，山道弯弯曲曲，追兵呐喊之声虽然清晰可闻，人影却已不见。急驰中前面突然出现三条小岔路，杨鹏举低喝：“下马！”三人把马牵到树丛中躲了起来，片刻间追兵也已赶到，那公差略一迟疑，领着军士向一条岔路赶了下去。

杨鹏举道：“他们追了一阵不见，必定回头。咱们快走。”撕下衣襟裹好腿伤，三人向另一条岔路急驰而去。

过不多久，后面追兵声又隐隐传来，杨鹏举甚是惶急，见前面有三间瓦屋，屋前有一个农夫正在锄地，便下马走到农夫身前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后面有官兵要害我们，请你找个地方给躲一躲。”那农夫只管锄地，便似没听见他说话。张朝唐也下马央告。

那农夫突然抬起头来，向他们从头至足打量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丛中传来牛蹄践土之声，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转了出来。那牧童约莫十岁上下年纪，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子，脸色黝黑，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。那农夫对牧童道：“你把马带到山里去放草，天黑了再回来吧。”小牧童望了张朝唐三人一眼，应道：“好！”牵了三匹马就走。

杨鹏举不知那农夫是甚么用意，可是他言语神情之中，似有一股威势。竟然不敢出言阻止牧童牵马。这时追兵声更加近了，张朝唐急的连说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

那农夫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带领三人走进屋内。厅堂上木桌

板凳，墙上挂着蓑衣犁头，但收拾得甚是洁净，不似寻常农家。那农夫直入后进，三人跟了进去，走过天井，来到一间卧房。那农夫撩起帐子，露出墙来。伸手在墙上一推，一块大石翻了进去，墙上现出一个洞来。那农夫道：“进去吧！”

三人依言入内，原来是个宽敞的山洞。这屋倚山而建，刚造在山洞之前，如不把房屋拆去，谁也猜不到有此藏身之所。

三人躲好，那农夫关上密门，自行出去锄地。不一刻，公差已率领军士追到。那老王向农夫大声吆喝：“喂，有三个人骑马从这边过去吗？”那农夫向小路的一边指了一指，道：“早就过去啦！”

公差军士奔出了七八里地，不见张朝唐等踪迹，掉转马头，又来询问。那农夫装聋作哑，话也说不大清楚。一名军士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多问这傻瓜有屁用？走吧！”一行人又向另一条岔路追了下去。

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三人躲在山洞之内，隐隐听得马匹奔驰之声，过了一会，声音听不见了，那农夫始终不来开门。杨鹏举焦躁起来，使力推门，推了半天，石门纹丝不动。三人只得坐在地上打盹。杨鹏举创口作痛，不住咒骂公差军士。

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石门忽然轧轧作响的开了，透进光来。那农夫手持烛台，说道：“请出来吃饭吧。”

杨鹏举首先跳起，走了出去，张氏主仆随后走到厅上。只见板桌上摆了热腾腾的饭菜，大盆青菜豆腐之外，居然还有两只肥鸡。杨鹏举和张康都暗暗欢喜。

厅上除了日间所见的农夫和牧童，还有三人，都作农夫

打扮。张朝唐和杨鹏举拱手相谢，道了自己姓名，又请问对方姓名。

一个面目清癯、五十来岁的农夫道：“小人姓应。”指着日间指引他们躲藏的人道：“这位姓朱。”一个身材极高的瘦子自称姓倪，一个肥肥矮矮的则说姓罗。张朝唐道：“我还道各位是一家人，原来均非同姓。”那姓应的道：“我们都是好朋友。”

张朝唐见他们说话不多，神色凛然，举止端严，绝不似寻常农夫。那姓朱和姓倪的尤具威猛之气，姓应的则气度高雅，似是位饱读诗书的士人。张朝唐试探了几句，姓应的唯唯否否，并不接口。

饭罢，姓应的问起官兵追逐的原因，张朝唐原原本本说了。他口才便给，描述途中所见惨况，以及公差欺压百姓、诬良为盗的种种可恶情状，说来有声有色。那姓倪的气得猛力在桌上一拍，须眉俱张，开口欲骂。姓应的使个眼色，他就不言语了。

张朝唐又说到杨鹏举如何出手相援，把他大大的恭维了一阵。杨鹏举十分得意，说道：“这算得甚么，想当年在江西我独力杀死鄱阳三凶，那才教露脸呢。”当下便纵谈当时情势如何危急、自己如何英勇、如何败中取胜，说得口沫横飞。他越说越得意，将十多年来在江湖上的遭遇大吹特吹，加油添酱，说得自己英雄盖世，当世无敌，又说道上强人怎样见了 he 从来不敢招惹。正说得高兴，那小牧童忽然嗤的一声笑。

杨鹏举横了他一眼，也不在意，不住口的谈论江湖上的事迹。张朝唐对这些事闻所未闻，听得很有兴味，张康更是

小孩脾气，连连惊叹询问。

杨鹏举后来说到了武技，举手抬足，一面讲一面比划。几个农夫却似乎听得意兴索然，姓罗的胖子打了个呵欠道：“不早啦，大家睡吧！”

小牧童过去关上了门，姓朱的从暗处提出一块大石，放在门后。杨鹏举一见之下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暗道：“这人好大力气，这块石头少说也有四百来斤，他居然毫不费力的提来提去。”

姓应的见他面色有异，说道：“山里老虎多，有时半夜里撞进门来，因此要用石头堵住门户。”说声未毕，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树枝呼呼作响，门窗俱动，随即听到虎啸连声，甚是猛恶，接着门外牛马惊嘶起来。姓应的道：“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”

姓倪的站起身来，从门背后取出一柄钢叉，呛啷啷一抖，说道：“今儿不能让它逃走了。承志，你也去。”小牧童喜形于色，大声答应，奔进右边屋里，随即出来，手上多了个皮囊和一支短铁枪。姓朱的提开大石，一阵狂风砰的一声把门吹开，风夹落叶，直卷进来，蜡烛顿时熄灭。张康惊叫声中，姓倪的和小牧童先后纵出门去。

杨鹏举提起单刀，说道：“我也去！”刚跨出一步，忽然左腕被人握住，他用力一挣，哪知握住他的五指直如一把钢爪，将他牢牢扣住，丝毫动弹不得。黑暗中听得那姓朱的说道：“别出去，大虫很厉害。”杨鹏举又是往外一夺。那姓朱的没给他拉动，也没更向里拉，只是抓着不放。杨鹏举无可奈何，只得坐了下未，姓朱的也就松开了手。

只听得门外那姓倪的吆喝声、虎啸声、钢叉上铁环的呛啷声、疾风声、树枝堕地声，响成一片，偶然还夹着小牧童清脆的呼叫声，两人一虎，显是在门外恶斗。过了一会，声音渐远，似乎那虎受创逃走，两人追了下去。

姓罗的拿出火石火绒点燃了蜡烛，只见屋中满地都是树叶。张康早吓得脸无人色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也是惊异不定。

众人在寂静中不作一声，过了半晌，远处脚步声响，转瞬间小牧童冲进屋来后，笑逐颜开的叫道：“吃老虎肉，吃老虎肉！”

张朝唐见他短枪头上鲜血淋漓，心想他小小年纪、居然如此武勇，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实在惭愧。

正思念间，只见那姓倪的大踏步的走进来，左手持钢叉，右手提着黄黑相间的一只大老虎。他将老虎往地下一掷，张朝唐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的往里一缩，瞧那老虎一动也不动，才知已被打死。

那姓倪的脸色郑重，向小牧童道：“承志，刚才你打错了，知道吗？”小牧童低下了头道：“嗯，我不该正面对着大虫放镖。”姓倪的这才和颜悦色的道：“正面放镖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钢镖脱手之后，须得立时往横里跳开。刚才你一镖打坏它一只眼睛，却站看不动。大虫负痛之后，扑过来的势道更猛，不是我一叉抵住，你这条小命还在吗？”小牧童不敢作声。姓倪的又赞他几句：“你这几支镖准头是很不错的了，只是力道欠着一点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你，将来年纪大了，腕力自会加添。”提起那只大老虎，指着老虎粪门上的一支镖，说道：“这一镖要是劲道足，打进它肚里，已够要了这畜牲的命

啦。”小牧童道：“明儿我要用心练。”姓倪的点点头，把老虎拖进后堂。

杨鹏举见这两人这般轻而易举的杀了这一头大老虎，心下惴惴，看来这批人路道着实不对，多半是乔装的大盗，自己和张氏主仆胡里糊涂的自投盗窟，这番可当真糟了。张朝唐却不以为意，极力称赞小牧童的英勇，抚着他的手问道：“小兄弟姓甚么？你名叫承志，是不是？”那牧童笑而不答。

当晚张朝唐和杨鹏举、张康三人同处一室，张康着枕之后立即酣睡。张朝唐想起此行风波万里，徒然担惊受怕，不知此去广州，是否尚有凶险，又想淳泥国老虎也是不少，却无如此厉害的杀虎英雄，中土人物，毕竟不凡，思潮起伏，一时难以入睡。过了一会，忽听得书声朗朗，那小牧童读起书来。

张朝唐侧耳细听，书声中说的似是兵阵战斗之事，不禁好奇心起，披衣下床，走到厅上。只见桌上烛光明亮，小牧童正自读书。姓应的坐在一旁教导，见他出来，只向他点了点头，又低下头来，指着书本讲解。

张朝唐走近前去，见桌上还放了几本书，拿起来一看，书面上写着《纪效新林》四字，原来是本朝戚继光将军所著的兵法。戚继光之名，张朝唐在淳泥国也有所闻，知道是击破倭寇的名将，后来镇守蓟州，强敌不敢犯边，用兵如神，威震四海。

张朝唐向姓应的道：“各位决计不是平常人，却不知何以隐居在此，可能见告么？”姓应的道：“我们是寻常老百姓，种田打猎，读书识字，那是最平常不过的。公子为何觉得奇怪？

难道只有官家子弟才可以读书吗？”张朝唐心想：“原来中土寻常农夫，也是如此文武全才，果非蛮邦之人可比。”心下甚是佩服，说了声“打扰”，又回房睡去了。

朦朦胧胧的睡了一会儿，忽觉有人相推，惊醒坐起，只听杨鹏举低声道：“这里果然是盗窟，咱们快走吧！”张朝唐大吃一惊，低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杨鹏举点燃烛火，走到一只木箱边，掀起箱盖道：“你看。”

张朝唐一看，只见满箱尽是金银珠宝，一惊之下，做声不得。

杨鹏举把烛台交他拿着，搬开木箱，下面又有一只木箱，伸手便去扭箱上铜锁。张朝唐道：“别看旁人隐私，只怕惹出祸来。”杨鹏举道：“这里气息古怪。”张朝唐忙问：“甚么气息？”杨鹏举道：“血腥气。”张朝唐便不敢言语了。

杨鹏举扭断了锁，静听房外没有动静，轻轻揭開箱盖，把烛台往箱内一照，两人登时吓得目瞪口呆。

但见箱中赫然是两颗首级，一颗砍下时日已久，血迹都已变成黑色，另一颗却是新斩下的。两颗首级都用石灰、药料制过，是以须眉俱全，那颗砍下已久的也未腐烂。杨鹏举饶是久历江湖，这时也吓得手脚发软，张朝唐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。

杨鹏举轻轻把箱子还原放好，说道：“快走！”到炕上推醒了张康，摸到厅上。三人蹑足走到门边，杨鹏举摸到大石，心中暗暗叫苦，竭尽全力，也搬它不动，刚只推开尺许，忽如火光闪亮，那姓朱的拿着烛台走了出来。

杨鹏举手按刀柄，明知不敌，身处此境，也只有硬起头

皮一拚。哪知姓朱的并不理会，说道：“要走了吗？”伸手把大石提在一边，打开了大门。

杨鹏举和张朝唐不敢多言，喃喃谢了几句，低头出门，上马向东疾驰。

奔了十几里地，料想已脱险境，正感宽慰，忽然后面马蹄声响，有人厉声叫道：“喂，站住，站住！”三人哪里敢停，纵马急行。

突然黑影一晃，一人从马旁掠过，抢在前面，手一举，杨鹏举坐骑受惊，长嘶一声，人立起来。杨鹏举挥刀向那人当头砍去。那人空手拆了数招，忽地高跃，伸左拳向杨鹏举右太阳穴打落。杨鹏举单刀“横架金梁”，向他手臂疾砍。岂知那人这一拳乃是虚招，半路上变拳为掌，身未落地，已勾住杨鹏举手腕，喝声：“下来！”将他拖下马来，顺手夺过了他手中单刀，掷在地下。

星光熹微中看那人时，正是那姓朱的农夫。

那人冷冷的道：“回去！”回过身来，骑上马当先就走，也不理会三人是否随后跟来。杨鹏举知道反抗固然无益，逃也逃不了，只得乖乖的上了马，三人跟着他回去。

一进门，只见厅上烛火明亮，那小牧童和其余三人坐着相候，神色肃然，一语不发。

杨鹏举自忖不免一死，索性硬气一点，昂然说道：“杨大爷今日落在你们手中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说。”

姓朱的道：“应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姓应的沉吟不语。姓倪的道：“张公子主仆放走，把姓杨的宰了。”姓应的道：“这姓杨的干保镖生涯，做有钱人走狗，能是甚么好人？但他今

天见义勇为，总算做了件好事，就饶他一命。罗兄弟，把他两个招子废了。”

姓罗的站起身来，杨鹏举惨然变色。

张朝唐不懂江湖上的说话，不知“把招子废了”便是剜去眼睛之意，但见了各人神情，想来定要伤害杨鹏举，正想开口求情，那小牧童道：“应叔叔，我瞧他怪可怜的，就饶了他吧！”

姓应的与众人对望了一眼，顿了一顿，对杨鹏举道：“既然有人给你求情，也罢，你能不能立一个誓，今晚所见之事，决不泄漏一言半语？”

杨鹏举大喜，忙道：“今晚之事，在下实非有意窥探，但既然被我见到了，自怪杨某有眼无珠，不识各位英雄好汉。各位的事在下立誓守口如瓶，将来如违此誓，天诛地灭，死得惨不堪言。”姓应的道：“好，我们信得过你是一条汉子，你去吧。”杨鹏举一拱手，转身要走。姓倪的突然站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“就这样走么？”

杨鹏举一楞，懂了他的意思，惨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请借把刀给我。”姓朱的从桌下抽出一把利刃，轻轻倒掷过去。杨鹏举伸手接住，走近几步，左手平放桌上，嗖的一刀，登时砍下三个手指，笑道：“光棍一人作事一身当，这事跟张公子全没干系……”

众人见他手上血流如注，居然还硬挺住，也都佩服他的气概。姓倪的大拇指一挺，道：“好，今晚的事就这般了结。”转身入内。拿出刀伤药和白布来，给他止血，缚了伤口。

杨鹏举不愿再行停留，转身对张朝唐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张朝唐见他脸色惨白，自是痛极，想叫他在此休息一下，可是又说不出口。

姓应的道：“张公子来自万里之外，我们惊吓了远客，很是过意不去，别让你回到外国，说我们中土人士都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位杨朋友也很够光棍。我送你这个东西吧。”说着从袋里掏出一块东西，交给张朝唐。

张朝唐接过一看，轻飘飘的是一块竹牌，上面烙了“山宗”两字，牌背烙了一些花纹，看不出有甚么用处。

姓应的道：“眼前天下大乱，你一个文弱书生不宜在外面乱走，我劝你赶快回家。这几天在路上要是遇上甚么危难，拿出这块竹牌来，或许有点儿用处。过得几年……唉，或者是十年，二十年，你听得中土太平了，这才再来吧！乱世功名，得之无益，反是惹祸。”

张朝唐再看竹牌，实不见有何奇特之处，不信它有何神秘法力，想是吉祥之物，随口谢了一声，交给张康收在衣裹之中。三人告辞出来，骑上马缓缓而行。回到适才和那姓朱的交手所在，见单刀兀自在地上，闪闪发光，杨鹏举拾了起来，心想：“我自夸英雄了得，碰在人家手里，屁也不值！”

天明时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张朝唐找了客店，让杨鹏举安睡了一天一晚。次晨才再赶路。行到中午时分，打过尖，上马又行了二十多里路，忽然蹄声响处，一骑马迎面奔来，掠过身旁，向三人望了一眼，绝尘而去。行了五六里路，后面马蹄声又起，仍是那骑马追了上来。这次杨鹏举和张朝唐都看得清楚了，马上那人青巾包头，眉目之间英悍之气毕露，从三人身旁掠过，疾驰而前。

张朝唐道：“这人倒也古怪，怎么去了又回来。”杨鹏举道：“张公子，待会你自行逃命罢，不用等我。”张朝唐惊道：“怎么？又有强盗么？”杨鹏举道：“走不上五里，必有事故，不过咱们后无退路，也只有向前闯了。”

三人惴惴不安，慢慢向前挨去，只走了两里多路，只听见噓哩哩一声，一支响箭射上天空，三乘马从林中窜出，拦在当路。

杨鹏举催马上前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武会镖局姓杨，路经贵地，并非保镖，没向各位当家投帖拜谒。这位张相公来自外国，他是读书人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让一条道。”他在江湖上本来略有名头，手上武艺也自不弱，不过刚断了手指，又想这一带道上的朋友多半与姓应的是一伙，是以措词谦恭，好言相求。

三乘中当中一人双手空空，笑道：“我们少了盘缠，要借一百两银子。”他说的是浙南土话，杨鹏举和张朝唐愕然相对，不知他说些甚么。

刚才骑马来回相探的那人喝道：“借一百两银子，懂了没有？”杨鹏举见他们如此无礼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要借银子，须凭本事！”当先那人喝道：“好！这本事值不值一百两银子？”从背上取下弹号，叭叭叭，三粒弹子打上天空，等弹子势完落下，又是连珠三弹，六颗弹子在空中分成三对，互相撞得粉碎。变成碎泥纷纷下堕。

杨鹏举见到这神弹绝技，刚只一呆，突觉左腕剧痛，单刀当的一声落在地下，才知已被他弹子打中了手。

对面第三人手持软鞭，纵马过来，一招“枯藤缠树”，向

他腰间盘打而至。杨鹏举勒马避开。那人软鞭鞭头乘势在地下卷起单刀，抄在手中，长笑一声，纵马疾驰，掠过张康身边时，白光闪动，钢刀挥了两挥，已割断他背上包裹两端的布条。他却毫不停留，催马向前奔驰。

包裹正从张康背上滑落，打弹子那人恰好驰到，手臂探出，不待包裹落地，已俯身提起，掂了掂重量，笑道：“多谢了。”转眼间三人跑得无影无踪。

杨鹏举只是叹气，无话可说。张康急道：“我们的盘费银两都在包裹，这……这……怎么回家呢？”杨鹏举道：“留下你这条小命，已算不错的啦，走着瞧吧。”三人垂头丧气的又行。

走不到一顿饭时分，忽然身后蹄声杂沓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尘头起处，那三人又追了转来。杨鹏举和张朝唐都倒抽一口凉气，心想：“抢了金银也就罢了，难道当真还非要了性命不成？”

那三人驰到跟前，一齐滚鞍下马，当先一人抱拳说道：“原来是自己人，得罪得罪。我们不知，多有冒犯，请勿见怪。”另一人双手托住包裹，交给张康。张康却不敢接，眼望主人。张朝唐点点头，张康这才接了过来。

当先那人道：“刚才听得这位言道，一位是杨镖头，一位是张公子，都是真姓么？”张朝唐道：“正是！”说了两人的姓名来历。

三人听了，均有诧异之色，互相望了一眼。当先那人说道：“在下姓黄，这两位是亲兄弟，姓刘。张公子，你早拿出竹牌来就好了，免得我们无礼。”张朝唐听了这话，才知道这

块竹牌果真效力不小，心神不定之际，也不知说甚么话好。

那姓黄的又道：“两位一定也是到圣峰嶂去了，咱们一路走吧。”

张朝唐和杨鹏举都料想他们是一帮声势浩大的盗伙，远避之惟恐不及，怎敢再去招惹？张朝唐道：“我和这位朋友要赶赴广州，圣峰嶂是不去了。”

姓黄的脸带怒色道：“再过三天就是八月十六，我们千里迢迢的赶来粤东，你们到了这里，怎不上山？”上山做甚么，八月十六有甚么干系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两人全不知情，可是又不敢直认。张朝唐硬了头皮，说道：“兄弟家有急事，须得马上回去。”

姓黄的怒道：“上山也耽搁不了你两天。你们过山不拜，算得甚么山宗的朋友？”张朝唐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“山宗”是甚么东西。

杨鹏举终究阅历多，见这情势，知道圣峰嶂是非去不可的了，虽有凶险，也只有听天由命，而且瞧他们神色语气，也似并无恶意，便道：“三位既然如此美意，我和张公子同上山去便是。”说着向张朝唐使个眼色，示意不可违拗。

姓黄的霁然色喜，笑道：“本来嘛，我想你们也不会这般不顾义气。”

六人结伴同行，一路打尖住店，都由那姓黄的出头，他只做几个手势，说了几句古里古怪的话，沿途饭馆客店便都不收钱，而且招待得加意的周到客气。

走了两天，将近圣峰嶂山脚，只见沿途劲装结束之人络绎不绝，都是向圣峰嶂而去，肥瘦高矮，各色各样的人都有，

神色举止，显得都是武人。这些人与姓黄的以及刘氏兄弟大半熟识，见了面就执手道故。

张杨两人抱定宗旨决不再窥探别人隐私，见他们谈话，就站得远远的，但听这些人招呼的声音南腔北调，辽东河朔、两湖川陕各地都有。瞧他们的行装打扮，大都是来自远地，人人都是风尘仆仆。张杨两人暗暗纳罕，又是栗栗危惧。

杨鹏举心想：“看来这些人是各地山寨的大盗，多半是要聚众造反。我是身家清白的良民，跟反贼们混在一起，走又走不脱，真是倒霉之极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张朝唐等歇在圣峰嶂山脚下的一所店房里，待次日一早上山。众人正要吃晚饭，忽然一人奔进店来，叫道：“孙相公到啦！”此言一出，店中客人十之八九都站了起来，涌出店去。杨鹏举一扯张朝唐的衣袖，说道：“瞧瞧去。”

走出店房，只见众人夹道垂手肃立，似在等甚么人。过了一阵，西面山道上传来一阵马蹄声，众人都提高了脚跟张望，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书生骑在马上，缓缓而来。他见众人站在道旁迎接，催马快行，驰到跟前，跳下马来。人群中一名大汉抢上前去，挽住马缰。

那书生一路过来，和众人逐一点头招呼。他走到张朝唐跟前，见他也是书生打扮，微微一愕，双手一拱，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张朝唐道：“在下姓张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那书生道：“在下姓孙，名仲寿。”张朝唐拱手说道：“久仰，久仰”孙仲寿微微一笑，进店房去了。

晚饭过后，杨鹏举低声对张朝唐道：“这姓孙的书生相公显是很有权势。张公子，你去跟他说说，请他放咱们走。人

家是读书人，话总容易说得通。”

张朝唐心想不错，踱到孙仲寿门口，咳嗽一声，举手敲门。只听到房里有诵读诗文之声，他敲了几下，读书声就停了。

房门打开，孙仲寿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客店寂寞，张兄来谈谈，最好不过。”张朝唐一揖进去，见桌上放着一本摊开手抄书本，一瞥之下，见写着“辽东”、“宁远”、“臣”、“皇上”等等字样，似是一篇奏章。张朝唐只怕又触人所忌，不敢多看，便坐了下来。

孙仲寿先请问他家世渊源，张朝唐据实说了。孙仲寿说道：“张兄这番可来得不巧了。中华朝政糜烂，不知何日方得清明。以兄弟之见，张兄还是暂回淳泥，俟中华圣天子在位，再来应试的为是。”张朝唐称是，说道正要归去。接着把自己如何躲避官差、杨鹏举如何相救、如何得到竹牌等事说了一遍，只是夜中见到箱内人头一事略去不提。

孙仲寿道：“我们在此相遇，可算有缘。明日张兄随小弟上山。也好知道我中土的一件千古奇冤。只要此行所见所闻。不向外人泄露，小弟担保张兄决无危害。”张朝唐谢了，却不敢多问。

孙仲寿问起淳泥国人的风土人情，听张朝唐所述，皆是闻所未闻，喟然说道：“不知几时我中华百姓才得如淳泥国一般，安居乐业，不忧温饱，共享太平之福？”

两人直谈到二更天时，张朝唐才告别回房。杨鹏举已等得十分心焦，听他转告了孙仲寿之言，才放下了心。

次日正是中秋佳节，张朝唐、杨鹏举和张康随着大众一

早上山。中午时分，半山里有十多人担着饭菜等候，都是素菜，众人吃了，休息一阵，继续再行。

此后一路都有人把守，盘查甚严。查到张杨三人时，孙仲寿点一点头，把守的人便不问。张朝唐暗叫：“好险！要是昨晚没跟他这一夕谈话，今日是死是活，实所难料。”

傍晚时分，已到山顶，数百名汉子排队相迎。中间一人身材魁梧，似是众人的首领，见到孙仲寿上来，快步下来迎接，携手走入屋内。

山上疏疏落落有数十间房屋，最大的一座似是一所寺庙。这些屋宇模样也甚平常，并无碉堡望楼等守御设备，却又不像是盗帮山寨。

杨鹏举在山上见了众人的势派，料想山上建构必定雄伟威武，壁垒森严，哪知浑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心下暗暗称奇。他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，见闻算得广博，这一次却半点摸不着头脑。更有一件奇事，这些人万里来会，瞧各人神情亲密，都是知交好友，但相见时却殊无欢愉之意，每人神色间都显得十分悲戚愤慨。

张杨三人被引进一间小房，一会儿送进饭菜。四盘都是素菜，还有二十多个馒头。当晚张朝唐和杨鹏举悄悄议论，猜不透这些人到底在干甚么，对孙仲寿所说“千古奇冤”云云，更是难明所指。

次日张杨二人起身后，用过早点，在山边漫步，只见到处都是大汉。有的头上疤痕累累，有的断手折足，个个是身经百战、饱历风霜的模样。张杨两人怕生事惹祸，走了一会就回进房中，一直不再出去。这天整日吃的仍是素菜。杨鹏

举肚里暗骂：“他妈的贼强盗死了老祖宗叫老子吃这般嘴里淡出鸟来的素菜。”

傍晚时分，忽听得钟声啾啾。不久一名汉子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孙相公请两位到殿上观礼。”张杨二人跟他出去。张康也想跟去，那人手一摆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早些睡吧。”

张杨二人随着他绕过几间瓦屋，来到寺庙跟前。张朝唐抬头一看，见一块横匾上写着“忠烈祠”三个大字，心想：“原来是座祠堂，不知供的是谁？”随着那汉子穿过前堂和院子，见两旁陈列着兵器架子，架上刀枪斧钺、叉矛戟鞭，十八般兵刃一应俱全，都擦得雪亮耀眼。

来到大殿，但见殿上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总有两三千之众，张杨二人暗暗心惊，原来这荒山之上，竟聚集了这许多人。

张朝唐抬头看时，只见殿中塑着一座神像，本朝文官装束，但头戴金盔，身穿绯袍，外加黄罩甲，左手捧着一柄宝剑，右手手执令旗。那神像脸容清癯，三绺长须，状貌威严，身子微侧，目视远方，眉梢眼角之间，似乎微带忧态。神像两侧供着两排灵位。张朝唐隔得远了，看不清楚神主上所书的名讳。大殿四壁挂满了旌旗、盔甲、兵刃、马具之类，旌旗或红或蓝，也有黄色镶红边，有的是白色镶红边。

张朝唐满腹狐疑，但见满殿人众容色悲戚，肃静无声。忽然神像旁一个身材瘦长的汉子站了起来，点烛执香，高声叫道：“致祭。”殿上登时黑压压的跪得满地，张朝唐和杨鹏举也只得跟着跪下。

孙仲寿越众而前，捧住祭文朗诵起来。杨鹏举不懂祭文

中文绉绉的说些甚么，张朝唐却愈听愈惊。

只听得祭文文意甚是愤慨激昂，既把满清鞑子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而对当今崇祯皇帝竟也丝毫不留情面，说他“昏庸无道，不辨忠奸”、“刚愎自用，伤我元戎”、“自坏神州万里之长城，甘为黄帝苗裔之罪人”。对当今皇上如此肆口痛诋，岂不是公然要造反了吗？张朝唐听得惊疑不定。哪知祭文后面愈来愈凶，竟把崇祯皇帝的列祖列宗也骂了个痛快，甚么“功勋盖世而魏公被毒，底定中土而青田受鸩”，那是说明太祖杀害徐达、蓝玉、刘基等功臣之事；后来又骂神宗乱征矿税，荼毒百姓；熹宗任用奄珰，朝中清流君子，不是杀头，便是入狱，如熊廷弼等守土抗敌大臣，都惨遭杀害。

这篇祭文理直气壮，一字一句都打入张朝唐心坎里去，他虽运在外国，但中土大事，却也知闻。祭文后半段却是“我督师威震宁远，歼彼巨酋”等一大段颂扬武功的文字，更后来又再痛骂崇祯杀害忠良。

张朝唐听到这里，才知道这神像原来是连破清兵、击毙清太祖努尔哈赤、使清人闻名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。他抬头再看，见那神像栩栩如生，双目远瞩，似是痛惜异族入侵，占我河山，伤我黎民，恨不能复生而督师辽东，以御外侮。

这时祭文行将读完，张朝唐却听得更加心惊，原来祭文最后一段是与祭各人的誓言，立誓：“并诛明帝清酋，以雪此千古奇冤，而慰我督师在天之灵。”祭文读毕，赞礼的人唱道：“对督师神像暨列位殉难将军神主叩首。”众人俯身叩头。

一个幼童全身缟素，站在前列，转身伏在地下向众人还礼。张朝唐和杨鹏举又吃了一惊，原来这幼童便是那天所遇

的杀虎牧童。

众人叩拜已毕，站起身来，都是泪痕满面，悲愤难禁。孙仲寿对张朝唐道：“张兄大才，小弟这篇祭文有何不妥之处，请予删削。”张朝唐连称：“不敢。”孙仲寿命人拿过文房四宝来，说道：“小弟邀张兄上山，便是要借重海外才子手笔，于我袁督师的勋业更增光华。也好教世人知道，袁督师蒙冤遭难，普天共愤，中外同悲，并非只是我们旧部的一番私心。”

张朝唐心想，你叫我上山，原来为此，不由得好生为难，袁崇焕被朝廷处死，是因崇祯胡涂昏庸，不明忠奸是非，听信了奸臣和太监的挑拨，天下都知冤枉，自己在淳泥之时，也曾听得几个广东商人痛哭流涕的说起过。但既由皇帝下旨而明正典刑，再说冤枉，便是诽谤今上。皇帝若是知道了，一纸诏书来到淳泥国，连父亲都不免大受牵累。可是孙仲寿既这么说，在势又不能拒绝，情急之下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在淳泥国时所看过的两部小说，一部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一部是《精忠岳传》。他读书有限，不能如孙仲寿那么骈四骊六的大做文章，当下微一沉吟，振笔直书：“黄龙未捣，武穆蒙冤。汉祚待复，诸葛星殒。呜呼痛哉，伏维尚飨。”他说的是古人，万一这篇短短的祭文落入皇帝手中，也不能据此而定罪名。

孙仲寿本想他是一个海外士人，没甚么学问，也写不出甚么好句子来，只盼他称赞几句袁督师的功绩，也就是了，待见他写下了这六句，十分高兴。张朝唐把袁崇焕比之于诸葛亮和岳飞，自是推崇备至，无以复加。清人为金人后裔，皆为女真族，满清初立国时，国号便仍称为“金”。岳飞与袁崇焕皆抗金有功而死于昏君奸臣之手，两人才略遭遇，颇有相

同之处，倒不是胡乱瞎比的。

孙仲寿把这几句话向众人解释了，大家轰然致谢，对张杨两人神态登时便亲热得多，不再以外人相待了。孙仲寿道：“张兄文笔不凡，武穆诸葛这两句话，荣宠九泉。小弟待会叫他们刻在祠堂旁边的石上，要令后人得知，我们袁督师英名远播，连万里之外的异邦士民也尽皆仰慕。”张朝唐作揖逊谢。

各人叩拜已毕，各就原位坐下。那赞礼的人又喊了起来：“某某营某将军”、“某某镇某总兵”，喊了一个武将官衔，便有一人站起来大声说话。张朝唐听了官衔和言中之意，得知这些人都是袁崇焕的旧部。他被害之后，各人愤而离军，散处四方，今日是袁督师遭难的三周年忌辰，是以在他故乡广东东莞附近的圣峰嶂相聚，祭奠旧主。听他们话中之意，似乎尚有甚么重大图谋。

当赞礼人叫到“蓟镇副总兵朱安国”时，一人站了起来，张朝唐和杨鹏举都心头一震，原来这人便是引导他们躲入密室的那个农夫，杨鹏举心想：“原来他是抗清的蓟辽大将，那么我败在他手里，也不枉了。”

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袁公子这三年来身子壮健，武艺大有进步，书也读了不少，我和倪、罗两位兄弟的武功都已传给了他，请各位另推明师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咱们兄弟中，还有谁武功更高得过你们三位的，朱将军不必太谦。”朱安国道：“袁公子学武聪明得很，我们只稍加点拨，他马上就会了。我们三个已经倾囊以授，的确要另请名师，以免耽误他功夫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好吧，这事待会再议，诛奸的事怎么了？”

那姓倪的杀虎英雄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那姓范的奸贼是罗

参将前个月赶到浙江诛灭的。姓史的奸贼，十天前被我在潮州追到。两人的首级在此。”说罢从地上提起布囊，取出两个人头来。

众人有的轰然叫好，有的切齿痛骂。孙仲寿接过人头，供在神像桌上。

张朝唐这才明白，他们半夜里在箱中发现的人头，原来是袁党的仇人，那定是与陷害袁崇焕一案有关的奸人了。这时不断有人出来呈献首级，一时间神像前的供桌上摆了十多个人头。听这些人的禀报，人头中有一个是当朝姓高的御史，他是魏忠贤的党羽，曾诬奏袁崇焕通敌卖国，众人对他愤恨尤深。

各人禀告完毕，孙仲寿说道：“小奸诛了不少，大仇却尚未得报，鞑子皇太极和昏君崇祯仍然在位。如何为大元帅报仇雪恨，各位有甚么高见？”一个矮子站了起来。说道：“孙相公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赵参将有甚么话请说。”那矮子说道：“依我说……”

刚说了三个字，门外一名汉子匆匆进来禀道：“李闯将军派了人来求见。”众人一听，都轰叫起来。孙仲寿道：“赵参将，咱们先迎接闯军的使者。”赵参将道：“对。”首先抢了出去，众人都站起身来。

大门开处，两条大汉手执火把，往旁边一站，走进三个人来。杨鹏举已久闻李闯的名头。知他名叫李自成，这几年来杀官造反，威势极大，倒要看看他部下是何等英雄人物。

只见当先一人四十多岁年纪，满脸麻皮，头发蓬松，身上穿一套粗布衫裤，膝盖手肘处都已擦坏，到处打满了补丁，

脚下赤足；穿一双草鞋，腿上满是泥污，纯是个庄稼汉模样。他身后跟着两人，一个三十多岁，皮肤白净；另一个廿多岁，身材魁梧，面容黝黑，也是农夫模样。这三人看上去忠厚老实，怎么他们竟是横行秦晋的“流寇”。

当先那人走进大殿，先不说话，往神像前一站。那白脸汉子从背后包袱中取出香烛，在神像前点上，三人拜倒在地，磕起头来。那小牧童在供桌前跪下磕头还礼。

三人拜毕，脸有麻子的汉子朗声说道：“我们李将军知道袁督师在关外打鞑子，立了大功，心里很是佩服。后来袁督师被皇帝冤枉害死，天下老百姓都气愤得很。李将军派我们来代他向督师的神位磕头。现今官逼民反，我们为了要吃饭，只好抗粮杀官。求袁大元帅英魂保佑，我们打到北京，捉住皇帝奸臣，一个个杀了，给大元帅和天下的老百姓报仇。”说完又拜了几拜。

众人见李自成的使者尊重他们督师，都心存好感，听了他这番话，虽然语气粗陋，却是至诚之言。

孙仲寿上前作揖，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请教高姓大名。”那汉子说道：“我叫刘芳亮。李将军得知今日是袁大元帅忌辰，因此派我前来在灵前拜祭，并和各位相见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多承李将军厚意盛情，在下姓孙名仲寿。”那白净面皮的人道：“啊，你是孙祖寿将军的弟弟。孙将军和鞑子拚命而死，我们一向是很敬仰的。”

孙祖寿是抗清大将，在边关多立功勋，于清兵入侵时随袁崇焕捍卫京师。袁崇焕下狱后，孙祖寿愤而出战，在北京永定门外和大将满桂同时战死，名扬天下。孙仲寿文武全才，

向为兄长的左右手，在此役中力战得脱，愤恨崇祯冤杀忠臣，和袁崇焕的旧部散在江湖，抚育幼主，密谋复仇。他精明多智，隐为袁党的首领。

孙祖寿慷慨重义，忠勇廉洁，《明史》上记载了两个故事：

孙祖寿镇守固关抗清时，出战受伤，濒于不起。他妻子张氏割下手臂上的肉，煮了汤给他喝，同时绝食七日七夜，祈祷上天，愿以身代。后来孙祖寿痊愈而张氏却死了。孙祖寿感念妻恩，终身不近妇人。

他身为大将时，有一名部将路过他昌平故乡，送了五百两银子到他家里。在当时原是十分寻常之事，但他儿子坚决不受。后来他儿子来到军中，他大为嘉奖，请儿子喝酒，说：“不受赠金，深得我心。倘苦你受了，这一次非军法从事不可。”《明史》称赞他“其秉义执节如此。”

孙仲寿为人处事颇有兄风，是以为众所钦佩。

注：明成祖应浞泥国苏丹之请，封其山为“长宁镇国山”，亲制碑文，并题诗一首，译意如下：

“在热带的海上，是浞泥国所处的地方。人民亲近仁义，只有归顺，没有违逆。贤王勤恳谨慎，仰慕中华教化。大明管理外国的官员加以指导，就到中国来朝拜了，带了你的妃子、世子、兄弟、陪臣，来到大明宫殿阶下磕头，陈奏道：‘皇上就象是天一样，将温暖和愉悦普赐天下，对任何人都一样眷顾，没有偏爱，没有歧视。’但我自己反省，德行不够，没有你所说的这样伟大。你冒着风浪，远涉重洋，乘船来到，实在是很辛苦。查考历

来远邦的臣属，归顺的时候就来朝拜，不服的时候就不来了，自己前来都不容易，何况还带了家室？你国王秉志贞诚，象金石一样坚固。西南各国的蕃邦君主，哪一位能及得上你？你国内有一座巍峨的高山，镇宁邦国。现在在石碑上刻了文字，以发扬你国王的美德。但愿你国王美德光大，国泰民安，今后千秋万岁，都归附我大明。”

第二回 恩仇同患难 死生见交情

众人正要叙话，刘芳亮的黑脸从人忽然从后座上直纵出去，站在门口。众人出其不意，不知发生甚么事，都站了起来。只见那黑脸少年指着人群中两个中年汉子喝道：“你们是曹太监的手下人，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大吃一惊，均知崇祯皇帝诛灭魏忠贤和客氏之后，宫中朝中逆党虽然一扫而空，然而皇帝生性多疑，又秉承自太祖、成祖以来的习气，对大臣多所猜忌，所任用的仍是从他信王府带来的太监，其中最得宠的则是曹化淳。此人统率皇帝的御用侦探和卫士，即所谓“厂卫”，刺探朝中大臣和各地将帅的隐私，文武大臣往往不明不白的为皇帝下旨诛杀，或是任意逮捕，关入天牢，所谓“下诏狱”，都是由于曹化淳的密报。曹太监的名头，当时一提起来，可说是人人谈虎色变。

那两人一个满腮黄须，四十上下年纪，另一个却面白无须，矮矮胖胖。那矮胖子面色倏变，随即镇定，笑道：“你是说我吗？开甚么玩笑？”黑脸少年道：“哼，开玩笑！你们两个鬼鬼崇崇在客店里商量，要混进山宗来，又说已禀告了曹太监，要派兵来一网打尽，这些话都给我听见啦！”

黄须人拔出钢刀，作势便要扑上厮拚。那白脸胖子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李闯想收并山宗的朋友，居心险恶，哪一个不知道了？你想来造谣生事，挑拨离间，那可不成。”他说话声又细又尖，俨然太监声口，可是这几句话却也生了效。袁党中便有多人侧目斜视，对李自成的使者起了疑心。

刘芳亮虽出身农家，但久经战阵，百炼成钢，见了袁党诸人的神色，知道此人的言语已打动众心，便即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是山宗的朋友么？”这句话问中了要害，那人登时语塞，只是冷笑。

孙仲寿喝道：“朋友是袁督师旧部么？我怎地没见过？你是哪一位总兵手下？”

那白脸人知道事败，向黄须人使个眼色，两人陡地跃起，双双落在门口。黄须人挥刀向黑脸少年砍去。那白脸人看似半男半女，行动却甚是迅捷，腕底一翻，已抽出判官双笔，向黑脸少年胸口点到。

黑脸少年因是前来拜祭，为示尊崇，又免对方起疑，上山来身上不带兵刃。众人见他双手空空，骤遭夹击，便有七八人要抢上救援。不料那少年武功甚是了得，左手如风，施展擒拿手法，便抓黄须客的手腕，同时右手骈起食中两指，抢先点向白脸人的双目。这两招迟发先至，立时逼得两名敌人都退开了两步。

袁党众人见他只一招之间便反守为攻，暗暗喝采，俱各止步。那两人见冲不出门去，知道身处虎穴，情势凶险之极，刚退得两步，便又抢上。黑脸少年使开双掌，在单刀双笔之间穿梭来去，攻多守少。那两人几次抢到门边，都被他逼了

回来。

白脸人心中焦躁，笔法一变，双笔横打竖点，招招指向对方要穴。黄须客施展山西武胜门刀法，矮下身子，疾砍黑脸少年下盘。众人眼见危急，都想伸手相助，但一瞥眼间，见刘芳亮神色镇定，反而坐下来观战，均想，他自己人尚且不急，定是有恃无恐，且看一下动静再说。

三人在大殿中腾挪来去，斗到酣处，黄须人突然惊叫一声，单刀脱手向人丛中飞去。朱安国跃起伸手一抄，接在手中。就在此时，黑脸少年踏进一步，左腿起处，一脚把黄须人踢倒。他左腿尚未收回，右腿乘势又起，白脸人吃了一惊，只想逼开敌人，夺门逃走下山，当下奋起平生之力，双笔一先一后反点敌人胸口，黑脸少年右手陡出，抓住左笔笔端，使力一扭，已把一只判官笔抢过。这时对方右笔跟着点到，他顺手将笔梢砸了过去。双笔相交，当的一声，火星交迸，白脸人虎口震裂，右笔跟着脱手。

黑脸少年一声长笑，右手抓住他胸口，一把提起，左手扯住他的裤腰，双手一分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白脸人一条裤子已被扯下来，裸出下身。众人愕然之下，黑脸少年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太监，大家瞧瞧！”众人目光全都集到那白脸人的下身，果见他是净了身的。哄笑声中，众人围了拢来，眼见这黑脸少年出手奇快，武功高明之极，心下都甚敬佩。

这时早有人拥上去把白脸人和黄须人按住。孙仲寿喝问：“曹太监派你们来干甚么？还有多少同党？怎么能混进来的？”两人默不作声。孙仲寿一使眼色，罗参将提起单刀，呼呼两刀把两人首级割下，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。

孙仲寿拱手向刘芳亮道：“若不是三位发现奸贼，我们大祸临头还不知道。”刘芳亮道：“那也是碰巧，我们在道上遇见这两个家伙，见他们神色古怪，身手又很灵便，晚上便到客店去查探，侥幸发觉了他们的底细。”

孙仲寿向刘芳亮的两位从人道：“请教两位尊姓大名。”两人报了姓名，肤色白净的叫田见秀，黑脸少年名叫崔秋山。朱安国过去拉住崔秋山的手，说了许多赞佩的话。

刘芳亮和孙仲寿及袁党中几个首脑人物到后堂密谈。刘芳亮说道，李将军盼望大家携手造反，共同结盟。袁党的人均感踌躇。众人虽然憎恨崇祯皇帝，决意暗中行刺，杀官诛奸之事也已作了不少，但人人本来都是大明命官，要他们造反，却是不愿，只求刺死崇祯后，另立宗室明君。何况李自成总是“流寇”，虽然名头极大，但打家劫舍，流窜掳掠，干的是强盗勾当，大家心中一直也不大瞧得起。袁党众人离军之后，为了生计，有时也难免做几桩没本钱买卖，却从来不公然自居盗贼。双方身分不同，议论良久难决。

最后孙仲寿道：“咱们的事已给曹太监知道，如不和李将军合盟以举大事，不但刺杀崇祯给袁督师报仇之事难以成功，只怕曹太监还要派人到处截杀。咱们势孤力弱，难免一一遭了毒手。刘兄，咱们这样说定成不成？我们山宗帮李将军打官兵，李将军事成之后，须得竭力灭了满洲鞑子。咱们话又说明在先，日后李将军要做皇帝，我们山宗朋友却不赞成，须得由太祖皇帝的子孙姓朱的来做。”

刘芳亮道：“李将军只是给官府逼不过，这才造反，自己是决计不做皇帝的，这件事兄弟拍胸担保。人家叫我们流寇，

其实我们只是种田的庄稼汉，只求有口饭吃，头上这颗脑袋保得牢，也就是了。我们东奔西逃，那是无可奈何。凭我们这样的料子，也做不来皇帝大官。至于打建州鞑子嘛，李将军的心意跟各位一模一样，平时说起，李将军对鞑子实是恨到骨头里去。”

孙仲寿道：“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袁党众人更无异言，于是结盟之议便成定局。

里面在商议结盟大计，殿上朱安国和倪浩拉着崔秋山的手，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。

朱安国道：“崔大哥，咱们虽是初会，可是一见如故，你别当我们是外人。”崔秋山道：“两位大哥从前打鞑子、保江山，兄弟一向是很钦佩的。今日能见到山宗这许多英雄朋友，兄弟实是高兴得很。”倪浩道：“我冒昧请问，崔大哥的师承是哪一位前辈英雄？”崔秋山道：“兄弟的受业恩师，是山西大同府一声雷白野白老爷子。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。”朱安国和倪浩互望了一眼，均感疑惑。倪浩说道：“一声雷白老前辈的大名，我们是久仰的了。不过有一句话崔大哥请勿见怪。白老前辈武功虽高，但似乎还不及崔大哥。”崔秋山默然不语。朱安国道：“虽然青出于蓝，徒弟高过师父的事也是常见，但刚才我看崔大哥打倒两个奸细的身法手法，却似另有真传。”

崔秋山微一迟疑，道：“两位是好朋友，本来不敢相瞒。我师父逝世之后，我机缘巧合，遇着一位世外高人。他老人家点拨了我一点武艺，要我立誓不许说他名号，所以要请两位大哥原谅。”

倪朱两人见他说得诚恳，忙道：“崔大哥快别这么说，我们有一事相求，因此才大胆相问。”崔秋山道：“两位有甚么事，便请直言。大家是自己人，何必客气？”朱安国道：“崔大哥请等一等，我们去找两位朋友商量几句。”

朱倪二人把那姓应和姓罗的拉在一边。朱安国道：“这个崔兄弟武艺高强，咱们这里没一个及得上。听他说话，性格也甚是豪爽。”倪浩道：“就是说到师承时有点吞吞吐吐。”于是把崔秋山的话复述了一遍。

那姓应的名叫应松，是袁崇焕帐下的谋士，当年宁远筑城，曾出了不少力量。姓罗的名大千，是著名的炮手，宁远一战，他点燃红夷大炮，轰死清兵无数，因功升到参将。

应松道：“咱们不妨直言相求，瞧他怎么说？”朱安国道：“这事当先问过孙相公。”应松道：“不错。”

转到后殿，见孙仲寿和刘芳亮正谈得十分投契，于是把孙仲寿请出来商量。这些武将所擅长的是行军打仗，冲锋陷阵，说到长枪硬弩，十荡十决，那是勇不可当，但武学中的拳脚器械功夫，却均自知不及崔秋山。

孙仲寿道：“应师爷，这件事关系幼主的终身，你先探探那姓崔的口气。”应松点头答应，与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三人同去见崔秋山。

应松道：“我们有一件事，只有崔大哥帮这个忙，所以……”

崔秋山见他们欲言又止，一副好生为难的神气，便道：“兄弟是粗人，各位有甚么吩咐，只要兄弟做得到的，无不从命。”

应松道：“崔兄很爽快，那么我们直说了。袁督师被害之后，留下一位公子，那时还只有七岁。我们跟昏君派来逮捕督师家属的锦衣卫打了一场，死了七个兄弟，才保全袁督师这点骨血。”崔秋山嗯了一声。应松道：“这位幼主名叫袁承志，由我们四人教他识字练武。他聪明得很，一教就会，这几年来，我们的本领差不多都已传授给他了。虽然他年纪小，功夫还不到家，但再跟着我们，练下去进境一定不大。”

崔秋山已明白他们的意思，说：“各位要他跟我学武？”朱安国道：“刚才见崔大哥出手杀贼，武功胜过我们十倍，要是崔大哥肯收这个徒弟，栽培他成材，袁督师在天之灵，定也感激不尽。”说罢四人都作下揖去。

崔秋山连忙还礼，沉吟道：“承各位瞧得起，兄弟本来不该推辞，不过兄弟现下是在李将军军中，来去无定，有时跟官军接仗，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。要袁公子跟我在队伍里，则怕我没空教他，二则实在也太危险。”应松等均想这确是实情，心中好生失望。

崔秋山忽道：“有一人功夫胜我不知多少倍，如果他肯收袁公子，那真是袁公子的造化了。”忽又连连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成，不成。”应松与朱安国忙问：“那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便是我先前说的那位奇人。这位前辈的功夫实在深不可测，他教了我两个多月，兄弟只学到一点儿皮毛。”朱安国大喜，问道：“这位奇人是谁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老人家脾气很是奇特，虽然教我武艺，可是不肯让我叫他师父，也不准我向人泄露他姓名。求他老人家收袁公子为徒，只怕无法办到。”倪浩问道：“这位奇人住在哪里？”崔秋山道：“他行踪无定，到甚么

地方，也从来不和我说。”应松等四人眼见此事无望，只得作罢。

应松把袁承志叫了过来，和崔秋山见面。崔秋山见他灵动活泼，面貌黝黑，全无半分富贵公子娇生惯养的情状，很是喜欢。问他所学的武艺，袁承志答了，问道：“崔叔叔，你刚才抓住那两个奸细，使得甚么功夫？”崔秋山道：“那叫做伏虎掌法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样快，我看都看不清楚。”崔秋山笑道：“你想不想学？”袁承志一听这话，忙道：“崔叔叔，请你教我。”

崔秋山向应松笑道：“我跟刘将军说，在这里耽几天，就把这路掌法传给他吧！”袁承志和应朱倪三人俱各大喜，连声称谢。

次日一早，孙仲寿和张朝唐、杨鹏举等三人告别，说道：“咱们相逢一场，总算有缘。这里的事只要泄漏半句，后果如何，也不必兄弟多说。”张杨两人喏喏连声。孙仲寿每人赠了五十两银子的盘费，还派了两位兄弟送下山去。

张朝唐和杨鹏举径赴广州，途中更无他故，杨鹏举遭此挫折，心灰意懒，知道江湖上山外有山，人上有人，自己凭这点微末功夫，居然能挨到今日，算得是侥幸之极，此番若非袁承志这小小孩童一言相救，已变成没眼睛的废人，想想暗自心惊，当即向镖局辞了工，便欲回家务农。张朝唐感他救命之恩，见他心情郁郁，便邀他同去淳泥国游览散心。杨鹏举眼见左右无事，自己又无家累，当即答允。

三人在广州雇了海舶，前往淳泥。杨鹏举住了月余，见

当地太平安乐，真如世外桃源一般，竟然不兴归意，便在张朝唐之父张信的那督府中担任了一个小小职司。每日当差一两个时辰，余下来便是喝酒赌钱，甚是逍遥快乐。

刘芳亮和孙仲寿等说妥结盟之事，众人在袁崇焕神像前立下重誓，决不相负。刘芳亮正要和袁党着意结纳，听说崔秋山要教袁承志武艺，甚是欢喜，当下和田见秀先下山去。

袁党各路好汉，有的去投李自成；有的各归故乡，筹备举事；也有的言明不愿造反作乱，只是决不泄露机密，也不和众兄弟作对为敌。人各有志，旁人也不勉强。

孙仲寿、朱安国、倪浩、应松等留在山上，详商袁承志日后的出处。

袁承志自崔秋山答应教他伏虎掌后，欢喜得一夜没睡好觉。翌日大家忙着结盟，没功夫理会这事。下午众人纷纷下山，临行时每人都和幼主作别，又忙碌了半天。

到得晚上，孙仲寿和应松命人点了红烛，设了交椅，请崔秋山坐在上面，要袁承志行拜师之礼。崔秋山道：“袁家小兄弟我一见就很喜欢，他爱我这套伏虎掌，我就破费几天功夫，传授一个大概。但他能不能在这几天之内学会，学了之后能不能用，可得瞧他的悟性和以后的练习了。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切磋，师徒的名份是无论如何谈不上的。”应松道：“只要教得一招两式，就是终身为师。崔大哥何必太谦？”崔秋山一定不肯，大家也只得罢了。

众人知道武林中的规矩，传艺时别人不便旁观，道了劳后，便告辞出来。

崔秋山等众人出去，正色说道：“承志，这套伏虎掌法，是一位前辈高人传给我的。我不能尽数领会其中的精奥，功夫也着实还差得远，但在江湖上对付寻常敌人，也已足够。他老人家传授这套掌法之时，曾叫我立誓，学会之后，决不能用来欺压良善，伤害无辜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已明其意，当即跪下，说道：“弟子袁承志，学会了伏虎掌法之后，决不敢欺压良善，伤害无辜，否则，否则……”他不知立誓的规矩，道：“否则就给崔叔叔打死。”

崔秋山一笑，道：“很好。”忽然身子一晃，人已不见。袁承志急转身时，崔秋山已绕到他的身后，在他肩头一拍，笑道：“你抓住我。”

袁承志经过朱安国和倪浩、罗大千三位师父的指点，武功也已稍有根基，立即矮身，左手虚晃，右手圈转，竟不回头，听风辨形，便向崔秋山腿上抓去。

崔秋山喜道：“这招不错！”话声方毕，手掌轻轻在他肩头一拍，人影又已不见。袁承志凝神静气，一对小掌伸了开来，居然也护住了身上各处要害，眼见崔秋山身法奇快，再也抓他不住，当下不再跟他兜圈子捉迷藏，一步一步退向墙壁，突然转身，靠着墙壁，笑道：“崔叔叔，我见到你啦！”

崔秋山不能再绕到他身后，停住脚步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很聪明，伏虎掌一定学得成。”于是一招一式的从头教他。

这路掌法共一百单八式，每式各有三项变化，奇正相生相克，共三百三十四变。袁承志默默记忆，学了几遍，已把招式记得大致无误。崔秋山连比带说，再把每一招每一变的用法细加传授。袁承志武功本有根柢，悟性又强，崔秋山一

说，便能领会。一个教得起劲，一个学得用心，直至深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崔秋山在山边散步，见袁承志正在练拳，施展伏虎掌一百单八招的变化，于那勾、撇、捺，劈、撕、打、崩、吐八大要诀，居然也能明其大旨，知其精要。崔秋山很是喜欢，当他练到入神之时突然一跃而前，抬腿向他背心踢去。

袁承志忽听背后风声响动。侧身避过，回手便拉敌人的右腿，一眼瞥见是崔秋山，急忙缩手，惊叫：“崔叔叔！”崔秋山笑道：“别停手，打下去。”劈面一掌。

袁承志知他是和自己拆招，当下踏进一步，小拳攒击崔秋山腰胯，正是伏虎掌第八十九招“深入虎穴”。崔秋山赞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样。”口中指点，手下不停，和他对拆起来，见袁承志出招有误，便立即纠正。两人拳来足往，把伏虎掌一百单八式、三百二十四变翻来覆去的拆解。袁承志见这套掌法变化多端，崔秋山运用时愈出愈奇，欢喜无已，用心记忆。拆解良久，崔秋山见他头上出汗，知道累了，便停住手，要他坐下休息，一面比划讲解。讲了一个多时辰，又叫他站起来过招。

两人自清晨直至深夜，除了吃饭之外，不停的拆练掌法。如此练了七日，到了第八天晚上，崔秋山道：“我所会的已全部传了给你，日后是否有成，全凭你自己练习了。临敌之际，局面千变万化，七分靠功夫，三分靠机灵，一味蛮打，决难取胜。”袁承志点头受教。

崔秋山道：“明天我就要回到李将军那里，今后盼你好好用功。传我掌法的那位高人曾说，武学高低的关键，是在头

脑之中而不在手脚之上，是以多想比多练更加要紧。可惜我的脑筋实在不大灵光，难有甚么进境，盼你日后练得能胜过了我。”

袁承志和崔秋山相处虽只有八九天，但他把伏虎掌倾囊相授，教之勤，显见爱之深，听说明天就要分手，不觉眼眶红了，便要掉下泪来。崔秋山见他对自己甚是依恋，也不由得感动，轻轻抚摸他头，说道：“象你这样聪明资质，武林中实在少见，可惜我们没机缘长久相聚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，我跟你到李将军那里。”崔秋山笑道：“你这样小，那怎么成？我们跟着李将军，时时刻刻都在拚命，饱一顿饥一顿的，今天不知明天的事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屋外有野兽一声怪叫，袁承志奇道：“那是甚么？不是老虎，也不是狼。”崔秋山道：“是豹子。”晃机一动，道：“咱们去把豹子捉来，我有用处。”袁承志大为兴奋，忙问：“甚么用处？”崔秋山笑而不答，匆匆走了出去。袁承志忙跟出去，见他不带兵刃，又问：“崔叔叔，你用甚么兵器打豹子？”

崔秋山不从正门出去，走到内进孙仲寿房外，叫道：“朱大哥、倪大哥都在么？”朱安国等在房内聚谈，听得叫声，开门出来。崔秋山笑道：“请各位帮一下手，把外面那头豹子逼进屋来，我有用处。”倪浩是杀虎能手，连说：“好，好。”拿了猎虎叉，抢先出门。崔秋山叫道：“倪大哥，别伤那畜生。”倪浩遥遥答应，不一会，呼喝声已起。崔秋山和朱安国、罗大千三人也纵出门去。袁承志拿了短铁枪想跟出去。孙仲寿道：“承志，别出去，咱们在这里看。”袁承志无奈，只得和

孙仲寿、应松三人凭在窗口观望。

只见三人拿了火把，分站东西北三方。倪浩使开猎虎叉，在山边和一头躯体巨大的金钱豹正自翻翻滚滚的拚斗。他一柄叉护住全身，不让豹子扑近，却也不出叉戳刺。豹子见到火光，惊恐想逃，却被朱、崔、罗三人阻住了去路。豹子见崔秋山手中没兵器，大吼着向他扑来。崔秋山闪身避开利爪，右掌在豹子额头一击，豹子登时翻了个筋斗。转身向南。南面房门大开，豹子不肯进屋，东西乱窜，但给众人逼住了，无路可走。崔秋山纵身而上，在豹子后臀上猛力一脚。豹子负痛，吼叫一声，直窜进屋去。

那时应松已把各处门户紧闭，仅留出西边偏殿的门户。豹子见两人手持火把追来，东爬西搔，胡胡吼叫，奔进西殿。罗大千随后把门关上，一头大豹已关在殿内。

众人都很高兴，望着崔秋山，不知他要豹何用。崔秋山笑道：“承志，你进去打豹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吃了一惊。孙仲寿道：“这怕不大妥当吧？”崔秋山道：“我在旁边瞧着，这畜生伤不了他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！”挺了短枪，就去开门。崔秋山道：“放下枪，空手进去！”

袁承志一怔，随即会意是要他以刚学会的伏虎掌打豹，不禁胆怯。崔秋山道：“你害怕了么？”袁承志更不迟疑，拔开殿门上的插头，推门进去，只听“胡”的一声巨吼，一团黑影迎面扑来。他右脚一挫，让开来势，反手出掌，打在豹子耳上，使的正是伏虎掌法中的“罗汉传经”。这掌虽然打中，可是手小无力，豹子不以为意，回头便咬，袁承志窜到豹子背后，拉住豹尾一扯。

这时崔秋山已站在一旁卫护，惟恐豹子凶猛，袁承志制它不住，但见他一路伏虎掌已使得颇为纯熟，豹子三扑三抓，始终没碰到他一点衣角，反中了他一掌一脚，心下暗暗欢喜。

孙仲寿等见袁承志空手斗豹，虽说崔秋山在一旁照料，毕竟关心，各人拿了火把，站在殿角旁观。朱安国和倪浩手扣暗器，以便紧急时射豹救人。火光中袁承志腾挪起伏，身法灵活，初时还东逃四窜，不敢和豹子接近，后来见所学掌法施展开来妙用甚多，闪避攻击，得心应手，不由得越打越有精神。

他见手掌打上豹身毫无用处。突然变招，改打为拉，每一掌击到，回手便扯下一把毛来。豹子受痛，吼叫连连，对他的小掌也有了忌惮，见他手掌伸过来时，不住吼叫退避，露齿抵抗。但袁承志手法极快，豹子总是闪避不及，一时殿中豹毛四处飞扬，一头好好的金钱豹子，被他东一块西一块的扯去了不少锦毛。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豹毛虽被抓去，但空手终究制它不住，酣斗中他突使一招“菩萨低眉”，矮身正面向豹子冲去。豹子受惊，退了一步，随即飞身扑来，一刹那间，袁承志已在豹子腹下。

倪浩大惊，双镖飞出。那豹伸右脚拨落双镖。这时袁承志却已不见。众人凝目看时，只见他躲在豹子腹底，一双腿勾住了豹背，脑袋顶住了豹子的下颏，叫它咬不着抓不到。豹子猛跳猛窜，在地下打滚，袁承志始终不放。他知时间一久，自己力气不足，只要一松手脚，不免伤在豹子爪下，忙叫：“崔叔叔，快来！”

崔秋山道：“取它眼睛！”一言提醒，袁承志右臂穿出，两

根手指插向豹子右眼，豹子痛得狂叫，窜跳更猛。崔秋山踏进一步，蓬蓬连环两掌，把豹子打得头昏脑胀，翻倒在地，随即一把抱起袁承志，笑道：“不坏，不坏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孙仲寿等人俱已惊得满头大汗，均想：“崔秋山为人虽然不错，但在李闯手下，整日价干的尽是亡命生涯，大胆妄为。他不知袁公子这条命可有多尊贵。”又想：“袁公子经他教了八天，武艺果然大有长进。”崔秋山打开殿门，在豹子后臀上踢了一脚，笑道：“放你走吧！”那豹子直窜出去，忽然外面有人惊叫起来。

众人只道豹子奔到外面伤了人，忙出去看时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只见满山都是点点火光，火光照耀下刀枪闪闪发亮，原来官兵大集，围攻圣峰嶂来了。看这声势，要脱逃实非容易。在山下守望的党人想来均已被害，是以事前毫无警报，而敌兵突然来临。

孙仲寿等都是身经百战，虽然心惊，却不慌乱，均想：“可惜山上的弟兄都已散去了，否则当年在宁远大战，十几万鞑子精兵，也给我们打得落荒而逃，又怎怕你们这些广东官兵？”其时辽东兵精，甲于天下，袁崇焕的旧部向来不把南方官兵放在眼里。

孙仲寿当即发令：“罗将军，你率领煮饭、打扫、守祠的众兄弟到东边山头放火呐喊，作为疑兵。”罗大千应令去了。孙仲寿又道：“朱将军、倪将军，你们两位到前山去，每人各射十箭，教官兵不敢过份逼近，射后立刻回来。”朱倪二人应令去了。

孙仲寿道：“崔大哥，有一件重任要交托给你。”崔秋山

道：“要我保护承志？”孙仲寿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和应松两人拜了下去。崔秋山吃了一惊，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两位有何吩咐，自当遵从，快休如此。”

只听得喊声大作，又隐隐有金鼓之声，听声音是山上发出，原来罗大千已把祠中的大鼓大钟抬出来狂敲猛打，扰乱敌兵。孙仲寿道：“袁督师只有这点骨血，请崔大哥护送他脱险。”崔秋山道：“我必尽力。”

这时朱安国和倪浩已射完箭回来。孙仲寿道：“我和朱将军一路，会齐罗将军后，从东边冲下，应先生和倪将军一路，从两边冲下。我们先冲，把敌兵主力引住。崔大哥和承志再从后山冲下，大家日后在李闯将军那里会齐。”众人齐声答应。

袁承志得应松等数载教养，这时分别，心下难过，跪下去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“孙叔叔、应叔叔、朱叔叔、倪叔叔、我，我……”喉中哽住了说不下去。孙仲寿道：“你跟着崔叔叔去，要好好听他的话。”袁承志点头答应。

只听得山腰里官兵发喊，向山上冲来，应松道：“我们走吧。崔大哥，你稍待片刻再走。”众人各举兵刃，向下冲去。倪浩见崔秋山没带兵器，把虎叉向他掷去，说道：“崔大哥，接住。”

崔秋山道：“还是倪兄自己用吧！”接住虎叉想掷还给他。倪浩已去得远了，于是右手持叉，左手拉着袁承志向山后走去。只见后山山坡上也满是火把，密密层层的不知有多少官兵。山下箭如飞蝗，乱射上来，崔秋山于是退回祠中，跑到厨下，揭了两个锅盖，一大一小，自己拿了大的，把小锅盖递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这是盾牌，走吧！”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

向黑暗中窜去。

不一会，官兵已发现两人踪迹，呐喊声中追了过来，数十支箭同时射到。

崔秋山挡在袁承志身后，挥动锅盖，一一挡开来箭，只听得登登登之声不绝，许多箭枝都射在锅盖之上。两人直闯下山去。众官兵上来拦阻，崔秋山使开猎虎叉，叉刺杆打，霎时间伤了十多名官兵，袁承志的短铁枪虽然难以伤人，却也尽可护身。官兵见是个幼童，也不怎么理会他。片刻间两人已奔到山腰。

刚喘得一口气，忽然喊声大作，一股官兵斜刺里冲到，当先一名千户手持大刀，恶狠狠的砍来。崔秋山举叉一架，觉他膂力颇大，一叉“毒龙出洞”，直刺过去。那千户举刀格开，叫道：“弟兄们上啊！”崔秋山不愿恋战，举起锅盖向那千户面前一晃。那千户向右闪避，崔秋山大喝一声，手起叉落，从他腋下插了进去，待拔出叉来，转头却不见了袁承志，心中大惊，只见左边一群人围着吆喝。

他大踏步赶过去，挺叉乱戳，官兵纷纷闪避，奔到近处，果见袁承志给围在垓心，手中短铁枪已被打落，正展开伏虎掌法和三名官兵对敌，毕竟年幼力弱，掌法又是初学未熟，左支右绌，情势危急。崔秋山更不打话，刷刷两叉，刺倒两名官兵，左手拉了袁承志便走。官兵大叫追来，崔秋山陡然回头，刷刷两叉，刺倒了追得最近的两名官兵，再踏进一步，叉杆抄起，把一名官兵挑了起来，直掣在山石之上。那兵惨叫一声，立时跌死。

众官兵见他如此勇悍，吓得止步不追，崔秋山把袁承志

挟在胁下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直向黑暗无人处窜去，不一会便和众官兵离得远了。

崔秋山放下袁承起，问道：“没受伤吧？”袁承志举手往脸上抹汗，只觉粘腻腻的，月光下一看，满手是血，看崔秋山时，脸上、手上、衣上，尽是血迹斑斑，说道：“崔叔叔，血……血……”崔秋山道：“不要紧，是敌人的血，你身上哪里痛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没有。”崔秋山道：“好，咱们再走！”

两人矮了身子，在树丛中向下钻行，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树丛将完，崔秋山探头一望，见山下火把明亮，数百名官兵守着，悄声道：“不能下去，后退。”两人回身走了数百步，见有一个山洞，洞前生着一排矮树，便钻进洞去。

袁承志毕竟年幼，虽然身在险地，但疲累之余，躺下不久便睡着了。崔秋山把他轻轻抱起，倚在自己怀里，侧耳静听。只听呼喊之声连续不断，过了一会，眼见山顶黑烟冒起，红光冲天，想是袁崇焕的祠堂已给官兵烧了。又过了半个多时辰，听得山上吹起号角，崔秋山跟官兵大小打过数十仗，知是收队下山的号令。不一会，大队人马声经身旁过去，络绎不绝，原来这山洞就在官兵下山道路之旁。

再过一会，忽听外面树丛中有人坐了下来，崔秋山右手提起钢叉，左手放在袁承志嘴边，防他在梦中发出声响，凝神静听。只听一人喝道：“那姓袁的逆贼留下一个儿子，到哪里去了？”这句话声音很响，登时把袁承志吵醒。崔秋山左手轻轻按住他嘴。

听得那人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不说我先砍断你一条腿。”一个声音骂道：“你砍就砍！我们在边庭上一刀一枪打鞑子，岂

来怕你？”听口音正是应松的声音。袁承志悄声道：“应叔叔！”那人又骂：“你真的不说？”应松呸的一声，似乎一口唾沫吐向他的脸上，接着一声惨叫，似乎已被他一刀砍伤。

袁承志再也忍耐不住，用力一挣，挣脱了崔秋山拉住他的手，大叫一声：“应叔叔！”直窜出去。火光中见一人正提刀向摔跌在地的应松砍落，他和身纵上，施展伏虎掌中的“左击右擒”之法，一拳正中那人右眼。那人只觉眼中金星直冒，手腕一痛，一柄刀已被夺去。袁承志顺手一刀，砍在他肩头，虽然力弱，没把一条肩膀卸下，也已痛得他怪声大叫。

众官兵出其不意，都吃了一惊，登时逃散，待得看清楚只是一个幼童，当即回转身来，刀枪齐下，眼见就要把他砍成碎块。

突然火光中一柄钢叉飞出，各官兵只觉虎口剧震，兵刃纷纷离手。崔秋山一把抓住袁承志后心，直纵出去。众官兵放箭时，两人早已直奔下山。

崔秋山这一露形，奉太监曹化淳之命前来搜捕的东厂番子之中，便有四名好手跟踪下来。但见他腋下挟着一个幼童，但仍是纵跳如飞，迅捷异常，一名番子取出一支甩手箭，使足手劲，掷了出去。

崔秋山听得脑后生风，立即矮身，那支箭从头顶飞过去，就这么停得一停，另一人已扣住三支钢镖，连珠发出。崔秋山把袁承志往地下一放，左手一抄，接住两支钢镖，避开了第三支，正待发回，敌人的袖箭、飞蝗石已纷纷打来。崔秋山手接叉拨。闪避暗器。拉着袁承志向山下逃去。

这时他们离官兵大队已远，可是四名番子始终紧追不舍。

其中一人大叫道：“识相的。你撒下兵器，乖乖的跟老子回去，就让你少吃些苦头。”崔秋山暗暗把钢镖交到右手，待他追近，突然两镖一上一下，疾如闪电般射了出去。那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腿上一镖早着，登时栽倒。其余三人略一停顿，又分头掩来。

崔秋山见敌人追近，对袁承志说：“我去夺那人的刀来给你。”把虎叉往地下一插，反奔迎敌。那使双刀的一招“云龙三现”，刷刷刷连坏三招，崔秋山竟抢不入去，另一个使铁鞭的却已欺近袁承志身旁。

崔秋山见一时夺不下敌刃，而那边袁承志却已危急，蓦地回身，滴溜溜一个旋身，已欺到那使铁鞭的人背后，一招“金龙探爪”，五指向他后心抓去。那人铁鞭正向袁承志后心扫去，忽觉身后来了敌人，单鞭一立，转过身来。崔秋山以快打慢，出手迅捷异常，那人招架不住，只得连连倒退。袁承志忽地踏步上前，飞起一腿，踢中了他后臀。那人怒吼一声，横鞭反击，突觉掌心一震，鞭梢已被崔秋山抓住。就在这时，那使双刀的与使鬼头刀的三件兵刃同时向崔秋山背后打来，这时腿上中镖那人也已爬起，挺枪向袁承志左胁刺去。

此时危机四伏，好个崔秋山，在这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，竟然于轻重缓急料得丝毫不误，吭声吐气，嘿的一声，右掌一招“降龙伏虎”，正打在那使铁鞭的人胸口。这一招是伏虎掌中三大绝招之一，那人如何抵挡得住，全身腾空，向那腿上中镖的人枪尖上仰跌下去。幸得那人急忙缩枪，这才腾的一声，跌在地下，没给枪尖穿个透明窟窿。崔秋山单鞭夺到，反抡过来，当的一声，将三把刀同时架开，纵过去拉了袁承

志向山下窜去。

四名番子见崔秋山霎时之间夺鞭使掌，同时拆开了四人的进袭，武功精强，不敢再追，站定身子，纷纷发出暗器。

崔秋山黑暗之中听得嗖嗖之声不绝，忙把袁承志拉在胸前，窜高跃低的闪避，但毕竟手中抱了人，纵跳不便，避开了右边打来的三枚菩提子，只觉左腿一痛，已中了暗器。伤处刚刚痛过，立即发痒，心中大惊，知道箭上有毒，不敢停留，急向山下奔逃，但这一来，毒发更快，再跑得几步，左腿一阵麻痹，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袁承志大惊，急叫：“崔叔叔。”四名番子见他跌倒，高呼大叫，随后赶来。

崔秋山道：“承志，快走，快走，我挡住他们。”袁承志双掌一错，跃到崔秋山身后，预备迎敌。崔秋山心想：“凭你这点功夫，居然想保护我。”但心中也自感动。

转眼之间，敌人已经追到，两个使刀的奔在最前。使鬼头刀的人想生擒活捉，翻转刀背，向袁承志足踝上击来。袁承志一跃避过。

崔秋山撑起右腿，半跪在地，手中铁鞭笔直的向使双刀的掷去。那人待要避让，已然不及，铁鞭从他额头上插了进去。使鬼头刀的人一呆，崔秋山和身扑上，十指紧紧钳住他喉咙，那人探刀向崔秋山臂上砍来，崔秋山手上加劲，那人这一刀虽然砍中，却已无力，片刻间便即气绝而死，其余两人本已受伤，又见敌人如此凶悍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哪里还敢来追，连忙逃回。崔秋山臂上流血，幸好伤势不重，但左腿已全无知觉。

他咬紧牙关。抬起刀撑在地下，左手握住，站了起来。这

时敌人虽已逃走，但不久定然召援再来，当地决不能多留，只得左腿虚悬，向山下走去。袁承志站在他右边，让他右手搭在自己肩上，一跷一拐的向前赶路。

走了一阵，崔秋山左腿毒性向上延伸，牵动左手也渐渐无力，只得以右手支撑。袁承志只觉肩头越来越重，但他一声不哼，奋力扶持着崔秋山前行。

又走一阵，两人实已筋疲力尽。袁承志忽见山边有间农舍，说道：“崔叔叔，前面有人家，咱们进去躲一躲。你再熬一下吧！”崔秋山点点头，勉力拖着半边身子向前挨去，到得门边，全身脱力，摔到在地。

袁承志大惊，俯身连叫：“崔叔叔！”那农舍的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出来一个中年妇人。袁承志道：“大娘，我们遇到官兵。我叔叔受了伤，求求你让我们借宿一晚。”

那农妇叫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，命他帮着把崔秋山扶进去，拼起三条长凳，让他躺下。崔秋山中毒甚深，亏得武功精湛，心智倒没昏乱，叫袁承志把油灯移近左腿处察看。两人都吓了一跳，原来那左腿已肿大了几乎一半，紫中带黑，十分怕人。

崔秋山请那农家少年裹好他臂上伤口，再用布条在他左腿腿根处用力缠紧，以防毒气攻心，然后抓住箭羽，拔了出来，跟着流出来的都是黑血。崔秋山俯身要去吮吸毒血，但腿子肿大，嘴巴够不到。袁承志俯下身去，把伤口中的黑血一口口的吸了出来，吐在地下，吸了三四十口之后，血色才渐渐变红。崔秋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毒药总算还不是最厉害

的那种。你快漱口。”那农妇在旁瞧着，不住念佛。

次日午后，那少年报说官兵已经退尽。崔秋山腿肿渐消，但全身发烧，胡言乱语起来。袁承志没了主意，只是急得要哭。

那农妇道：“这位小官，我瞧你叔叔的毒气还没去尽，总得到镇上请大夫瞧瞧才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是，是，可是怎么去？”那农妇心肠甚好，借了一辆牛车，命少年送了他们到镇上。

那少年把他们送入客店之后，径自去了。崔袁两人出来时身上都没带钱，袁承志不知如何是好，望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崔秋山发愁。店伙来问吃甚么东西，袁承志答不上来，只好推说不饿，一个人坐着想哭。

过了良久，崔秋山终于醒来，袁承志忙问他怎么办。崔秋山道：“你身上带着甚么值钱的东西没有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项圈成吗？”说着从衣内贴肉处除了下来。崔秋山一看，见项圈是金的，镶着八颗小珍珠，项圈锁片上刻着“富贵恒昌”四个大字，还有两行小字，一行是“袁公子承志周岁之庆”，一行是“小将赵率教敬赠”，才知道是袁承志做周岁时，他父亲部下大将赵率教所赠。

赵率教和祖大寿、何可纲、满桂三人是袁崇焕部下的四大名将。当年宁锦大捷，赵率教部杀伤清兵甚众，官封左都督、平辽将军。崇祯二年十月，清兵绕过山海关，由大安口入寇京师，袁崇焕率四将千里回援，反为崇祯见疑而下狱。赵率教和满桂出战。先后阵亡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愤而率部自行离去，后来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去劝，祖何二将才再归朝。

赵率教是袁崇焕部下名将，天下知闻，但这时崔秋山迷迷糊糊，未能细想，便道：“叫店伙陪你到当舖去，把项圈当了吧，将来咱们再来赎回。”袁承志说：“好，我就去。”于是请店伙同去镇上的当舖。

当舖朝奉拿到项圈，一看之下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小朋友，这项圈你从哪里来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是我自己的。”那朝奉脸色登时变了，向袁承志上上下下打量良久，说道：“你等一下。”拿了项圈到里面去，半天不出来。袁承志和那店伙等的着急，又过了好一会。那朝奉才出来，说道：“当二十两。”袁承志也不懂规矩，还是那店伙代他多争了一两银子。袁承志拿了银子和当票，顺道要店伙陪去请了大夫，这才回店，哪知身后已暗暗跟了两名公差。

袁承志回到店房，见崔秋山已沉沉睡熟，额上仍然火烫，大夫还没到来。他心中焦急，走到店门外面张望，忽见七八名公差手持铁链铁尺，抢进店来。一人说道：“就是这孩子！”为首的公差喝道：“喂，孩子，你姓袁吗？”

袁承志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我不是。”那公差哈哈一笑，从怀中掏出那个金项圈来，说道：“这项圈你从哪里偷来的？”袁承志急道：“不是偷来的，是我自己的。”那公差笑道：“袁崇焕是你什么人？”

袁承志不敢回答，奔进店房，猛力去推崔秋山，只听得外面公差喊了起来：“圣峰嶂的奸党躲在这里，莫让逃了。”崔秋山霍地坐起，要待挣下地来，却哪里能够？脚刚着地，便即跌倒。

这时众公差已涌到店房门口，袁承志不及去扶崔秋山，纵

出门来，双掌一错，挡在门口，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决不能让他们捉了崔叔叔去。”

门外是个大院子，客店中伙计客人听说捉拿犯人，都拥到院子里来瞧热闹，见七八名公差对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发威，均觉奇怪。

只见一名公差抖动铁链，往袁承志头上套去。袁承志退后一步，仍是拦在门外，不让公差进门。那公差抖铁链套人，本是吃了十多年衙门饭的拿手本事，岂知一个小小孩子居然身手敏捷，这一下竟没套住，老羞成怒，伸右手来揪他头上的小辫子。

袁承志见这许多公差气势汹汹，本已吓得要哭，但见对方伸手抓到，头一偏，使出伏虎掌法中的“横拖单鞭”，在他手腕上一拉。那公差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，怒火更炽，飞腿猛踢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老子今日要你看。”

袁承志蹲下身来，双手在他大腿和臀部一托，借力乘势，向外推送，那公差肥肥一个身躯登时凌空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跌在地下。袁承志本来也没这么大气力，全是乘着那公差一踢之势，斜引旁转，把他狠狠摔了一交。这一招仍是伏虎掌法。

旁观众人齐齐轰然叫好。他们本来愤恨大人欺侮小孩，何况官府公差横行霸道，素为众百姓所侧目切齿，这时眼见公差反而落败，而且败得如此狼狈，不由得大声喝采。

其余的公差也都一愣，暗想这孩子倒有点邪门，互使眼色，手举单刀铁尺，一涌而上。旁观众人见他们动了家伙，俱都害怕，纷纷退避。袁承志虽学了数年武艺，究竟年幼，又

敌不过对方人多，无可奈何之中，只有奋力抵挡。不久肩头便吃铁尺重重打中了一下，忍不住便要哭出声来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左边厢房中奔出一条大汉，飞身纵起，落在袁承志面前，伸出双手乱抓乱拿，也不知他用了甚么手法，顷刻之间，已把众公差的兵刃全部夺下。几名公差退得稍迟，被他几拳打得眼青口肿。这大汉啊啊大叫，声音古怪。

一名公差喝道：“我们捉拿要犯，你是甚么人？快快滚开。”那大汉全不理睬，身子一晃，已欺到他身前，右手抓住他胸口，往外掷出。那公差犹如断线鹞子一般，悠悠晃晃的飞出墙外，砰蓬一声，摔得半死。其余的公差再也不敢停留，一哄出外。

那大汉走到袁承志跟前，双手比划。口中哑哑作声，原来是个哑巴，似在问他来历。袁承志不知如何告诉他才好，甚是焦急。

那大汉忽然左掌向上，右掌向地，从伏虎掌的起手式开始，练了起来，打到第十招“避扑击虚”就收了手。袁承志会意，从第十一招“横踹虎腰”起始，接下去练了四招。那哑巴一笑，点点头，伸臂将他抱起，神态甚是亲热。

袁承志指指店房，示意里面有人。那哑巴抱着他进房，只见崔秋山坐在地下，脸色犹如死灰，吃了一惊，放下袁承志，走上前去。崔秋山却认得他，做做手势，指指自己的腿。

那哑巴点点头，左手牵着袁承志，右手抱起了崔秋山，大踏步走出客店。崔秋山是一百几十斤重的一条大汉，但哑巴如抱小孩，毫不费力，步履如飞的出去。

两名公差躲在一旁，见那哑巴向西走去，远远跟在后面，想是要知道他落脚之所，再邀人大举拿捕。

这时崔秋山又昏了过去，人事不知。哑巴听不到身后气息，袁承志拉拉哑巴的手，嘴巴向后一努。哑巴回过头来，瞧见了公差，却似视而不见，继续前行。

走出两三里路，四下荒僻无人，哑巴忽地把崔秋山往地上一放，纵身跃到那两名公差面前。两公差转身想逃，哪里来得及，早被他一手一个，揪住后心，直向山谷中摔了下去，两声惨叫，都跌得脑浆迸裂而死。

哑巴摔死公差，抱起崔秋山，健步如飞的向前疾走。这一来袁承志可跟不上了，他虽勉力对付，两条小腿拼命搬动，但只跑了里许，已气喘连连。哑巴一笑，俯身把他抱在手中，他双手分抱两人，反而跑得更快，跑了一会，折而向左，朝山上奔去。

翻过两个山头，只见山腰中有三间茅屋，哑巴径向茅屋跑去。快要到时，屋前一人迎了过来，走到临近，原来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妇。她向哑巴点了点头，见到崔袁两人，似感讶异，和哑巴打了几个手势，领着他们进屋。

那少妇叫道：“小慧，快拿茶壶茶碗来。”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隔房应了一声，提了一把粗茶壶和几只碗过来，怔怔的望着崔袁两人，一对圆圆的眼珠骨溜溜的转动，甚是灵活。

袁承志见那少妇粗衣布裙，但皮色白润，面目姣好，那女孩也生得甚是灵秀。

那少妇向袁承志道：“这孩子，你叫甚么名字？怎么遇上

他的？”袁承志知她是哑巴的朋友，于是毫不隐瞒的简略说了。

那少妇听得崔秋山中毒受伤，忙拿出药箱，从瓶中倒出些白色和红色的药粉，混在一起，调了水给崔秋山喝了，又取出一把小刀，将他腿上腐肉刮去，敷上些黄色的药末，过了一阵，用清水洗去，再敷药末。这般敷洗了三次，崔秋山哼出声来。那少妇向袁承志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妨事了。”打手势叫哑巴把崔秋山抱入内堂休息。

那少妇收拾药箱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姓安，你叫我安婶婶好啦。这是我女儿，她叫小慧，你就耽在我这里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安大娘随即下厨做面。袁承志吃过后，疲累了一天一夜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次晨醒来时发觉已睡在床上。小慧带他去洗脸。袁承志道：“我去瞧瞧崔叔叔，他伤势好些么？”小慧道：“哑巴伯伯早背了他去啦！”袁承志惊道：“当真？”小慧点点头。袁承志奔到内室，果然不见崔秋山和哑巴的踪影。他茫然无主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小慧忙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袁承志哪里肯听？小慧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快来！”安大娘闻声赶来。小慧道：“他见崔叔叔他们走了，哭起来啦！”

安大娘柔声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崔叔叔受了伤，很厉害，是不是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安大娘又道：“我只能暂行救他，让他伤口的毒气不行开来。不过时候隔得太久啦，只怕他腿要残废，因此哑巴伯伯背他去请另外一个人医治。等他医好之后，就会来瞧你的。”袁承志慢慢止了哭泣。安大娘道：“他就会好的。快洗脸，洗了脸咱们吃饭。”

吃过早饭后，安大娘要他把过去的事再详细说一遍，

听得不住叹息。就这样，袁承志便在安大娘家中住了下来。

安大娘叫他把所学武功练了一遍，看后点点头说：“也真难为你了。”此后安大娘每日叫他自行练武，练得好不好，却从不加指点，在他练的时候也极少在旁观看。小慧本来常和他在一起，在他练武之时，却总被妈妈叫了开去。

袁承志从小没了父母，应松、朱安国等人虽然对他照顾周到，但这些叱咤风云的大将，照料孩子总不如何在行。现下安大娘对他如慈母般照顾，亲切周到，又有小慧作伴，这时候所过的，可说是他生平最温馨的日子了。

如此过了十多天，这一日安大娘到镇上去买油盐等物，还预备剪几尺布来，给袁承志缝一套衫裤。那日他在圣峰嶂遇难，连滚带爬，衣服已给山石树枝撕得破烂。安大娘虽早给他缝补好了，但满身补丁，总不好看。安大娘叮嘱两个孩子在家里玩，别去山里，怕遇上狼。两个孩子答应了。

安大娘走后，两个孩子果然听话不出，在屋里讲了几个故事，又捉了半天迷藏，后来拿些小碗小筷，假装煮饭。小慧道：“你在这里杀鸡，我去买肉。”所谓杀鸡，是把萝卜切成一块一块，而买肉则是在门口捡野栗子。

小慧去了一会，好久不见回来，袁承志大叫：“小慧，小慧。”不见答应，想起安大娘的话，怕真遇上了狼，忙在灶下拿了一根火叉，冲出门去。

刚走出大门，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见小慧被一条身穿武官服色的大汉挟在腋下，正要下山。袁承志大喊一声，挺叉向那大汉背后刺去。大汉猝不及防，总算袁承志人矮，没刺到

背心，臀部却已重重的吃了一叉，只是火叉头钝，刺不入肉。大汉大怒，放下小慧，拔出单刀，转身刷的就是一刀。袁承志曾跟倪浩学过枪法，将一柄火叉照着“岳家神枪”枪法使了开来，竟然有攻有守，和那大汉对打起来。

那大汉力大刀劲。袁承志仗着身法灵便，居然也对付着拆了十来招。那大汉见战不下一个小孩，心中焦躁，双腿一蹲，刀法忽变。那大汉起初出招，倒有一大半都砍空了，只因袁承志身矮，大汉砍向敌人上部的刀法，全都砍在空中，他觉察之后，便改使地堂刀法，只是觉得对付一个小小孩童，不必小题大做，是以并不躺下地来。

这一来袁承志登感吃力，正危急间，忽见安小慧拿了一柄长剑，一剑“仙人指路”，向大汉身上刺去。大汉骂道：“呸！你这小妞也来找死。”单刀横砍过去。他欲伤她，只想震去她手中长剑。

哪知小慧身手灵活，长剑忽地圈转，挽了个剑花，一招“三宝莲台”，回刺大汉后膀，同时袁承志的火叉也是一招“毒龙出洞”刺将过去。那大汉一时之间竟给两个小孩闹了个手忙脚乱。

袁承志起初见小慧过来帮手，担心她受伤，但三招两式之后，见她身手便捷，居然一手“达摩剑法”使得也颇纯熟，他小孩好胜，不甘落后，一柄火叉使得更加紧了。

那大汉见两个小孩的枪法和剑法竟然都是头头是道，然而力气太小，总归无用，于是封紧门户，又笑又骂的一味游斗。耗了一阵，两个小孩果然支持不来了。

那大汉提起单刀，对准小慧长剑猛力劈去，小慧避让不

及，长剑和单刀一碰，拿捏不住，登时脱手向天空飞去。袁承志大骇，火叉“举火撩天”，在大汉面前一晃。大汉举刀架开，飞脚把小慧踢倒。袁承志不顾性命的举叉力攻，但心中慌乱，火叉已使得不成章法。

大汉哈哈大笑，抢上一步，挥刀向他当头砍下。袁承志横叉招架，大汉左手已拉住叉头，用力一扭。袁承志只觉虎口剧痛，火叉脱手。那大汉不去理他，随手把火叉掷在地下，奔到小慧身旁，右手抄出，已抱住她腰，向前奔去。

袁承志手上虽痛，但见小慧被擒，拾起火叉随后赶来。大汉骂道：“你这小鬼，不要性命了？”左手抱住小慧，右手挺刀回身便砍，拆得五六招，袁承志左肩被单刀削去一片衣服，皮肉也已受伤，鲜血直冒。大汉笑道：“小鬼，你还敢来么？”

哪知袁承志竟不畏缩，叫道：“你放下小慧，我就不追你。”拿了火叉，仍是紧追不舍。那大汉怒从心起，恶念顿生，想道：“今日不结果这小鬼，看来他要纠缠不休。”大喝一声，回身挺刀狠砍，数招拆过，脚下一勾，已把袁承志绊倒，再不容情，举刀砍落。

小慧大惊，双手拉住大汉手臂，狠狠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。大汉吃痛，哇哇怒吼，袁承志乘机滚了开去。大汉反手打了小慧一个耳括子，又举刀向袁承志砍下。袁承志侧身急避，被他刀尖在额上带过，左眉上登时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

大汉料想他再也不敢追来，提了小慧就走。哪知袁承志犹如疯了一般，紧紧抱住大汉左脚，百忙中还使出伏虎掌法，一个“倒扭金钟”，将他左脚扭转。要知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，

袁承志血中秉承着广东人那股宁死不屈的倔强性子，虽然情势危急，仍是不让小慧给敌人擒去。

那大汉又痛又气，右腿起处，把他踢了个筋斗，举万正要砍下，忽听背后有人喝斥，跟着后脑上咚的一声，一阵疼痛，后颈中跟着湿淋淋、粘腻腻地，不知是不是给人打得后脑勺子流血，心下惊惶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安大娘双手扬起，站在数丈之外。

那大汉知她厉害，舍了袁承志，抱住小慧要走。安大娘右手连扬，三枚鸡蛋接连向他面门打去。大汉东躲西闪，避开了两枚，第三枚再也闪避不开，扑的一声，正中鼻梁，满脸子都是蛋黄蛋白。安大娘从篮中一掏，摸到最后一枚鸡蛋，又是一下打在他左目之上。她手劲不弱，虽是一枚鸡蛋，可也已打得他头晕眼花。

那大汉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不炒鸡蛋请老子吃，却用鸡蛋打老子！”抛下小慧，左手在眼上抹了几下，举刀向安大娘杀来。安大娘手中没兵刃，只得连连闪避。

袁承志见她危急，挺叉又向大汉后心刺去，这时他见来了帮手，精神大振，一柄火叉挑刺遮拦，“岳家神枪”的枪法使得似模似样。

安大娘缓出了手，灵机一动，把买来给袁承志做衣服的一匹布从篮中取了出来，迎风抖开，抛入身后的小溪，跟着捡起三块石子向大汉打去。大汉既要闪避石子，又要招架袁承志的火叉，连退了三步。

安大娘拿起浸湿的布匹，喝道：“胡老三，你乘我不在家，上门来欺侮小孩子，算是哪一门子的好汉？”呼喝声中，一匹

布已向大汉迎面打去。她的内力虽还不足以当真“束湿成棍”，把一匹布当作棍子使，但长布浸水。挥出来却也颇有力道。胡老三皱起眉头，抬腿把袁承志踹倒，与安大娘斗了起来。

安大娘的武功本就在胡老三之上，此时心中愤恨，一匹湿布挥出来更是有力。胡老三背上连被布端打中两下。水珠四溅，只觉背心隐隐发痛，出手稍慢，单刀突被湿布裹住。安大娘用力回扯，胡老三单刀脱手。

他纵击两步，狞笑道：“我是受你丈夫之托，来接他女儿回去。阴魂不散，总有一天再找上你。小泼妇，我们锦衣卫的人你也敢得罪，当真不怕王法么？”安大娘秀眉直竖，将湿布横扫过去。胡老三早防到她这着，话刚说完，已转身跃出，远远的戟指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今天你请我吃生鸡蛋，老子下次捉了你关入天牢，请你屁股吃笋炒肉，十根竹签插进你的指甲缝，那时你才知道滋味！今日瞧在你老公份上，且饶你一遭。”骂了几句，向山下疾奔而去。安大娘也不追赶，回头来看小慧与袁承志。

小慧并没受伤，只是吓得怔怔的傻了一般，隔了一会，才扑在母亲怀里哭了出来。袁承志却满脸满身都是鲜血。安大娘忙给他洗抹干净，取出刀伤药给他裹好，幸而两处刀伤口子都不深，流血虽多，并无大碍。安大娘把他抱到床上睡了，小慧才一五一十地把他刚才舍命相救的情形说了。

安大娘望着袁承志，心想：“瞧不出他小小年纪，居然如此侠义心肠。咱们在这里是不能耽了，倒要好好成全他一番。”对小慧道：“你也去睡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得走。”

小慧随着她母亲东迁西搬惯了的，也不以为奇。安大娘收拾了一下随身物件，打了两个包裹。三人吃过晚饭后，秉烛而坐。她并不闷闷，似乎另有所待。

袁承志见她秀眉紧蹙，支颐出神，一会儿眼眶红了，便似要掉下泪来，心想：“那胡老三说，安婶婶的丈夫派他来接小慧回去，不知为了甚么。她丈夫欺侮安婶婶，等我长大了，练好了武艺，定要打她丈夫一顿，给安婶婶出气。只是小慧见我打她爹爹，不知会不会不高兴。”又想：“那胡老三说他是锦衣卫的，哼，锦衣卫的人坏死了，我妈妈便是给他们捉去害死的。终有一天，我要大杀锦衣卫的人，给妈妈报仇。”

袁崇焕被崇祯处死后，兄弟妻子都被皇帝下旨充军三千里。锦衣卫到袁家拿人，袁崇焕的旧部先已得讯，赶去将袁承志救了出来，袁夫人却未能救出。当年锦衣卫抄家拿人、如虎似狼的凶狠模样，已深印在袁承志小小的脑海之中。

二更时分，门外轻轻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人飘然进来，原来便是那个哑巴。他身材魁梧壮实，行路却轻飘飘的，落地仅有微声。

袁承志见到哑巴，心中大喜，扑上去拉住了他，连问：“崔叔叔呢？他好么？”竟忘了他是哑的。哑巴咧开了嘴只是傻笑，显然再见到袁承志也很高兴，过了一会，才向安大娘指手划脚的作了一阵手势。

安大娘向袁承志道：“崔叔叔没事，你放心。”和哑巴打了一阵手势，哑巴不住点头，双手连连鼓掌，拍拍声响。袁承志却不知他对甚么事如此衷心赞成。

第三回 经年亲剑铗 长日对楸枰

安大娘拉着袁承志，走到内室，并排坐在床沿上，说道：“承志，我一见你就很喜欢，就当你是我的亲儿子一般。今天你不顾性命救了小慧，我更加永远忘不了你。今晚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。你跟着哑伯伯去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安大娘微笑道：“我也舍不得你啊。我要哑伯伯带你到一个人那里。他是你崔叔叔的记名师父。你崔叔叔只跟他学了两个月武艺，就这般了得。这位老前辈的武功天下无双，我要你去跟他学。”袁承志听得悠然神往。

安大娘道：“他平生只收过两个真正的徒弟，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只怕他未必肯再收徒弟。不过你资质好，心地又善良，我想他一定喜欢。哑伯伯是他仆人，我请他带你去求他。你好好去吧。要是他真的不肯收你，哑伯伯会把你送回到我这里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

安大娘又叮嘱道：“这位老前辈脾气很古怪，你不听话，他固然不喜欢，太听话了，他又嫌你太笨，没骨气，只好碰你的缘法吧。”从腕上脱下一只金丝镯子来，给他戴在臂上，轻轻一捏，金丝镯子已经收小，不再落下，笑道：“等你武功

学好，成为大孩子时，别忘记安婶婶和小慧妹子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要是那位老前辈肯收我，安婶婶你有空时，就带小慧妹妹来瞧瞧我。”安人娘眼圈一红，说道：“好的，我会时时记着你。”

安大娘写了一封信，交给哑巴转呈他主人。四人出门，分道而别。

袁承志与安大娘及小慧虽然相处并无多日，但母女二人待他极为亲切，日间一战，更是共经生死患难，分别时均感恋恋不舍。

哑巴知道袁承志受了伤，流血甚多，身子衰弱，于是把他抱在手里，迈开大步，行走若飞。

这般晓行夜宿，不断的向北行了一个多月。袁承志伤处也已好了，只是左眉上留下一个小小疤痕。每日傍晚，哑巴也不在客店投宿，随便找个岩洞或是破庙歇了。在客店打尖时，都是袁承志出口要食物。哑巴对吃甚么并无主见，拿来就吃，一顿至少要吃两斤面。袁承志打手势问他到甚么地方，他总是向北而指。

又行多日，深入群山，愈走愈高，到后来已无道路可循。哑巴手足并用，攀藤附葛，尽往高山上爬去。袁承志揽住了他头颈，见山势如此凶险，双手拚命搂紧，唯恐一失便粉身碎骨。如此攀登了一天，上了一座高峰的绝顶，只见峰顶是块大平地，四周古松耸立，穿过松林，眼前出现五六间旧屋。

哑巴脸露笑容，似是久客在外、回归故乡一般。他拉着袁承志的手走进石屋，屋内尘封蛛结，显是许久没人住了。他

拿了一把大扫帚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然后烧水煮饭。在这险峰顶上，也不知粮食和用具是如何搬运上来的。

过了三天，袁承志心急起来，做手势问师父在甚么地方。哑巴指指山下，袁承志示意要下去，哑巴却摇头不许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苦挨下去，与哑巴言语不通，险峰索居，颇苦寂寞，忆及与安大娘母女相处时的温馨时日，恨不得能插翅飞了回去。

一天晚上，睡梦中忽觉灯光刺眼，揉揉眼睛，坐起身来，只见一个老人手执蜡烛，站在床前。那老人须眉俱白，但红光满面，笑嘻嘻的打量着自己。

袁承志爬下炕来，恭恭敬敬的向他磕了四个头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可来啦！”那老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娃娃，谁教你叫我师父的？你怎知我准肯收你为徒？”

袁承志听他语气，知道他是肯收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是安婶婶教我的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她就是给我添麻烦。好吧，瞧你故世的父亲份上，就收了你吧！”袁承志又要磕头，那老人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次日早晨天还没亮，袁承志就起来了。哑巴知道老人答应收他，喜得把他抛向空中，随手接住，连抛了四五次。

那老人听得袁承志嬉笑之声，踱出房来，笑道：“好啊，你小小年纪，居然已知道行侠仗义，救人妇孺。那可了不起哪！你有甚么本事，倒使出来给我瞧瞧。”袁承志给他说得面红过耳，忸怩不安。

那老人笑道：“不让我瞧瞧你的功夫，怎么教你啊？”

袁承志才知师父并非跟自己开玩笑，于是把崔秋山所传

的伏虎掌法从头至尾练了起来。

那老人一面看一面微笑，待他练完，笑道：“秋山不住夸你聪明，我先还不信，他只教了你几大，便有这般成就，确是不错的了。”

袁承志一听到崔秋山的名字，便想问他安危，可是老人在说话，不敢打断他的话头，等他一停口，忙问：“崔叔叔在哪里？他好吗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他身子好了，回到李闯将军那里打仗去啦。”袁承志听了，很是欢喜。

哑巴摆了一张香案。那老人取出一幅画，画上绘的是一个中年书生，神态飘逸。那老人点了香烛，对着画像恭恭敬敬的磕了头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这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风祖师爷，你过来磕头。”袁承志向画中人瞧了两眼，心道：“你可比我师父年轻得多啦，怎么反而是祖师爷？”当下过去磕头，不知该磕几个头，心想总是越多越好，直磕到那老人笑着叫他停止才罢。那老人笑吟吟的正要开口说话，袁承志又跪下磕头，算是正式拜师。

那老人微笑着受了，说道：“从今而后，你是我华山派的弟子了。我多年前收过两个徒弟，此后一直没再遇到聪颖肯学的孩子，这些年来没再传人。你是我的第三个弟子，也是我的关门徒弟。你可得好好的学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”袁承志连连点头。

那老人道：“我姓穆，叫做穆人清，江湖上朋友叫我做神剑仙猿。你记着点，下次别让人家问住，你师父叫甚么呀？啊哟，对不住，这个可不知道。”

袁承志哈得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心想安大娘说他脾气古怪，

心里一直有点害怕，哪知其实他和蔼可亲，谈吐很是诙谐。

神剑仙猿穆人清武功之高，当世实已可算得第一人，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近二十年来从未遇过对手，只因所作所为大半在暗中行事，不留姓名，别人往往不知是受了他的好处，是以名气却不甚响亮。他脾气本很孤僻，这次见袁承志孤零零一个孩子很是可怜，加之敬他父亲袁崇焕为国杀敌，冤屈而死，是个大大的忠臣，是以对他破例的青眼有加。穆人清无子无女，一剑独行江湖，临到老来，忽然见到一个聪明活泼的孩童，心中的喜欢，实在不下于袁承志的得遇明师，不由得竟大反常态，和他有说有笑起来。

穆人清又道：“你那两个师兄都比你大上二三十岁。他们的徒弟都比你大得多啦。他们说不定会怪我，到这时还给他们添个娃娃师弟。嘿嘿，要是你不用功，将来给他们的徒子徒孙比下去，他们可更有道理来怪我这老糊涂啦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一定用功。”又问：“崔叔叔也是你老人家的徒弟吗？”穆人清道：“他要跟着闯王打仗，没时间跟我好好儿学，我只传了他一套伏虎掌法，不能算是徒弟。再说，凭他资质，也不能做我徒弟。”指指哑巴道：“象他，天天瞧着瞧着，也学了不少招儿去啦，不过和我两个徒弟相比，可就天差地远了。”袁承志见哑巴两次手掷公差，出手似电，一直对他佩服得了不得，听师父说自己两位师兄比他本领还高得多，那么只要自己用功，即使及不上师兄，至少也可赶到哑巴了，心中十分快慰。

穆人清道：“咱们华山派有许多规条，甚么戒淫、戒仕、戒保镖，现下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我只嘱咐你两句话：要听

师父的话，不可做坏事。你可得记住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也不敢做坏事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好，现下咱们便来练功夫。你崔叔叔因时候匆促，把一套伏虎掌一古脑儿的传给了你。这套掌法太过深奥繁复，你年纪太小，学了也不能好好的用。我先教你一套长拳十段锦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个我会，倪叔叔以前教过的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会？学得几路势子，就算会了吗？差得远呢！你要是真的懂了长拳十段锦的奥妙，江湖上胜得过你的人就不多了。”袁承志小脸儿胀得通红，不敢再说。

穆人清拉开架式，将十段锦使了出来，式子拳路，便和倪浩所使的一模一样。袁承志暗暗纳罕，心想这有甚么不同了？

穆人清道：“你当师父骗你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来抓我衣服，只要碰得到我一片衣角，算你有本事。”袁承志不敢和师父赌气，笑着不动。穆人清道：“快来，这是教你功夫啊！”

袁承志听说是教功夫，便抢上前去，伸手去摸师父长衫后襟，眼见便可摸到，衣襟忽然一缩，就只这么差了两三寸。袁承志手臂又前探数寸，正要向衣襟抓去，师父忽然不见，在他头颈后面轻轻捏了一把，笑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
袁承志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双手反抱，哪知师父人影又已不见，急忙转身，见师父已在两丈之外。他甚觉有趣，心想：“非抓住你不可。”纵上前去扯他袖子。穆人清大袖一拂，身子荡了开去。

袁承志嘻嘻哈哈的追赶，一转身，忽见哑巴在打手势，要

他留神，袁承志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师父使的果然都是十段锦身法，但他怎能如此快法？”当下一面追捉，一面注视师父身法，十段锦他练得本熟，然见师父进退趋避，灵便异常，同样的一招一式，在他使出来，却另有异常巧思。袁承志追赶之际，暗学诀窍，过不多时，在追赶之中竟也用上了一些师父的纵跃趋退之术，果然登时迅捷了许多。穆人清暗暗点头，深喜孺子可教。

这时袁承志赶得紧，穆人清也避得快，两人急奔疾趋，广场上只见两条人影，飞来舞去。袁承志早忘了嬉笑，全神贯注的追捉师父。

忽然穆人清哈哈大笑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好徒弟，乖孩子！”袁承志见这一套十段锦中，竟有如许奥妙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穆人清道：“好啦，这些已够你练啦。”把他放下地来，叫他复习几遍，自行入内。

袁承志把这路拳法从头至尾练了十多遍，除了牢记师父身法之外，又自行悟出了一些巧妙。只把他喜得抓耳挠腮，一夜没好好睡，就是在梦中也是在练拳。

等到天一微亮，生怕忘了昨天所学，又到广场上练了起来。越打越是起劲，忽听得背后一声咳嗽，忙转过身来，见师父笑吟吟的站在身后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垂手站立。

穆人清道：“你自己悟出这几招都还不错。但这一招快是快了，下盘露出了空隙。敌人如是好手，他的脚这样一勾，你就糟糕，所以应该这样。”连说带比的教了起来。袁承志大是钦服，这一天又学了不少诀窍。

一晃三年，袁承志已十三岁了。这三年之中，穆人清又

传了他“破玉拳”和“混元掌”。“混元掌”虽是掌法，却是修习内功之用。自来各家各派修炼内功，都讲究呼吸吐纳，打坐练气，华山派的内功却别具蹊径，自外而内，于掌法中修习内劲。这门功夫虽然费时甚久，见效极慢，但修习时既无走火入魔之虞，练成后又是威力奇大。盖内外齐修，临敌时一招一式之中，皆自然而有内劲相附，能于不着意间制胜克敌。待得“混元功”大成，那更是无往不利、无坚不摧了。

袁承志练武时日尚浅，“混元功”自未有成，但身子已出落得壮健异常，百病不侵。穆人清有时下山，一去便是两三月、三四月不等，回山后查考武功，见他用功勤奋，进境迅速，每次都是奖勉有加。

这一年端午节，吃过雄黄酒，穆人清又请出祖师爷的画像，自己磕了头，又命袁承志磕头。说道：“今天教你拜祖师，你知为了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请师父示知。”

穆人清从至内捧出一只长长的木匣，放在案上，木匣盖一揭开，只见精光耀眼，匣中横放着一柄明晃晃的三尺长剑。

袁承志惊喜交集，心中突突乱跳，颤声道：“师父，你是教我学剑。”穆人清点点头，从匣中提起长剑，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你跪下，听我说话。”袁承志依言下跪。

穆人清道：“剑为百兵之祖，最是难学。本派剑法更是博大精深，加之自历代祖师以降，每一代都有增益。别派武功，师父常常留一手看家本领，以致一代不如一代，越传到后来精妙之着越少。本派却非如此，选弟子之时极为严格，选中之后，却是倾囊相授。单以剑法而论，每一代便都能青出于蓝。你聪明勤奋，要学好剑术，不算难事，所期望于你的，是

日后更要发扬光大。更须牢记：剑乃利器，以之行善，其善无穷，以之行恶，其恶亦无穷。今日我要你发一个重誓，一生之中，决不可妄杀一个无辜之人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师父教了我剑法，要是以后我剑下伤了一个好人，一定也被人杀死。”穆人清道：“好，起来吧。”袁承志站了起来。

穆人清道：“我也知你心地仁厚，决不会故意杀害好人。不过是非之间，有时甚难分辨，世情诡险，人心难料，好人或许是坏人，坏人说不定其实是好人。但只要你常存忠恕宽容之心，就不易误伤了。”袁承志点头答应。穆人清又道：“崇祯皇帝杀了你爹爹，在他心中，只道你爹爹是坏人，他杀得一点儿也不错，哪知却大大的错了。崇祯皇帝这些年来杀了不少大臣大将，有的固是坏人，好人可也给他杀了不少。他不明是非，又无丝毫宽厚之心，他这么乱杀一通，这大明江山，难免断送在他手里。”袁承志黯然点头，知道师父提出崇祯杀他父亲的事来，是要他将“是非难辨、不可妄杀”的教训深深记在心头，再也不会忘记。

穆人清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挺出，剑走龙蛇，白光如虹，一套天下无双的剑法展了开来。

日光下长剑闪烁生辉，舞到后来，但见一团白光滚来滚去。袁承志跟着师父练了三年拳法，眼光与以前已大不相同，饶是如此，师父的剑法、身法还是瞧不清楚，只觉凝重处如山嶽巍峙，轻灵处若清风无迹，变幻莫测，迅捷绝伦。舞到急处，穆人清大喝一声，长剑忽地飞出，嗤的一声，插入了山峰边一株大松树中，剑刃直没至柄。

袁承志知道松树质地致密，适才见师父舞剑之时，剑身不住颤动，可见剑刃刚中带柔，哪知这一掷之下，一柄长剑的剑身全部没入，不觉惊奇得张大了嘴，合不拢来。

忽听身后一人大叫一声：“好！”

袁承志在山上三年，除了师父的声音之外，从来没听说过第二个人的说话，虽然还有一个哑巴，可是哑巴不会说话。他急忙回头，只见一个老道笑嘻嘻的走上峰来。

那道士身穿黄色粗布道袍，一张脸黄瘦干枯，头发稀稀落落，白多黑少，挽着个小小道髻，大声说道：“老猴儿，这一招‘天外飞龙’，世间更无第二人使得出，老道今日大开眼界。十多年没见你用剑，想不到更精进如此！”

穆人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甚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一上华山，便送我一顶大大的高帽。承志，这位木桑道长，是师父的好友，快给道长磕头。”

袁承志忙过来跪下磕头。木桑道人笑道：“罢了！”伸手一扶，把他扯了起来。

凡学武之人，遇到外力时不由自主的会运功抵御。木桑道人这么一扯，袁承志这时“混元功”已有小成，双臂顺乎自然的轻轻一挣。木桑道人已试出了他功夫，对穆人清笑道：“老猴儿，这几年见不到你，原来偷偷躲在这里调理小猴儿徒弟。你运气不坏呀，一只脚已踏进了棺材，居然还找到这样的一个好娃娃。”

穆人清和他打趣惯了的，听他称赞自己的小徒儿，也不禁拈须微笑，怡然自得。

木桑道人道：“啊哟，今天没带见面钱，可也不好生受你

这几个头，怎么办呢？”

穆人清听他这么一说，灵机一动，心想：“这老道武功有独到之处，江湖上人称‘千变万劫’。如肯传点甚么给承志，倒可令他得益不浅。只是这人素来不肯收徒，倒要想法子挤他一挤。”说道：“承志，道长答应给你好处，快磕头道谢。”袁承志听师父这么说，当即又跪下磕头。

木桑道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师父不要脸，徒弟也没出息。喂，娃儿，你听我说，为人可要正正派派，别学你师父这么厚脸皮，听到人家说给东西，连忙敲钉转脚，难道我老人家还骗你孩子不成？这样吧，今儿乘我老人家高兴，把这个给了你吧。”说着从背囊中掏出一团东西来交了给他。

袁承志谢了，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，站起身来，抖开一看，见是黑黝黝的一件背心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非丝非革，不知是甚么东西所制，正自疑惑，听得穆人清道：“道兄，别开玩笑，这件宝物怎能给他？”

袁承志一听，才知是件贵重宝物，双手捧着忙即交还。木桑道人不接，说道：“呸！老道哪会像你师父这么寒酸，送出了的东西怎能收回？乖乖的给我拿去吧！”

袁承志不敢收，望着师父听他示下。穆人清道：“既是这样，那么多谢道长吧。”袁承志跪下叩谢。穆人清正色道：“这是道长当年花了无数心血，拚了九死一生才得来的防身至宝，你穿上了。”袁承志依言把背心穿上。

穆人清纵到松树之前，食中两只手指勾住剑柄，轻轻一提，已拔出长剑，说道：“这件背心是用乌金丝、头发、和金

丝猴毛混同织成，任何厉害的兵刃都伤他不得。”说着随手一剑向袁承志胸口剑去。

这一剑迅捷无比，袁承志哪来得及避让，吓了一跳，却见剑尖碰到背心，便轻轻反弹出来，心中大喜，又跪下向木桑磕头。

木桑道人笑道：“你见过这件东西墨黑一团，毫不起眼，先前磕了头，只怕心中很觉得有点儿冤，这一次才真是心甘情愿的了。”袁承志给他说得脸红过耳，笑嘻嘻的不答。

说了一阵话，穆人清问道：“那人近来有消息没有？”木桑道人本来满脸笑容，听他提到“那人”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神色登时不愉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这家伙不知在甚么地方混了一段日子，最近却又在山海关内外出没。老道不想见他，说不得，只好避他一避。来到华山，老道是逃难来啦。”穆人清道：“道兄何以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凭着道兄这身出神入化的功夫，难道会对付他不了？”

木桑摇了摇头，神色甚是沮丧，道：“也不是对付他不了，只是老道狠不下这个心，这些年来，我曾和他两次相斗。第一次我已占了上风，最后终于念着同门情谊，先师临终时又叮嘱我好好照顾他，老道教谕无方，致他误入歧途，陷溺日深，老道心中有愧。最后这一击便下不了手。第二次相斗，他不知在何处学来了一些邪派的厉害功夫，一剑刺在我心口，幸赖这件背心护身，剑尖刺不进去。他吃了一惊，只道我练成奇妙武功，这么一疏神，又给我制住。我好好劝了他一场，他却只是冷笑，临别之时说道：‘我想明白了，原来你只是仗着宝衣护身，下次动手。我刺你头脸，你又如何防备？’”

穆人清怒道：“这人如此狂妄。道兄念着同门情义，一再饶他性命，姓穆的跟他可没甚么瓜葛？道兄，你在敝处盘桓小住，我这就下山去找他。只要见到他仍在为非作歹，老穆提了他首级来见你。”

木桑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。但是我总盼他能自行悔悟，痛改前非。这几年来，对他的邪门武功我曾细加揣摩，真要再动手，也未必胜他不了。我躲上华山来，求个眼不见为净，耳不闻不烦，也就是了。他如得能悔改，那自是我师门之福，否则的话，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吧。”说着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他能悔改？唉，很难，很难！”

穆人清道：“听说这人贪花好色，坏了不少良家妇女的名节，近来更是变本加厉。这种武林败类，下次落在道兄手里，千万不可再重旧情。道兄清理门户，铲除不肖，便是维护尊师的令名，报答尊师的恩德。”木桑点头道：“穆兄说的是。唉！”说着叹了口气。

袁承志听着二人谈话，似乎木桑道人有一个师兄弟品性十分不端，武功却甚是高强，捧着那件背心，对木桑道：“道长，你要除那恶人，还是穿了这件背心稳当些。等你除去了他，再赐给弟子吧。弟子武功没学好，不会去跟坏人动手，这件宝贝还用不着。”

木桑拍拍他肩膀，道：“多谢你一番好心。但就算没这件背心护身，谅他也杀不了我。这恶人的邪门功夫只能攻人无备，可一而不可再。小娃娃倒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
穆人清见他郁郁不乐，知道天下只有一件事能令他万事置诸脑后，说道：“这件事多说败人清兴。牛鼻子，你的棋艺

……”木桑一听到“棋艺”两字，脸上肌肉一跳，登时容光焕发，陡然间宛如年轻了二十岁，只听穆人清道：“……这些年来，可稍为长进了一些没有？”他急忙说道：“甚么？老道的武功向来不及你，下棋的本事却大可做你师父。你若不信，咱们便……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好，我来领教领教‘千变万劫’的功夫，你的吃饭家伙带来了么？”

木桑笑吟吟的从背囊中拿出一只围棋盘、两包棋子，笑道：“这家伙老道是片刻不离身的。你怕了我想避战，推说山上没棋盘棋子，那可赖不掉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哑巴搬出台椅，两人就在树荫下对起局来。袁承志不懂围棋，木桑一面下，一面给他解释，同时不住口的吹嘘自己这着如何高明，他师父如何远远不是敌手。穆人清只是微笑沉思，任由他自吹自擂。

围棋是易学难精之事，下法规矩，一点就会。袁承志看了一局，已明白其中大要。他见这棋盘是精钢所铸，黑棋子是黑铁，白棋子却是白银。两人落子之时，发出铮铮之声，甚是动听。

这一局果然是木桑胜了两子。老朋友俩从日中直下到天黑，一共下了三局，木桑两胜一负，依他说还要再下，穆人清道：“我可没精神陪你啦！”木桑这才恋恋不舍的去睡。

一连三天，木桑总是缠着穆人清下棋。袁承志旁观，倒也津津有味。到了第四天上，穆人清道：“今天咱们休息一日，待我先传授徒弟剑法再说。”

木桑心想这是正事，不便阻挠，可是只等得心痒难搔，好不容易穆人清传完剑法，他马上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，再

杀三局。”穆人清教了半天剑，已微感疲乏，但知木桑棋瘾极大，如不陪他，只怕他整晚睡不安乐，于是和他到树下对局。袁承志练了一会新学的剑法，忽听木桑喜叫：“承志，快来看！你师父大大的糟糕！”于是奔过去观看。

穆人清棋力本来不如木桑，这时又是勉强奉陪，下得更加不顺，不到中局，已是处处受制，眼见一块白子形势十分危急，即使勉强做眼求活，四隅要点都将被对方占尽。他拈了一粒棋子，沉吟不语，始终放不下去。

袁承志在一旁观看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下在这里，木桑师伯定要去救。你再下这着，就可冲出去了。不知弟子说得对不对。”

穆人清素来恬退，不似木桑那样自负好胜，也就照着徒儿指点，下了这着，一大片白棋果然真冲了出来，反而把黑子困死了一小块。这局棋穆人清本来大输特输，这么一来一去，结果只输了五子。

木桑大赞袁承志心思灵巧，让他九子，与他下了一局。

袁承志虽然不懂前人之法，然而围棋一道，最讲究的是悟性，常言道：“二十岁不成国手，终身无望。”意思是说下围棋之人如不在童年成名，将来再下苦功，也终是碌碌庸手。如苏东坡如此聪明之人，经史文章、书画诗词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精，然而围棋始终下不过寻常庸手。成为他生平一大憾事。他曾有一句诗道：“胜固欣然败亦喜”，后人赞他胸襟宽博，不以胜负萦怀。岂知围棋最重得失，一子一地之争，必须计算清楚，毫不放松，才可得胜，如老是存着“胜固欣然败亦喜”的心意下棋，作为陶情冶性，消遣畅怀。固无不可，

不过定是“欣然”的时候少，而“办喜”的时候多了。

穆人清性情淡泊，木桑和他下棋觉得搏杀不烈，不大过瘾，此刻与袁承志对局，竟然大不相同。袁承志与此道颇有天才，加以童心甚盛，千方百计的要战胜这位师伯。这一局结果虽是木桑赢了，可是中间险象环生，并非一帆风顺的取胜。

次日一早，木桑又把承志拉去下棋，承志连胜三局，从让九子改为让八子。不到一月，他棋力大进，木桑只能让他三子，这才互有胜败。

袁承志在围棋上一用心，自然练武的时刻减少。穆人清碍于老友的情面，起初还不说甚么，后来见这一老一小，终日废寝忘食的在楸枰上打交道，实在太不成话，于是暗中嘱咐袁承志，每日只可与木桑下一局棋，其余的时候都要用来练武。

袁承志经师父一提醒，心想这许多天的确荒疏了武功，暗暗惭愧，连忙赶练剑法。一连两天，木桑叫他下棋，他总是说要练剑。木桑说道：“你来陪我下棋，下完之后，我教你一门功夫，你师父一定喜欢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去问过师父。”木桑道：“好，你去问吧。”袁承志奔进去把木桑的话对师父说了。穆人清一听大喜。

木桑道人外号“千变万劫”。他年轻之时，因轻功卓绝，身法变幻无穷，江湖上送他个外号，叫做“千变万化草上飞”。后来他耽于下棋。围棋之道，讲究“打劫”，无数变化俱从打劫而生。木桑武功甚高，自己倒以为平平无奇，棋艺不过中上，却是自负得紧，竟自行改了外号，叫做“千变万

劫棋国手”。旁人碍于他的面子，不便对他自改的外号全不理睬，可是又知他棋艺和“国手”之境实在相去太远，于是折衷而简化之，称之为“千变万劫”。这四字其实还是恭维他武功千变万化，杀得敌人“万劫不复”。但如有人当面如此解释，木桑势必大为生气，定要对方承认这外号是指他棋艺而言，才肯罢休。

穆人清一直佩服他武功上实有独得之秘，但他从来不肯授徒，现下他竟答应传授袁承志武功，那定是实在熬不过棋瘾了，忙拉了袁承志的手走出来，向木桑一揖，说道：“你肯成全小徒，我这里先谢谢啦。”叫袁承志向木桑磕头拜师。

袁承志跪了下去。木桑纵身而起，双手乱摇，说道：“我不收徒弟。他要我教功夫，得凭本事来赢。”穆人清道：“这小娃儿甚么事能赢得了你？”

木桑道：“剑法拳术，你老穆天下无双，我老道甘拜下风，这孩子只消能学到你功夫的两三成，江湖上已难觅敌手。但说到轻功、暗器，只怕我老道也还有两下子！”

穆人清道：“谁不知道你‘千变万劫’，花样百出！”木桑笑道：“‘千变万劫’是指老道棋艺天下无双，跟武功决计沾不上边，万万不可混为一谈。只因你自居一派宗师，事事讲究冠冕堂皇、气派风度，于轻功暗器不肯多下功夫，才让老道能在这两门上出出风头。这样罢，你让承志每天和我下两盘棋，我让他三子。我赢了，那就是陪师伯消遣，算他的孝心。要是他赢得一局，我就教他一招轻功，连赢两局，轻功之外再教一招暗器。咱们下棋讲究博彩，那便是彩头了。你说这么着公不公平？”

穆人清心想这老道当真滑稽，说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办。我本来怕承志下棋耽误了功夫，现下既有如此大好处，你们每天下十局八局我也不管。”木桑和袁承志一听大喜，一老一小又下棋去了。

木桑这天一胜一负，棋局既终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今天教你一招轻身功夫，虽然只是一招，只要你用心去练，可也够你终身受用无穷。仔细瞧着。”话刚说毕，也不见他弯腿作势，忽然全身拔起，已窜到了大树之巅，一个倒翻筋斗，又站在他面前。袁承志看得目瞪口呆，拍掌叫好。

木桑道人当下把这一招“攀云乘龙”的轻身功夫教了他，虽说只是一招，可见腰腿之劲，步法眼神，都有无数奥妙。袁承志用心学习，一时却也不易领会。

第二天袁承志连输两局，一无所获。第三天上，他突出奇兵，把边角全部放弃，尽占中央腹地，居然两局都胜。木桑不服气，又下两局，这次是一胜一负，结算下来，木桑该教他三招。

木桑教了他两招轻功，见他记住了，说道：“你知我对敌时使甚么兵器？”袁承志摇摇头。木桑道人抓起棋盘，笑道：“本来我也使剑，但近年却已改用这家伙。”

袁承志早见这棋盘是精钢所铸，以为他喜爱奕道，随身携带棋局，为怕棋盘损坏，是以特用钢铸，哪知竟是对敌的兵器。木桑又拈起一把棋子，笑道：“这是我的暗器！”随手掷出，十几颗棋子向天飞去。

待棋子落下，木桑举起棋盘一接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十几颗棋子同时落在棋盘之上。袁承志伸出了舌头，半晌说

不出话来。

本来十几颗棋子抛上天空，落下时定有先后，铁棋子和银棋子碰到钢棋盘，必是叮叮当当的乱响一阵，哪知十几颗棋子落下来竟是同时碰到棋盘，然则抛掷上去时手力的平匀，实是惊人。更奇的是，十几颗棋子落在棋盘之上，竟无一颗弹开落地，但见他右手微微一沉，已消了棋子下落之势，一颗颗棋子就似用手摆在棋盘上一般。

木桑笑道：“打暗器要先练力，再练准头，发出去的轻重有了把握，再谈得上准不准。”于是把投掷棋子用力使劲的心法传授了他。

木桑在华山绝顶一住就是大半年，天天与这位小友对弈，流连忘返，乐而忘倦，而一身轻身功夫和打棋子的心法，在这大半年中也毫不藏私的传了给他。

这天正是盛暑，袁承志上午练了拳剑，下午和木桑在树下对弈。这时他棋力早已高出木桑一先，可是木桑好胜，每次还是要让他先行，那更是胜少败多了。纵然“千变万劫”，变来变去，也仍是不免落败。败得越多，传授武功的次数也是越密。好在他棋艺上变化有限，武学却实是广博，输棋虽多，尽有层出不穷的招数来还债。

这天教的仍是发暗器的“满天花雨”手法，一手同时撒出七颗棋子，要颗颗打中敌人穴道。这项上乘武功自非朝夕之间所能学会，袁承志在这功夫上已下了两个多月苦功，可是同时发出三四颗棋子，每次总只能有一二颗打中。

木桑做了个木牌，牌上画了人形，叫哑巴举了木牌奔跑。

木桑喊道：“天宗、肩贞、玉枕！”袁承志三颗棋子发出，打中了天宗、玉枕两穴，肩贞一穴却打偏了。木桑又喊：“关元、神封、中庭。”哑巴一边跑，一边把木牌乱晃。袁承志展开轻身功夫，追赶上去，手一挥，木桑已叫了起来：“关元穴没中。”正要再喊，忽听得袁承志惊叫一声，抢上去将哑巴一把拉住，向后力扯。

哑巴一呆，回过头来，只见一头大猩猩站在身后，神态狰狞，张牙舞爪，作势欲扑。哑巴举起木牌劈头向猩猩打下，突然左臂一紧，已被木桑拉了回来。

木桑叫道：“承志，你对付它！”袁承志知是木桑师伯考查他功夫，答应了一声，双掌一错，轻飘飘的纵到猩猩之前。

猩猩见他来得快速，转身想走，袁承志用重手拍的一声，在它背上重重一掌。猩猩痛得哇哇怪叫，转身挥长臂来抓。袁承志托地跳开，正要乘隙迎击，忽觉身后生风，似有敌人来袭。他不及回头，左脚一点，跃在空中，人未落地，已见袭击他的原来是另一头大猩猩。

他上山后练了这些年武功，只与师父拆解，却从未与人当真动过手，两头猩猩虽然狞恶，他却也不畏惧，展开伏虎掌法与两兽斗了起来。此时的掌法劲力，与当年在圣峰嶂忠烈祠中斗豹之时，自己不可同日而语。

呼喝声中，穆人清也奔了出来，见袁承志力斗两兽，手掌所到之处，猩猩无不痛得呵呵大叫，心下也自欣喜：“这孩子不枉了我一番心血。”

两头猩猩吃了苦头，不敢迫近，只是窜来跳去，俟机进扑。

穆人清见袁承志掌法尽可制得住两头畜生，要再看看他的剑法，于是奔进去取出长剑，叫道：“接剑！”将剑掷向空中。

袁承志纵起身来，右手一抄，接住剑柄，长剑在手，登时如虎添翼，人未落下，一招“穿针引线”，向一头猩猩肩上刺了过去，那猩猩急忙后退。

袁承志一柄剑使了开来，登时把两头猩猩裹在剑光之中。木桑道：“承志，别伤它们性命。”袁承志答应一声，长剑使得更加紧了，这时候他要刺杀猩猩，已是易如反掌。两头猩猩转眼间臂上、肩上、腿上、头上，剑创累累，他始终未下绝招，每手都是浅伤即止。

两头猩猩颇有灵性，起初还想奋力逃命，后来见微一纵开，剑锋随到，只要停步，对方就收招，知他有意不下杀手，忽然同时叫了几声，蹲在地下。双手抱头，不再进扑，四只眼珠骨碌碌的转动，望着袁承志。露出哀求的神色。

哑巴见袁承志制服了两头畜生，高兴得拍手顿足，奔进去取出一捆麻绳来，将两头猩猩缚住。双猩起初还露齿咆哮，但哑巴用力一捏，猩猩筋骨剧痛，不敢再行反抗，只得乖乖受缚，只是叽叽咕咕的叫个不休。

木桑与穆人清都赞袁承志近来功力大进，着实勉励了几句。袁承志很是高兴，用金创药敷上双猩伤口，又采些果子给它们吃了。

养了七八天，猩猩野性渐除，解去绳子后，居然也不逃走。袁承志大喜，给雄猩猩取名“大威”，雌猩猩叫做“小乖”。穆人清与木桑见雌猩猩如此毛茸茸的一头庞然大物，竟

取了这般小巧玲珑的名字，都不禁失笑。

大威和小乖越养越驯，袁承志一发命令，双猩立即遵行无违。

这一天，两头猩猩攀到峰西绝壁上采摘果子，这绝壁一面较斜，尚可攀援，另一面却如一大堵平墙，毫无可容手足之处。双猩摘果嬉戏，小乖忽然失足，从树上跌了下来，直向绝壁一面溜下。这绝壁离地四十多丈，一掉下去自是粉身碎骨。大威吓得魂飞魄散，赶到山壁上看时，见小乖幸喜并未掉下，两条长臂攀在山壁上一个洞里。这洞穴年深月久，本来被泥土封住，小乖掉下来时在山壁上乱抓乱爬，凑巧抓破封泥，手指勾住了洞穴。只是身子挂在半空，上不得，下不去，十分狼狈。

大威无法可施，飞奔下山，来讨救兵。袁承志正在练剑，见它满身被荆棘刺得斑斑血迹，神态惊惶，不住跳跃，口中吱吱乱叫，知道小乖必定出了事，忙招呼了哑巴，一起跟大威出去。大威指着峭壁，乱跳乱叫。袁承志和哑巴奔近一看，见到小乖吊在半空。

袁承志回到石屋取了几条长绳，和哑巴、大威从斜坡爬上绝壁，将三条长绳接了起来，悬垂下去。小乖这时已累得筋疲力尽，一见绳子，双手双脚死命拉住。哑巴和大威一齐用力，将它拉了上来。

小乖身上被山石擦伤了数处，受伤不重，但它吱吱而叫，把手掌直伸到袁承志面前。袁承志一看，只见它手掌上钉着两枚奇形暗器，铸成小蛇模样，伸手一拔，竟拔不下来，小

乖却已痛得乱跳，知道暗器下面生有倒刺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心想：“难道来了敌人？”忙打手势问小乖，暗器是谁打来的？小乖指手划脚，示意说伸手到洞中时刺上的。

袁承志很是奇怪，心想这绝壁上的洞穴素不露形，而且上距山顶、下离地面都是甚远，怎会有暗器藏在其中？想了一会，难以索解，便去见师父和木桑道人。

两人听他说明情由，见了小乖掌上的暗器，也都称奇。木桑道：“我从来爱打暗器，江湖上各家各门的暗器都见识过，这蛇形小锥今日却是首次见到。老穆，这可把我考倒啦。”穆人清也暗暗纳罕，说道：“把它起出来再说。”

木桑回到房中，从药囊里取出一把锋利小刀，割开小乖掌上肌肉，将两枚暗器挖了出来。小乖知是给它治伤，毫没反抗。木桑给它敷上药，用布扎好伤口。小乖经过这次大难，甚为委顿。大威给它搔痒捉虱，拼命讨好，以示安慰。

那两枚暗器长约二寸八分，打成昂首吐舌的蛇形，蛇舌尖端分成双叉，每一叉都是一个倒刺。蛇身黝黑，积满了青苔秽土。木桑拿起来细细察看，用小刀挑去蛇身各处污泥，那蛇形锥渐渐灿烂生光，竟然是黄金所铸。木桑道：“怪不得一件小暗器有这么重，原来是金子打的。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，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。”

穆人清突然一凛，说道：“这是金蛇郎君的。”木桑道：“金蛇郎君？你说是夏雪宜？听说此人已死了十多年啦！”刚说了这句话，忽然叫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。”小刀挑刮下，蛇锥的蛇腹上现出一个“雪”字。另一枚蛇锥上也刻着这字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师父，金蛇郎君是谁？”穆人清道：“这事待会再说。道兄，你说他的暗器怎会藏在这洞里？”木桑沉思不语，呆呆出神。

袁承志见师父和木桑师伯神色郑重，便也不敢多问。晚饭过后，穆人清与木桑剪烛对谈，说了许多话，袁承志都不大懂，听他们说的都是仇杀、报复等事。

木桑忽道：“那么你说金蛇郎君是为避仇而到这里？”穆人清道：“以他的武功机智，似不必远从江南逃到此处，躲在这荒山之中。”木桑道：“难道这人还没死？”穆人清道：“此人行事向来神出鬼没，咱们在江湖中这些年，只听到他的名头，果然说得上是威名远震，却从来没见过他面。听人说他已死了，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死的。”木桑叹道：“这人行事也真古怪，有时穷凶极恶，有时却又行侠仗义，是好是坏，教人捉摸不定。我几次想要找他，都没能找到。”穆人清道：“咱们别瞎猜啦，明儿到山洞去瞧瞧。”

次日一早，穆人清、木桑、袁承志、哑巴四人带了绳索兵刃，爬上峭壁之顶。木桑道：“我下去。”穆人清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将绳索缚在他腰里，与哑巴两人紧紧拉住，慢慢将他缒下去。

木桑一手持着精钢棋盘，一手扣了三枚棋子，溜到洞口，向下一望只见脚下雾气一团团的随风飘过，却不看见地，虽然他轻功卓绝，绝峰险岭，于他便如平地，这时却也不由得心惊，转头向洞里张望，黑沉沉的看不清楚，只觉得洞穴很深。洞口甚小，那是钻不进去的，于是用布包住了手，轻轻到洞里一探，碰到几枚尖利之物，插在洞口，一摸之下就知

是金蛇锥，轻轻拔了出来，一共拔了十四枚，就没有了。再伸手进去，直到面颊抵住洞口，也再摸不到甚么，纵声叫道：“拉我上来。”

穆人清缓缓收索，拉了上来，拉到离崖顶二丈多时，木桑右脚在峭壁上一点，窜了上来，棋盘上托了一大把金蛇锥，笑道：“老穆，咱哥儿们发财啦，这么多金子。”

穆人清脸色却甚是沉重。双眉微蹙，说道：“这怪人将这些东西放在这里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洞里还有甚么？待我下去瞧瞧。”木桑道：“你下去也是白饶，洞口太小，钻不进去。”穆人清满腹心事，低头不语。

袁承志忽道：“师伯，我成吗？”木桑喜道：“你也许成，但这样高，你敢下去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敢，师父，我下去好不好？”

穆人清寻思：“这个江湖异人把他的防身至宝放在此地，必有用意，便在我居处之侧，岂可不探查明白？但只怕洞内有险，让这孩子孤身犯难，倒令人担心。”说道：“只怕洞里有危险呢。”袁承志忙道：“师父，我小心着就是啦。”

穆人清见他神色兴奋，跃跃欲试，就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点一个火把，伸进洞去，倘若火熄，千万不可进去。”

袁承志答应了，右手执剑，左手拿着火把，缒绳下去。他遵照师父的吩咐，用火把先探进洞里。小乖弄破洞外泥封，山顶风劲，吹了一晚，已把洞中秽气吹尽，火把并不熄灭。

于是他慢慢爬了进去，见是一条狭窄的天生甬道，其实是山腹内的一条裂缝，爬了十多丈远，甬道渐高，再前进丈

余，已可站直。他挺一挺腰，向前走去，甬道忽然转弯，他不敢大意。右手长剑当胸，走了两三丈远，前面豁然空阔，出现一个洞穴，便如是座石室。

举起火把一照，登时吃了一惊，只见对面石壁上斜倚着一副骷髅骨，身上衣服已烂了七八成，那骷髅骨宛然尚可见到是个人形。

他见到这副情形，一颗心蹦蹦乱跳，见石室中别无其他可怖事物，于是举火把仔细照看。骷髅前面横七竖八的放着十几把金蛇锥，石壁上有几百幅用利器刻成的简陋人形，每个人形均不相同，举手踢足，似在练武。他挨次看去，密密层层都是图形，心下不解，不知刻在这里有甚么用意。

图形尽处，石壁上出现了几行字，也是以利器所刻，凑过去一看，见刻的是十六个字：“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门来，遇祸莫怨。”这十六字之旁，有个剑柄凸出在石壁之上，似是一把剑插入了石壁，直至剑柄。

他好奇心起，握住剑柄向外一拔，却是纹丝不动，竟似铸在石里一般。

正想再看，听得洞口隐隐似有呼唤之声，忙奔出去，转了弯走到甬道口，听得木桑在叫自己名字，忙高声答应，爬了出去。

原来木桑和穆人清在山顶见绳子越扯越长，等了很久不见出来，心中焦急，木桑也缒下去察看。他爬不进去，只得在洞口叫喊。

袁承志爬了出来，对木桑道：“洞里有许多古怪东西。”扯动绳子，上面穆人清和哑巴忙把两人拉上去。袁承志定了定

神，才将洞中的情形说了出来。

穆人清道：“那骷髅定是金蛇郎君夏雪宜了。想不到一代怪杰，毕命于此。”木桑道：“他留的这十六字是甚么意思？”穆人清沉吟道：“看样子似乎他在洞中埋藏了甚么宝物。石壁上所刻图形，当是他的武功了。这十六字留言颇为诡奇，似说谁得到他的遗赠，就得算他门人，而且说不定会有祸患。”木桑道：“按字义推详，该当如此，只不知这怪人还有甚么奇特花样。”

穆人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也不贪图他的甚么重宝秘术。承志，明儿你再进去，把这位前辈的遗骨葬了，点了香烛在他灵前叩拜一番，也对得起他了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次日清晨，袁承志拿了一把锄头，和哑巴两人爬上了峭壁。这次穆人清和木桑知道洞里不会有危险，没再和他们同去。

袁承志心想埋葬骸骨，费时不少，特地带了三个火把，爬进洞后，用锄头在地下挖了个小洞，插入火把，用泥土护住，转身瞧那骷髅。

心想：听师父说，这人生前是一位怪侠，不知何以落得命丧荒山，死在这隐秘的洞穴之中，骸骨无人殓埋，心下惻然，在骷髅面前跪下，叩了几个头，暗暗祝告：“弟子袁承志无意中得见遗体，今日给前辈落葬，你在地下长眠安息吧！”祷祝方罢，一阵冷风飕飕的刮进洞来，只觉寒气逼人，不禁毛骨悚然。

他不敢在洞中多耽，便用锄头在地下挖掘，心想地下都是坚硬的岩石，倘若挖不下去，只有把白骨捡到洞外去埋葬了。

哪知一锄下去，地面应锄而开，竟然甚是松软，忙加劲挖掘，挖了一会，忽然叮的一声，锄头碰到一件铁器。移近火把一看，见底下有块铁板，再用锄头挖了几下，拨开旁边泥土，原来竟是一只两尺见方的大铁盒。

他把铁盒捧了出来，见那盒子高约一尺，然而入手轻飘飘地，似乎盒里并没藏着甚么东西。打开盒盖，那盒子竟浅得出奇，离底仅只一寸，他心下奇怪，一只尺来高的盒子，怎地盒里却这般浅？料得必有夹层。

盒中有个信封，封皮上写着八字：“得我盒者，开启此柬。”拆开信封，里面有张白笺，年深日久，纸笺早已变黄。笺上写道：“盒中之物，留赠有缘。惟得盒者，务须先葬我骸骨，方可启盒，要紧要紧。”信封中又有两个小封套，一个封套上写着“启盒之法”，一个封套上写着“葬我骸骨之法”。

袁承志举起盒子一摇，里面果然有物，心想：“师父怜你暴骨荒山，才命我给你收葬，又不是贪得你的物事。”

于是拆开写着“葬我骸骨之法”的封套，见里面又有白笺，写道：“君如诚心葬我骸骨，请在坑中再向下挖掘三尺，然后埋葬，使我深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害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好人做到底，索性照你的吩咐做吧。”于是又向地下挖掘，这次泥土较坚，时时出现山石，挖掘远为费力。

他此时武功颇有根底，但也累出了一身大汗，堪堪又将挖了三尺，忽然叮的一声，锄头又碰到一物，拨开泥土，果然又是一只铁盒，不过这只盒子小得多，只一尺见方，暗想：“这位怪侠当真古怪，不知这盒中又有甚么东西。”打开盒盖

看时，只惊得一身冷汗。

原来盒中一张笺上写道：“君是忠厚仁者，葬我骸骨，当酬以重宝秘术。大铁盒开启时有毒箭射出，愈中书谱地图均假，上有剧毒，以惩贪欲恶徒。真者在此小铁盒内。”

袁承志不敢多看，将两只铁盒放在一旁，把金蛇郎君的骸骨依次搬入穴中，盖上泥土，点上了香烛，拜了几拜，捧了铁盒，回身走出。

火光照耀下见洞口是用石块砌成，想是金蛇郎君当日进洞之后，再用岩石封住。否则的话，从这具骷髅看来，他身材高大，又怎进得洞来？只是时日已久，洞外土积藤攀，又生满了青苔，却看不出来，只道洞口是天生这么细小的。袁承志挖开石块，开大洞口，以备师父与木桑道人进来查看。出洞后哑巴将他拉上。他拿了两只铁盒，去见师父。

穆人清与木桑正在弈棋，见他过来，便停弈不下。袁承志把经过一说，两人看了几封书柬，都是暗暗心惊，又把大铁盒中写着“启盒之法”的封套拆开，里面一张纸写道：“铁盒左右，各有机括，双手捧盒同时力掀，铁盒即开。”

木桑向穆人清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承志这条小命，今日险些送在山洞之中，要是他稍有贪心，不先埋葬骸骨而即去开启盒子，只怕难逃毒箭。”

叫哑巴搬了一只大木桶来，在木桶靠底处开了两个孔，将铁盒扫开了盖放在桶内，再用木板盖住桶口，然后用两根小棒从孔中伸进桶内，与袁承志各持一根小棒，同时用力一抵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想是铁盒第二层盖子开了，接着嗤嗤东东之声不绝，木桶微微摇晃。

袁承志听箭声已止，正要揭板看时，木桑一把拉住，喝道：“等一会！”话声未绝，果然又是嗤嗤数声。

隔了良久再无声息。木桑揭开木板。果然板上桶内钉了数十支短箭，或斜飞，或直射，方向各不相同，支支深入木内。木桑拿了一把钳子，轻轻拔了下来，放在一边，不敢用手去碰，叹道：“这人实在也太工心计了，惟恐一次射出。给人避过，将毒箭分作两次射。”

穆人清摇摇头道：“若是好奇心起，先去瞧瞧铁盒中有何物事，也是人情之常，未必就不葬他的骸骨。再说，就算不葬他的骸骨，也不至于就该死了。此人用心深刻，实非端士。承志本来小孩心性，这次竟忍得住手，不先开盒子来张上一张，可说天幸。”

从木桶中取出铁盒，见盒子第二层盖下钢丝纠结，都是放射毒箭的弹簧机括。木桑钳去钢丝，下面是一本书，上写《金蛇秘笈》四字，用钳子揭开数页，见写满密密小字，又有许多图画。有的是地图，有的是武术姿势，更有些兵刃机关的图样。

再打开小铁盒时，里面也有一本书，形状大小，字体装订，无不相同，略加对照，便见两书内容却是大异。

穆人清道：“此人为了对付不肯葬他骸骨之人，不惜花费诺大功夫，造这样一本伪书，安置这许多毒箭。其实人都死了，别人对你是好是坏，又何苦如此斤斤计较？”木桑道：“这人就是因为想不开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这伪书与铁盒，却多半是早就造好了，要用来对付敌人的。临死之时，料来也无暇再干这些害人勾当。”

穆人清点头叹息，命袁承志把两只铁盒收了，说道：“此人行行为乖僻，他的书观之无益。那本伪书上更有剧毒，碰也碰不得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此后练武弈棋，忽忽数年，木桑已把轻功和暗器的要诀倾囊以授。

袁承志棋艺日进，木桑和他下棋，反要饶上二子，而袁承志故意相让之迹，越来越难遮掩。木桑兴味索然，自觉这“千变万劫棋国手”的七字外号，早已居之有愧，明明觉得袁承志的棋艺也是平平，可是自己不知怎的，却偏偏下他不过，只怕自己的棋艺并不如何高明，也是有的，但说自己棋艺不高，却又决无是理。这一日大败之余，推枰而起，竟飘然下山去了。

这时已是崇祯十六年，袁承志也已二十岁了。

这十年之间，袁承志所练华山本门的拳剑内功，与日俱深，天下事却已千变万化，眼下更是如沸如羹，百姓正遭逢无穷无尽的劫难。

这些时日中，连年水灾、旱灾、蝗灾相继不断，百姓饥寒交迫，流离遍道，甚至以人为食。朝廷却反而加紧搜括，增收田赋、加派辽饷、练饷，名目不一而足，秦晋豫楚各地，群雄蜂起。崇祯八年正月，造反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河南荥阳，李自成声势大振，次年即称“闯王”，攻城掠地，连败官军。

其间穆人清仍时时下山，回山后也和袁承志说起民生疾苦，勉他艺成之后，务当尽一己之力，扶难解困，又说所以要勤练武功，主旨正是在此。袁承志每次均肃然奉命。

袁承志兼修两派上乘武功，已是武林中罕有的人物。不过十年来他一步没有下山，江湖上自不知华山派已出了这样一位少年高手。

这天正是初春，袁承志正在练武，哑巴从屋内出来，向他做做手势。袁承志知是师父召唤，走进屋内，见师父身旁站着两名大汉。这华山绝顶之上除木桑之外，从没来过外客，他见了两人，很感诧异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位是王大哥，这位是高大哥，你过来见见。”袁承志见是师父朋友，过去拜倒，口称：“王师叔，高师叔。”那两人忙即跪下，连称：“不敢，袁师叔请起。”袁承志听他们反叫自己师叔，甚是奇怪。

穆人清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大家起来。”袁承志站起身来，见两人都是庄稼人打扮，神情却是英武矫挺。

穆人清对袁承志笑道：“你从来没跟我下山，也不知道自己辈份多大，别客气过头啦！你们谁也别叫谁师叔，大家按年纪兄弟相称吧。”原来这姓王与姓高的是师兄弟，他们的师父叫穆人清为师叔，但也不是真的有甚么师门之谊，只不过这么称呼、尊他为长辈而已。如此算来，两人还比袁承志小着一辈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两位大哥从山西奉闯王之命前来，要我去商量一件事。我明天就要下山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师父，这次我跟你去瞧瞧崔叔叔。”他在山上实在闷得腻了，好几次想跟师父下山，都没有得到准许，这次又求。

穆人清微微一笑。王高二人知道他们师徒有话要商量，告

退了出去。

穆人清道：“眼前义军声势大张，秦晋两省转眼可得，这也正是你报父仇的良机。你曾几次求我带你去行刺崇祯皇帝，我始终没准许，你可知是甚么原因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定是弟子的功夫没学好。”穆人清道：“这固然是原因，但另有更重要的关键。你坐下听我说。”袁承志依言坐下。

穆人清道：“这几年来，关外军情紧急，满洲人野心叵测，千方百计想入寇关内。崇祯这人虽然疑心重，做事三心两意，但以抗御满清而言，比之前朝万历、天启那些昏君，总算还是竭力以赴的。要是你为了私仇，进宫把他刺死，继位的太子年幼，权柄落在宦官奸臣手里，只怕咱们汉人的江山马上就得断送，你岂非成了天下罪人？你父亲终身以抵御清兵、平定辽东为己志，他在天之灵知道了，一定也要怒你的不忠不孝吧？”袁承志听师父一言提醒，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穆人清道：“国家事大，私仇事小。我不许你去行刺复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现下局面不同了，闯王节节胜利，一两年内，便可进取北京。闯王英明神武，那时由他来主持大局，哪里还怕辽东满洲人入寇？”袁承志听得血脉贲张，兴奋异常。

穆人清道：“眼下你武功已经颇有根底，虽然武学永无止境，但我所知所能，已尽数传你，以后就全凭你自己用功。明天我下山去，要跟高王二人去办几件事，你的混元功尚差了最后一关，少则十日，多则一月，才能圆熟如意，融会贯通。下山奔波，诸事分心，练功没山上安静。待得混元一气游走全身，更无丝毫窒滞，你再下山，到闯王军中来找我吧。一路之上，如见到不平之事，便须伸手。行侠仗义，乃我辈份

所当为，纵是万分艰难危险，也不可袖手不理。”

袁承志答应了，听师父准许他下山，甚是欢喜。

穆人清平时早已把本门的门规，以及江湖上诸般禁忌规矩、帮会邪正、门派渊源、武功家数都说了给他听，这时又择要一提，最后说道：“你为人谨慎正直，我是放心得过的。只是你血气方刚，于‘色’字一关可要加意小心。多少大英雄大豪杰只因在这事上失了足，弄得身败名裂。你可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。”袁承志凛然受教。

次日天亮，袁承志起身后，就如平时一般，帮哑巴烧水做饭，等一切弄好再到师父房里请安，却见穆人清和两位客人早已走了。

袁承志望着师父的空床出了一会神，想到不久就可下山，打手势告诉了哑巴。哑巴愀然不乐，转身走出。

袁承志和他相处十余年，早已亲如兄弟，知他不舍得与自己分离，心下也感怅惘。

忽忽过了七八天，袁承志照常练习武功，想到不久便要离去，对山上一草一木不由得加意爱惜起来。这天用过晚饭，坐在床上又练一遍混元功，但觉内息游走全身经脉，极是顺畅，心下甚喜。正要熄灯睡觉，哑巴走进房来，做手势说山中似乎来了生人。袁承志要奔出去察看，哑巴示意已前后查过，却未见踪迹。

袁承志不放心，带了两头猩猩山前山后查看，果没发现有何异状，也就回来睡了。

睡到半夜，忽听到外房中大威与小乖吱吱乱叫，袁承志翻身坐起，侧耳细听，忽然间一阵甜香扑鼻，暗叫：“不好！”

闭气纵出，哪知脚下陡然无力，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。那是他从所未有之事，正自大感惊讶，室门砰的一声被人踢开，一条黑影窜将出来，黑暗中刀风飒然，当头砍到。

袁承志只感到头脑发晕，站立不定，危急中强自支持，身子向左一偏，右手反击一掌。那人挥刀直劈下来，削他手臂。

袁承志猝遇强敌，不容对方有缓手机会，黑暗中听声辨形，欺进一步，左掌噗的一声，击在那人肩头，只是手臂酸软，使出来的还不到平时一成功力，饶是如此，那人还是单刀脱手，身不由主的直贯出去。外面一人伸手拉住，问道：“点子爪子硬？”

袁承志待要扑出追敌，突觉一阵迷糊，晕倒在地。

也不知隔了多少时候，方才醒来，只感浑身酸软，手足一动，一惊非同小可，原来全身已被绳子缚住。只见室中灯火辉煌，两个人正在翻箱倒箧的到处搜检。

他知遭人暗算，心中自责无用，师父下山没多天，就给人掩上山来擒住了，那还说甚么闯江湖报父仇。这时兀自头晕目眩，于是潜运内功，片刻间便即宁定。

当下假装昏倒未醒，眼睁一线偷看，只见一人身材瘦削，四十多岁年纪，面容干枯，另一个头顶光秃，身躯高大，瞧身形就是适才与自己交手之人。他想：“山上有甚么贵重东西，值得他们来抢？这里就只有师父留下给我做盘缠的五十两银子。但这二人绝非寻常盗贼，这秃子武功不弱，想那瘦子也自了得。若说是来找师父报仇，为甚么不杀我，却到处搜寻东西？”暗运功力，想崩断手上所缚绳索绳子。不料敌人知他武功精强，已在他双手之间插了一支空竹，只要一用力，竹

子先破，立发声响。袁承志微微一挣，便即发觉，于是停手不动，寻思脱身之计。

那秃子忽然高兴得大叫起来：“在这里啦！”从床底下捧出一个大铁盒来，正是金蛇郎君的遗物。瘦子脸露喜容，与秃子坐在桌边，打开铁盒，取出一本书来，见封面上写着《金蛇秘笈》四字。

秃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果然在这里，师哥，咱们这十八年功夫可没白费。”揭开秘笈，见书页上画着许多图形，写满小字，喜得晃头搔耳，乐不可支。

瘦子忽叫：“咦，那人要逃！”说着向袁承志一指。袁承志吃了一惊。秃子回过头来，那瘦子手腕翻处，波的一声，一柄匕首插进了秃子背脊，直没至柄，随即跃开数尺，拔出长剑，护住门面。

秃子惊愕异常，忽然惨笑，说道：“二十几个师兄弟寻访了十八年，今日我和你才得到这宝贝，你要独吞，竟对我下这毒……手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你……你当然连石梁派也叛了。可是要瞒过五位老爷子，只怕没这么容易，我……瞧你有甚么好下场……哈哈……”

静夜中听到这惨厉的笑声，袁承志全身寒毛直竖。

那秃子反手去拔背上匕首，却总是够不到，蓦地里长声惨呼，扑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，就不动了。

瘦子怕他没死，又过去在他背上刺了两剑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杀你，怕你不会杀我么？那又何必客气？”随即又在秃子的尸身上重重踢了一脚，说道：“你说我瞒不过那五个糟老头子？你瞧我的！”

他不知袁承志已醒，阴恻恻的笑了两声，弹去了蜡烛上的灯花，打开秘笈看了起来，他身子微微晃动，满脸喜色。他翻了几页，有几页粘住了揭不开来，伸食指在口中一舐，蘸了些唾液又去翻阅，这般翻了几张，袁承志突然想起，书本上附有剧毒，他如此翻阅，势必中毒，不由得“呀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那瘦子听到了，转过头来，见袁承志脸上尽是惊惶之色，便缓缓站起，从秃子背上拔出匕首，走上两步，说道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可是今日却不能饶你性命。”说着眼露凶光，举起匕首，狞笑两声，说道：“此时杀你，只怕你到了阴间也不知原因。老实跟你说，我是浙江衢州石梁派的张春九。我们石梁派和金蛇郎君是死对头，他奸淫了我们师妹，逃得不知去向。我们十多年来到处找他，哪知他的物事竟在你这小子手里。金蛇郎君在哪里？”说着向窗外一望，不由自主的脸露畏惧，似乎怕金蛇郎君突然出现。

袁承志若是稍有江湖经历，自会出言恐吓，纵不能将他惊走，也可使他心有顾忌，不敢随便加害自己，但此时六神无主，哪想得到骗人？只道：“金蛇郎君早已死了，他……他的尸骨也是我葬的。”张春九大喜，又问一句：“金蛇郎君果然死了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张春九喝问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张春九满脸狰狞之色，恶狠狠的道：“你这小子住在华山之上，决非好人，料来跟金蛇郎君蛇鼠一窝，杀了你也不冤。你做了鬼要报仇，到衢州来找我张春九吧。哈哈，不过我今后衢州也永不回去了，只怕你变了鬼也找我不到……哈哈

……”笑声未毕，突然打了个踉跄。

袁承志知道危机迫在目前，全身力道都运到了双臂之上，猛喝一声，绳索登时迸断，挥掌正要打出，张春九忽然仰天便倒。

袁承志怕他有诈，手持断绳，在面前挥了两下，呼呼生风。却见他双脚一登，便不动了，眼中、鼻中、耳中、口中，都流出黑血来，才知他已中毒而死，俯身解开自己脚下绳索，奔到外室，见哑巴也已被缚，双目圆睁，动弹不得，忙给他解了缚。又见大威与小乖昏倒在地，心中一惊，去端了一盆冷水从头上淋将下去，两头猩猩渐渐苏醒。

袁承志打手势把经过情形告诉哑巴。等天明后，两人把两具死尸抬到后山。袁承志想这大铁盒是害人之物，便投在坑里，与两具死尸一起埋葬，想起夜来情事，不由得暗暗心惊：“这二人所以绑住我与哑巴，不即一刀杀死，自是为了预备拷问金蛇郎君的下落。若非他们另有图谋，这时葬在这坑中的，却是我与哑巴的尸首了。”

第四回 矫矫金蛇剑 翩翩美少年

袁承志在十三岁上无意中发现铁盒，这些年来早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，眼看这张春九与秃子的神情，《金蛇秘笈》中定是藏有重大秘密，否则他们不会连续找上十八年之久，找到之后，又如此你抢我夺的性命相搏。“到底秘笈中写着甚么？”此念一动，再也不能克制，于是在床底角落中把那只尘封蛛结的小铁盒找了出来。这只盒子小得多，张春九和秃头一时没发见。两人一见到大铁盒中的假秘笈，便欣喜若狂，再也不去找寻别物了。

袁承志打开铁盒，取出真本《金蛇秘笈》放在桌上。翻开阅读，前面是些练功秘诀以及打暗器的心法，与他师父及木桑道人所授大同小异，约略看去，秘笈中所载，颇有不及自己所学的，但手法之阴毒狠辣，却远有过之。心想，这次险些中了敌人的卑鄙诡计，日后在江湖上行走，难保不再遇到阴恶的对手，这些人的手法自己虽然不屑使用，但知己知彼，为了克敌护身，却不可不知，于是对秘笈中所述心法细加参研。

一路读将下去，不由得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世上原来竟有这种种害人的毒法，当真是匪夷所思，相较之下，张春九

和那秃子用闷药迷人，可说是毫不足道了。

读到第三日上，见秘笈所载武功已与自己过去所学全然不同，不但与华山派武功无丝毫共通之处，而且从来不曾听师父说起过，那也并非仅是别有蹊径而已，直是异想天开，往往与武学要旨背道而驰，却也自具克敌制胜之妙。他一艺通百艺通，武学上既已有颇深造诣，再学旁门自是一点即会。秘笈中所载武功奇想怪着，纷至叠来，一学之下，再也不能自休，当下不由自主的照着秘笈一路练将下去。

练到二十余日后却遇上了难关，秘笈中要法关窍，记载详明，但根基所在的姿势却无图形，诀要甚是简略，不知招式，只得略过不练。

再翻下去是一套“金蛇剑法”，心想：此剑法以“金蛇”为名，金蛇郎君定是十分重视，必有独到之处。照式练去，初时还不觉甚么，到后来转折起伏，刺打劈削之间，甚是不顾，有些招式更是绝无用处，连试几次总感不对，突然想起，金蛇郎君埋骨的洞中壁上有许多图形，莫非与此有关？

一想到这事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招了哑巴，带了绳索火把，又去洞中。这时他身材已经高大，幸而当年曾将洞口拆大，于是钻进洞内，举起火把往壁上照去，对图形一加琢磨，果是秘笈中要诀的图解。他心下大喜，照图试练，暗暗默记，花了几个时辰，将图形尽数记熟了，在金蛇郎君墓前又拜了两拜，谢他遗书教授武功。

正要走出，一瞥间见到洞壁上的那个剑柄，当日年幼力弱，未能拔出，此时紧紧握住剑柄，潜运内力，嗤的一声响，拔了出来，剑柄下果然连有剑身。

突然之间，全身凉飕飕地只感寒气逼人，只见那剑形状甚是奇特，与先前所见的金蛇锥依稀相似，整柄剑就如是一条蛇盘曲而成，蛇尾勾成剑柄，蛇头则是剑尖，蛇舌伸出分叉，是以剑尖竟有两叉。那剑金光灿烂，握在手中甚是沉重，看来竟是黄金混和其他五金所铸，剑身上一道血痕，发出碧油油的暗光，极是诡异。

观看良久，心中隐生惧意，寻思金蛇郎君武功如此高强，当年手持此剑横行江湖，剑刃不知已饮了多少人血。这一道碧绿的血痕，不知是何人身上的鲜血所化？是仁人义士，还是大奸大恶？又还是千百人的颈血所凝聚？

持剑微一舞动，登时明白了“金蛇剑法”的怪异之处，原来剑尖两叉既可攒刺，亦可勾锁敌人兵刃，倒拖斜戳，皆可伤敌，比之寻常长剑增添了不少用法，先前觉得“金蛇剑法”中颇多招式甚不可解，原来用在这柄特异的金蛇剑上，尽成厉害招术。

舞到酣处，无意中一剑削向洞壁，一块岩石应手而落，这金蛇剑竟是锋锐绝伦。他又惊又喜，转念又想：“金蛇郎君并未留言赠我此剑，我见此宝剑，便欲据为己有，未免贪心，还是让它在此伴着旧主吧。”提起剑来，奋力向石壁上插了下去。这一插使尽了全力，剑虽锋锐，但剑身终究尚有尺许露在石外，未能及柄而止。剑刃微微摇晃，剑上碧绿的血痕映着火光，似一条活蛇不住扭动身子，拼命想钻入石壁。

再看石壁上那“重宝秘术，付与有缘，入我门来，遇祸莫怨”那十六个字，不由得怔怔的出了神，心想这位金蛇前辈不知相貌如何？不知生平做过多少惊世骇俗的奇事？到头

来又何以会死在这山洞之中？

他金蛇剑这么一插，自知此时修为，比之这位怪侠尚颇有不及，对《金蛇秘笈》中所载的武功，更增向往，而不知不觉间，心中对这位怪侠又多了几分亲近之意。出得洞来，又花了二十多天功夫，将秘笈中所录的武功尽数学会了，其中发金蛇锥的手法尤为奇妙，与木桑道人的暗器心法可说各有千秋。

读到最后三页，只见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口诀，参照前面所载，有些地方变化精奥，颇增妙悟，但一大半却全不可解。埋头细读这三页口诀，苦思了两天，总觉其中矛盾百出，必定另有关键，但把一本秘笈翻来覆去的细看，所有功诀法门实已全部熟读领会，更无遗漏。他重入山洞，细看壁上图形，仍是难以索解。

这天晚上，他因参究不出其中道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始终睡不安稳，只见窗外一轮明月射进室来，照得满地银光，忽想：“我混元功早已练成，为了这部金蛇秘笈，却在山上多耽了两个月功夫，只怕师父久等不至，为我担心。师父曾说金蛇郎君为人怪僻，他的书观之无益。我一时好奇心起，学了书上武功，师父说不定会大不高兴。我又何必苦思焦虑，去探索这旁门功夫中的不解之处？”

但他武学修为既到如此境界，见到高深的武功秘奥而竟不探索到底，实所难能，心想：“眼不见为净，我一把火将它烧了便是。”主意已定，下炕来点亮油灯，拿起秘笈放在灯上焚烧。但烧了良久，那书的封面只薰得一片乌黑，竟是不能着火。

他心中大奇，用力拉扯，那书居然纹丝不动。他此时混元功已成，双手具极强内家劲力，这一扯力道非同小可，就是铁片也要拉长，不料想这书居然不损，情知必有古怪，细加审视，原来封面是以乌金丝和不知甚么细线织成，共有两层。他拿小刀割断钉书的丝线，拆下封面，再把秘笈在火上焚烧，这一下登时火光熊熊，把金蛇郎君平生绝学烧成了灰烬。

再看那书封面，夹层之中似乎另有别物，细心挑开两层之间连系的金丝，果然中间藏有两张纸笺。

一张纸上写着：“重宝之图”四字，旁边画了一幅地图，又有许多记号。图后写着两行字：“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，寻访女子温仪，赠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心想：“这话口气好大！”只见笺末又有两行小字：“此时纵聚天下珍宝，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？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，悔甚恨甚！”凝思半晌，不明其意。

另一张纸笺上写的，却密密的都是武功诀要，与秘笈中不解之处一加参照，登时豁然贯通，果然妙用无穷。

他眼望天上明月，《金蛇秘笈》中种种武功秘奥，有如一道澄澈的小溪，缓缓在心中流过，清可见底，更先半分渣滓，直到红日满窗，这才醒觉。只是这些武功似乎过份繁复，花巧太多，想来那是金蛇郎君的天性使然，喜在平易处弄得峰回路转，使人眼花撩乱。

经此一晚苦思，不但通解了金蛇郎君的遗法，而对师父及木桑道人所授诸般上乘武功，也有更深一层体会。

他望着两页白笺，一堆灰烬，呆呆出神，暗叹金蛇郎君

工于心计，一至于斯，故意在秘笈中留下令人不解之处，诱使得到秘笈之人刻意探索，终于找到藏宝地图。如果秘笈落入庸人之手，不去钻研武功的精微，那么多半也不会发现地图。他把两张纸笺仍然夹在两片封面之间，再去山洞取出金蛇剑来，练熟了剑法，才将金蛇剑插还原处。

又过两日，袁承志收拾行装，与哑巴告别。他在山上住了十年，忽然离去，心下难过。大威与小乖颇通灵性，拉住了吱吱乱叫，不放他走。袁承志更是难分难舍。哑巴带了两头猩猩直送到山下，这才洒泪而别。

袁承志艺成下山，所闻所见，俱觉新奇，只见一路行来，见百姓人人衣服褴褛，饿得面黄饥瘦。行出百余里后，见数十名百姓在山间挖掘树根而食。他身边有些师父留下的银两，却也无处可买食物，只得施展武功，捕捉鸟兽为食。又行数十里，只见倒毙的饥民不绝于途，甚感凄惻。

行了数日，将到山西境内，竟见饥民在煮了饿死的死尸来吃，他不敢多看，疾行而过。

这一日来到一处市镇，只见饥民大集，齐声高唱，唱的是：

“吃他娘，穿他娘，开了大门迎闯王。闯王来时不纳粮。”

“朝求升，幕求合，近来贫汉难求活。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家都欢悦。”

一名军官带了十多名兵卒，大声吆喝：“你们唱这种造反的歌儿，不怕杀头吗？”挥动鞭子，向众百姓乱打。

众饥民叫道：“闯王不来，大家都是饿死，我们正是要造

反！”一拥而上，抓住了官兵，有的打，有的咬，登时将十多名官兵活活打死了。

袁承志见了这等情景，心想：“无怪闯王声势日盛。百姓饥不得食，也只好杀官造反了。”向一名饥民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可知闯王是在哪里，我想前去相投。”那饥民说道：“听说闯王大军眼下在襄陵、闻喜一带，不久就要过来。我们大伙也正要去投军呢。”袁承志又问：“刚才听得大家唱的歌儿甚好，此外还有没有？”那饥民道：“还有好多呢。那都是闯王部下的李公子所作。”于是又唱了几首，歌意都是劝人杀官造反，迎接闯王。袁承志沿途打听，在黄河边上遇到了小部闯军。带兵的首领听说是来找闯王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派人陪他到李自成军中。

闯王听得是神剑仙猿穆人清的弟子到来，虽在军务倥偬之际，仍然亲自接见。袁承志见他气度威猛，神色和蔼，甚是敬佩。闯王说他师父去了江南，想是穆人清在言语中对自己这爱徒颇为奖许，是以闯王对他甚加器重，言下颇有招揽之意。

袁承志听得师父不在，登时忽忽不乐，再问起崔秋山，则是和穆人清同到江南苏杭一带筹措军饷去了。袁承志说要去寻师，禀明师父之后，再来效力。闯王也不勉强，命制将军李岩接待，又送了五十两银子作路费。袁承志谢过受了。

那李岩虽是闯军中带兵的将官，但身穿书生服色，谈吐儒雅。原来他是前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，本是举人，因赈济灾民，得罪了县官和富室，被诬陷入狱。有一位女侠仰慕他为人，率领灾民攻破牢狱，救了他出来。那女侠爱穿红衣，众

人叫她为红娘子。李岩实逼处此，已非造反不可，便和红娘子结成夫妇，投入闯王军中，献议均田免赋，善待百姓。闯王言听计从，极为重用。闯军本为饥民、叛卒所聚，造反只不过为求一饱，原无大志，所到之处，不免劫掠，因之人心不附，东西流窜，时胜时败，始终难成气候。自得李岩归附，李自成整顿军纪，严禁滥杀奸淫，登时军势大振。

李岩治军严整，又编了许多歌儿，令人教小儿传唱，四处流播。百姓正自饥不得食，官府又来拷打逼粮，一听说“闯王来时不纳粮”，自是人人拥戴。因此闯军未到，有些城池已不攻自破。

李岩对袁崇焕向来敬仰，听说袁督师的公子到来，相待尽礼，接入营中，请夫人红娘子出见。那红娘子英风爽朗，豪迈不让须眉。三人言谈投机，当真是一见如故。袁承志除武功一门之外，见识甚浅。李岩和红娘子跟他纵谈天下大势，袁承志当真茅塞顿开。在李岩营中留了三日，直至闯军要拔营北上，这才依依作别。

袁承志初出茅庐，对李岩的风仪为人，暗生模仿之心，过得潼关，便去买了一套书生衣巾，学着也作书生打扮，径来江南寻访师父。

江南地方富庶，虽然官吏一般的贪污虐民，但众百姓尚堪温饱，比之秦晋饥民的苦况，却是如在天堂了。

这日来到赣东玉山，吃过饭后，到码头去搭船东行，见江边停了一艘大船，相问之下，说是上饶一个富商包了到浙江金华去办货的，袁承志便求附载。船老大贪着多得几个船

钱，和包船的富商龙德邻商量。龙德邻见他是个儒生，也就允了。

船老大正要拔篙开航，忽然码头上匆匆奔来一个少年，叫道：“船老大，我有急事要去衢州，请你行个方便，多搭我一人。”

袁承志听这人声音清脆悦耳，抬头看时，不禁一呆，心想：“世上竟有如此美貌少年？”这人十八九岁年纪，穿一件石青色长衫，头顶青巾上镶着块白玉，衣履精雅，背负包裹，皮色白腻，一张脸白里透红，俊秀异常。龙德邻也见这少年服饰华贵，人才出众，心生好感，命船老大放下跳板，把他接上船来。

那青衫少年一踏上船，那船便微微一沉，袁承志心下暗奇，瞧他身形瘦弱，不过百斤上下，但这船一沉之势，却似有两百多斤重物压上一般，他背上包裹不大，怎会如此沉重？那少年上船之后，船就开了。

那青衫少年走进中舱，与龙德邻、袁承志见礼，自称姓温名青，因得知母亲病重，是以赶着回去探望，他见了龙德邻不以为意，一双秀目，却不住向袁承志打量，问道：“听袁兄口音，好似不是本地人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原籍广东，从小在陕西居住，江南还是生平第一次来。”温青问道：“袁兄去浙江有何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去探访一个朋友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忽然两艘小船运棹如飞，从坐船两旁抢了过去。温青眼睛盯着小船，直望着两船转了一个弯，被前面的山崖挡住，这才不看。

吃中饭时，龙德邻很是好客，邀请两人同吃。袁承志一

餐要吃三人碗，鸡鱼蔬菜都吃了不少，温青却只吃一碗，甚是秀气文雅。

刚吃过饭，只听得水声响动，又是两艘小船抢过船旁。一艘小船船头站着一名大汉，望着大船狠狠的瞪了几眼。温青秀眉一竖，满脸怒色。袁承志心感奇怪：“他为甚么见了这两艘小船生气？”温青似乎察觉到了，微微一笑，脸色登转柔和，接过船伙泡上来的一杯茶，啜了一口，似嫌茶叶粗涩，皱了眉头，把茶杯放在桌上。

到了傍晚，船在一个市镇边停泊了。袁承志想上岸游览，龙德邻不肯离开货物，邀温青时，他嘴唇一扁，神态轻蔑，说道：“这种荒野地方，有甚么可玩的？”似是讥他没见过世面。袁承志觉这少年骄气迫人，却也不以为忤。他见江南山温水软，景色秀丽，与华山的雄奇险峻全然不同，一路上从不肯错过了游览的机缘，当下上岸四下闲逛，喝了几杯酒，买了几斤枇杷回船，想请龙德邻和温青吃时，见两人都已睡了，便也解衣就寝。

睡到中夜，睡梦中忽听远处隐隐有唢呐之声，袁承志登时醒转，想起师父所说江湖上的种种变故情状，料知有事，悄悄在被中穿了衣服。

不久橹声急响，下游有船上来。只见温青突然坐起，原来他并未脱衣，又见他从被窝中取出一柄精光耀眼的长剑，跃到船头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心想：“莫非他是水盗派来卧底的，要打劫这姓龙的商人？这事教我遇上了，可不能不管。”穆人清离山之时，曾说世间方乱，道路不靖，带着长剑惹眼，不免多生

事端，因此他遵师父之嘱，随身只带了一柄匕首，那柄平日习练剑法的长剑留在华山，当下一摸身边匕首，坐起身来。只听得对面小船摇近，船头上一个粗暴的声音喝道：“姓温的，你讲不讲江湖义气？”温青叱道：“讲又怎样，不讲又怎样？”那人叫道：“我们辛辛苦苦的从九江一路跟踪下来，你倒好，半路里杀出来吃横梁子！”

这时龙德邻也已惊醒，探头张望，见四艘小船上火把点得晃亮，船头上站满了人，个个手执兵刃，登时吓得不住发抖。袁承志已听出其间过节，安慰他道：“莫怕，没你的事！”龙德邻道：“他……他们不是来抢我货物……货物的强人么？”

温青喝道：“天下的财天下人发得，难道这金子是你的？”那人道：“快把两千两金子拿出来，大家平分了。咱们双方各得一千两，就算便宜你。”温青叫道：“呸，你想么？”小船上两名大汉怒道：“沙大哥，何必跟这横蛮的东西多费口舌！他不要一千两金子，那么一个子儿也不给他。”手执兵刃，向大船上纵来。

龙德邻听他们喝骂，本已全身发抖，这时见小船上两人跳将过来，更是魂飞魄散，大叫道：“袁……袁相公，强人……强人来打劫……打劫啦。”袁承志将他拉到自己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别怕。”

只见温青身子一偏，左足飞起，扑通一声，左边一人踢下了江去，跟着右手长剑斩落。来人举刀一挡，哪知他长剑忽地斜转，避过了刀锋，顺势削落，只听得喀擦一声响，那人连肩带刀，都被削了下来，跌在船头，晕死了过去。温青冷笑一声，叫道：“沙老大，别让这些脓包来现世啦。”对面

那大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去抬老李回来。”小船上两人空手纵将过来，温青只是冷笑，并不理会，让两人将右膀被削之人抬了回去，不久跌在江中那人也湿淋淋的爬上小船。

沙老大叫道：“我们龙游帮和你石梁派素来河水不犯井水。我们当家的冲着你五祖面子，不来跟你为难，可别当我们是好惹的。”

袁承志听他提到石梁派，心中一凛：“那天到华山来的张春九，不是自称石梁派么？”

温青道：“你别向我卖好，打不过，想软求么？”沙老大怒道：“你到底按不按江湖上的规矩办事？”温青冷笑道：“我爱怎样就怎样，偏有这许多废话？”沙老大道：“咱们话说在先，我们龙游帮已尽到了礼数，跟你好说好话，只盼双方不伤了和气。你五祖可不能再说我们以多欺少，以大欺小。”袁承志听他口气，似乎对温青的一个甚么五祖很是忌惮。温青笑道：“凭你这点玩艺儿，就能欺得了我么？”

袁承志听双方越说越僵，知道定要动手，从两边言语中听来，似是龙游帮想劫一批黄金，却给温青中间杀出来挟手夺了去，龙游帮不服气，赶上来要分一半赃。温青上船时身子如此沉重，想来包裹中就藏着这二千两黄金了。心想两边都非正人，自己装作不会武功，只袖手旁观便是。

沙老大大声呼喝，手握一柄泼风大环刀，跃上船来，十多名大汉跟着纷纷跃过，站在他身后。沙老大一抱拳，说道：“你石梁派武功号称独步江南，今日姓沙的领教阁下高招！”温青哼了一声道：“是你一人和我打呢，还是你们大伙儿齐上？”沙老大怒道：“你也太瞧不起人啦！你船上还有甚么朋友请他

出来作个见证，别让江湖上朋友说姓沙的不要脸。”他掉头对着舱口，说道：“叫舱里的朋友出来吧！”两名大汉走进舱去，对袁承志和龙德邻道：“我们大哥要你们出去。”

龙德邻全身发抖，不敢作声。袁承志道：“他们要打架，只不过叫咱们作个见证，没甚么要紧。出去吧。”拉着他手，走上船头。

温青似乎等得不耐烦了，不让沙老大再交待甚么场面话，冷笑道：“你定要出丑，可莫怪我手辣，进招。”刷刷两剑，分刺对方左肩右膀。沙老大身材魁梧，身法却颇为灵动，泼风刀一招“铁牛顶颈”，反转刀背，向温青砸来，这一招既避来剑，又攻敌人，可是手下留情，只以刀背砸打。

温青叱道：“有甚么本事，一古脑儿的都抖出来吧，我可是不领你情。”口中说着，手上长剑连攻数招。

沙老大微一疏神，嗤的一声，肩头衣服被刺破了一片，肩头也割伤了一道口子，他叽哩咕噜的骂了几句，一柄泼风刀施展开来，狠砍狠杀，招招狠毒。温青剑走轻灵，盘旋来去，长剑青光闪烁，已把对方全身裹住。

袁承志看两人拆了数招，已知温青武功远在沙老大之上。沙老大刀沉力劲，看来倒是十分威猛，但刀法失之呆滞。温青以巧降力，时候稍长，沙老大额头见汗，呼吸渐粗，身法已不如初战时的矫捷。

刀光剑彩中只听得温青一声呼叱，沙老大腿上中剑。他脸色大变，纵出三步，右手一扬，三枚透骨钉打了过来。温青扬剑打飞两枚，另一枚侧身避过。他打飞的两枚透骨钉中，有一枚突向袁承志当胸飞去。

温青惊呼一声，心想这一次要错伤旁人。哪知袁承志伸出左手，只用两根手指，便轻轻巧巧的将那枚透骨钉拈住了。沙老大带来的大汉中多人手执火把，将船头照得明晃晃地有如白昼，温青瞧得清楚，不禁一怔：“这手功夫可俊得很哪！原来他武功着实了得。”

沙老大见温青注视着袁承志，面露惊愕之色，乘他不备，又是三枚透骨钉射了过去。

袁承志急叫：“温兄，留神！”

温青急忙转过头来，只见三枚透骨钉距身已不过三尺，若不是得他及时呼叫，至多躲得过一枚，下面两枚却万万躲避不开，急忙侧头让过了一枚，挥剑击飞了另外两枚，转身向袁承志点头示谢，挺起长剑，向沙老大直刺过去。

沙老大一击不中，早已有备，提起泼风刀一轮猛砍。温青恨他歹毒，出手尽是杀着。拆了数招，沙老大右膀中剑，呛啷啷一响，泼风刀跌落船板。温青抢上一步，挥剑将他右腿砍下。沙老大长声惨叫，晕了过去，他手下众人大惊，拥上相救。温青掌劈剑刺，登时打死了七八人。

袁承志看着不忍，说道：“温大哥，饶了他们吧！”温青毫不理会，继续刺杀，又伤了两人。余人见他凶悍，纷纷跳江逃命。温青顺手一剑，割下沙老大的首级，跟着两脚，把他首级和尸身都踢入江中。

袁承志心下不快，暗想你既已得胜，何必如此心狠手辣，转头看龙德邻时，他早已吓得全身瘫软，动弹不得。

跳入江中的龙游帮众纷纷爬上小船，摇动船橹，如飞般向下游逃去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他们要抢你财物，既没抢去，也就罢了，何苦多伤性命？”

温青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没见他刚才的卑鄙恶毒么？要是我落入他手里，只怕还有更惨的呢。你别以为救了我一次，就可随便教训人家，我才不理呢。”袁承志默然不语，心想这人实在不通情理。

温青拭干剑上血迹，还剑入鞘，向袁承志一揖，忽然甜甜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袁大哥，适才幸得你出声示警，叫我避开暗器，谢谢你啦。”

袁承志脸上一红，还了一揖，心下发窘，无言可答，只觉得这美少年有礼时温若处子，凶恶时狠如狼虎，不知到底是甚么性子。

温青叫船夫出来，吩咐洗净船头血迹，立即开船。船夫见了刚才的狠斗，哪敢违抗，提水洗了船板，拔锚扬帆，连夜开船。

温青又叫船夫取出龙德邻的酒菜，喧宾夺主，自与袁承志在船头赏月。他绝口不提刚才恶斗，也不谈论武功，喝了几杯酒，说道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哼，青天只怕也管他不着呢。明月几时爱出来，便出来，不爱出来便不出来。袁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袁承志听他忽然掉文，只得随口嗯了一声。他小时跟应松念了几年书，自从跟穆人清学武后，虽然晚间偶然翻阅一下书籍，但不当它正经功课，是以文字上甚是有限。

温青道：“袁兄，月白风高，如此良夜，咱们来联句，好不好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联句？甚么叫联句？我可不会。”温青一

笑不答，替袁承志斟了杯酒。忽见前面江上一叶小舟破浪而来，虽是逆水，但驶得甚快。温青脸色一变，冷笑数声，只管喝酒。

座船顺风顺水，冲向下游，转眼间两船驶近。温青掷下酒杯，突然飞身跃起，双脚在船篷上点了几点，落在后梢，从船老大手里抢过舵来，只一扳，座船船头向左偏斜，对准了小船直撞过去。小船忙要避让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两船已然相撞。

袁承志叫得一声：“啊哟！”已见小船上跃起三个人影，先后落在大船船头，身手均颇迅捷。这时小船一侧，翻了过去，船底向天。袁承志老远看出小船上原有五人，除这三人外，尚有两人，一个掌舵，一个打桨。这两人不及跃起，都落入水中，只叫得一声“救命”便沉落江底。这一带江面水急礁多，就算熟识水性，黑夜中跌入江心也是凶多吉少。

袁承志暗骂温青歹毒，无端端的又去伤人，等两人从水中冒上，当即伸手扯断帆索，咬在口中，双足在船舷上一撑，飞身落向江中，一手一个，抓住落水的两人头发，借着牙齿咬住帆索之力，在江面打了个圈子，提着两人回到座船，这一下既使上了“混元功”内劲，又用了木桑所授的轻身功夫。只听四人齐声喝采。一是温青，他已从船梢跃回船头，另外三个则是从小船跳上来的。

袁承志放下两人，月光下看那三人时，见一个是五十多岁的枯瘦老者，留了稀疏的胡子，一个是中年大汉，身材粗壮，另一个则是三十岁左右的妇人。

那老者阴恻恻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弟好俊身手，请教尊

姓大名，师承是哪一位？”

袁承志抱拳说道：“晚生姓袁，因见这两位落水，怕有危险，这才拉了起来，并非胆敢在前辈面前卖弄粗浅功夫，请勿见怪。”

那老者见他十分谦恭，颇出意料之外，只道他是怕了自己，冷笑一声，对温青道：“怪不得你这娃儿越来越大胆啦，原来有了这么硬的一个帮手。他是你的相好么？”

温青登时满脸通红，怒喝：“我尊称你一声长辈，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些！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看这些人神气，全都不是正人，我可莫卷入是非漩涡之中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在下与这位温兄也是萍水相逢，谈不上甚么交情。我奉劝各位，有事好好商量，不必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。”

那老者还未接口，温青狠狠瞪了袁承志一眼，怒道：“你要是害怕，那就上岸走你的吧！”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个人可真蛮不讲理。”当下默然不语。

那老者听了袁承志口气，知他不是温青帮手，喜道：“袁朋友既跟这姓温的没有瓜葛，那好极啦，等我们事了之后，我再和袁朋友详谈，咱们很可以交交。”言下颇有结纳之意。袁承志不便回答，作了一揖，退在温青身后。

那老者对温青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做事这等心狠手辣。沙老大打不过你，你赶了他走，也就罢了，干么要伤他性命？”

温青道：“我只一个人，你们这许多大汉子一拥而上，我不狠一些成么？还说人家呢？也不怕旁人笑你们大欺小，多欺少。有本事哪，就把人家的金子给拾下来。等我捡了，又

是阴魂不散的追着来要，想吃现成么？也不知道要不要脸呢？”他语音清脆，咕咕呱呱的一顿抢白，那老者给他说得哑口无言。

那妇人突然双眉竖起，骂道：“你这小娃儿，你温家大人把你宠得越来越没规矩啦。我要问问你爷爷去，是谁教你这般目无尊长？”温青道：“尊长也要有尊长的样儿，想摆摆空架子，来捡便宜，那可不成。”

那老者大怒，右手噗的一掌，击在船头桌上，桌面登时碎裂。温青道：“荣老爷子的功夫如何，我早就知道，左右也不过这点玩艺儿，又何必在小辈面前卖弄？你要显功夫，去显给我爷爷们看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你别抬出你那几个爷爷来压人。你爷爷便怎样？他们真有本事，也不会让女儿给人糟蹋，也不会有你这小杂种来现世啦！”温青惨然变色，伸手握住了剑柄，一只白玉般的手不住抖动，显是气恼已极。那大汉和妇人却大笑起来。

袁承志见温青脸颊上流下两道清泪，心中老大不忍，暗道：“他行事比我老练得多，怎么给人一激就哭了起来？这老头儿跟人吵嘴，怎地又去骂人家的父母？年纪一大把，却不分说道理，乱七八糟的，尽说些难听话来损人。”他本来决意两不相助，但眼见温青被人欺侮，却动了锄强扶弱之念。

那老者阴森森的道：“哭有甚么用？快把金子拿出来。我们自己也不贪，金子要拿去给沙老大的寡妇。再说，这位袁朋友也该分上一份。”袁承志忙摇手道：“我不要！”

温青气得身子发颤，哭道：“我偏偏不给。”

那大汉哼了一声，见大船虽已收帆，但仍顺水下流，举

起船头的大铁锚，在空中舞了一个圈，向岸上掷去。那铁锚连上铁链，不下两百多斤，他掷得这么远，力气确然非同小可。铁锚一落在岸上，大船登时停了。那大汉叫道：“你到底拿不拿出来？”

温青举起左袖，拭干了泪水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拿给你们。”奔进船舱，过了一会，双手捧着一个包裹出来，看模样甚是沉重。那大汉正要伸手去接，温青喝道：“呸，有这么容易！”手上使劲，那包裹直飞出去，扑通一声大响，落入江心，叫道：

“你们有种就把我杀了，要想得金子吗？别妄想啦！”那大汉气得哇哇大叫，拔刀向他砍来。

温青一掷出包裹，早已拔剑在手，刷刷两剑，还刺大汉。那老者叫道：“住手！”大汉回架来剑，跃开两步。

那老者向温青侧目斜视，冷笑道：“果然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乌龟原是王八种。有这样的老子，就生这样的小畜生。今日再让你这小辈在老夫面前放肆，我就不姓荣啦。”也不见他身子晃动，突然拔了起来，落在温青面前。温青挺剑刺去，那老者空手进招，运掌成风，攻势凌厉之极。温青虽有长剑在手，却被他逼得连连倒退。拆得十多招，温青右腕忽被他手指点中，长剑当啷落地。那老者脚尖一挑，把剑踢了起来，左手握住剑柄，右手搭定剑尖，双手里弯，拍的一声，剑身登时折断。温青吃了一惊。

老者喝道：“今日不在你身上留个记号，只怕你日后忘了老夫的厉害！”手持断剑，向他脸上划去。温青惊呼闪避，老者步步进逼，毫不放松，左手递出，剑尖青光闪烁，眼见便

要划到温青脸上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再不出手，他脸上非受重伤不可。”从囊中掏出一枚铜钱，向老者手中断剑上投去。

当的一声，老者只感手上一震，一枚暗器打在断剑之上，撞击之下，虎口一痛，断剑竟自脱手。温青本已吓得面色大变，这时喜极而呼，纵到袁承志身后，拉着他的手臂，似乎求他保护。

那老者姓荣名彩，是龙游帮的帮主，在浙南一带，除了石梁派五祖、吕七先生等寥寥数人，武功数他为高。他十指练就大力魔爪功，比寻常刀剑还更厉害。哪知竟被对方一枚小小暗器将手中兵刃打落，真是生平未遇之奇耻大辱，登时面红过耳，却又不禁暗暗心惊：“这小伙子的手劲怎地如此了得？”

那大汉和妇人也已看出袁承志武功惊人，心想反正金子已给丢入江中，今日有这硬手在这里，无论如何占不到便宜了，不如交待几句场面话，就此退走。那妇人叫道：“老爷子，咱们走吧，冲着这位袁朋友，今日就饶了这娃儿。”

温青叫道：“见人家本领好，就想走啦，你们龙游帮就会欺软怕硬，羞也不羞？”袁承志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人刚脱大难，随即如此尖酸刻薄，不给人留丝毫余地。那妇人给他说得神情狼狈，动武又不是，不理又不是，满脸怒容。

荣彩也感难以下台，强笑道：“这位老弟功夫真俊，今日相逢，也是有缘，咱俩来玩一趟拳脚如何？”他在大力鹰爪手上下过二十余年苦功，颇具自信，心想你这小子暗器功夫虽好，在拳脚上却决不能输了给你。

袁承志寻思：“如和这老者一动手，就算是助定了温青。这少年心胸狭隘，刁钻狡猾，为了一些金子便胡乱杀人。决不能是益友。何必为他而无谓与人结怨。”于是拱手说道：“晚辈初涉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一点微末小技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？”

荣彩微微一笑。心想：“这少年倒很会做人。”他乘此收篷，说道：“袁朋友太客气了！”狠狠瞪了温青一眼，说道：“终有一天，教你这娃儿知道老夫的厉害。”转头对那大汉与妇人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温青道：“你有多大厉害，我早就知道啦。见到人家功夫好，就是不敢动手，巴不得想早早扯呼，赶回家去，先服几包定惊散，再把头钻在被窝里发抖。”他嘴上丝毫不肯让人，立意要挑拨他与袁承志过招。他看出袁承志武功高强，荣彩不是敌手。这一来不但荣彩尴尬万分，连袁承志也自发恼。

荣彩怒道：“这位袁朋友年纪虽轻，可是很讲交情，来来来，咱们来玩一手，别让无知小辈说我没胆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老前辈何必和他一般见识，他是说玩话。”荣彩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和你当真。”

温青冷冷的道：“还说不怕呢，没动手，先套交情，赶快还是别过招的好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样，哼，哼，这算甚么？我可说不上来啦。荣老爷子，你既怕得很了，何不请这位袁相公回去，请他来当龙游帮的帮主呢？”

荣彩怒气冲天，挥拳劈面向袁承志削去，掌缘将近他面门，倏地收回，叫道：“袁朋友，来来来，我请教请教你的高明招术。”

到了这地步，袁承志已不能不出手，只得纵到船头中间，说道：“老前辈掌下留情。”荣彩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进招吧，大家初次见面。无冤无仇，点到即止便是。”温青道：“是啊，袁兄，他在讨饶呢，苦苦哀求你别打痛了他的老骨头。”荣彩呸的一声，一口浓痰向温青吐了过去。温青嘻嘻一笑，侧身避过。袁承志知道若再谦逊，那就是瞧人不起，展开五行拳，发拳当胸打去。

荣彩和旁观三人本来都以为他武功有独到之秘，哪知使出来的竟是武林中最寻常不过的五行拳。敌对三人登时意存轻视，温青脸上不自禁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荣彩心中暗喜，双拳如风，连抢三下攻势，满拟自己的大力魔爪手江南独步，三四招之间就可破去对方五行拳，那知袁承志轻描淡写的一一化解。再拆数招，荣彩暗暗吃惊，原来对方所使虽是极寻常的拳术，但每一招均是含劲不吐，意在拳先，举手抬足之间隐含极浑厚的内力。五行拳本以猛攻为主，但他全不抢攻，只是展开架式，使荣彩双手欺不近身。荣彩心中焦躁，心想他明明是在让着自己，如被温青一说穿，老脸可挂不住了，蓦地拳招一变，改掌为抓，双手手指尽是抓向对方要害，一招一式，越来越快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此人魔爪功练到此地步，也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得给他留下颜面，如不让他一招，温青免不得还要说嘴。”他自艺成下山，此刻是初次与人动手过招，决意遵照师父叮嘱，容让为先，眼见荣彩右手向自己肩头抓来，故意并不退避。荣彩大喜，心中倒并不想伤他，只拟将他衣服撕破一块，就算赢了一招，哪知一抓到他的肩头，突觉他肌肉滑溜异常，

竟像水中抓到一尾大鱼那样，一下子就被他滑了开去，正自一惊，袁承志已跳开两步，说道：“我输了！”荣彩拱手道：“承让，承让！”

温青道：“他是真的让你，你自知之明倒还有的，知道了就好啦！”

荣彩脸一板，正待发作，忽见岸上火光闪动，数十人手执兵刃火把，快步奔来。当先一人叫道：“荣老爷子，已把那小子抓到了吧？咱们把这小子刷了，给沙老大报仇！”

温青见对方大队拥到，虽然胆大妄为，心中也不禁惴惴。

荣彩叫道：“刘家兄弟，你们两人过来！”岸上两人应声走到岸边，见大船离岸甚远，扑通两声跳入江内，迅速游到船边，水性极是了得，单手在船舷上一搭，扑地跳了上来。荣彩道：“那包货色给这小子丢到江心去啦，你哥儿俩去捡起来！”说着向江心一指。刘氏兄弟跃落江中，潜入水内。

温青一扯袁承志的袖子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快救救我吧，他们要杀我呢！”

袁承志回过头来，月光下见他容色愁苦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气，便点了点头。温青拉住他的手道：“他们人多势众。你想法子斩断铁链，咱们开船逃走。”袁承志还未答应，只觉温青的手又软又腻，柔若无骨，甚感诧异：“这人的手掌像棉花一样，当真希奇。”

这时荣彩已留意到两人在窃窃私议，回头望来。温青把袁承志的手捏了一把，突然猛力举起船头桌子，向荣彩等三人推去。

那大汉与妇人正全神望着刘氏兄弟潜水取金，出其不意，

背上被桌子一撞，惊叫一声，一齐掉下水去。荣彩纵身跃起，伸掌抓出，五指嵌入桌面，用力一拉一掀，格格两声，温青握着的桌脚已然折断。荣彩知道那大汉与妇人不会水性，这时江流正急，刘氏兄弟相距甚远，不及过来救援，忙把桌子抛入江中，让二人攀住了不致沉下，随即双拳呼呼两招，向温青劈面打来。

温青提了两条桌腿，护住面门，急叫：“快！你。”袁承志提起铁链，“混元功”内劲到处，一提一拉，那只大铁锚呼的一声，离岸向船头飞来。荣彩和温青大惊，忙向两侧跃开，回头看袁承志时，但见他手中托住铁锚，缓缓放在船头。铁锚一起，大船登时向下游流去，与岸上众人慢慢远离。荣彩见他如此功力，料知若再逗留，决计讨不了好去，双足一顿，提气向岸上跃去。

袁承志看他的身法，知他跃不上岸，提起一块船板，向江边掷去。荣彩下落时见足底茫茫一片水光，正自惊惶，突见船板飞到，恰好落在脚下水面之上，当真大喜过望，左脚在船板上一借力。跃上了岸，暗暗感激他的好意，又不禁佩服他的功力，自己人先跃出，他飞掷船板，居然能及时赶到。

温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分青红皂白，便是爱做滥好人！到底你是帮我呢，还是帮这老头儿？让他在水里浸一下，喝几口江水不好吗？又不会淹死人。”

袁承志知道这人古怪，不愿再理，心想这种人以少加招惹为妙，自己救了他性命，他非但毫不感恩，反而如此无礼数说，当下也不接口，回到舱里睡了。

次日下午船到衢州，袁承志谢了龙德邻，取出五钱银子

给船老大。龙德邻定要代付，袁承志推辞不得，只得又作揖相谢。

温青对龙德邻道：“我知你不肯替我给船钱，哼，你就是要给，我也不要你的。”从包裹中取出一只十两重的银元宝来，掷给船老大，道：“给你。”船老大见这么大一只元宝，吓得呆了，说道：“我找不出。”温青道：“谁要你找？都给你。”船老大不敢相信，说道：“不用这许多。”温青骂道：“啰嗦甚么？我爱给这许多，就给这许多，你招得我恼起上来，把你船底上打几个窟窿，教你这条船沉了！”船老大昨晚见他力杀数人，凶狠异常，不敢多说，连谢也不敢谢，忙把元宝收起。

温青在桌上打开包裹，一阵金光耀眼，包裹中累累皆是黄金，十两一条的金条总有二百来条，他右拳在金条堆中切了下去，平分成两份，将一份包在包裹，背在背上，双手把另一堆金条推到袁承志面前，说道：“给你！”袁承志不解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

温青笑道：“你当我真的把金子抛到了江里吗？傻死啦！让他们去江底瞎摸，摸来摸去只是衣服包着的一块压舱石。”说着格格大笑，只笑得前仰后合，伏在桌子上身子发颤。

袁承志也不禁佩服他的机智，心想这人年纪比自己还轻着一两岁，连荣彩这样的老手也给他瞒过，说道：“我不要，你都拿去，我帮你并非为了金子。”温青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又不是你自己拿的，何必装伪君子？”袁承志不住摇头。

龙德邻虽是富商，但黄澄澄一大堆金子放在桌上，一个一定不要，一个硬要对方拿去，这样的事情固然闻所未闻，此刻亲眼目睹，兀自不信，只道袁承志嫌少。

温青怒道：“不管你要不要，我总是给了你。”突然跃起，纵上岸去。

袁承志出其不意，一呆之下，忙飞身追出，两个起落，已抢在他面前，双手一拦，说道：“别走，你把金子带去！”温青冲向右，他拦在右面，温青冲向左，又被他抢先挡住。温青几次闯不过，发了脾气，举掌向他劈面打去。袁承志举左掌轻轻一架，温青已自抵受不住，向后连退三步，这才站住。他知道无法冲过，忽然往地下一坐，双手掩面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袁承志大奇，连问：“我震痛了你吗？”温青哽了一声：“你才痛呢！”一笑跃起。袁承志不敢再追，目送他背影在江边隐去。

眼见他一身武功，杀人不眨眼，明明是个江湖豪客，哪知又哭又笑，竟如此刁钻古怪，不由得摇摇头回到船内，把金条包起，与龙德邻拱手作别。

他在衢州城内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，心想：“这一千两黄金如不归还，心中如何能安？我不过见他可怜，才出手相助，岂能收他酬谢？好在他是本地石梁派的人，我何不找到他家里去？他如再撒赖，我放下金子就走。”

翌日问明了石梁的途径，负了金子，迈开大步走去。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，他脚步迅速，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。

石梁是个小镇，附近便是烂柯山。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，观看两位仙人对弈，等到一局既终，回过头来，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，回到家来，人事全非，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。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，鬼斧神工，非人力所能搬上，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，

石梁之名，由此而起。

袁承志来到镇上，迎面遇见一个农妇，问道：“大嫂，请问这里姓温的住在哪里？”那农妇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脸上一副嫌恶的神气，掉头便走。

袁承志走到一家店铺，向掌柜的请问。那掌柜淡淡的道：

“老兄找温家有甚么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要去交还一些东西。”那掌柜冷笑道：“那么你是温家的朋友了，又来问我干甚么？”袁承志讨了个没趣，心想这里的人怎地如此无礼，见街边两个小童在玩耍，摸出十个铜钱，塞在一个小童的手里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带我到温家去。”那小童本已接过了钱，听了他的话，把钱还他，气忿忿的道：“温家？那边大屋子就是，这鬼地方我可不去。”袁承志这才明白，原来姓温的在这里搞得天怒人怨，没人肯和他家打交道，倒不是此地居民无礼。

他依着小童的指点，向那座大屋子走去，远远只听得人声嘈杂。走到近处，见数百名农人拿了锄头铁耙，围在屋前，大叫大嚷：“你们把人打得重伤，眼见性命难保，就此罢了不成？姓温的，快出来抵命！”人群中有七八个妇人，披散了头发坐在地上哭嚷。

袁承志走将过去，问一个农夫道：“大哥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那农夫道：“啊，你是过路的相公。这里姓温的强凶霸道，昨天下乡收租，程家老汉求他宽限几天，他一下就把人推得撞向墙上，受了重伤。程老汉的儿子侄儿和他拚命，都被他打得全身是伤，只怕三个人都难活命。你说这样的财主狠不狠？相公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”

正说之间，众农夫吵得更厉害了，有人举起铁耙往门上

猛砸，更有人把石头丢进墙去。

忽然大门呀的一声开了，一条人影倏地冲出，众人还没看清楚，已有七八名农人给他飞掷出来，跌出两三丈外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人好快身手！”定睛看时，见那人身材又瘦又长，黄澄澄一张面皮，双眉斜飞，神色甚是剽悍。

那人喝道：“你们这批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胆敢到这里来撒野？活得不耐烦了？”众人未及回答，那人抢上一步，又抓住数人乱掷出去。

袁承志见他掷人如掷稻草，毫不用力，心想不知此人与温青是甚么干系，倘若前晚他与温青在一起，那么他抵敌荣彩等人绰绰有余，用不到自己出手了。

人群中三名农夫抢了出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打伤了人，就这样算了吗？我们虽穷，可是穷人也是命哪！”那瘦子哈哈几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不打死几个，你们还不知道好歹。”身形一晃，已抓住一个中年农夫后心，随手甩出，把他向东边墙角掳去。就在这时，两个青年农夫一齐举起锄头向他当头扒下。那瘦子左手一横，两柄锄头向天飞出，随即抓住两人胸口向门口旗杆石上掷去。

袁承志见这人欺侮乡民，本甚恼怒，但见他武功了得，若是纠缠上了，麻烦甚多，只想等他们事情一了，便求见温青，交还黄金之后立即动身，哪知这瘦子竟然骤下杀手。眼见这三人撞向墙角坚石，不死也必重伤，不由得激动了侠义心肠，顾不得生事惹祸，飞身而前，左手抓住中年农夫右腿往后一拉，丢在地下，跟着一招“岳王神箭”，身子当真如箭离弦，

急射而出，抢过去抓住两个青年农夫背心，这才挺腰站直，将两人轻轻放落。这招“岳王神箭”是木桑道人所传的轻功绝技，身法之快，任何各派武功均所不及，他本不想轻易炫露，但事急救人，不得不用，心知这一来定招了那瘦子之恨，好在温家地点已知，不如待晚上再来偷偷交还，于是一放下农夫，立即转身就走，更不向瘦子多瞧一眼。

三个农夫死里逃生，呆在当场，做声不得。

那瘦子见他如此武功，惊讶异常，暗忖自己投掷这三人手法极为迅速，且是往不同方向掷去，此人居然后发先至，将三人一一救下，不知是何来头。见他转身而去，忙飞身追上，伸手向他肩头拍去，说道：“朋友，慢走！”这一拍使的是大力千斤重手法。袁承志并不闪避，肩头微微向下一沉，便把他的重手法化解了，却也不运劲反击，似乎毫不知情。那瘦子更是吃惊，说道：“阁下是这批家伙请来，和我们为难的么？”

袁承志拱手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兄弟只怕闹出人命，大家麻烦，是以冒昧扶了他们一把。这可得罪了。老兄如此本领，何必跟这些乡民一般见识？”

那瘦子听他出言谦逊，登时敌意消了大半，问道：“阁下尊姓？到敝处来有何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在下姓袁，有一位姓温的少年朋友，不知是住在这里的么？”那瘦子道：“我也姓温，不知阁下找的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在下要找温青温相公。”那瘦子点点头，转身对数十名尚未散去的乡民喝道：“你们想死是不是？还不快滚？”

众农民见袁承志和那瘦子攀起交情来，适才见了两人功夫，不敢再行逗留，纷纷散去，走远之后，便又大骂，行得

越远，骂得越响。乡音怙屈，袁承志不懂他们骂些甚么。

那瘦子也不理会，向袁承志道：“请到舍下奉茶。”袁承志随他入内，只见里面是一座二开间的大厅，当中一块大匾，写着三个大字：“世德堂”。厅上中堂条幅，云板花瓶，陈设得甚是考究，一派豪绅大宅的气派。

那瘦子请袁承志在上首坐了，仆人献上茶来。那瘦子不住请问袁承志的师承出身，言语虽然客气，但袁承志隐隐觉得他颇含敌意，当下说道：“请温青相公出来一见，兄弟要交还他一件东西。”

那瘦子道：“温青就是舍弟，兄弟名叫温正。舍弟现下出外去了，不久便归，请老兄稍待。”袁承志本来不愿与这种行为不正、鱼肉乡邻的人家多打交道，但温青既然不在，只得等候。可是跟温正实在没甚么话可说，两人默然相对，均感无聊。

等到中午，温青仍然没回，袁承志又不愿把大批黄金交与别人。温正命仆人开出饭来，火腿腊肉，肥鸡鲜鱼，菜肴十分丰盛。

等到下午日头偏西，袁承志实在不耐烦了，心想反正这是温青家里，把金子留下算了，于是将黄金包裹往桌上一放，说道：“这是令弟之物，就烦仁兄转交。兄弟要告辞了。”

正在此时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笑语之声，都是女子的声音，其中却夹着温青的笑声。温正道：“舍弟回来啦。”抢了出去。袁承志要跟出去，温正道：“袁兄请在此稍待。”袁承志见他神色诡秘，只得停步。

可是温青竟不进来。温正回厅说道：“舍弟要去换衣，一

会就出来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温青这人实在女人气得紧。见个客人又要换甚么衣服？”

又等良久，温青才从内堂出来，只见他改穿了紫色长衫，加系了条鹅黄色腰绦，头巾上镶着一颗明珠，满脸堆欢，说道：“袁兄大驾光临，幸何如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温兄忘记了这包东西，特来送还。”温青愠道：“你瞧我不起，是不是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绝无此意，只是不敢拜领厚赐。就此告辞。”站起来向温正、温青各自一揖。

温青一把拉住他衣袖，说道：“不许你走。”袁承志不禁愕然。温正也脸上变色。

温青笑道：“我正有一件要紧事须得请问袁大哥，你今日就在舍下歇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在衢州城里有事要办，下次若有机缘，当再前来叨扰。”温青只是不允。温正道：“袁大哥既然有事，咱们就别耽搁他。”温青道：“好，你一定要走，那你把这包东西带走。你说甚么也不肯在我家住，哼，我知道你瞧我不起。”袁承志迟疑了一下，见他留客意诚，便道：“既是温兄厚意，兄弟就不客气了。”

温青大喜，忙叫厨房准备点心。温正一脸的不乐意，然而却不离开，一直陪着，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。

温青尽与袁承志谈论书本上的事。袁承志对诗词全不在行，史事兵法却是从小研读的，温青探明了他的性之所近，便谈起甚么淝水之战、官渡交兵之类史事来。袁承志暗暗钦佩，心想：“这人脾气古怪，书倒是读过不少，可不似我这假书生那么草包。”温正于文事却一窍不通，听得十分腻烦，却又不肯走开。袁承志不好意思了，和他谈了几句武功。温正正要

接口，温青却又插嘴把话题带了开去。

袁承志见这两兄弟之间的情形很有点奇怪，温正虽是兄长，对这弟弟却显然颇为敬畏，不敢丝毫得罪，言谈之间常被他不礼抢白，反而赔笑，言语中总是讨好于他。如温青对他辞意略为和善，他就眉开眼笑，高兴非凡。

到得晚间，开上酒席，更是丰盛。用过酒饭，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日间累了，想早些睡。”温青道：“小弟局处乡间，难得袁兄光临，正想剪烛夜话，多所请益。袁兄既然倦了，那么明日再谈吧。”

温正道：“袁兄今晚到我房里睡吧。”温青道：“你这房怎留得客人？自然到我房里睡。”温正脸色一沉，道：“甚么？”温青道：“有甚么不好？我去跟妈睡。”温正大为不悦，也不道别，径自入内。温青道：“哼，没规矩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兄弟为自己斗气，很是不安，说道：“我在荒山野岭中住惯了的，温兄不必费心。”温青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费心就是。”拿起烛台，引他进内。

穿过两个天井，直到第三进，从东边上楼。温青推开房门，袁承志眼前一耀，先闻到一阵幽幽的香气，只见房中点了一支大红烛，照得满室生春，床上珠罗纱的帐子，白色缎被上绣着一只黄色的凤凰，壁上挂着一幅工笔仕女图。床前桌上放着一张雕花端砚，几件碧玉玩物，笔筒中插了大小小六七支笔，西首一张几上供着一盆兰花，架子上停着一只白鹦鹉。满室锦绣。连椅披上也绣了花。袁承志来自深山，几时见过这般富贵气象，不觉呆了。温青笑道：“这是兄弟的卧室，袁兄将就歇一晚吧。”不等他回答，便已掀帷出门。

袁承志室内四下察看，见无异状，正要解衣就寝，忽听有人轻轻敲门。袁承志问道：“哪一位？”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丫鬟，手托朱漆木盘，说道：“袁少爷，请用点心。”把盘子放在桌上，盘中是一碗桂花炖燕窝。

袁承志虽是督师之子，但自幼穷乡陋居，从来没见过燕窝，不识得是甚么东西。他成年以来，初次和少女谈话，很有点害羞，红着脸应了一声。

那丫鬟笑道：“我叫小菊，是少爷……少爷，嘻嘻，吩咐我来服侍袁少爷的。袁少爷有甚么事。差我做好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没……没甚么事了。”小菊慢慢退出，忽然回头咕咕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我家少爷特地炖给袁少爷吃的。”袁承志愕然不知所对。小菊一笑出门，轻轻把门带上了。

袁承志将燕窝三口喝完，只觉甜甜滑滑，香香腻腻，也说不上好吃不好吃，解衣上床，抖开被头，浓香更烈，中人欲醉，那床又软又暖，生平从未睡过，迷迷糊糊便睡着了。

第五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

睡到中夜，窗外忽然有个清脆的声音噗哧一笑，袁承志在这地方本来不敢沉睡，立即惊醒，只听有人在窗格子上轻弹两下，笑道：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。袁兄雅人，不怕辜负了大好时光吗？”

袁承志听得是温青的声音，从帐中望出去，果见床前如水银铺地，一片月光。窗外一人头下脚上，“倒挂珠帘”，似在向房内窥探。袁承志道：“好，我穿衣就来。”心想这人行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，倒要看看他深更半夜之际，又有甚么希奇古怪的花样。穿好衣服，暗把匕首藏在腰里，推开窗户，花香扑面，原来窗外是座花园。

温青脚下使劲，人已翻起，落下地来，悄声道：“跟我来。”提起了放在地下的一只竹篮。袁承志不知他捣甚么鬼，跟着他越墙出外。

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。那山也不甚高，身周树木葱翠，四下里轻烟薄雾，出没于枝叶之间。良夜寂寂，两人足踏软草，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。将到山顶，转了两个弯，一阵清风，四周全是花香。月色如霜，放眼望去，满坡尽是红色、白色、黄色的玫瑰。

袁承志赞道：“真是神仙般的好地方。”温青道：“这些花都是我亲手种的，除了妈妈和小菊之外，谁也不许来。”温青提了篮子，缓缓而行。袁承志在后跟随，只觉心旷神怡，原来提防戒备之意，一时在花香月光中尽皆消除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小小亭子，温青要袁承志坐在石上，打开篮子，取出一把小酒壶，两只酒杯，斟满了酒，说道：“这里不许吃荤。”袁承志夹起酒菜，果然都是些香菇、木耳之类的素菜。

温青从篮里抽出一支洞箫，说道：“我吹一首曲子给你听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温青轻轻吹了起来。袁承志不懂音律，但觉箫声缠绵，如怨如慕，一颗心似乎也随着婉转箫声飞扬，飘飘荡荡地，如在仙境，非复人间。

温青吹完一曲，笑道：“你爱甚么曲子？我吹给你听。”袁承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甚么曲子都不知道。你懂得真多，怎么这样聪明？”温青下颚一扬，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他拿起洞箫，又奏一曲，这次曲调更是柔媚，月色溶溶，花香幽幽，袁承志一生长于兵戈拳剑之间，从未领略过这般风雅韵事，不禁醺醺然有如中酒。温青搁下洞箫，低声道：“你觉得好听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世界上竟有这般好听的箫声，以前我做梦也没想到过。这曲子叫甚么名字？”温青脸上突然一红，低声道：“不跟你说。”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这曲子叫‘眼儿媚’。”眼波流动，微微一笑。

这时两人坐得甚近，袁承志鼻中所闻，除了玫瑰清香，更有淡淡的脂粉之气，心想这人实在太没丈夫气概，他相貌本就已太过俊俏，再这般涂脂抹粉，成甚么样子？幸亏自己不

是口齿轻薄之人，否则岂不耻笑于他？又想：江南习气奢华，莫非他富家子弟，尽皆如此，倒是我山野村夫，少见多怪了？

正自思忖，听得温青问道：“你爱不爱听我吹箫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温青又把箫放到唇边，吹了起来，渐渐的韵转凄苦。袁承志听得出神，突然箫声骤歇，温青双手一拗，拍的一声，把一支竹箫折成两截。

袁承志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……你不是吹得好好的么？”温青低下了头，悄声道：“我从来不吹给谁听。他们就知道动刀动剑，也不爱听这个。”袁承志急道：“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爱听呀，真的。”温青道：“你明天要去啦，去了之后，你永远不会再来，我还吹甚么箫？”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我脾气不好，我自己知道，可是我就管不了自己……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心里很瞧不起我。”袁承志一时不知说甚么话好。温青又道：“因此上你永远不会再来了。我……我再也见你不着了。”

听他言中之意，念及今后不复相见，竟是说不出的惆怅难过，袁承志不禁感动，说道：“你一定瞧得出，我甚么也不懂。我初入江湖，可不会说谎。你说我心里瞧不起你，觉得你讨厌，老实说，那本来不错，不过现下有些不同了。”温青低声道：“是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猜你一定有甚么心事，是以脾气有点奇怪，那是甚么事？能说给我听么？”

温青沉吟道：“我跟你讲。就怕你会更加瞧我不起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一定不会。”温青咬一咬牙道：“好吧，我说。我妈妈做姑娘的时候，受了人欺侮，生下我来。我五位爷爷打不过这人，后来约了十多个好手，才把那人打跑，所以我是没爸爸的人，我是个私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呜咽，流下泪

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可怪不得你，也怪不得你妈妈，是那坏人不好。”温青道：“他……他是我的爸爸啊。人家……人家背地里都骂我，骂我妈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有谁这么卑鄙无聊，我帮你打他。现下我明白了原因，便不讨厌你了。你如真当我是朋友，我一定再来看你。”温青大喜，跳了起来。

袁承志见他喜动颜色，笑道：“我来看你，你很喜欢吗？”温青拉住他双手轻轻摇晃，道：“喂，你说过的，一定要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决不骗你。”

忽然背后有声微响，袁承志站起转身，只听一人冷冷道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在这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”那人正是温正。只见他满脸怒气，双手叉腰，大有问罪之意。

温青本来吃了一惊，见到是他，怒道：“你来干甚么？”温正道：“问你自已呀。”温青道：“我和袁兄在这里赏月，谁请你来了？这里除了我妈妈之外，谁也不许来。三爷爷说过的，你敢不听话？”温正向袁承志一指道：“怎么他又来了？”温青道：“我请他来的，你管不着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兄弟为自己伤了和气，很是不安，说道：“咱们赏月已经尽兴，大家同去安息吧。”温青道：“我偏不去，你坐着。”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温正呆在当地，闷闷不语，向袁承志侧目斜睨，眼光中满是憎恶之意。

温青怒道：“这些花是我亲手栽的，我不许你看。”温正道：“我看都看过了，你挖出我的眼珠子么？我还要闻一下。”

说着用鼻子嗅了几下。温青怒火大炽，忽地跳起身来，双手一阵乱拔，拔起了二十几丛玫瑰，随拔随抛，哭道：“你欺侮我！你欺侮我！拔掉了玫瑰，谁也看不成，这样你才高兴了吧？”

温正脸色铁青，恨恨而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说道：“我对你一番心意，你却如此待我，你自己想想，有没有良心。这姓袁的广东蛮子黑不溜秋的，你……你偏生……”温青哭道：“谁要你对我好了？你瞧着我不顺眼，你要爷爷们把我娘儿俩赶出去好啦。我和袁兄在这里，你去跟爷爷们说好了。你自己又生得好俊吗？”温正叹了一口气，垂头丧气的走了。

温青回到亭中坐下。过了半晌，袁承志道：“你怎么对你哥哥这样子？”

温青道：“他又不是我真的哥哥。我妈妈才姓温，这儿是我外公家。他是我妈妈堂兄的儿子，是我表哥。要是我有爸爸，有自己的家，也用不着住在别人家里，受别人的气了。”说着又垂下泪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我瞧他对你倒是挺好的，反而你呀，对他很凶。”温青忽然笑了出来，道：“我如不对他凶，他更要无法无天呢。”

袁承志见他又哭又笑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又想到自己的身世，不禁顿兴同病相怜之感，说道：“我爸爸给人害死了，那时我还只七岁，我妈妈也是那年死的。”温青道：“你报了仇没有？”袁承志叹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真是不幸……”温青道：“你报仇时我一定帮你，不管这仇人多么厉害，我一定帮你。”袁承志好生感激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
温青的手微微一缩，随即给他捏着不动，说道：“你本事比我强得多，但我瞧你对江湖上的事很生，我将来可以帮你出些主意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真好。我没一个年纪差不多的朋友，现今遇到了你……”温青低头道：“就是我脾气不好，总有一天会得罪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既当你是朋友，知道你心地好，就算得罪了我，也不会介意。”温青大喜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就是这件事不放心。”

袁承志见他神态大变，温柔斯文，与先前狠辣的神情大不相同，说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不知温兄肯不肯听？”温青道：“这世上我就听三个人的话，第一个是妈妈，第二个我亲外公三爷爷，第三个就是你了。”

袁承志心中一震，说道：“承你这么瞧得起我，其实，别人的话只要说得对，咱们都该听。”温青道：“哼，我才不听呢。谁待我好，我……我心里也喜欢他，那么不管他说得对不对，我都听他的。要是我讨厌的人哪，他说得再对，我偏偏不照他的话做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你真是孩子脾气，你几岁了？”温青道：“我十八岁，你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大你两岁。”

温青低下了头，忽然脸上一红，悄声道：“我没亲哥哥，咱们结拜为兄弟，好不好？”

袁承志自幼便遭身世大变，自然而然的诸事谨细，对温青的身世实在毫不知情，虽见他对自己推心置腹，但提到结拜，那是终身祸福与共的大事，不由得迟疑。

温青见他沉吟不答，蓦地里站起身来，奔出亭子。袁承志吃了一惊，连忙随后追去，只见他向山顶直奔，心想这人

性情激烈。别因自己不肯答应，羞辱了他，做出甚么事来，忙展开轻功，几个起落，已抢在他面前，叫道：“温兄弟，你生我的气么？”

温青听他口称“兄弟”，心中大喜，登时住足，坐倒在地，说道：“你瞧我不起，怎么又叫人家兄弟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几时瞧你不起？来来来，咱们就在这里结拜。”

于是两人向着月亮跪倒，发了有福共享、有难同当的重誓。站起身来，温青向袁承志一揖，低低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袁承志回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叫你二弟吧。现下不早啦，咱们回去睡吧。”两人牵手回房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别回去吵醒伯母了，咱们就在这儿同榻而睡吧。”温青陡然满脸红晕，把手一摔，嗔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随即一笑，说道：“明天见。”飘然出房，把袁承志弄得愕然半晌，不知所云。

次日一早，袁承志正坐在床上练功，小菊送来早点。袁承志跳下床来，向她道劳，正吃早点，温青走进房来，道：“大哥，外面来了个女子，说是来讨金子的，咱们出去瞧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。”心想夺人财物，终究不妥，如何劝得义弟还了人家才好。

两人来到厅口，便听得厅中脚步声急，风声呼呼，有人在动手拚斗，一走进大厅，只见温正快步游走，舞动单刀，正与一个使剑的年轻女子斗得甚紧。旁边两个老者坐在椅中观战。一个老人手拿拐杖，另一个则是空手。温青走到拿拐杖的老者身旁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那老者向袁承志仔细打

量，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见那少女大约十八九岁年纪，双颊晕红，容貌娟秀，攻守之间，法度严谨。两人拆了十余招，一时分不出高下。袁承志对她剑法却越看越是疑心。

只见那少女欺进一步，长剑指向温正肩头，温正反刀格击，迅速之极，眼见那少女的长剑就要被他单刀砸飞。哪知温正快，那少女更快，长剑圈转，倏地向温正颈中划来。温正一惊，向后连纵三步。那少女乘势直上，刷刷数剑，攻势十分迅捷。

袁承志已看明白她武功家数，虽不是华山派门人，但必受过本门中人的指点，否则依她功力，早已支持不住，仗着剑术精奇，才和温正勉强打个平手，莫看她攻势凌厉，其实温正又稳又狠，后劲比她长得多。温青也已瞧出那少女非温正敌手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凭这点子道行，也想上门来讨东西。”

再拆数十招，果然那少女攻势已缓，温正却是一刀狠似一刀，再斗片刻，那少女更是左支右绌，连遇凶险。

袁承志见情势危急，忽地纵起，跃入两人之间。两人斗得正紧，兵刃哪里收得住势？一刀一剑，齐奔他身上砍到。温青惊呼一声。那两个老者一齐站起，只因出其不意，都来不及救援。却见袁承志右手在温正手腕上轻轻一推，左手反手在那少女手腕上微微一挡。两人兵刃都是不由自主的向外荡了开去，当即齐向后跃。两个老者都是“咦”的一声，显然对袁承志这手功夫甚是惊诧，两人对望了一眼。

温正只道袁承志记着昨夜之恨，此时出手跟自己为难。那

少女却见他与温青同从内堂出来，自然以为他是对方一党，眼见不敌，仗剑就要跃出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这位姑娘且慢，我有话说。”那少女怒道：“我打你们不赢，自有功夫比我高的人来讨金子，你们要待怎样？”袁承志拱手道：“姑娘勿怪，请教尊姓大名，令师是哪一位？”那少女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谁来跟你啰唆？”陡然跃起，向门外纵去。

袁承志左足一点，已挡在门外，低声道：“莫走，我帮你。”那少女一呆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姓袁。”

那少女一对乌溜溜的眼珠盯住他的脸，忽然叫了出来：“你识得安大娘么？”袁承志全身一震，手心发热，说道：“我是袁承志，你是小慧？”那少女高兴得忘了形，拉住他手，叫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你是承志大哥。”骤然间想起男女有别，脸上一红，放下了手。温青见了这副情状，脸上登时如同罩了一层严霜。

温正叫了起来：“我道袁兄是谁？原来是李自成派了来卧底的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与闯王曾有一面之缘，倒也不错，可说不上卧底。这位姑娘是我世交。不知两位因何交手，兄弟斗胆，替两位说和如何？”安小慧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他们既是你朋友，只要把金子交出，那就一切不提。”温青冷冷的道：“有这么容易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我给你引见，这位是安小慧安姑娘，我们小时在一块儿玩，已整整十年不见啦。”温青冷冷的瞅了安小慧一眼，并不施礼，也不答话。

袁承志很感尴尬，问安小慧道：“你怎么还认得我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你眉毛上的伤疤，我怎会忘记？小时候那个坏人来捉我，你拚命相救，给人家砍的，你忘记了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那一天我们还用小碗小锅煮饭吃呢。”

温青更是不悦，悻悻的道：“你们说你们的……青梅竹马吧，我可要进去啦。”

袁承志忙道：“等一下，小慧，你怎么跟这位大哥打了起来？”安小慧道：“我和……和崔师兄……”袁承志抢着问：“崔师兄？是崔秋山叔叔吧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不，他是崔秋山叔叔的侄儿。我们护送闯王一笔军饷到浙东来，哪知这人真坏，半路上来却抢了去。”说着向温青一指。

袁承志心下恍然，原来温青所劫黄金是闯王的军饷，别说闯王对自己礼遇，师父又正全力辅佐于他，便冲着崔秋山、安大娘、安小慧这三人的故人之情，也无论如何要设法帮他找回来。何况闯王千里迢迢的送黄金到江南来，必定有重大用途。他所兴的是仁义之师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如何不伸手相助？当下心意已决，向温青道：“兄弟，瞧在我的脸上，你把金子还了这位姑娘吧！”温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先见过我两位爷爷再说。”

袁承志听说两位老者是他爷爷，心想既已和他结拜，他们就是长辈，于是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，向着两个老者磕下头去。

拿拐杖的老者道：“啊哟，不敢当，袁世兄请起。”把拐杖往椅子边上一倚，双手托住他肘底，往上一抬。

袁承志突觉一股极大劲力向上托起，立时便要给他抛向

空中，当下双臂一沉，运劲稳住身子，仍向两人磕足了四个头才站起身来。那老者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这少年好浑厚的内力。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听青儿说，袁世兄功夫俊得很，果然不错。”

温青道：“这位是我三爷爷。”又指着空手的老者道：“这位是我五爷爷。”说了两人名号，一个叫温方山，一个叫温方悟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两人想来便是石梁派五祖中的两祖。那三爷爷的武功比温正和青弟可高得多了。”于是也各叫了一声：“三爷爷！五爷爷！”两个老者齐道：“不敢当此称呼。”脸上神色似乎颇为不愉。

袁承志暗暗有气，心想：“我爹爹是抗清名将、辽东督师。我和你们孙儿结拜，也不致辱没了他。”转头向温青道：“这位姑娘的金子，兄弟便还了她吧！”

温青道：“你就是这位姑娘、那位姑娘的，可一点不把人家放在心上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学武的以义气为重，这批金子既是闯王的，你取的时候不知，也就罢了。现下既知就里，若不交还，岂非对不起人？”

两个老者本不知这批黄金有如此重大的牵连，只道是哪一个富商之物，此时听安小慧、袁承志一说，心下也颇不安。他们知道闯王声势浩大，江湖豪杰闻风景从，这批黄金要是不还，来索讨的好手势必源源而至，实是后患无穷。温方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冲着袁世兄的面子，咱们就还了吧。”

温青道：“三爷爷，那不成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本来分给我一半，那么我这一半先交还她再说。”温青道：“你自己要，连我的通统给你。谁又还这样小家气，几千两金子就当宝贝了？”

不过是这位姑娘、那位姑娘来要，我就偏偏不给。”

安小慧走上一步，怒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肯还？划下道儿来吧？”温青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到底是帮她，还是帮我？”

袁承志踌躇半刻，道：“我谁也不帮，我只听师父的话。”温青道：“师父？你师父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师父是闯王军中的。”温青怒道：“哼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帮她。好，金子是在这里，我费心机盗来，你也得费心机盗去。三天之内，你有本事就来取去，过得三天拿不去，我可不客气了，希里哗拉，一天就花个干净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么多黄金，你一天怎花得完？”温青愠道：“花不完，不会抛在大路上，让旁人拣去帮着花么？”

袁承志拉拉他衣袖，道：“兄弟，跟我来。”两人走到厅角。袁承志道：“昨晚你说听我话的，怎么隔不了半天就变了卦？”温青道：“你待我好，我自然听你话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怎么不待你好？这批金子真的拿不得啊。”温青眼圈一红道：“你见了从前的相好，全心全意就回护着她，哪里还把人家放在心上？闯王的金子我花了怎样？大不了给他杀了，反正我一生一世没人疼。”说着又要掉下泪来。

袁承志见他不可理喻，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结义兄弟，她是我故人之女，我是一视同仁，不分厚薄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”温青嗔道：“我就是恨你一视同仁，不分厚薄。哼，不必多说，你三天内来盗吧！”袁承志拉住他的手欲待再劝，温青手一甩，走进内堂。

袁承志见话已说僵，只得与安小慧两人告辞出去，找到

一家农舍借宿，问起失金经过。原来安小慧等护送金子的共有三人，中途因事分手，致为温青所乘。

安小慧说起别来情由，说她母亲身子安健，也常牵记着他。袁承志从怀中摸出一只小金丝镯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妈从前给我的。你瞧，我那时的手腕只有这么粗。”安小慧嗤的一笑，瞧着他手臂，问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这些年来在干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天天在练武，甚么事也没做。”安小慧道：“怪不得你武功这么强，刚才你只把我的剑轻轻一推，我就一点劲也使不上来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怎么也会华山派剑法？谁教你的？”

安小慧眼圈一红，把头转了过去，过了一会才道：“就是那个崔师哥教的，他也是华山派的。”袁承志忙问：“他受了伤还是怎的？你为甚么难过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他受甚么伤啊？他不理人家，半路上先走了。”袁承志见其中似乎牵涉儿女私情，不便再问。

等到二更时分，两人往温家奔去。袁承志轻轻跃上屋顶，只见大厅中烛光点得明晃晃地，温方山、方悟两兄弟坐在桌边喝酒。温正、温青站在一旁伺候。袁承志不知黄金藏在何处，想偷听他们说话，以便得到些线索。只听温青冷笑一声，抬起头来，向着屋顶道：“金子就在这里！有本领来拿好了。”

安小慧一拉袁承志的衣裾，轻声道：“他已知道咱们到了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只见温青从桌底下取出两个包裹，在桌上摊了开来，烛光下耀眼生辉，黄澄澄的全是一条条的金子。温青和温正也坐了下来，把刀剑往桌上一放，喝起酒来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他们就这般守着，除非是硬夺，否则怎能

盗取？”等了半个时辰，下面四人毫无走动之意，知道今晚已无法动手，和安小慧回到住宿之处。

次日傍晚，两人又去温宅，见大厅中仍是四人看守，只是换了两个老人，看来也是五兄弟中的，其余三人多半是在暗中埋伏。

袁承志对安小慧道：“他们有高手守在隐蔽的地方，可要小心。”安小慧点点头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忽然纵身下去。袁承志怕她落单，连忙跟下。只见她一路走到屋后，摸到厨房边，火折一晃，把屋旁一堆柴草点燃了起来。

过不多时，火光冲天而起。温宅中登时人声喧哗，许多庄丁提水持竿，奔来扑救。

两人抢到前厅，厅中烛光仍明，坐着的四人却已不见。安小慧大喜，叫道：“他们救火去啦！”纵身翻下屋顶，从窗中穿进厅内。袁承志跟了进去。

两人抢到桌旁，正要伸手去拿黄金，忽然足下一软。袁承志暗叫不妙，陡然拔起身子，右手一挽想拉安小慧，却没拉着，原来脚底竟是个翻板机关。他身子腾起，左掌搭上厅中石柱，随即溜下，右足踏在柱础之上。这时翻板已经合拢，把安小慧关在底下。

袁承志大惊，扑出窗外查看机关，要设法搭救。刚出窗子，一股劲风迎风扑到，当即右掌挥出，和击来的一掌相抵，两人一用力，袁承志借势跃上屋顶，偷袭之人却跌下地去。但此人身手快捷，着地后便即跃上屋顶。

袁承志立定身躯，四下一望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只见高高矮矮、肥肥瘦瘦，屋顶上竟然站满了人。被他掌力震下又跃

上来的正是温正。

袁承志身入重围，不知对方心意如何，当下凝神屏气，一言不发。

只见人群中走出五个老人来，其中温方山和温方悟是拜见过的，另外两个老人刚才曾坐在厅中看守黄金，余下一人身材魁梧，比众人都高出半个头。那人哈哈一笑，声若洪钟，说道：“我兄弟五人僻处乡间，居然有闯王手下高人惠然光降，真是三生有幸、蓬荜生辉了。哈哈，哈哈！”

袁承志上前打了一躬，道：“晚辈拜见。”他因四周都是敌人，只怕磕下头去受人暗算，但礼数仍是不缺。

温青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我大爷爷，那两位是我二爷爷、四爷爷。”袁承志一一行礼。

石梁派五祖中的大哥温方达、二哥温方义、老四温方施点点头，却不还礼，不住向他打量。温方义怒声喝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胆子倒也不小，居然敢在我家放火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那是晚辈一个同伴的鲁莽，晚辈十分过意不去，幸喜并未成灾。晚辈明日再来向各位磕头陪罪。”这时柴堆的火已被扑灭，并未燃烧开来。

温正的祖父温方施身形高瘦，容貌也和温正颇为相似，发话道：“磕头？磕几个头就能算了？小娃娃胆大妄为，竟到石梁温家来撒野。你师父是谁？”温氏五老虽对闯王的声势颇为忌憚，但五兄弟素来爱财，到手了的黄金却也不肯就此轻易吐了出去；适才见袁承志一掌震落温正，武功委实了得，要先查明他的师承门派，再定对策。

袁承志道：“家师眼下在闯王军中，只求各位将闯王的金

子发还，晚辈改日求家师写信前来道谢。”温方达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他老人家素来少在江湖上行走，晚辈不敢提他名字。”温方达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说，难道就瞒得过我们？南扬，跟这小子过过招。”心想只消一动上手，非叫你立现原形不可。

人群中一人应声而出。这人四十多岁年纪，腮上一丛虬髯，是温方义的第二个儿子，在石梁派第二辈中可说是一流好手。他纵身上来，劈面便是一拳。袁承志侧头让过，温南扬左手一拳跟着打到，拳劲颇为凌厉。

袁承志心下盘算：“这许多人聚在这里，一个个打下去，势必给他们累死。如不速战，只怕难以脱身。”等他左拳打到，右掌突然飞出，在他左拳上一挡，五指抓拢，已拿住他拳头，顺势后扯。温南扬收势不住，踉踉跄跄的向前跌去，脚下踏碎了一大片瓦片，如不是他五叔温方悟伸手拉住，已跌下房去，登时羞得满脸通红，回身扑来。

袁承志站着不动，待他扑到，转身后仰，左脚轻轻一勾，温南扬又向前俯跌下去。袁承志左足方勾，右掌同时伸出，料到他要向前俯跌，已一把抓住他的后心。温南扬身子刚要撞到瓦面，骤然被人提起，哪里还敢交手，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，退了下去。

温方义喝道：“这小子倒果然还有两下子，老夫来会会高人的弟子。”双掌一错，就要上前。温青突然纵到他身旁，俯耳说道：“二爷爷，他和我结拜了，你老人家可别伤他。”温方义骂了一声：“小鬼头儿！”温青拉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二爷爷你答应了？”温方义道：“走着瞧！”手一甩，温青立足不稳，

不由自主的退出数步。

温方义稳稳实实的踏上两步，说道：“你发招！”袁承志拱手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温方义道：“你不肯说师父名字，你发三招，瞧我知不知道？”袁承志见他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，心中也道：“你走着瞧。”说道：“那么晚辈放肆了，晚辈功夫有限，尚请手下留情。”温方义喝道：“快动手，谁跟你啰里啰唆？温老二手下是向来不留情的！”

袁承志深深一揖，衣袖刚抵瓦面，手一抖，袖子突然从横里甩起，呼的一声，向温方义头上击去，劲道着实凌厉。温方义低头避过，伸手来抓袖子，却见他轻飘飘的纵起，左袖兜了个圈子，右袖蓦地从左袖圈中直冲出来，径扑面门，来势奇急。温方义避让不及，当即身子仰后，躲开了这招。袁承志不让他有余裕还手，忽然回身，背向对方。

温方义一呆，只道他要逃跑，右掌刚要发出，忽觉一阵劲风袭到，但见他双袖反手从下向上，犹如两条长蛇般向自己腋下钻来，这一招更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忙伸双手想抓，哪知袖子已拂到他腰上，啦啦两声，竟尔打中，只感到一阵发麻，对手已借势窜了出去。

袁承志回过身来，笑吟吟的站住。温青见他身手如此巧妙，一个“好”字险些脱口而出，急忙伸手按住了嘴，跟着伸了伸舌头。

温方义又羞又恼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却瞧不出这三招袖子功夫出于何门何派。他又怎知袁承志第一招使的是华山派嫡系武功伏虎掌法，第二招是从木桑道人的轻功中变化出来，第三招“双蛇钻腋”却得自金蛇郎君的《金蛇秘笈》。袁承志

怕对方识得，每一招均略加变化，兼之手掌藏在袖子之中，温方义如何能识？

温方达等四兄弟面面相觑，都觉大奇。

温方义老脸涨得通红，须眉俱张，突然发掌击出。月光下袁承志见他头上冒出腾腾热气，脚步似乎迟钝蹒跚，其实稳实异常，当下不敢再行戏弄，一矮身，避开两招，卷起衣袖，见招拆招，凝神接战，他生怕给对方叫破自己门派，使的是江湖上最寻常的五行拳。这路拳法几乎凡是学武之人谁都练过，温氏五祖自然难以从他招式中猜测他的师承门户。

温方义虽然出手不快，但拳掌发出，挟有极大劲风，拆得八九招，袁承志忽觉对方掌风中微有热气，向他手掌看去，心头微震，但见他掌心殷红如血，惨淡月光映照之下，更觉可怖，心想，这人练的是朱砂掌，听师父说，这门掌力着實了得，可别被他打到了，于是拳风一紧，招数仍是平庸，劲力却渐渐增强。

酣斗中温方义突觉右腕一疼，疾忙跳开，低头看时，只见腕上一道红印肿起，原来已被他手指划过，但显是手下留情。温方义心头虽怒，可是也不便再缠斗下去了。

温方山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这位袁兄弟年纪轻轻，拳脚居然甚是了得，那可不容易得很了。老夫领教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晚辈不敢身携兵器来到宝庄。”温方山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礼数倒也周全，这也算艺高人胆大了。好吧，咱们到练武厅去！”手一招，跃下地来。众人纷纷跳下。袁承志只得随着众人进屋。

温青走到他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拐杖里有暗器。”袁承志

正待接嘴，温青已转身对温正道：“黑不溜秋的广东蛮子怎么样？现下可服了吧？”温正道：“二爷爷是宠着你，才不跟他当真，有甚么希奇了？”温青冷笑一声，不再理他。

众人走进练武厅，袁承志见是一座三开间的大厅，打通了成为一个大场子。家丁进来点起数十支巨烛，照得明如白昼。温家男女大都均会武艺，听得三老太爷要和前日来的客人比武，都拥到厅上来观看，连小孩子也出来了。

最后有个中年美妇和小菊一齐出来。温青抢过去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那美妇满脸愁容，白了温青一眼，显得甚是不快。

温方山指着四周的刀枪架子，说道：“你使甚么兵刃，自己挑吧！”

袁承志寻思：今日之事眼见已不能善罢，可是又不能伤了结义兄弟的尊长，刚下山来就遇上这个难题，可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

温青见他皱眉不语，只道他心中害怕，说道：“我这位三爷爷最疼爱小辈的，决不能伤你。”这话一半也是说给温方山听的，要他不便痛下杀手。她母亲道：“青青，别多话！”温方山望了温青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也得瞧各人的造化罢。袁世兄，你使甚么兵刃？”

袁承志游目四顾，见一个六七岁男孩站在一旁，手中拿着一柄玩具木剑，漆得花花绿绿地，剑长只有寻常长剑的一半。他心念一动，走过去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把剑借给我用一下，好不好？”那小孩笑嘻嘻的将剑递了给他。袁承志接了过来，对温方山道：“晚辈不敢与老前辈动真刀真枪，就以这

把木剑讨教几招。”这几句话说来似乎谦逊，实则是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他想对方人多，不断缠斗下去，不知何时方决，安小慧又已遭困，须得显示上乘武功，将对方尽快尽数慑服，方能取金救人，既免稽迟生变，又不伤了对温青的金兰义气。适才他在屋顶跟温方义动手，于对方武功修为已了然于胸，倘若温氏五老的武功均在伯仲之间，那么以木剑迎敌，并不能算是犯险托大。

温方山听了这话，气得手足发抖，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，如此小觑老夫这柄龙头钢杖的，嘿嘿，今日倒还是初会。好吧，你有本事，用这木剑来切断我的钢杖吧。”话刚说完，拐杖横转，呼的一声，朝袁承志腰中横扫而来。

风势劲急，袁承志的身子似乎被钢杖带了起来，温青“呀”了一声，却见他身未落地，木剑剑尖已直指对方面门。温方山钢杖倒转，杖头向他后心要穴点到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这拐杖还可用来点穴，青弟又说杖中有暗器，须得小心。”身子一偏，拐杖点空，木剑一招“沾地飞絮”，贴着拐杖直削下去，去势快极。

温方山瞧他剑势，知道虽是木剑，给削上了手指也要受伤，危急中右手一松，拐杖落下，刚要碰到地面，左手快如闪电，伸下去抓着杖尾，蓦地一抖，一柄数十斤的钢杖昂头挺起，反击对方。袁承志见他眼明手快，变招迅捷，也自佩服。

两人越斗越紧，温方山的钢杖使得呼呼风响，有时一杖击空，打在地下，砖头登时粉碎，声势着实惊人。袁承志在

杖缝中如蝴蝶般穿来插去，木剑轻灵，招招不离敌人要害。

转瞬拆了七八十招，温方山焦躁起来，心想自己这柄龙头钢权威震江南，纵横无敌，今日却被这后生小辈以一件玩物打成平手，一生威名，岂非断送？杖法突变，横扫直砸，已将敌人全身裹住。

旁观众人只觉杖风愈来愈大，慢慢退后，都把背脊靠住厅壁，以防被杖头带到，烛影下只见钢杖舞成一个亮晃晃的大圈。

温方山的武功，比之那龙游帮帮主荣彩可高得多了。袁承志艺成下山，此时方始真正遇到武功高强的对手，只是不愿使出华山派正宗剑法来，以免给温氏五老认出了自己门派，而对方钢杖极具威势，欺不近身去，手中木剑又不能与他钢杖相碰，心想非出绝招，不易取胜，忽地身法稍滞，顿了一顿。

温方山大喜，横杖扫来。袁承志左手运起“混元功”，硬生生一把抓住杖头，运力下拗，右手木剑直进，嗤的一声，温方山肩头衣服已被刺破，这还是他存心相让，否则一剑刺在胸口，虽是木剑，但内劲凌厉，却也是穿胸开膛之祸。

温方山大吃一惊，虎口剧痛，钢杖已被挟手夺了过去。

袁承志心想他是温青的亲外公，不能令他难堪，当下立即收回木剑，左手一送，已将钢杖交还在他手中。这只是一瞬间之事，武功稍差的人浑没看出钢杖一夺一还，已转过了一次手，料想令他如此下台，十分顾全了他老人家的颜面。

哪知温方山跟着便横杖打出。袁承志心想：“已经输了招，怎么如此不讲理，全没武林中高人的身分？”当即向左避开，

突然嗤嗤嗤三声，杖头龙口中飞出三枚钢钉，分向上中下三路打到。杖头和他身子相距不过一尺，暗器突发，哪里避让得掉？

温青不由得“呀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眼见情势危急，脸色大变。

却见袁承志木剑回转，咻咻咻三声，已将三枚钢钉都打在地下。这招华山剑法，有个名目叫作“孔雀开屏”，取义于孔雀开屏，顾尾自怜。这招剑柄在外，剑尖向己，专在紧急关头挡格敌人兵器。袁承志打落暗器，木剑反撩，横过来在钢杖的龙头上一按。木剑虽轻，这一按却按在杖腰的不当力处，正深得武学中“四两拨千斤”的要旨。

温方出只觉一股劲力将钢杖向下捺落，忙运力反挺，却已慢了一步，杖头落地。袁承志左足一蹬，踏上杖头。温方山用力回扯，竟没扯起，袁承志松足向后纵开丈余。温方山收回钢杖，只见厅上青砖深深凹下了半个龙头，须牙宛然，竟是杖上龙头被他蹬入砖中留下的印痕。四周众人见了，尽皆骇然。

温方山脸色大变，双手将钢杖猛力往屋顶上掷去，只听得忽啦一声巨响，钢杖穿破屋顶，飞了出去。

他纵声大叫：“这家伙输给你的木剑，还要它干么？”

袁承志见这老头子怒气勃勃，呼呼喘气，将一丛胡子都吹得飞了起来，心中暗笑：“这是你输了给我，可不是钢杖输了给木剑！”

屋顶砖瓦泥尘纷落之中，温方施纵身而出，说道：“年轻人打暗器的功夫还不坏，来接接我的飞刀怎样？”随手解下腰

中皮套，负在背上。

袁承志见他皮套中插着二十四柄明晃晃的飞刀，刃长尺许，心想大凡暗器，均是乘人不备，卒然施发，袖箭藏在袖中，金镖、铁莲子之属藏在衣囊，他的飞刀却明摆在身上当眼之处，料想必有过人之长，知道这时谦逊退让也已无用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老前辈手下容情！”将木剑还给小孩，转过身来。

温家众人知道四老爷的飞刀势头劲急，捷如电闪，倏然便至。这少年如全数接住，倒也罢了，要是他闪避退让，飞刀不生眼睛，那可谁也受不住他一刀。当下除了四老之外，余人纷纷走出厅去，挨在门边观看。

温方施叫道：“看刀！”手一扬，寒光闪处，一刀呜呜飞出。原来他的飞刀刀柄凿空，在空中急飞而过之时，风穿空洞，发出呜呜之声，如吹唢呐，声音凄厉。刀发有声，似是先给敌人警告，显得光明磊落，其实也是威慑恐吓，扰人心神。

袁承志见飞刀威猛，与一般暗器以轻灵或阴毒见胜者迥异，心想：“我如用手接刀，不显功夫，难挫他骄气，总要令他们输得心悦诚服，才能叫他们放出小慧，交还黄金。”于是在怀中摸出两枚铜钱，左手一枚，右手一枚，分向飞刀打去。左手一枚先到，只听铮的一声响，飞刀登时无声，原来铜钱已把镂空的刀柄打折。右手一枚铜钱再飞过去，与飞刀一撞，同时跌在地上。那飞刀重逾半斤，铜钱又轻又小，然而两者相撞之后，居然一齐下堕，显见他的手劲力道，比温方施高出何止数倍。

温方施登时变色，两刀同时发出。袁承志也照样发出四枚铜钱，先将双刀声音打哑，跟着击落在地。

温方施哼了一声道：“好本事！好功夫！”口中说着，手下丝毫不缓，六把飞刀一连串的掷了出去。他这时已知势难击中对方，故意将六柄飞刀四散掷出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还能一把我飞刀打落？”却听得鸣铮、鸣铮接连六响，六柄飞刀竟然又被十二枚铜钱打哑碰跌。袁承志当日在华山绝顶，不知和木桑道人下了多少盘棋，打了多少千变万化之劫，再加上无数晨夕的苦练，才学会这手世上罕见的暗器功夫。木桑若是在旁，说不定还要指摘他手法未纯，但温家诸人却已尽皆心惊。

温方施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双手齐施，六柄飞刀同时向对方要害处掷出，六刀刚出手，又是六刀齐飞，这是他平生绝技，功夫再好的人躲开了前面六刀，决再躲不开后面跟上的六刀。十二柄飞刀呜呜声响，四面八方的齐向袁承志飞去。

温方达眼见袁承志武功卓绝，必是高人弟子，突见四弟使出最厉害的刀法，心中一惊，叫道：“四弟，别伤他性命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只见袁承志双手在空中一阵乱抓，右手六柄，左手六柄，十二柄飞刀尽数抓在手中，接着双手对着兵器架连续扬了几扬。

刀枪架上本来明晃晃的插满了刀枪矛戟，但见白光闪烁，枪头矛梢，尽皆折断，原来都被他用十二把飞刀斩断了。飞刀余势不衰，插入了墙壁。

突然之间，五老一齐站起，圈在他身周，目露凶光，同时喝道：“你是金蛇奸贼派来的吗？”

袁承志空中抓刀的手法，确是得自《金蛇秘笈》，蓦见五老神态凶恶，便似要同时扑上来咬噬一般，心下不禁惊慌，正要回答，一瞥之下，忽见厅外三个人走过，其中一人正是安小慧，被两名大汉绑缚了押着，当是刚从翻板下面的地窖被擒了上来。他心急救人，一个“一鹤冲天”，纵出厅去。温方达与温方义各抽兵刃，随后追到。

袁承志不顾追敌，直向安小慧冲去。两名大汉刀剑齐扬，搂头砍下。只听得当当两声，两名大汉手中的刀剑脱手飞出。这两人一呆，见砸去他们兵刃的竟是大老爷和二老爷，吓了一跳。温方达与温方义骂了声：“脓包！”抢上追赶。

原来袁承志身手快极，不架敌刃，嗖的一下，竟从刀剑下钻了过去。那两名大汉兵刃砍下来时，温氏二老恰好赶到，一刀一剑，便同时向大老爷、二老爷的头上招呼。

袁承志双手一扯，扯断了缚住安小慧手上的绳索。安小慧大喜，连叫：“承志大哥！”

这时那两人的刀剑正从空中落下，袁承志甩出断绳，缠住长剑，扯了回来，对安小慧道：“接着！”绳子一松，那剑剑柄在前，倒转着向她飞去。安小慧伸手接住。

这当儿当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长剑刚掷出，温方达两柄短戟已向袁承志胸前搠到。却听得“啊！哼！”两声叫喊，原来那两名大汉挡在路口，温方义嫌他们碍手碍脚，一个扫堂腿踢开了。

袁承志脚步不动，上身向后一缩，陡然退开两尺。温方达双戟递空，正要再戳，劲未使出，倏觉双戟自动向前，烛光映射下，只见对方手中一截断绳已缠住双戟，向前拉扯。

温方达借力打力，双戟一招“泾渭同流”，乘势戳了过去，戟头锋锐，闪闪生光。袁承志侧过身子，用力一扯断绳，随即突然松手。温方达出其不意，收势不及，向前踉跄了两步，看袁承志时，已拉了安小慧抢进练武厅内。

温方达本已冲冲大怒，这时更加满脸杀气，双手一崩，已把戟上短绳崩断，纵进厅来。温家众人也都回到厅内，站在五老身后。

温方达双戟归于左手，右手指着袁承志，恶狠狠的喝道：“那金蛇奸贼在哪里？快说。”

袁承志说道：“老前辈有话好说，不必动怒。”

温方达怒道：“金蛇郎君夏雪宜是你甚么人？他在甚么地方？你是他派来的么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从没见过金蛇郎君的面，他怎会派我来？”

温方达道：“这话当真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干么骗你？晚辈在衢江之中，无意与这位温兄弟相遇，承他瞧得起，结交为友，这跟金蛇银蛇有甚么干系？”

五老面色稍和，但仍十分怀疑。温方达道：“你不把金蛇奸贼藏身之所说出来，今日莫想离开石梁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凭你们这点功夫想扣留我，只怕不能。”听他们口口声声的把金蛇郎君叫作“金蛇奸贼”，更是说不出的气恼，但面子仍很恭谨，说道：“晚辈与金蛇郎君无亲无故，连面也没有会过。不过他在哪里，我倒也知道，就只怕这里没一个敢去见他。”

温氏五老怒火上冲，纷纷说道：“谁说不敢？”“这十多年来，我们哪一天不在找他？”“这奸贼早已是废人一个，又有

谁怕他了？”“他在哪里？”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袁承志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真的要去见他？”温方达踏前一步，道：“不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见他有甚么好？”温方达怒道：“小朋友，谁跟你开玩笑？快给我说出来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各位身子壮健，总还得再隔好几年，才能跟他会面。他已经死啦！”

此言一出，各人尽皆愕然。只听得温青急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袁承志回过头来，见那中年美妇已晕倒在温青怀中，脸色惨白，连嘴唇都毫无血色。

温方山脸色大变，连骂：“冤孽。”温方义对温青道：“青青，快把你妈扶进去，别丢丑啦，让人家笑话。”温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丢甚么丑？妈妈听到爸爸死了，自然要伤心。”

袁承志大吃一惊：“他妈妈是金蛇郎君的妻子？温青是他的儿子？”

温方义听得温青出言冲撞，更在外人之前吐露了温门这件奇耻大辱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对温方山道：“三弟，你再宠这娃娃，我可要管了。”温方山向温青斥道：“谁是你爸爸？小孩子胡言乱语。还不快进去？”

温青扶着母亲，慢慢入内。那美妇悠悠醒转，低声道：“你请袁相公明晚来见我，我有话问他。”温青点头，回头对袁承志道：“还有一天，明晚你再来盗吧。你就是帮着人家。你，你……发的誓都是骗人的！”恨恨的向安小慧望了一眼，扶着母亲走了进去。

袁承志对安小慧道：“走吧！”两人向外走出。温方悟站在门口，双手一拦，厉声说道：“慢走，还有话问你。”袁承志一拱手道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日晚辈再来奉访。”温方悟道：“那金蛇奸贼死在甚么地方？他死时有谁见到了？”

袁承志想起那晚张春九刺死他秃头师弟的惨状，心想：“你们石梁派好不奸诈凶险，那晚在华山之上，我便险些死在你们手中，又何必跟你们说真话？何况你们觊觎金蛇郎君的遗物，我更不能说。”便道：“我也是辗转听朋友说起的，金蛇郎君是死在广东海外的一个荒岛之上。”说到这里，童心忽起，说道：“贵派有一个瘦子，叫作张春九，还有一个秃头，是不是？金蛇郎君的下落，他师兄弟俩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只消叫他二人来一问，就什么都明白了，用不着来问我。”

温氏五老面面相觑，透着十分诧异。温方义道：“张春九和江秃头？这两个家伙不知死到哪里去了，他妈的，回来不剥他们的皮。”

袁承志心道：“你们到广东海外几千个荒岛上去细细的找吧！要不然，亲自去问张春九和那秃头也好。”向众人抱拳道：“晚辈失陪。”

温方悟道：“忙甚么？”他定要问个清楚，伸臂拦住。袁承志伸掌轻轻向他手臂推去。温方悟手腕一勾，要施展擒拿手法拿他手腕。哪知袁承志不想再和人动手，这一招其实是虚招，对方手一动，左方露出空隙，他拉住安小慧的手，呼的一声，恰好从空隙中穿了出去，连温方悟的衣服也没碰到。

温方悟大怒，右手在腰间一抖，已把一条牛皮软鞭解了下来，一招“骏马脱缰”，向他后心打到。武林中的软鞭有的

以精钢所铸，考究的更以金丝绕成，但温方悟内功精湛，所用兵刃就只平平常常的一条皮鞭。皮鞭又韧又软，在他手里使开来如臂使指，内劲到处，比之五金软鞭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袁承志听得背后风声，拉着安小慧向前直窜，皮鞭落空，听得呼的一声，劲道凌厉，知是一件厉害的软兵器，他头也不回，向墙头纵去。

温方悟在这条软鞭上下过数十年的功夫，被他这么轻易避开，岂肯就此罢手？右手挥出，圈出一个鞭花，向安小慧脚上卷来。这一下避实就虚，知道这少女功力不高，这一招定然躲不开，如把她拉了下来，等于是截住了袁承志。

袁承志听得风声，左手撩出，带住鞭梢，他上跃之势不停，左手使劲，竟将温方悟提了起来。温家众人一见，无不骇。

温方施要救五弟，右手急扬，两柄飞刀呜呜发声，向袁承志后心飞去。

袁承志左手松开了皮鞭鞭梢，拉着安小慧向墙外跃出，听得飞刀之声，竟不回头，脚心在飞刀刀身轻轻一挡，飞刀立时倒转。

温方悟脚刚落地，两柄飞刀已当头射落。他不及起身，抖起皮鞭，想打开飞刀，哪知皮鞭忽然寸寸断裂，原来刚才袁承志在半空中提起温方悟，实已使上了混元功的上乘内劲，否则他在半空中无从借力，如何提得起一个一百几十斤的大汉？这混元劲传到皮鞭之上，竟然将鞭子扯断了。温方悟大惊，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滚了开去，但一柄飞刀已把他衣襟刺破。他站起来时一身冷汗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温方达不住摇头。五老均是暗暗纳罕。温方义道：“这小子不过廿岁左右，就算在娘胎里起始练武，也不过廿年功力，怎地手下竟如此了得？”温方山道：“金蛇奸贼这般厉害，也栽在咱们手里。这小子明晚再来，咱们好好的对付他。”

袁承志和安小慧回到借宿的农家。安小慧把这位承志大哥满口称赞，佩服得了不得，说道：“崔师哥老是夸他师父怎么了不起，我看他师父一定及不上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崔师哥叫甚么名字，他师父是哪一位？”安小慧道：“他叫崔希敏，外号叫甚么伏虎金刚。他师父是华山派穆老祖师的徒弟，外号叫‘铜笔铁算盘’。我听了这外号就忍不住笑，也从来没问崔师哥他师父叫甚么名字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是大师哥的徒弟，他还得叫我声师叔呢。”也不与她说穿，两人各自安寝。

次日晚上，袁承志叫安小慧在农家等他，不要同去。安小慧知道自己功夫差，只有碍手碍脚，帮不上忙，反要他分心照顾，虽然不大愿意，还是答应了。

袁承志等到二更天时，又到温家，只见到处黑沉沉的灯烛无光，正要飞身入内，忽听得远处轻轻传来三声箫声，那洞箫一吹即停，过了片刻，又是三声。袁承志心念一动，知是温青以箫相呼，心想温氏五老板凶恶，温青却对自己尚有结义之情，最好能劝得她交还黄金，不必再动手了，于是循着箫声，往玫瑰山坡上奔去。

到得山坡，远远望去，见亭中坐着两人，月光下只见云鬓雾鬓，两个都是女子，当即停了脚步，心想：“青弟不在这里！”只见一个女子举起洞箫吹奏，听那曲调，便是温青那天

吹过的那首音调凄凉的曲子，忍不住走近几步，想看清楚是谁。

那手持洞箫的女子出亭相迎，低低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袁承志大吃一惊，溶溶月色下一张俏丽面庞，竟然便是温青。他登时呆了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温青浅浅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妹其实是女子，一直瞒着大哥，还请勿怪！”说着深深一个万福。袁承志还了一揖，以前许多疑虑之处，豁然顿解，心想：“我一直怪她脂粉气太重，又过于小性儿，没丈夫气概，原来竟是女子。唉，我竟是莫名其妙的跟一个姑娘拜了把子，这可从哪里说起？”

温青道：“我叫温青青，上次对你说时少了一个青字。”说着抿嘴一笑，又道：“其实呢，我该叫夏青青才是。”

袁承志见她改穿女装，秀眉凤目，玉颊樱唇，竟是一个美貌佳人，心中暗骂自己糊涂，这么一个美人谁都看得出来，自己竟会如此老实，被她瞒了这许多天。要知他一生之中，除了婴儿之时，只和安大娘和安小慧同处过数日，此后十多年在华山绝顶练武，从未见过女子。后来在闯王军中见到李岩之妻红娘子，这位女侠豪迈爽朗，与男子无异。因此于男女之别，他实是浑浑噩噩，认不出温青青女扮男装。

温青青道：“我妈在这里，她有话要问你。”袁承志走进亭去，作揖行礼，叫道：“伯母，小侄袁承志拜见。”那中年美妇站起身来回礼，连说：“不敢当。”

袁承志见她双目红肿，脸色憔悴，知她伤心难受，默默无言的坐了下来，寻思：“听青青说，她母亲是给人强奸才生下她来，那人自是金蛇郎君了。五老对金蛇郎君深恶痛绝，青

青提一声爸爸，就被她二爷爷喝斥怒骂。可是她妈妈听得金蛇郎君逝世，立即晕倒，伤心成这个样子，对他显然情意很深，其中只怕另有别情。”

青青的母亲呆了一阵，低声问道：“他……他是真的死了？袁相公可亲眼见到么？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她又道：“袁相公对我青青很好，我是知道的。我决不像我爹爹与叔伯们那样，当你是仇人，请……请你把他死时的情形见告。是谁害死他的？他……他死得很苦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声音发颤，泪珠扑簌簌的流了下来。

袁承志对金蛇郎君的心情，实在自己也不大明白，听师父与木桑道人讲，这人脾气古怪，工于心计，为人介于正邪之间。他安排铁盒弩箭、秘笈剧毒，确是用心险狠，实非正人端士。可是自从研习《金蛇秘笈》中的武功之后，对这位绝世的奇才不禁暗暗钦佩，在内心深处，不自觉的已把他当作师父之一。昨晚听到温氏五老怒斥金蛇郎君为“奸贼”，心中说不出的愤怒，事后想及，也觉奇怪。这时听青青之母问起，便道：“金蛇郎君我没见过面，不过说起来，这位前辈和我实有师徒之份，我许多武功是从他那里学的。这位前辈死后的情形，恕我不便对伯母说，只怕有坏人要去发掘他的骸骨。”

青青之母身子一晃，向后便倒。青青连忙抱住，叫道：“妈妈，你别伤心。”

过了一会，青青之母悠悠醒来，哭道：“我苦苦等了十八年，只盼他来接我们娘儿离开这地方，哪知他竟一个人先去了。青青连她爸爸一面也见不着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伯母不必难过。夏老前辈现今安安稳稳的长眠地下。他的骸骨小侄已经好好安葬了。”又道：“夏前辈死时身子端坐，逝世之前又作了各种安排，显非仓卒之间给人害死。”

青青之母说道：“原来是袁相公葬的，大恩大德，真不知怎样报答才好。”说着站起来施了一礼，又道：“青青，快给袁大哥磕头。”青青拜倒在地，袁承志忙也跪下还礼。青青之母道：“不知他可有甚么遗书给我们？”

袁承志想起秘笈封面夹层中的地图和图上字样：“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，寻访温仪，赠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当时看了这张“重宝之图”，因无贪图之念，随手在行囊中一塞，此后没再加留意，曾想金蛇郎君以旷世武功，绝顶聪明，竟至丧身荒山，险些骸骨无人收殓，只怕还是受了这重宝之害。天下奇珍异宝，无不足招大祸，这话师父常常提起，因此对这张遗图颇有些厌憎之感，这时经青青之母一问，这才记起，说道：“小侄无礼，斗胆请问，伯母的闺字，可是一个‘仪’字？”

青青之母一惊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怎知道？”随即道：“那定是他……他……遗书上写着的了，袁相公可……可有带着？”神情中充满盼望和焦虑。

袁承志正要回答，突然右足一点，从亭子栏干上斜刺跃出。温仪母女吃了一惊，只听一人“啊哟”一声，袁承志已伸手从玫瑰丛中抓了一个人出来，走向亭子。那人已被他点中穴道，手足软软的垂下，动弹不得。

青青叫道：“是七伯伯。”温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袁相公，

请你放了他吧。温家门中，没一个当我们母女是亲人了。”袁承志伸手在那人身上拍捏几下，解开了他的穴道。原来那人是昨晚与他交过手的温南扬。他是温方义的儿子，在兄弟中排行第七。

温青青怒道：“七伯伯，我们在这里说话，你怎么来偷听？也没点长辈样子。”

温南扬一听大怒，便欲发作，但刚才被袁承志擒住时全无抗御之能，昨晚又在他手底吃过苦头，恨恨的望了三人一眼，转头就走，走出亭子数步，恶狠狠的道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自己偷汉子不算，还教女儿也偷汉子。”

温仪一阵气苦，两行珠泪挂了下来。青青哪里忍得他如此辱骂，追出去喝道：“喂，七伯伯，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甚么？”

温南扬转身骂道：“你这贱丫头要反了吗？是爷爷们叫我来的，你敢怎样？”

温青青骂道：“你要教训我，大大方方的当面说便是，干么来偷听我们说话？”温南扬冷笑道：“我们？也不知是哪里钻出来的野男人，居然一起称起我们来啦。温家十八代祖宗的脸，都给你们丢干净了！”青青气得胀红了脸，转头道：“妈，你听他说这种话。”

温仪低声道：“七哥，请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温南扬略一沉吟，大踏步走进亭子站定，和袁承志相距甚远，防他突然出手。

温仪道：“我们娘儿身遭不幸，蒙五位爷爷和各位兄弟照顾，在温家又耽了十多年。那姓夏的事，我从来没跟青青说

过，现下既然他已不在人世，也就不必再行隐瞒。这件事七哥头尾知道得很清楚，请你对袁相公与青青说一说吧。”

温南扬怫然道：“我干么要说？你的事你自己说好啦，只要你不怕丑。”温仪轻轻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好吧，我只道他救过你性命，你还会有一些儿感激之心，哪知温家的人，全是那么忘……忘……唉！”温南扬怒道：“他救过我性命，那不错。可是他为甚么要救我？好，我痛痛快快说出来，免得你自己说时，不知如何胡言乱语，尽说些谎话。”青青怒道：“我妈妈怎会说谎？”温仪拉了她一把，道：“让七伯伯说。”

温南扬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姓袁的，青青，我怎样识得那金蛇奸贼，现今原原本本的跟你们说，也好让你们知道，那奸贼的用心是怎样险毒。”青青道：“你说他坏话我不听。”说着双手掩住耳朵。

温仪道：“青青，你听好啦。你过世的爸爸虽然不能说是好人，可是比温家全家的好处还多上百倍。”温南扬冷笑道：“你忘了自己也姓温。”

温仪抬头远望天边，轻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早已不姓温了。”

第六回 逾墙搂处子 结阵困郎君

温南扬说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二十六岁。爹爹叫我到扬州去给六叔做帮手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原来石梁温氏五祖本有六兄弟。”温南扬续道：“我到了扬州，没遇上六叔。一天晚上出去做案子，不小心失了手。”温仪冷冷的道：“不知是做甚么案子？”

温南扬怒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难道不敢说？我是瞧见一家大姑娘长得好，夜里跳进墙去采花。她不从，我就一刀杀了。哪知她临死时一声大叫，给人听见了。护院的武师中竟有几名好手，一齐涌来，好汉敌不过人多，我就给他们擒住了。”

袁承志听他述说自己的恶行，竟然毫无羞愧之意，心想这人实是无耻已极。

温南扬又道：“他们打了我一顿，将我送到衙门里监了起来。我可也不怕。我这件案子不是小事，沸沸扬扬的早传开了。我想六叔既在扬州，他武功何等了得，得知讯息后，自会来救我出狱。哪知等了十多天，六叔始终没来。上官详文下来，给我判了个斩立决。狱卒跟我一说，我才惊慌起来。”温青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还道你是不会怕的。”

温南扬不去理她，续道：“过了三天，牢头拿了一大碗酒、一盘肉来给我吃。我知道明天就要处决了，心想是人都要死，只不过老子年纪轻轻，还没好好享够了福，不免有点可惜，心一横，把酒肉吃了个干净，倒头便睡。睡到半夜，忽然有人轻轻拍我肩头。我翻身坐起，听得有人低声在我耳边说道：‘别作声，我救你出去！’接着嚓嚓几声响，我手脚的铁镣手铐，都被他一柄锋利之极的兵刃削断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跳出狱去。那人轻功好极，手劲又大，拉着我手，我赶路省了一大半力气。两人来到城外一座破庙里，他点亮神案上的蜡烛，我才看清楚他是个长得很俊的年轻人，年纪还比我小着几岁。他是个小白脸，哼！”

说到这里，向温仪和青青狠狠的望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便向他行礼道谢。那人骄傲得很，也不还礼，说道：‘我姓夏，你是石梁派姓温的了？’我点头说是，这时见他腰间挂着那柄削断我铐镣的兵刃，弯弯曲曲的似乎是一柄剑，只是剑头分叉，模样很是古怪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那便是那柄金蛇剑了。”他不动声色，听温南扬继续说下去：“我问他姓名，他冷冷的道：‘你不必知道，反正以后你也不会感激我。’当时我很奇怪，心想他救我性命，我当然一辈子感激。那人道：‘我是为了你六叔温方禄才救你的。跟我来！’我跟着他走到运河边上，上了一艘船，他吩咐船老大向南驶去。那船离开了扬州十多里路，我才慢慢放心，知道官府不会再来追赶了。我问了几句，他只是冷笑不答，忽然从衣囊里拿出一对蛾眉刺来。这是六叔的兵器，素来随身不离，怎么会落在这人手中，我心中很奇怪。那人

道：‘你六叔是我的好朋友，哈哈！’怪笑了几声，脸上忽然露出一阵杀气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他道：‘这口箱子，你带回家去。’说着向船舱中一指，我见那箱子很大，用铁钉钉得十分牢固，外面还用粗绳缚住。他道：‘你赶快回家，路上不可停留。这口箱子必须交你大伯伯亲手打开。’我一一答应了。他又说：‘一个月之内，我到你家来拜访，你家里的长辈们好好接待吧。’我听他说话不伦不类，但也只得答应。他嘱咐完毕，忽然提起船上的铁锚，喀喇喀喇，把四只锚爪都拗了下来。”

温青青听到这里，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温南扬呸的一声，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。青青性爱洁净，见他如此糟蹋自己亲手布置的玫瑰小亭，心中一阵难过。袁承志知她心意，伸脚把痰擦去。青青望了他一眼，眼光中甚有感激之意。

温南扬续道：“他向我显示武功，也不知是何用意，只见他把断锚往船舱中一掷，说道：‘你如不照我的吩咐，开箱偷看，私取宝物，一路上若是再做案子，这铁锚便是你的榜样！’从囊中拿出一锭银子，掷在船板上，说道：‘你的路费！’拔起船头上的两支竹篙，双手分别握定，左手竹篙插入河中，身子已跃了起来，右手竹篙随即入河，同时拔起左手竹篙，又向前点去。这样几下子，就如一只长腿鹭鸶般走到了岸上。他高声叫道：‘接着！’语声方毕，两支竹篙如标枪般射了过来。我见来势劲急，不敢去接，闪身躲开，扑扑两声，竹篙穿入船篷。但听得他在岸上一声长笑，身子已消失在黑影之中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位金蛇郎君大有豪气。”他只心里想想，

青青却公然赞了起来：“这人真是英雄豪杰。好威风，好气概！”

温南扬道：“英雄？呸！英他妈的雄。当时我只道他是我救命恩人，虽见他说话时眼露凶光，似乎对我十分憎厌，还道他脾气古怪，也不怎么在意。过江后，我另行雇船，回到家来。一路上搬运的人都说这口箱子好重，我想六叔这次定是发了横财，箱子中盛满了金银财宝。我花了这么多力气运回家来，叔伯们定会多分我一份，因此心里很是高兴。回家之后，爹爹和叔伯们很夸奖我能干，说第一次出道，居然干得不坏。”

青青插口道：“的确不坏，杀了一个大闺女，带来一口大箱子。”温仪道：“青青，别多嘴，听七伯伯说下去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这天晚上，厅上点满蜡烛，两名家丁把箱子抬进来。爹爹和四位叔伯坐在中间。我亲自动手，先割断绳子，再把铁钉一枚枚的起出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伯伯那时笑着说：‘老六又不知看中了哪家的娘儿，荒唐的不想回家，把这箱东西叫孩子先带回来。来，咱们瞧瞧是甚么宝贝！’我揭开箱盖，见里面装得满满的，上面铺着一层纸，纸上有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‘温氏兄弟同拆’几个字。我见那几个字似乎不是六叔的手笔，就把信交给大伯伯。他并不拆信，说道：‘下面是甚么东西？’我把那层纸揭开，下面是方方的一个大包裹，包裹用线密密缝住。大伯伯道：‘六嫂，你拿剪刀来拆吧。六弟怎么忽然细心起来啦？’六婶拆开缝着的线，把包袱一揭开，突然之间，包裹嗖嗖嗖的射出七八支毒箭。”

青青惊呼了一声。袁承志心想：“这是金蛇郎君的惯技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这件事现今想起来还是教人心惊胆战，要是

我性急去揭包袱，这条命还在吗？这几支毒箭哪，每一箭都射进了六婶的肉里。那是见血封喉、剧毒无比的药箭，六婶登时全身发黑，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地死了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转过头厉声对青青道：“那就是你老子干的好事。这一来，厅上众人全都轰动。五叔疑心是我使奸，逼我打开包袱。我站得远远地，用一条长竿把包袱挑开，总算再没箭射出来。你道包裹里是甚么珍珠宝贝？”青青道：“甚么？”

温南扬冷冷的道：“你六爷爷的尸首！给斩成了八块！”

青青吃了一惊，吓得嘴唇都白了。温仪伸手搂住了她。

四人静默了一阵。温南扬道：“你说这人毒不毒？他杀了六叔也就罢了，却把他尸首这般送回家来。”温仪道：“他为甚么这样做，你可还没说。”温南扬道：“哼，你当然觉得挺应该哪。只要是你姘头干的事，不论甚么，你都说不错。”

温仪望着天空的星星，出了一会神，缓缓的道：“他是我丈夫，虽然我们没拜天地，可是在我心中，他是我的亲丈夫。青青，那时我比你此刻还小两岁，比你更加孩子气，又不爱学武，甚么也不懂。这些叔伯们在家里凶横野蛮，无恶不作，我向来不喜欢他们，见六叔死了，老实说我心里也不难受。那时我只觉得奇怪，六叔这么好的武功，怎么会给人杀死。只听得大伯伯拿起了那封信，大声读了起来。这件事过去有二十年了，可是那天晚上的情形，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封信里的话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大伯伯气得脸色发白，读信的声音也发颤了，他这么念：‘石梁派温氏兄弟共鉴：送上令弟温方禄尸首一具，务请笑纳。

此人当年污辱我亲姊之后，又将其杀害，并将我父母兄长，一家五口尽数杀死。我孤身一人逃脱在外，现归来报仇。血债十倍回报，方解我恨。我必杀你家五十人，污你家妇女十人。不足此数，誓不为人。金蛇郎君夏雪宜白。”

她背完那封信，吁了口气，对温南扬道：“七哥，六叔杀他全家，此事可是有的？”

温南扬傲然道：“我们男子汉大丈夫，入了黑道，劫财劫色，杀人放火，那也稀松平常。六叔见他姊姊长得不错，用强不从，拔刀杀了，又有甚么了不起？本来也不用杀他满门，定是六叔跟她家人朝了相，这才要杀人灭口。只可惜当时给这兔崽子漏了网，以致后患无穷。”温仪叹道：“你们男人在外面作了这样大的孽，我们女子在家里哪里知道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大伯伯读完了信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‘这贼子找上门来最好，否则咱们去找他，还不知他躲在哪里呢？’他话虽这么说，可十分谨慎，仔细盘问我这奸贼的相貌和武功，当晚大家严行戒备，又派人连夜去把七叔和八叔从金华和严州叫回来。”

袁承志心中奇怪：“怎么他们兄弟这么多？”青青也问了起来：“妈，我们还有七爷爷、八爷爷，怎么我不知道？”温仪道：“那是你爷爷的堂兄弟，本来不住在这儿的。”

温南扬道：“七叔一向在金华住，八叔在严州住，虽是一家，外面知道的人不多，哪知这金蛇奸贼消息也真灵，七叔和八叔一动身，半路上就给他害死了。这奸贼神出鬼没，不知在哪一天上，把我们家里收租米时计数用的竹筹偷去了一批。他杀死我们一个人，便在死人身上插一根竹筹，看来不

插满五十根，不肯收手。”

青青道：“咱们宅子里上上下下一百多人，怎会抵挡不住？他有多少人呢？”

温南扬道：“他只有一个。这奸贼从来不公然露面，平时也不知躲在甚么地方，只等我们的人一落单，就出手加害。大伯伯邀了几十位江湖好手来石梁，整天在宅子里吃喝，等这奸贼到来，宅子外面贴了大布告，邀他正大光明的前来决斗。但他并不理会，见我们人多，就绝迹不来。过了半年，这些江湖好手慢慢散去了，大房的三哥和五房的九弟忽然溺死在塘里，身上又插了竹筹。原来这奸贼也真有耐心，悄悄的等了半年，看准了时机方下手。接连十来天，宅子里天天有人毙命。石梁镇上棺材店做棺材也来不及，只得到衢州城里去买。对外面说，只说宅子里撞了瘟神，闹瘟疫。仪妹妹，这些可怕的日子你总记得吧？”

温仪道：“那时候全镇都人心惶惶。咱们宅子里日夜有人巡逻，爹爹和叔伯们轮班巡守。女人和孩子都聚集在中间屋里，不敢走出大门一步。”

温南扬切齿道：“饶是这样，四房里的两个嫂嫂半夜里还是给他掳了去，当时咱们只道又被他害死了，哪知过了一个多月，两个嫂嫂从扬州捎信来，说给这奸贼卖到了娼寮，被迫接了一个月客人。四叔气得险险晕死过去，这两个媳妇也不要了，派人去杀光了娼寮里的老鸨龟奴、妓女嫖客，连两个嫂嫂也一起杀了，一把火连烧了扬州八家娼寮。”

袁承志听得毛骨悚然，心想：“这金蛇郎君虽然是报父母兄姊之仇，但把元凶首恶杀死也已经够了，这样做未免过份。”

又想：“温方施怎么地迁怒于人，连自己的两个媳妇也杀了？”不自禁的摇头，很觉不以为然。

温南扬道：“最气人的是，每到端午、中秋、年关三节，他就送一封信来，开一张清单，说还欠人命几条，妇女几人。石梁派在江南纵横数十年，却被这奸贼一人累得如此之惨，大家处心积虑，要报此仇。但这奸贼身手实在太强，爹爹和叔伯们和他交了几次手，都拾夺他不下。咱们防得紧了，他接连几个月不来，只要稍稍一松，立刻出事。大家实在无计可施。两年之间，咱们温家被他大大小小一共杀死了三十八口。青青，你说，咱们该不该恨这恶贼？”青青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温南扬道：“让你妈说下去吧。”

温仪对袁承志望了一眼，凄然道：“他的骸骨是袁相公埋葬的，那么我甚么事也不必瞒你，只求袁相公待会把他死时的情形，说给我们母女俩知道……那么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又咽哽了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那时我不懂他为何这样狠，其实也不想懂。爹爹不许我们走出大门一步，我好气闷，每天只能在园子里玩玩，爹爹还说，没哥哥们陪着，女孩子们就是大白天也不能到园子里去。这天是阳春三月，田里油菜花的香味一阵阵从窗里吹进来，我真想到山坡上去看看花，闻闻田野里那股风的气息，可是这害死了人的金蛇郎君呀，在这样好的天气，把我关在屋子里。我真想独自个溜出去一会儿，可是想起爹爹那股严厉的神气，又不敢啦。这天下午，我和二房里的三姊姊、五房里的嫂嫂，还有南扬哥你和天霸哥，我们五个人在园子里玩，我在荡秋千，越荡越高。身子飘了起来，从墙头上望出去，见到绿油油的

杨柳，一株株开得十分茂盛的桃花，心里真是高兴。忽然，天霸哥怪叫了一声，仰天跌倒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后来才知他胸口中了那人一枚金蛇锥，当场就打死了。南扬哥你呢？我记得你马上逃进了屋，把我们三个女人丢在外面。”

温南扬胀红了脸，辩道：“我打不过他，不走岂不是白送性命，我是去叫救兵。”

温仪道：“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只见墙头一个人跳了下来，刚好站在我的秋千上。他用力一荡，秋千飞了起来，他一把将我拦腰抱住，我只觉腾云驾雾般的飞了出去。我以为这一下两人都要跌死了，哪知他左手抱着我，右手在墙外大树枝上一扳，便又弹了起来，轻轻的落在数丈之外。这时我吓胡涂了，举起拳头往他脸上乱打。他手指在我肩窝里一点，我登时全身瘫软，一动也不能动啦。只听得后面很多人高声叫嚷追赶，但后来声音越来越远。他挟着我奔了半天，到了一个悬崖峭壁上的山洞里。他解了我穴道，望着我狞笑。我忽然想起了那两位嫂嫂，心想与其受辱，不如自己死了干净，就一头向山石上撞去。他在我后心一拉，我才没撞死，留下了这个疤。”说着往自己额上一指。袁承志见那伤疤隐在头发丛里，露在外面的有一寸来长，深入头顶，看来当时受伤着实不轻。

温仪叹道：“倘若就这么让我撞死了，对他自己可好得多，谁知这一拉竟害苦了他。那时我昏了过去，等醒来时，见身上裹着一条毯子，我一惊又险险晕了过去，后来见自己身上衣服穿得好好地，才稍稍放了一点心，想是他见我寻死，强盗发了善心，便不再下手害我。我紧紧闭住了眼睛，一眼也

不敢瞧他，连心里也不敢去想眼前的事。

“他怕我再寻死，那两天之中，日夜都守着我。跟我说话，我自然不答。他煮了东西给我吃，我只是哭，甚么也不吃。到第四天上，他见我饿得实在不成样子了，于是熬了一大碗肉汤，轻声轻气的劝我喝。我不理不睬，他忽然抓住我，捏住我的鼻子，把肉汤往我嘴里灌，这样强着我喝了大半碗汤。他手一松，我就将一口热汤喷在他脸上。我是要激他生气，干脆一刀杀了我，免得受他欺侮，再把我像二位嫂嫂那样，卖到娼寮里去活受罪。哪知他并不发怒，只是笑笑，用袖子擦去了脸上汤水，呆呆望着我，不住叹气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对望了一眼，青青突然间红晕满脸。

温仪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他睡在洞口，对我说：‘我唱小曲儿给你听好吗？’我说：‘我不爱听。’他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‘我当作你是哑巴，原来会说话。’我骂道：‘谁是哑巴来着？见了坏人我就不说话。’他不再言语了，高高兴兴的唱起山歌来，唱了大半夜，直到月亮出来，他还在唱。我一直在大宅子里住着，哪里听说过这种……这种山歌。”

温南扬喝道：“你又怕听又想听，是不是？谁耐烦来听你这些不要脸的事？”大踏步便向亭外走去。青青道：“他定是去告诉爷爷们。”温仪道：“由他说去，我早就甚么都不在乎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妈，你再说下去。”

温仪道：“后来我朦朦胧胧的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醒来却不见了他，我想一个人逃回家来，可是这山洞是在一个山峰顶上，山峰很陡，无路可下，只有似他这样轻功极高的人，才能上下。到中午时他回来了，给我带来了许多首饰、脂粉。

我不要，拿起来都抛到了山谷里。他可也不生气，晚上又唱歌给我听。

“有一天，他带了好多小鸡、小猫、小乌龟上山峰来，他知道我不忍心把这些活东西丢下山去。他整天陪我逗猫儿玩，喂小乌龟吃东西，晚上唱歌给我听。我在山洞里睡，他从来不踏进山洞一步。我见他不来侵犯我，放心了些，也肯吃东西了。可是一个多月中，我一直不跟他说话。他始终对我很温柔很和气，爹爹和妈妈都没他待我这样好。

“又过得几天，他忽然板起了脸，恶狠狠的瞧我，我很害怕，哭了起来。他叹了口气，哄我别哭。那天晚上我听得他在哭泣，哭得很是伤心。不久，天下起大雨来，他仍是不进洞来，我心中不忍，叫他进山洞来躲雨，他也不理。

“我问他为甚么哭，他粗声粗气说：‘明天是我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姊姊的忌辰。我一家全被你家的人在这天害死了。明天我说甚么也得杀一个人来报仇。你家里现下防备很严，请了崆峒派的李拙道人和十方寺的清明禅师作帮手，哼，这两人虽然厉害，我难道就此罢手不成？’他咬牙切齿的，冒着大雨就下峰去了。第二天到傍晚时，他还是没回来，我倒有些记挂了，暗暗盼望他平安回来。”

听到这里，青青偷偷望了袁承志一眼，瞧他是否有轻视之色，但见他端谨恭坐，留神倾听，这才宽慰，缓缓的吁了口气。

温仪道：“天快黑了，我几次到山峰边眺望。也不知去望了几次，终于见到对面那座山峰上有四个人影在互相追逐，身法都快得不得了。我用心细看，最先一人果然是他，后面一

个是道士，另一个是和尚，第四个却是我爹爹。他手中拿的是那把金蛇剑，一个斗他们三个，边打边逃。斗了一会，那和尚一禅杖横扫过去，眼见他无法避开，我心中着急，大声叫了起来，哪知他金蛇剑回过来一格，竟把禅杖斩去了一截。爹爹听见叫声，回头望见了，不再争斗，往我这山峰上奔来。

“他很是焦急，两剑把和尚与道人逼开，随后追赶。这样一来，变成我爹爹在前面，他在中间，僧道二人在后。四人不久就奔下山谷。他追上了我爹爹，拦住了不许他到我这边山峰来。斗了几回合，一僧一道赶到，我爹爹抽空跳出，自我这边攀上来。这四个人边斗边奔，追到了我站着的山峰上。我很是高兴，大叫：‘爹爹，快来！’这时他如发疯般抢了过来，接连三剑，把爹爹逼得不住倒退。爹爹打他不过，眼见危急，僧道二人也到了。爹爹叫道：‘阿仪，你怎样！’我说：‘我很好，爹，你放心。’爹爹道：‘好，咱们先料理了这奸贼再说。’三人又把他围在中间。

“那道人道：‘金蛇郎君，我们崆峒派跟你无冤无仇，只不过见你干得太也过份，因此挺身出来作个和事佬。我谁也不帮，如你答应罢手，以后不再去温家惹事，今日之事就此善罢。’他大声叫道：‘父母兄姊之仇，岂能不报？’那和尚道：‘你已经杀了这许多人，也该够了。劝你瞧在我们二人的脸上，就此停手吧！’他忽然一剑向和尚刺去，四人又恶斗起来。那道人的兵刃有点儿古怪，想来武功甚强，和尚的禅杖使开来，风声呼呼猛响，也很厉害。他越打越不成了，满头大汗，忽然一个踉跄，险险跌倒。

“那和尚一杖打下去，被他侧身躲过，他身子这样一侧，见到了我的脸。他后来说，他那时候本已筋疲力竭，但一见到我流露出对他十分关怀的神气，突然间精神大振。他的剑使得越来越快，山谷中雾气上升，烟雾中只见到金光闪耀。只听得他叫道：‘温姑娘，别怕，瞧我的！’那和尚大叫一声，骨溜溜的滚下山去，脑门正中钉了一枚金蛇锥。我爹和那道士都吃了一惊。他挺剑向我爹刺去，那道士乘虚攻他后心。他突然大喝一声，左手双指向道士眼中截去。道士头一低，他一剑挥过，将道士拦腰斩为两截。”

青青呀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温仪道：“他回手一剑，便向我爹爹刺去。爹爹见他连杀两个武功高手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钢杖使开来已不成家数。我忙从洞里奔出来，叫道：‘住手，住手！’他听我一叫，就停了手。我道：‘这是我爹爹！’他向我爹爹狠狠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‘你走吧，饶你性命！’爹爹很感意外，回身要走。这时我因整天没吃东西，加之刚才担心受惊，见他饶了爹爹，心中一喜，突然跌倒。他忙抢过来扶我，我从他肩上望出去，只见爹爹目露凶光，忽然举起钢杖，猛力向他后心打去。

“他一心只关注着我有没有受伤，全没想到爹爹竟会偷袭。我忍不住呼叫：‘留心！’他一愣，要待避让，已经不及，将头一侧，这一杖打中在他的背上。他夹手夺过钢杖，掷入山谷，双掌向爹爹打去。爹爹无法招架，闭目等死。哪知他回头向我望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对爹爹道：‘你快走。别让我回心转意，又不饶你了！’爹爹不再说话，奔下山去。他背上吃了爹爹这一杖，受伤着实沉重，爹爹刚走，他就一口鲜血，喷

在我胸前衣上。

青青哼了一声道：“爷爷这么不要脸，明里打不过人家，就来暗下毒手！”

温仪叹道：“按理说，他是我家的大仇人，连杀了我几十口人。可是见他受人围攻暗算，我禁不住心里向着他，这也叫作前生的冤孽。

“他摇摇晃晃的走进洞去，从囊中拿出伤药来吃了，接连又喷了许多鲜血出来。我吓得只是哭。他虽然受伤，神色却很高兴，问我：‘你干么哭？’我哭道：‘你伤得这样。’他笑问：‘你是为了我才哭？’我回答不出，只觉得很是伤心。

“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‘自从我全家的人给你六叔害死之后，从来没一人关心过我。我今天杀了你的一个堂兄，前后一共已杀了四十人，本来还要再杀十人，看在你的眼泪份上，就此罢手不杀了。’我只是哭，不说话。他又道：‘你家的女人我也不害了，等我伤好之后，送你回家。’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，只觉得他答应不杀人了，那很好。以后几天我烧汤煮饭，用心服侍他。可是他不停的呕血，有时迷迷糊糊的老是叫‘妈妈’。

“有一天他整天晕了过去，到了傍晚，眼见不成了。我哭得两眼都肿了。他忽然睁开眼来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‘不要紧，不会死。’过了两天，果然慢慢好了起来，一天晚上对我说，那天中了这一杖，本来活不成了，但想到他死之后，我在这高峰绝顶之上走不下去，我家的人又怕了他，不敢来找，那我非饿死不可。为了我，他无论如何要活着。”

青青插嘴道：“妈，他待你很好啊，这人很有良心。”说

着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。袁承志脸上一阵发热，把头转了开去。

温仪又道：“以后他身子渐渐复元，跟我说起小时候的事情，他爸爸妈妈怎样疼他，哥哥姊姊又怎样爱护他。有一次他生病，他妈妈三天三夜没睡觉的守在他床边。哪知一天晚上，六叔竟把他全家杀了。那时我觉得这人虽然手段凶狠毒辣，但说到他亲人的时候，却显得心肠很是良善柔和。他拿出一个绣花的红肚兜来给我看，说是他周岁时他妈妈绣的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从怀中取了一个小孩用的肚兜出来，摊在桌上。袁承志见这肚兜红缎面子，白缎里子，绣着个光身的胖娃娃睡在一张大芭蕉叶子上。胖娃娃神情憨憨的很是可爱，绣工精致，想得到他妈妈刺绣时满心是爱子之情。袁承志从小没有爹娘，看到这肚兜，想到自己身世，不禁一阵心酸。

温仪续道：“他常常唱山歌给我听。还用木头削成小狗、小马、小娃娃给我玩，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女娃娃。后来他伤势完全好了，我见他越来越不开心，忍不住问他原因。他说他舍不得离开我。我说：‘那么我就住在这里陪你好啦！’

“他非常开心，大叫大嚷，在山峰上两株大树上跳上跳下，像猴子一样翻筋斗。

“他对我说：他得到了一张图，知道了一个大宝藏的所在，其中金银珠宝，多得难以估量。据说从前燕王篡位，从北京打到南京。建文皇帝仓皇出走，把内库里的珍珠宝贝埋在南京一个秘密地方。燕王接位之后，搜遍了南京全城也找不到。他派三保太监几次下西洋，一来是为了找寻建文皇帝的下落，二来则是为了探查这批珍宝。”

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在《金蛇秘笈》中发现的，便是这张宝藏的地图。”

温仪续道：“他说成祖皇帝一生没找到这张地图，但几百年后，却让他无意之中得到了，眼下他大仇已报，就要去寻这批珍宝，寻到之后，便来接我，现下先把我送回家去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轻声道：“他舍不得我离开他，其实我心中也舍不得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总不能就这样跟了他去。我回家之后，大家却瞧我不起，我很是恼怒，他们没本事保护自己的女儿，我清清白白的回家，大家反而来羞辱我，我也就不理他们。不跟他们说话。”

青青接口道：“妈妈，你很对，你又做错了甚么？”

温仪道：“我在家里等了三个月，一天晚上，忽然听得窗下有人唱歌，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他到了，忙打开窗子让他进来。

我们见了很是欢喜。这天我就和他好了，有了你这孩子。那是我自己愿意的，到如今我也一点不后悔。人家说他强迫我，不是的。青儿，你爸爸待你妈妈很好。我们之间一直很恩爱。他始终尊重我，从来没强迫过我。”

袁承志暗暗钦佩她的勇气，听她说得一往情深，不禁凄然。青青忽然低声唱了起来：

“从南来了一群雁，也有成双也有孤单。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，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。不看成双，只看孤单，细思量你的凄凉，和我是一般样！细思量你的凄凉，和我是一般样。”

歌声娇柔婉转，充满了哀怨之情。

温仪凄然道：“那就是她爸爸唱给我听过的一支小曲。这孩子从小在我怀里听这些歌儿，听得多了。居然也记住了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夏前辈那时候想是已经找到了宝藏？”

温仪道：“他说还没找到，不过已有了线索。他心中挂念着我，不愿再为了宝藏而耽搁时日。他说到宝藏的事，我也没留心听。我们商量着第二天一早就偷偷的溜走，心中十分欢喜，甚么也没防备，不料想说话却给人偷听去了。”

“第二日天还没亮，我收拾好了衣服，留了一封信给爹爹，正想要走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我当然很怕，他说不要紧，就是千军万马也杀得出去。他提了金蛇剑，打开房门，进来的竟是我爹爹及大伯，二伯三人。他们都空着双手，没带兵刃，穿了长袍马褂，脸上居然都是笑嘻嘻地，丝毫没有敌意。我们见他三人这副模样，很是诧异。”

“爹爹说：‘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，这也是前生的冤孽。上次你不杀我，我也很承你的情。以后咱们结成亲家，可不许再动刀动枪。’他以为爹爹怕他再杀人，说道：‘你放心，我早答应了你小姐，不再害你家的人！’爹爹说：‘私下走可不成，须得明媒正娶，好好拜堂。’他摇头不信。我爹爹说：‘阿仪是我的独生爱女，总不能让她跟人私奔，一生一世抬不起头来。’他想这话不错。哪知他为了顾全我，却上了爹爹的当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令尊是骗他的，不是真心？”

温仪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爹爹就留他在厢房里歇，办起喜事来。他始终信不过，我家送给他吃的酒饭茶水，他先拿给狗吃。狗吃了一点没事，但他仍不放心，毫不沾唇，晚上都拿

去倒掉，自己在石梁镇上买东西吃。

“一天晚上，妈妈拿了一碗莲子羹来，对我说：‘你拿去给姑爷吃吧！’我不懂事，还道妈妈体惜他，高高兴兴的捧到房里。他见我亲手捧去，喜欢得甚么也没防备，几口吃了下去，正和我说话，忽然脸色大变，站起来叫道：‘阿仪，你心肠这样狠！’我吓慌了，问道：‘甚么？’他道：‘你为甚么下我的毒？’”

“你为甚么下我的毒？”这句话，虽在温仪轻柔的语音中说来，还是充满了森然可怖之意，想见当时金蛇郎君是如何愤怒，又是如何伤心。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不由得毛骨悚然。温仪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衣襟之上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寂静之中，忽听得亭外磔磔怪笑。三人急忙回头，只见温氏五兄弟并肩走近，后面跟着二三十人，手中都拿着兵刃。

温方山喝道：“阿仪，你把自己的丑事说给外人听，还要脸么？”

温仪胀红了脸，要待回答，随即忍住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十九年来，我没跟爹爹说过一句话，以后我也永不会和他说话。我本来早不该再住在温家，可是我有了青青，又能去哪里？再说，我总盼望他没有死，有一天会再来找我。我若是离开了这里，他又怎找得到我？他既然已经死了，我也没甚么顾忌了。我不怕他们，你怕不怕？”

袁承志还没答话，青青已抢着道：“承志大哥不会怕的。”

温仪道：“好，我就说下去。”提高了声音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急得哭了出来，不知道要怎样说、怎样做才好，突然之间，房门被人踢飞，许多人手执了刀枪涌了进来。”她向亭外一指，

说道：“当时站在房门外的，就是这些人。他们……他们手里都拿着暗器。爹爹总算对我还有几分父女之情，叫道：‘阿仪，出来！’我知道他们要等我出去之后，立刻向他发射暗器，房间只是这么一点地方，他往哪里躲去？我叫道：‘我不出来，你们连我一起杀了吧！’我挡在他身前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要保护他，不让他给人伤害。

“他本来眉头深锁，坐在椅上，以为我和家里的人串通了下毒害他，十分伤心难受，也不想动手反抗，听我这么说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很开心的道：‘你不知莲子羹里有毒？’我端起碗来，见碗里还剩了一些儿羹汁，一口喝下，说道：‘我跟你一起死！’他一掌把碗打落，但我已经喝了。他笑道：‘好，大家一起死！’转头向他们骂道：‘使这种卑鄙阴毒的手段，你们也不怕丑么？’

“大伯伯怒道：‘谁用毒了？下毒的不是英雄好汉。你自恃本领高，就出来斗斗！’他说：‘好！’就出去和他们五兄弟打了起来。他喝的莲子羹里虽没毒药，但放着他们温家秘制的‘醉仙蜜’，只要喝了，慢慢会全身无力，昏睡如死，要过一日一夜才能醒来。这些人哪，还舍不得用毒药害死他，想把他迷倒，再慢慢来折磨他。他们……他们当真是英雄好汉！”说到这里，语气中充满怨毒，只是她生性温柔，不会以恶语骂人。

温方施怒道：“这无耻贱人，早就该杀了，养她到今日，反而恩将仇报！”青青道：“我娘儿在温家吃了十几年饭，可是四爷爷，我这两年来，给你们找了多少金银财宝？就是一百个人，一辈子也吃不完吧？我娘儿俩欠你们温家的债，早

还清啦!”温方达不愿在外人之前多提家门丑事，叫道：“喂，姓袁的，你敢不敢跟我们五兄弟一起斗斗?”

袁承志前两日念在他们是青青的长辈，对之礼数周到，这时听温仪说了他们的阴险毒辣，不觉满怀愤怒，叫道：“哼，别说五人，你们就是有十兄弟齐上，我又何惧?”

温仪冷笑道：“那天晚上，他们也是五兄弟打他一人。本来他能抵敌得住的，但他喝了‘醉仙蜜’之后，越打越是手足酸软，他们五兄弟有个练好了的‘五行阵’，打起架来，五兄弟就如是一个人……”温方山喝道：“阿仪，你吃里扒外，泄温家的底?”

温仪不理父亲的话，对袁承志道：“他急着想击倒五人中的一人，就可破了这五行阵，但他摇摇晃晃的越来越不行。我叫道：‘你快走吧，我永不负你!’”她这一声叫唤声音凄厉，似乎就和那天晚是叫的一样。青青吓怕了，连叫：“妈妈!”袁承志说道：“伯母回房休息吧，我和令尊他们谈一谈，明儿再来瞧你。”

温仪拉住他的衣袖，叫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在心中憋了十九年啦，今儿非说出来不可。袁相公，你听我说呀!”袁承志听她话中带着哭声，点头道：“我在这里听着呢。”

温仪仍然是紧紧扯住他衣袖不放，说道：“他们要他的命，可是更加要紧的，他们想发财。他再打一阵，身上受了伤，支持不住，跌在地下，终于……终于给他们擒住了，我扑到他身上，也不知是哪一位叔伯将我一脚踢开。他们逼着他交出藏宝的地图来。他说：‘那图不在我身上，谁有种就跟我去拿。’他们细搜他身上，果然没图。这样就为难啦，放了他吧，等

药性一过，可没人再制得住他。杀了他吧，那大宝藏可永远得不到手。最后还是我的爹爹主意儿高明，哈哈，好聪明，不是吗？那时候他已经昏了过去，我也晕倒了。等我醒来，他们已经把他的脚筋和手筋都挑断了，教他空有一身武功，永远不能再使劲，然后逼着他去取图寻宝。真聪明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哈哈！”袁承志见她眼光散乱，呼吸急促，说话已有些神智失常。劝道：“伯母，你还是回房去歇歇。”

温仪道：“不，等你一走，他们就把我杀死了，我要说完了才能死……他们押着他走了。还有崆峒派的两名好手同去。人家都想发这笔横财。但不知怎样，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多半是他给了他们一张图，他们一快活，防备就疏了。他们很聪明，我那郎君可也不蠢哪。他们七个人拿到这张藏宝图，你抢我夺，五兄弟合谋，把崆峒派的两人先给害死了。”

温方义厉声骂道：“阿仪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可小心着！”

温仪笑道：“我干么小心？你以为我还怕死么？”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哪知道这张图却是假的。他们五人在南京钻来钻去搞了大半年，花了几千两银子本钱，一个小钱也没找到，哈哈，真是再有趣也没有啦。”

温氏兄弟空自在亭外横眉怒目，却畏惧袁承志，不敢冲进亭来。

温仪说到这里，呆呆的出神，低声缓缓的道：“他这一去，我就没再得到他的音讯。他手脚上的筋都断了，已成废人。他是这样的心高气傲，不痛死也会气死……”

温方达又叫：“姓袁的，这小贱人说起我们温氏的五行阵，你已听到了，有种的就出来试试。”温仪低声道：“你走吧，别

跟他们斗。”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金蛇郎君所遭冤屈，终于是有人知道了。”

袁承志曾和温氏五兄弟一一较量过。知道单打独斗，没一个是自己对手，不过他们五人齐上，再加上有甚么操练纯熟的五行阵，只怕确是不易击破。初次较量时双方并无冤仇，手下互相容情，现下自己已知他们隐私，而他们又认定自己与金蛇郎君颇有渊源，这种人甚么阴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，一不留神，惨祸立至，自己却又不欲对他们痛下杀手，一时不禁颇为踌躇。

温方义叫道：“怎么，不敢么？乖乖的跟爷爷们叩三个响头，就放你出去。”温方施阴森森的道：“这时候叩头也不成啦。”

袁承志寻思：“须得静下来好好想一想，筹思个善策。”他初出茅庐，阅历甚浅，不似江湖上的老手，一遇难题，立生应变之计，于是朗声道：“温氏五行阵既是厉害无比，晚辈倒也想见识见识。不过我现下甚是疲累，让我休息一个时辰，成吗？”

温方义随口道：“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，你再挨上十天半月也逃不了。”温方山低声道：“这小子别使甚么诡计，咱们马上给他干。”温方达道：“二弟已经答应了他，就让他多活一个时辰，也教他死而无怨。”

温仪急道：“袁相公，你别上当，他们行事向来狠辣，哪有这么好心，肯让你多休息一个时辰？这些年来，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宝藏。他们要想法子害你，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逼你去帮着寻宝。你快和青青一起走吧，走得越远越

好。”

温方达听她说穿了自己用心，脸色更是铁青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三个还想走得越远越好？哼，念头倒转的挺美。姓袁的，你到练武厅上休息去吧。待会动手，大家方便些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吧！”站起身来。温仪母女知道五行阵的厉害，心中焦急，但也没法阻拦，只得跟在他身后，一齐出亭。

到了练武厅中，温方达命人点起数十支巨烛，说道：“蜡烛点到尽处，你总养足精神了吧？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在中间一张椅上坐下。温氏五老各自拿起椅子，排成一个圆圈，将他围在中间，五人闭目静坐。在五人之外，温南扬、温正等石梁派中十六名好手，又分坐十六张矮凳，围成一个大圈。

袁承志见这十六人按着八卦方位而坐，乃是作为五行阵的辅佐，心想：“五行阵外又有八卦阵，要破此阵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他端坐椅上，细思师门所授各项武功，反复思考，总觉在这二十一名好手的围攻之下，最多只能自保，要想冲破阵势脱身，只怕难以办到，时候一长，精神力气势必不济，终须落败。就算以木桑道长所传轻功逃出阵去，那批黄金又怎能夺回？留下温仪母女，她二人难免杀身之祸，那可如何是好？

正焦急间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到《金蛇秘笈》中最后的数页。

那几页上的武功当时揣摸不透，直到重入岩洞，看了石壁上的图形，再参照秘笈封面夹层中的秘诀，方才领悟，但始终不明白这些武功何以竟要搞得如此繁复，有许多招数显

然颇有蛇足之嫌。接战之际，敌人武功再高，人数再多，也决不能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，不露丝毫空隙，而这套武功明明是为了应付多方同时进攻而创。此刻身处困境，终于省悟，原来金蛇郎君当日吃了大亏，脱逃之后，殚竭心智，创出这套武功来，却是专为破这五行阵而用。他当然是想来石梁报仇，可惜手脚筋脉均被挑断，使不出劲。袁承志心下盘算：自己无意中学到了这套武功，既可脱今日之难，又能替这位没见过面的恩师一泄当日的怨毒，他在九泉之下，若是有知，也必欣慰，不枉了当年这一番苦心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大喜，睁眼一望，只见桌上蜡烛已点剩不到一寸。

温氏五老见他脸上忽忧忽喜，不知他在打甚么主意，但自恃五行八卦阵威力无穷，也不在意，只是圆睁着十只眼睛，严加防备，怕他乘隙脱逃。

袁承志重又闭眼，将《金蛇秘笈》末章所载武功从头至尾细想一遍，想到最后摧敌致胜的那一路“快刀斩乱麻”时，陡然一惊，全身登时冷汗直冒，暗叫：“不好了！”心想：“以后数十招都是要靠宝刀宝剑来使敌人不敢欺近，方能乘机打乱敌阵。我手头却无金蛇剑，这一时三刻之间，却到哪里找宝刀宝剑去？”

青青在旁边一直注视着他，蓦地里见他脸上大显惶急，额头见汗，心想还未交锋，已自心怯气馁，如何得了？不由得代他担忧。

袁承志见蜡烛已快烧到尽头，烛焰吞吐颤动，将灭未灭，但破阵之法，仍未想出，更是忧急。就在这时，一名丫鬟捧了一碗茶走到跟前，说道：“相公请用碗糖茶！”他正在出神，

随手接过，放到唇边张口要喝，突然间手上一震，茶杯被一支袖箭打落，当啷一声响，在地下跌得粉碎。袁承志一晃眼间，见青青右手向后一缩，知道这箭是她所放，心中一惊，暗想：“好险？我怎么如此糊涂，竟没想到他们又会给我喝甚么醉仙蜜。”

温方悟见诡计为青青揭破，怒不可遏，破口大骂：“这样的娘，就生这样的女儿！温家祖宗不积德，尽出些向着外人的贱货！”

青青嘴头毫不让人，说道：“温家祖宗积好大的德呀，修桥铺路，救济穷人，甚么好事都干。就是不偷不抢，不杀人放火。”

温方悟大怒，跳起来就要打人。温方达道：“五弟，沉住气，留神这小子。”

原来袁承志这时又是一脸喜色，青青这一支袖箭触动了灵机：“用暗器！”只见烛火晃动，已有两支蜡烛熄了，当下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啦，请赐教吧！这次分了胜负之后怎样？”温方达道：“你胜了，金子由你带去。你胜不了，那也不必多说。”

袁承志知道自己若是落败，当然性命不保，但如得胜，只怕他们还要抵赖，说道：“你们把金子拿出来，我破阵之后，拿了就走。”

温氏五老见他死到临头，还要嘴硬，心想以金蛇郎君如此高手，尚且为温氏五行阵所擒，现下经过十多年潜心钻研，又创了一个八卦阵来作辅佐，你如何能够脱逃？这阵势他们平素练得纯熟异常，对付三四十名好手尚且绰绰有余，实是

石梁派镇派之宝，向来不肯轻用，以免被人窥见了虚实。这次实因袁承志武功太强，五兄弟个个身怀绝艺，却均被他三招两式之间就打得一败涂地。五人一商议，只得拿出这门看家本领来，也顾不得被他说以众欺寡了。温方达吩咐家丁换上蜡烛，对青青道：“把金子拿出来。”

青青早在后悔，心想早知如此，把黄金都还给他也就算了，这时想再私下给他，也已来不及了，只得把一大包金条都捧到练武厅中，放在桌上。

温方达左手在桌上横扫过去，金包打开，啪啪啪一声响，数十块金条散满了一地，灿然生光，冷笑道：“温家虽穷，这几千两金子还没瞧在眼里。姓袁的，你有本事破了我们这五行阵，尽管取去！”五老一声呼喝，各执兵刃，已将袁承志围住。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：“他们连屋上也布了人，这阵法可又如何破解？”却听得温方施道：“屋上有人！”大声喝道：“甚么人？都给我滚下来！”

只听得屋顶上有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温家五位老爷子，姓荣的登门请罪来啦！”呼喝声中，屋上跃下二十多个人来。当先一人正是龙游帮帮主荣彩。

袁承志登时大为宽怀，向青青望了一眼，见她脸色微变，咬住下唇。

温方达道：“老荣，你三更半夜光临舍下，有甚么指教？啊，方岩的吕七先生也来了。”说着向荣彩身后一个老头子拱了拱手。那老者拱手还礼，说道：“老兄弟们都清健，这可有几年不见了哪！”

荣彩笑道：“五位老爷子好福气，生得一位武功既高、计谋又强的孙小姐，不但把我们的沙老大和十多个兄弟伤了，连我小老儿也吃了她亏。”

温氏兄弟不知青青和他们这层过节，平时石梁派与龙游帮颇有来往，这时强敌当前，不愿再旁生枝节。温方达道：“老荣，我家小孩儿有甚么对不起你的，我们决不护短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好不好呀？”

荣彩一愣，心想：“这个素来横蛮狂傲的老头今日竟这么好说话？难道他当真怕了吕七先生？”一瞥之间见到了袁承志，更是不解：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硬手在此，吕七先生也未必能够胜他。我还是见好收篷吧！”便道：“龙游帮跟贵派素来没过节，冲着各位老爷子的金面，沙老大已死不能复生，总怨他学艺不精。不过这批金子……”眼光向着地下一块块的金条一扫，说道：“我们龙游帮跟了几百里路程，费了不少心血，又有人为此送命，大家在江湖上混饭吃……”

温方达听他说到这里，便住口不往下说了，知他意在钱财而非为了报仇，便道：“黄金都在这里，你要嘛，都拿去那也不妨。”

荣彩听他说得慷慨大方，只道是反语讥刺，但瞧他脸色，却似并无恶意，道：“温老爷子如肯赐给半数，作为敝帮几名死伤兄弟的抚恤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温方山道：“你拿吧。”荣彩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那么多谢了！”手一摆，他身后几名大汉俯身去拾金条。

那几人手指刚要碰到金条。突然肩头被人一推，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量涌来，站立不定，身不由己的跃出数步，抬起

头来，见袁承志已站在面前。

袁承志道：“荣老爷子，这批金子是闯王的军饷，你要拿去，可不大稳便。”

闯王的名头在北方固然威声远震，但在江南，江湖人物却不大理会。荣彩转头对吕七先生笑道：“他拿闯王的名头来吓咱们。”吕七先生手中拿着一根粗大异常的旱烟筒，吸了一口，喷一口烟，慢条斯理，侧目向袁承志打量。

袁承志见他神情无礼，心头有气，只是他一副气派显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倒也不敢轻慢，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前辈可是姓吕？晚辈初来江南，恕我不识。”

吕七先生吐了一口烟，笔直向袁承志脸上喷去，又吸了一口，跟着两道白蛇般的浓烟从鼻孔中射出，凝聚了片刻不散。袁承志还不怎的，青青瞧着却已气往上冲，便想开口说话。温仪在她臂上轻轻一捏。青青回过头来，见母亲缓缓摇头，才把一句骂人的话忍住了。只见吕七先生将旱烟袋在砖地上笃笃笃的敲了一阵，敲去烟灰，又装上烟丝。

这时连温氏五老也有点耐不住了，但知他在武林中成名已久，据说当年以一套鹤形拳打败过无数高手，手中的烟袋更是一件奇形兵器，擅能打穴，夺人兵刃，可是到底本领如何，谁也没有见过。温氏五老都盼他与袁承志说僵了动手，他能取胜固然最好，否则至少也可消去袁承志的一点力气。

只见吕先生从怀中摸出火石火纸，扑扑扑的敲击，烟丝还未点着，忽然屋顶上有人大喝：“快还我们金子！”一个少女、一个粗壮少年双双跃下，随后又溜下一个五十余岁的中年汉子，瞧打扮似是个商贾，左手拿着一个算盘，右手拿着

一支笔，模样很是古怪。他慢吞吞的从墙上溜下，也瞧不出他武功高低。

袁承志见那少女正是安小慧，又喜又忧，喜的是来了帮手，但不知另外两人武功如何。眼下敌人除了石梁派外，又多了龙游帮与吕七先生这批人。温仪与青青母女和温氏五老撕破了脸，已处于绝大危险之中，非将她们救走不可，要是新来的两人本领都和安小慧差不多，自己反而要分神照顾，岂不糟糕？

这时温氏弟子中已有人抢上去拦阻喝问。那少年大声叫道：“快把我们的金子还来！”见金条散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啊哈，原来都在这里！”俯身就拾。袁承志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人行事甚为鲁莽，只怕没甚么高明武功。

温南扬见他俯身，飞足往他臂上踢去。安小慧急叫：“崔师哥当心！”那少年侧身避开，随即抢攻而前，双掌疾劈过去。温南扬不及退让，也伸出双掌相抵，啪的一声大响，四掌相交，两人各自退开数步。那少年又待上前，那商贾打扮的人叫道：“希敏，慢着。”

袁承志记起安小慧的话，说有一个姓崔的师哥和她一起护送这笔金子，因两人闹了别扭，中途分手，至被青青出其不意的劫了去。那么这少年便是崔秋山的侄儿崔希敏了，难道这个形貌滑稽的商人，竟是大师哥铜笔铁算盘黄真？仔细一看，见他右手中那支笔杆闪闪发光，果是黄铜铸成，左手中那算盘黑黝黝地，多半是铁的，这一下喜出望外，忙纵身过去，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小弟袁承志叩见大师哥。”

那人正是黄真，双手扶起，细细打量，欢然说道：“啊，

师弟，你这么年轻，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请问大师哥，恩师现今在哪里？他老人家身子安健？”黄真道：“恩师此刻在南京，他老人家很好。”

安小慧过来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这就是我说的崔师哥。”袁承志向他点点头。安小慧见袁承志背上粘了些枯草，伸手拈了下来。袁承志微微一笑，神色表示谢意。

崔希敏瞧着很不乐意。黄真喝道：“希敏，怎么这样没规矩？快向师叔叩头！”崔希敏见袁承志比自己还小着几岁，心头不服气，慢吞吞的过来，作势要跪。袁承志连说：“不敢当！”双手拦住。崔希敏也就不跪下去了，作了一揖，叫了声：“小师叔！”黄真又骂：“甚么小师叔大师叔，就算你大过他，师叔总是长辈。我比你老，你又怎不叫我老师父？”袁承志向崔希敏笑道：“你叔叔可好，我惦记他得紧。”崔希敏道：“我叔叔好。”

吕七先生见他们师兄弟、师侄叔见礼叙话，闹个不完，将旁人视若无物，这时却轮到他耐不住了，怪目一翻，抬头望着屋顶，说道：“来的都是些甚么人？”这一出声，众人都吓了一跳。原来他这句话说得声若怪枭，十分刺耳，沙哑中夹杂着尖锐之音，难听异常。

崔希敏踏进一步。说道：“这些金子是我们的，给你们偷了来，现今师父带我们来拿回去。”吕七先生仍是眼望屋顶，口喷白烟。忽然嘿嘿冷笑两声。

崔希敏见他老气横秋、一副全不把人瞧在眼里的模样，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到底金子还是不还，你明白说一句。要是你作不得主，便让作得主的人出来说话。”吕七先生又是磔磔两

声怪笑，转头向荣彩道：“你告诉这娃儿，我是甚么人。”荣彩喝道：“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吕七先生，可别把你吓坏了。年纪轻轻，这么无礼。”

崔希敏不知吕七先生是甚么人，自然也吓不坏，叫道：“我管你是甚么七先生八先生，我们是来拿金子的。”

温南扬刚才与他交了手，未分胜负，心中不耐，跳出来喝道：“要拿金子，那很容易，得瞧你有没有本事。先赢了我再说。”不等对方答话，跳过来就是一拳。崔希敏猝不及防，这拳正中肩头。他大怒之下，出手一拳，蓬的一声，正打在温南扬肚上。各人各自负痛跳开，互相瞪了一眼，重又打在一起。顷刻之间，只听得砰蓬、砰蓬之声大作，各人头上身上都中了十余拳。两人打法一般，都是疏于防御，勇于进攻。

袁承志暗暗叹气：“大师哥教的徒弟怎地如此不成话，要是遇到好手，身上中了一两拳那还了得？难道崔叔叔也不好点拨他一下？”

他不知崔希敏为人赣直，性子颇为暴躁，学武时不能细心。好在他身子粗壮，挨几下尽能挺得住。混战中只见他右手虚晃一拳，温南扬向右闪避，他左手一记钩拳，结结实实的正中对手下颚，砰的一声，温南扬跌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

崔希敏得意洋洋，向师父望了一眼，以为定得赞许，却见师父一脸怒色，心下大是不解，暗想我打胜了，怎么师父反而见怪。小慧见他嘴唇肿起，右耳鲜血淋漓，拿手帕给他抹血，低声道：“你怎不闪避？一味蛮打！”崔希敏道：“避甚么？一避就打不中他了。”

吕七先生怪声说道：“打倒一个蛮汉，有甚么好得意的？

你要金子吗？”突然拔起身子，站到了两块金条之上，右手中的旱烟袋点着另一块金条，说道：“不论你拳打脚踢，只要把这三块金条从我脚底下弄了开去，所有这些金条都是你的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都觉得他过于狂妄。适才这场打斗，大家都看了出来，崔希敏武功虽然不高，膂力却强。以一根烟管点住金条，料定他无法拨动，也不免太过小觑了人。

崔希敏怒道：“你说话可不许反悔。”吕七先生仰天大笑，向荣彩道：“你听，他怕我反悔。”荣彩只得跟着干笑一阵，心中却也颇为疑惑。

崔希敏道：“好，我来了！”纵上三步，看准了他烟管所点的金条，运力右足，一个扫堂腿横踢过去。

袁承志看得清楚，估计这一腿踢去，少说也有二三百斤力道，吕七先生功力再高，也决不能用一根烟管将金条点住不动，除非他有甚么妖法魔术。

眼见崔希敏一腿将到，吕七先生烟管突然一晃，在他膝弯里一点。崔希敏一条腿登时麻木，踢到中途，便即软垂，膝盖一弯，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。吕七先生连连拱手，一阵怪笑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！小兄弟何必多礼？”

安小慧大惊，抢上去把崔希敏扶起，扶到黄真面前，说道：“黄师伯，这老头儿使奸，您去教训教训他。”崔希敏破口大骂：“你暗算伤人，老家伙，你不是英雄好汉！”

黄真伸手给他在腰里一捏，大腿上一戳，解开了闭住的穴道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小家伙中了人家暗算，才是英雄好汉，佩服啊佩服！”他见吕七先生手法如此迅捷，也自吃惊，心想在浙南偏僻之地，居然有这等打穴好手。黄真使的兵刃左手

是把铁算盘，专门锁拿敌人的兵器，右手是一支铜笔，那自然也擅于打穴。他伸手在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这笔帐记下了！咱们现银交易，不放赊帐，吕七先生，你这就还帐吧！”铜笔一指，便要上前给徒弟找回这个场子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是师弟，该当先上！”说道：“大师哥，待小弟先来。我不成时，你再接上。”

黄真见他年纪甚轻，心想他即学全了本门武功，火候也必不足，谅来不是这吕七先生的对手。师父临老收幼徒，对他一定甚是锺爱，如有失闪，岂不是伤了师父之心。这可与让崔希敏出阵不同，须知自己这个宝贝徒儿武功平平，鲁莽自大，让他多吃点苦头，受些挫折，于他日后艺业大有好处，于是低声道：“师弟，还是我来吧。”袁承志也放低了声音道：“大师哥，他们好手很多，这五个老头儿有一套很厉害的五行阵，待会还有恶斗。你是咱们主将，还是让小弟先来。”黄真见他执意要上，心想初生犊儿不怕虎，不便拂了他少年人的兴头，便道：“那么师弟小心了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走上一步。向吕七先生道：“我也来踢一脚，好不好？”

吕七先生与众人都感愕然，心想刚才那粗豪少年明明吃了苦头，怎地你还是不知死活。吕七先生见他比崔希敏还年轻，越发不放在心上，笑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话说明在先，你给我行大礼可不敢当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又伸烟管点住了金条。

袁承志也和崔希敏一模一样，走上三步，提起右足，横扫过去。崔希敏看得着急，叫道：“小师叔，那不成，老家伙要点穴！”

温氏五兄弟却知袁承志虽然年轻，可是武功奇高，眼见他要重蹈崔希敏的覆辙，都感奇怪，难道他竟能闭住腿上穴道，不怕人点？

众人眼光都望着袁承志那条腿。黄真铜笔交在左手，准拟一见袁承志失利，立即出手，先救师弟，再攻敌人。

只见袁承志右腿横扫，将要踢到金条，吕七先生那支烟袋又是快如闪电般伸出，向他腿上点去，岂知他这一脚踢出却是虚招，对方手臂刚动，早已收回。吕七先生一点不中，烟袋乘势前送。袁承志右腿打了半个小圈。刚好避开烟袋，轻轻一挑，已将金条挑起，右足不停，继续横扫。

吕七先生也即变招，烟管向他后心猛砸。袁承志弓身向右斜射，左手在挑起来的金条上一拍，那金条向右飞出，同时左足在吕七先生踏定的两块金条上扫去，金条登时飞起。吕七先生身子一晃，退步拿桩站定。袁承志双手各抓住一块金条，向内一合，啪的一声，将第三块金条夹住，笑道：“这些金条我可都要拿了，吕老前辈的话，总算数吧？”

这几下手法迅捷之极，众人只觉一阵眼花缭乱，等到两人分开，袁承志三块金条已在手中，这一来，青青笑靥如花，黄真惊喜交集，安小慧和崔希敏拍手喝采，连石梁派的人也都不自禁的叫起好来。

吕七先生老脸红得发紫，更不打话，左掌嗖的一声向袁承志劈来，掌刚发出，右足半转，后跟反踢，踹向对方胫骨。这是鹤形拳中的怪招，双掌便如仙鹤两翼扑击，双脚伸缩，忽长忽短，就如白鹤相斗一般。他将烟管缩在右手袖中，手掌翻飞，甚是灵动。

袁承志从没见过这路怪拳，一时不敢欺近，远远绕着他盘旋打转，越奔越快。吕七先生见他不敢接近，心想这小子身手虽然敏捷，功力却浅，登时起了轻视之心，哈哈一笑，从袖中掏出烟袋大吸一口，喷了口白烟。

袁承志转了几个圈子，已摸到他掌法的约略路子，见他吸烟轻敌，正合心意，忽然纵起，劈面一拳向他鼻梁打去。

吕七先生一惊，举起烟管挡架。袁承志拳已变掌，在烟管上一搭，反手抓住。吕七先生用力后扯。袁承志早料到此招，乘他一扯之际右肋露空，伸手戳去，正中他“天府穴”。吕七先生右边身子一阵酸麻，烟管脱手。

袁承志一瞥之间，见青青笑吟吟的瞧着自己，心想索性再让她开开心，倒转烟袋，放到吕七先生胡子上。烟袋中的烟丝给他适才一口猛吸，烧得正旺，胡子登时烧焦，一阵青烟冒了上来。

黄真叫道：“乖乖不得了！吕七先生拿胡子当烟丝抽。”袁承志张口在烟管上一吹，烟丝、烟灰、火星一齐飞出，粘得吕七先生满脸都是。黄真哈哈大笑，纵身过去，推捏几下，解开了吕七先生的穴道，挟手夺过烟管，塞在他的手里。

吕七先生愣在当地，见众人都似笑非笑的望着他，只气得脸色发青，把烟管往地下一摔，转身奔了出去。荣彩叫道：“吕七先生！”拾起烟管，追上去拉他的袖子，被他猛力一甩，打了个踉跄。吕七先生脚不停步，早去得远了。

崔希敏问道：“师父，老家伙打了败仗，怎地连烟管也不要了？”黄真一本正经的答道：“老家伙戒了烟啦！”崔希敏搔搔头皮，可就不明白打了败仗干么得戒烟。他不敢再问师父，向安小慧望去，只见她兀自为吕七先生狼狈败逃而格格娇笑。

第七回 破阵缘秘笈 藏珍有遗图

石梁派诸人见过袁承志的武功，还不怎样。龙游帮的党徒素来把吕七先生奉若天神，这时见一个年轻小伙子随手将他打得大败而走，都不禁耸然动容。

这些人中最感奇怪的却是黄真。他见袁承志在吕七胁下这一戳，确是华山派绝技“铁指诀”，然而他绕着对方游走、以及袖子兜接金条的身法，却与自己所习迥然不同，除了反手抓夺烟管这一招之外，余下这几下小巧变幻，又带着三分诡秘之气，决非华山派武功以浑厚精奇见长的家数，自不是师父晚年别创新招而传授了这小师弟，一时也想不明白，当下在铁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刚才那位老爷子说过，只要动了三根金条，全部黄金奉还，兄弟在这里谢过。”双手一拱，对崔希敏道：“都捡起来吧。”

崔希敏俯身又要去拾金条。荣彩眼见黄澄澄的许多金条便要落入别人手中，心下大急，明知有袁承志这等高手在侧，凭自己功夫绝不能讨得了好去，可是江湖上的规矩“见者有份”，龙游帮为这批黄金损折人命，奔波多日，就算分不到一半，也得分上三成，多多少少也得捧几根金条回家，欺崔希敏武功平平，当即抢上前来，横过左臂在他双臂上一推。崔

希敏退出数步，怒道：“怎么？你也要见过输赢是不是？”

黄真眼看荣彩身法，知道徒儿不是他对手，喝道：“希敏，退下！”抢上来抱拳笑道：“恭喜发财！掌柜的宝号是甚么字号？大老板一向做甚么生意？想必是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”他是商贾出身，生性滑稽，临敌时必定说番不伦不类的生意经。

荣彩怒道：“谁跟你开玩笑？在下姓荣名彩，忝任龙游帮的帮主。还没请教阁下的万儿。”黄真道：“贱姓黄，便是‘黄金万两’之黄，彩头甚好。草字单名一个真字，取其真不二价、货真价实的意思。一两银子的东西，小号决不敢要一两零一文，那真是老幼咸宜，童叟无欺。大老板有甚么生意，请你帮衬帮衬。”

荣彩听他说个没完，越听越怒，眼见他形貌萎琐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喝道：“拿家伙来。”龙游帮的兄弟，当即递过一杆大枪。荣彩接枪一送，一个斗大枪花，势挟劲风，迎面刺出。黄真倒踩七星步，倏然拔起身子，向左跳开，叫道：“啊哟，咱们做生意的，金子可不能不要。”将算盘和铜笔往怀里一揣，俯身就去捡金条。

温氏五兄弟见他身法，知是劲敌，荣彩绝非对手。温方义、温方悟两人同时扑上，叫道：“要拿金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黄真见二人来势猛恶，向右斜身避开，左手“敬德挂鞭”，呼的一声，斜劈下来。温方义、方悟两人一出手走的就是五行阵路子，一招打出，两人早已退开。温方达、温方山兄弟抢了上来。温方山右手往上一挡，架开黄真一招，温方施左拳已向他后心击到。

黄真虽然说话诙谐，做事却是小心谨慎，加之武功高强，一生与人对敌，极少落于下风，这时陡然陷入五行阵之中，数招一过，温氏兄弟此去彼来，你挡我击，五个人就如数十人般源源而上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想这是甚么阵法，怎地如此复杂迅捷，当下抱元守一，见招拆招，不敢再行进攻。

荣彩见黄真陷入包围，只见勉力招架，无法还手，心头大喜，只道有便宜可捡，使开杨家枪法，一招“灵蛇博击”，疾往黄真后心刺去。

小慧吃了一惊，大叫：“黄师伯留神。”黄真是穆人清的开山大弟子，武功深得华山派真传，温氏五兄弟若非练就这独门阵法，就是五人齐上，也不是他的敌手。区区荣彩，岂能奈何了他？耳听得背后铁枪风声，黄真反手一捞，已抓住枪头，这空手入白刃的手法，正与袁承志刚才抓住吕七烟管如出一辙，只是黄真以数十年的功力，更加迅捷厉害，顺手将荣彩拉了过来，同时左掌“单掌开碑”，拍开温方山打来的一拳，右腿踏上半步，让去了温方义从后面踹上来的一脚。

只听得“啊哟”一声，大枪飞起，荣彩跟着从六人头顶飞了出来，摔在地下。龙游帮的弟兄们忙抢上扶起。龙游帮副帮主、荣彩的大弟子、二弟子见帮主失手，当即一起抢入，不数招，三人接二连三的被黄真摔了出来。副帮主更是折断了右臂，身受重伤。这样一来，龙游帮无人再敢加入战团。

黄真叫道：“大老板、二老板，见者有份，人人有份摔上一交，决不落空！”

他力斗温氏五老，打到酣处，只见六条人影往来飞舞，有时黄真突出包围，但五人如影随形，立即裹上。黄真心里暗

暗着急，大叫：“本小利大，黄老板一个人做五笔生意，可有点儿忙不过来啦！”温氏兄弟也不胜骇异，心想瞧不出这土老儿模样的家伙，居然门户守得如此严密。

黄真见敌手越打越急，五个人如穿花蝴蝶般乱转。有时一人作势欲踢，岂知突然往旁让开，他身后一人猛然发拳打到；有时一人双手合抱，意欲肉搏，他往后面退避，后心有脚刚好踢到，凑得再合拍也没有。眼见敌招变化无穷无尽，黄真竟是倏遇凶险，全仗武功精纯，这才避过，于是长啸一声，从怀中取出铜笔铁算盘，心想你们五个打我一个，已非公平交易，黄老板先使兵刃，算不得坏了童叟无欺的规矩。当下以攻为守，算盘旁敲侧击，铜笔横扫斜点，兵刃所指之处，尽是五老的要穴。

温方达唿哨一声，温正和温南扬等将五人兵刃抛了过来。五兄弟或挺双戟，或使单刀，或舞软鞭，或挥钢杖，长短齐上，刚柔并济，偶而还夹着几柄飞刀。这番恶斗，比之刚才拳脚交加，又多了几分凶险，黄老板这桩买卖，眼看是要大蚀而特蚀了。

崔希敏见师父情势危急，明知自己不济，却也管不得了，虎吼一声，拔出单刀，直向五行阵中纵去。刚跨出两步，忽见眼前人影一晃，有人举掌向自己肩头按来。崔希敏横刀便砍。那人这一按快极，倏然间已搭上他肩头。崔希敏身子登如万斤之重，再也跨不出步去，大骇之下，只听得那人说道：“崔大哥，你不能去。”才看清那人原来是袁承志。刚才袁承志点倒吕七先生，他还不怎么佩服，心想不过是一时侥幸，可是此刻被他一掌轻轻搭在肩头，自己半边身体竟丝毫使不出

劲，才知人家武功比自己高得太多，那就当真奇了。

袁承志放开了手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还可抵挡一阵，别着急。”他见六人又斗了一阵，忽然想起一个难题，眉头微蹙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安小慧走到他身前，说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快去帮黄师伯啊。他们五个人打他一个，多不要脸。”袁承志不答，挥手叫她走开。小慧讨了个没趣，撅起了小嘴走开。青青看在眼里，芳心暗喜。

只见六人越打越快，黄真每次用铁算盘去锁拿对方兵刃，五老总是迅速闪开，六人打得虽紧，却丝毫不闻金铁交并之声，大厅中但听得兵刃挥动和衣衫飞舞的呼呼风声。

袁承志忽地跃起，走到小慧跟前，说道：“小慧妹妹，你别怪我无礼。刚才我在想一件事出了神，现下可想通啦。”小慧忽道：“这当口还道甚么歉啦，快去帮黄师伯呀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通了就不怕了。”小慧道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也不分个轻重缓急。有甚么为难的事，打完了再想不成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想的就是怎样破这阵法。你有没有看出来，这五个老头儿的兵器，从来没跟师哥的铜笔铁算盘碰过一下？”小慧道：“我也觉得奇怪。”

崔希敏这时对袁承志已颇有点佩服，问道：“小师叔，那却是甚么道理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阵势圆转浑成，不露丝毫破绽，双方兵器一碰，稍有顿挫，就不免有空隙可寻。破阵之道，在于设法扰乱五人的脚步方位，只得引得五个老头儿中有一人走错脚步，或是慢得一慢，这阵就破了。”崔希敏摇头道：“他们是熟练了的，包管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。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他们练得当真熟极。”转头对小慧道：“你的发钗请借我一用。”小慧把插在头发上的玉簪拔了下来递给他。这玉簪清澄晶莹，发出淡淡碧光，袁承志接了过来，突然高声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戊土生乙木，踏乾宫，走坎位。”

黄真一怔，尚未明白，温氏五老却已暗暗骇异：“怎么我们这五行阵的秘奥，给这小子瞧出来了？”袁承志又叫：“丙火克庚金，走霸宫，出离位！”

黄真缠斗良久，不论强攻巧诱，始终脱不出五老的包围，他早想到，这阵势既叫五行阵，必含五行生克变化之理，然五老穿梭般来去，攻势凌厉，只得奋力抵御，毫无丝毫余暇去推敲阵法，忽听袁承志叫喊，心想：“试一试也好。”立时走震宫，出离位，果然见到了一个空档。

他闪身正要穿出，急听袁承志大叫：“走乾位，走乾位！”但乾位上明明有温方山、温方施二人挡着，黄真知道机不可失，不及细想，猛向二人冲去，刚抢近身，两人已分开从两侧包抄，而填补空档的温方达和温方悟还没补上，黄真身手快极，铜笔右点，铁算盘左砸，已然直窜出来，站在袁承志身旁。

温氏五老见他脱出了五行阵，这是从所未有之事，不禁骇然，五人同时退开，排成一行。温方达道：“你能逃出我们的五行阵，身手也自不凡。阁下是华山派的吗？与穆人清老前辈怎样称呼？”

黄真武功精纯，不似袁承志的驳杂，五老只跟他拆得十余招，便早认出了他的门派。

黄真身脱重围，登时又是嬉皮笑脸，说道：“穆老前辈是

我恩师。怎么，我这徒弟丢了他老人家的脸么？”温方达道：“‘神剑仙猿’及门弟子，自然高明。”黄真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咱们货比货比过了。姓黄的小老板没能打倒温家五位大老板，各位也没能抓住区区在下。算是公平交易，半斤八两。这批金子怎么办？”转头对荣彩道：“掌柜的，你的生意是蚀定啦，这批金子，没你老人家的份儿。”

荣彩自知功夫与人家差得太远，可是眼睁睁的瞧着满地黄金，实在心疼，只得说几句门面话遮羞：“姓黄的你别张狂，总有一天数你落在我手里。”黄真笑道：“宝号有甚么生意，尽管作成小号，吃亏便宜无所谓，大家老宾东，价钱可以特别商量。”

荣彩明知斗他不过，那姓袁的又跟他是师兄弟，吕先生尚且铄羽而去，何况自己？当下带了徒弟帮众，气愤愤的走了。临出门口，忍不住又向满地黄金望了一眼，心中突然大悔：“刚才他们六人恶斗之时，我怎地没偷偷在地上捡上一两条，谅来也不会给人发见。”

温方达也不去理会龙游帮人众的来去，对黄真道：“阁下这一身武功，也算是当世豪杰。这样吧，这批金子瞧在你老哥脸上，我们奉还一半。”他震于华山派的威名，不愿多结冤家，颇想善罢。

黄真笑道：“这批金子倘使是兄弟自己的，虽然现今世界不太平，赚钱不大容易，不过朋友们当真要使，拿去也没有关系。须知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赚蚀乃商家常事。和气生财，生意不成仁义在。可是老兄你要明白，这是闯王的军饷呀。我这个不成材的徒儿负责运送，给老兄的手下捡了一半去，我

怎么交代呀？”

温方义道：“要全部交还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须得依我们两件事。”黄真道：“有价钱开出盘来，就好商量。你不妨漫天讨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。请你开出价钱来，咱们慢慢来讨价还价。”温方义道：“这没有价钱好讲。第一，你须得拿礼物来换金子，礼物多少不论。这是我们的规矩，到了手的财物，决不能轻易退还。”

黄真知道这句话不过是为了面子，看来对方已肯交还金子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多结冤家，当下收起嬉皮笑脸，正色道：“温爷吩咐，兄弟无有不遵。明儿一早，兄弟自去衢州城里，采办一份重礼送上，再预备筵席，邀请本地有面子的朋友作陪，向各位道谢。”

温方义听他说话在理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罢了。第二件事，这姓袁的小子可得给我们留下。”

黄真一愣，心想你们既肯归还金子，我也给了你们很大面子，又何必旁生枝节？有我在此，这个师弟岂容你们欺侮？他可不知袁承志和他们之间的牵涉甚多。他既得悉金蛇郎君与温仪之间的隐事，五老已是必欲杀之而后甘心，而尤其要紧的，是要着落在他身上，找到金蛇郎君那张宝藏地图。五老虽知他武功极强，但自信五行阵奥妙无穷，定可制他得住。黄真笑道：“我这师弟饭量很大。你们要留他，本是一件好事，只是一年半载吃下来，就怕各位亏蚀不起。”

温方达冷笑道：“这位老弟刚才指点你走出阵势，定是明白其中关诀。那就请他来试试如何？”

原来温氏五行阵共有五套阵法，适才对付黄真，只用了

乙木阵法，还有甚多奇妙的招术变化未用。温方达心想适才你已左支右绌，虽然侥幸脱出包围，却未损得阵势分毫，你这师弟旁观者清，才瞧出了一些端倪，当真自身陷阵，也不免当局者迷了，是以他有恃无恐，向袁承志叫阵。

黄真领略过这阵法的滋味，心想凭我数十年功力，尚且闯不出来，师弟虽然出言点拨了几下，但显是在旁静心细观，忽有所见，真要过手，五敌此去彼来，连绵不断，他如何对付得了？便道：“你们阵法很厉害，在下已领教过了。我这个小师弟还没有你们孙子的年纪大，老头子何必跟他为难？要是真的瞧着他不顺眼，你们随便哪一位出来教训教训他就是啦。”这话似乎示弱，其实却是挤兑五老，要他们单打独斗，想来以师弟点倒吕七先生的身手，一对一的动手，还不致输了。

温方山冷笑道：“华山派名气不小，可是见了一个小小五行阵，立刻吓得藏头缩尾，从今而后，还是别在江湖上充字号了吧！”

崔希敏大怒，从黄真身后抢出，叫道：“谁说我们华山派怕了你？”温方山笑道：“你也是华山派的吗！嘿嘿，厉害，厉害！那么你来吧。”

崔希敏只道他说自己厉害，纵出去就要动手。袁承志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崔大哥，我先上，我不成的时候，你再来帮手。”崔希敏点头道：“好！你要我帮忙时，叫一声‘希敏’，我就上来，用不着甚么崔大哥、崔二哥的客气。”袁承志点点头。小慧在旁突然噗哧一笑。崔希敏双眼一瞪，问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小慧笑道：“没甚么，我自己觉得好笑。”

崔希敏还待再问，袁承志已迈步向前，手拈玉簪，说道：“石梁派五行阵如此厉害，晚辈确是生平从所未见。”

温方义道：“你乳臭未干，谅来也没见识过甚么东西，别说我们的五行阵了。”

袁承志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晚辈见识浅陋，老爷们要把我留下，晚辈求之不得，正可乘此机会，向老爷们讨教一下五行阵的秘奥。”

崔希敏急道：“小师叔，他们哪是好心留你？你别上当。”小慧又是噗哧一笑。袁承志向崔希敏道：“他们老人家不会欺侮咱们年轻人，崔大哥放心好啦。”转头对五老道：“晚辈学艺未精，华山派的武功只是粗知皮毛，请老爷们手下留情。”

众人见他言语软弱，大有怯意，但神色间却是满不在乎，都不知他打得是甚么主意。黄真暗自着急，却又不便阻拦师弟，心中只说：“唉，这笔生意做不过。”

温氏五老试过他的功力，不敢轻忽，五人一打手势，温方义、温方山向右跨步，温方施、温方悟向左转身，阵势布开，顷刻间已将他围在垓心。

袁承志似乎茫然不觉，抱拳问道：“咱们这就练吗？”温方达冷冷的道：“你亮兵器吧！”

袁承志平伸右掌，将玉簪托在掌中，说道：“各位是长辈，晚辈哪敢无礼动刀动枪？便用这玉簪向老爷们领教几招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又各一惊，都觉得这人实在狂妄大胆，这玉簪只怕一只甲虫也未必刺得死，一碰便断。怎能经得起五老手中钢杖、刀剑等物砸撞？如此胡闹，岂不是自速其死？青青心中忧急，只是暗叫：“那怎……怎生是好？”

黄真知道这时已难于劝阻，心想这小师弟定是给师父宠惯了，初涉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只得紧紧抓住铜笔铁算盘，一待他遇险，立即窜入相救，低声嘱咐崔希敏和小慧：“敌人太强，咱们寡不敌众，非蚀本不可。待会我喝令你们走，你二人立即上屋向外冲出。我和袁师弟断后，不论如何凶险，你们千万不可回头帮手。”崔希敏和小慧答应了。

黄真思忖自己和袁承志要设法脱身，总还不是难事，只要崔安两人不成为累赘，那就好办得多。今日落荒而逃，暂忍一时之辱，他日约齐华山派五位高手，同时攻打五行阵，定可破了。那时才教这五个老头儿知道华山派是否浪得虚名。他心中预计的五人，除自己外，是二师弟归辛树夫妇、自己的大弟子“八面威风”冯难敌，再加上师父穆人清亲自主持，只须将温氏五老分别缠住，令五人各自为敌，不能分进合击，五行阵立即破去，论到单打独斗，温氏五老可不是自己对手。黄真面子上嬉皮笑脸，内里却是深谋远虑，未思胜，先虑败，定下了眼前脱身之策，又筹划好了日后取胜之道。他破五行阵的人选中，还不把袁承志计算在内，料想小师弟功力尚浅，远不及自己的得意门徒冯难敌。

只听得袁承志道：“老爷子们既然诚心赐教，怎么又留一手，使晚辈学不到全套？”

温方达一怔道：“甚么全套不全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各位除了五行阵外，还有一个辅佐的八卦阵，何不一起摆了出来，让晚辈开开眼界？”温方义喝道：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可教你死而无怨。”转头对温南扬道：“你们来吧！”

温南扬手一挥，带同十五人一齐纵出。温南扬一声吆喝，

十六人便发足绕着五老奔跑，左旋右转，穿梭来去。这十六人有的是温家子侄，有的是五老的外姓徒弟。都是石梁派二代的好手，特地挑选出来练熟了这八卦阵的。

黄真见了这般情势，饶是见多识广，也不禁骇然，心道：“袁师弟实在少不更事，给自己多添难题。单和五老相斗，当真遇险之时，我还可冲入相救，现下外围又有十六人挡住，所有空隙全被填得密密实实，只怕雀鸟也飞不进去了。自己明明本钱短缺，怎地生意却越做越大？头寸转不过来，岂不糟糕？”

袁承志右手大拇指与中指拈了玉簪，左手轻扬，右足缩起，以左足为轴，身子突然转了四五个圈子。他身形一动，温氏五老立即推动阵势，凝目注视他的动静。但袁承志只是一个陀螺般在原地滴溜溜的旋转，并不移步出手。

原来金蛇郎君当日与五老交手，中毒被擒，得人相救脱险之后，躲在华山绝顶反复思量昔日恶斗的情境，自忖其时纵使不服“醉仙蜜”，筋骨完好，内力无滞，终究也攻不破五行阵，只不过多支撑得一时三刻而已。

他将五老的身法招术逐一推究，终于发见这阵法的关窍，在于敌人入围之后，不论如何硬闯巧闪，五老必能以厉害招术反击，一人出手，其他四人立即绵绵而上，不到敌人或死或擒，永无休止。五老招数互为守御，步法相补空隙。临敌之际，五人犹似一人。金蛇郎君于五老当日所使的招术，心中记得清清楚楚，越想越觉这阵势实是不可摧破，穷年累月的苦思焦虑，各种各样古怪的方法策略都想到了，但推究到

终极，总觉难以收效。

他自然也曾想到暗杀下毒，只须害死五老中的一人，五行阵便不成其为五行阵了。但他心高气傲，自不屑行此无赖下策。何况他筋脉已断，武功全失，纵使想出破阵之法，此阵也不能毁于自己亲手。既说是破阵，就须堂堂正正，以真实本领将其攻破。

一日早晨，他在山间闲步，忽见一条小青蛇在草丛游走，听得人声，立即蜷盘成圈，昂起了头，略不动弹。

他所以得了金蛇郎君这外号，固因他行事滑溜，狠毒凶险，却也因他爱养毒蛇，挤取毒液来调制暗器药箭。当年温氏兄弟中温方禄的妻子中他药箭立时毙命，箭头上所喂的便是蛇毒。他熟知蛇性，知道打圈昂首，便是等敌人先动手进攻，然后趁虚而入，从敌人破绽中反击，敌人若是不动，蛇类极少先攻。蛇身蜷盘成团，系隐藏己身所有弱处，昂首蓄势，系以己身最强的毒牙伺机出击。如果贸然窜出噬敌，蛇身极长，弱点甚多，不免为敌所乘。此乃蛇类自保的天性。这些行动，金蛇郎君往昔也不知见过几百次了，从来不以为意，但此刻他正潜心思攻破五行阵的诀窍，突然之间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登时喜得大叫大跳，破五行阵的策略就此制定，那就是：“后发制人”四字。

武学中本来讲究的是制敌机先，这“后发制人”却是全然反其道而行。根本方略一定，其余手段迎刃而解，不到一个月功夫，已将摧破五行阵的方法全部想定，详详细细的写入了《金蛇秘笈》。

他明知这秘笈未必能有人发现，即使有人见到，说不定

也在千百年后，那时温氏五老尸骨早已化为尘土。只是他心中一口怨气不出，又想那五行阵总要流传下来，要是始终无人能破，岂非让石梁派称霸于天下？他将殚心竭虑所想出来的破法写在秘笈之中，因在他内心，破阵之法既已想出，五行阵便算已经破了。若真能以此法摧破五行阵，自然再好不过，可是那毕竟渺茫之极，他从来没有想要收一个徒弟来为自己完成心愿。

袁承志当下持定“后发制人”的方略，转了几个圈子，已将五行阵与八卦阵全部带动。

八卦阵法虽为五老后创，《金蛇秘笈》中未曾提及，但根本要旨，与五行阵全无二致。袁承志只看十六人转得几个圈子，已是了然于胸，心想：“敌人若是破不了五行阵，何必再加一个八卦阵？若是破了五行阵，八卦阵徒然自碍手脚。温氏五老的天资见识，和金蛇郎君果然差得甚远。看来这五行阵也是上代传下来的，谅五老自己也创不出来。他们自行增添一个阵势，反成累赘。金蛇郎君当年若知温氏五老日后有此画蛇添足之举，许多苦心的筹谋反可省去了。”

五老要等他出手，然后乘势扑上，却见他身子越转越慢，殊无进攻之意，最后竟坐下地来，双手放在膝上，脸露微笑。五老固是心下骇然，旁观各人也都大惑不解，均想他大敌当前，怎么如此顽皮。岂知这是袁承志慢军之计，一来是诱敌来攻，二来要使五老心烦意乱，不能沉着。

温方义见他坐下，果然忍耐不住，双掌一错，便要击他后心。温方悟忙道：“二哥，莫乱了阵法！”温方义这才忍住。

五老脚下加速，继续变阵，只待他出手，立即拥上。须知不论大军交锋，还是两人互搏，进攻者集中全力攻击对方，己方必有大量弱点不加防御，只须攻势凌厉，敌人忙于自守，无暇反击，己方的弱点便不守而守。五行阵以一人来引致对方进攻，自显弱点，其余四人便针对敌人身上的弱点进袭，所谓相生相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现下袁承志全不动弹，那便是周身无一不备，五老一时倒是无法可施。

又过一会，袁承志忽然打个呵欠，躺卧在地，双手叠起放在头下当枕头，显得十分优闲舒适。外面八卦阵的十六名弟子游走良久，越奔越快，功力稍差的人已额角见汗，微微气喘。五老也真耐得，仍不出手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亏你们这批老家伙受得了这口气。”忽地一个翻身，背脊向上，把脸埋在手心，呼呼打起鼾来。自来武林中打斗，千古以来，从未有过这项姿势，后心向上而卧，岂非任人宰割？

崔希敏、小慧、青青、温仪等人又是好笑，又是代他担心。黄真先见他坐下卧倒，已悟出了他对敌的方略，不禁佩服他聪明大胆，这时见他肆无忌惮的翻身而卧，暗叫不妙，觉得此举未免过份，五老若向他背后突袭，却又如何闪避？招徕生意，可不能用苦肉计。

温方达眼见良机，大喜之下，左手向右急挥，往下一按，温方施四柄飞刀快如闪电，已向袁承志背心插去。这下发难又快又准，旁观众人惊叫声中，白光闪处，四把明晃晃的飞刀一齐斩在袁承志背上。

温仪、青青、和小慧都是神摇心悸，转头掩面。石梁派

众人欢声雷动。八卦阵的十六弟子也有七八人停了脚步。

便在此时，袁承志忽地跃起，背上四把飞刀立时震落。他身动如箭，斜射而出，咄的一掌，正打在温南扬后心。温南扬一口鲜血尚未喷出。已被袁承志提起掷进五行阵中。

众人还没看清楚他如何窜出五行阵来，只见阵外十六名弟子犹如渴马奔泉，寒鸦赴水，纷纷向五行阵中心投去。袁承志这里一拳，那边一腿，每一招下的都是重手，众弟子不是给他制住要害，抓起掷了进去，就是被他用掌力挥进阵内。温正等人功力较深，运拳抵抗，也是三招两式，立被打倒。

这么一来，五行八卦阵登时大乱。阵中不见敌人，来来去去的尽是自己人。众人万料不到袁承志身穿木桑所赐的金丝背心，飞刀不能相伤，反而被他乘机进袭，举手之间就把八卦阵攻破。

温氏五老连声怪叫，手忙脚乱的接住飞进阵来的众弟子。袁承志哪里还容得他们缓手重行布阵，抢上两步，左手三指直戳温方施的穴道。

温方施见飞刀伤他不得，本已大骇，见他攻来，又是四柄飞刀向他胸前掷去。袁承志不避不让，手指直向他咽喉下二寸六分的“璇玑穴”点到，飞刀从他胸前震落，三指却已伸到温方施穴道上。温方山钢杖“泼风盘打”，势挟劲风，猛向袁承志右胯打去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拐杖上了屋顶，又捡回来了。”口中说话，手上丝毫不缓，顺手一拉，将一名石梁派弟子拖过来向他杖头挡去。

温方山大骇，这一杖虽没盼能打中敌人，但估计当时情势，他前后无法闪避，除了以兵器挡架之外，更无别法，然

而他使的却是一枚脆细的玉簪，只要钢杖轻轻在玉簪上一擦，就把簪子震为粉碎。哪知他竟拖了一名本门弟子来挡，这一杖上去，岂不将他打得筋断骨折？总算他武功高强，应变神速，危急中猛然踏上一步，左手在杖头力扳，叫道：“大哥，留神！”钢杖余势极大，准头偏过，猛向温方达砸去。他知大哥尽可挡得住这一杖，果然温方达双戟一立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火星四溅，钢杖和短戟各自震了回来。

袁承志却已乘机向温方达疾攻。他左掌猛劈，右手中的玉簪不住向他双目刺去。温方达连连倒退，挥动皮鞭想封住门户，但袁承志已欺到身前三尺之地，手中皮鞭只嫌太长，所谓“鞭长莫及”，此时却另有含义了，霎时之间，被玉簪连攻了六七招。温方达见玉簪闪闪晃动，不离自己双目，连续两次都已刺到眼皮之上。吓得魂飞天外，此时方知玉簪的厉害，最后一次实在躲不过了，丢开皮鞭，双手蒙住眼睛，倒地接连打了几个滚，这才避开，但后心已中了重重一脚，痛彻心肺。他当年以一条皮鞭在温州擂台上连败十二条好汉，威风远震，数十年盛名不衰，哪知今日在这少年人手中的一枚碧玉簪下败得如此狼狈，站起身来固是羞愤难当，旁观众人也皆骇然。

黄真见小师弟如此了得，出手之怪，从所未见，惊喜之余，心想就是师父也不会这些功夫，“他这家宝号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生意的路子可广得很啊。”崔希敏狂叫喝采。小慧抿着嘴儿微笑。温仪与青青心中窃喜。

袁承志摧破坚阵，精神陡长，此时胜券在握，着着进逼，

左手使的是华山派的伏虎掌法，右手玉簪使得却是《金蛇秘笈》中的金蛇锥法。这身法便是神剑仙猿穆人清亲临，金蛇郎君夏雪宜复生，也只识得一半，温氏五老如何懂得？他打退温方悟后，转向温方义攻击，也是连施险招，逼得他手忙脚乱。

温方达见情势紧急，唿哨一声，突然发掌把一名弟子推了出去。温方山也手脚齐施，把阵中弟子或掷或踢，一一清除。练武厅中人数一少，五行阵又推动起来。但袁承志逼住了温方义毫不放松，使五人无法连环邀击。酣斗中温方义左肩中掌，温方山钢杖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笔直向袁承志后心捣去，同时温方达双戟向左攻到，温方义左肩虽痛，仍按照阵法施为。这时八卦阵已破，五行阵也已打乱，但五老仍是按照阵法，并力抵御。

温仪瞧着袁承志在五老包围中进退趋避，身形潇洒，正是当年金蛇郎君在五行阵中的模样，又看一会，只见自己朝思夜想的情郎，白衣飘飘，正在阵中酣战，不由得心神激荡，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夏郎，夏郎，你……你终于来了。”迈步便向厅心走去。

青青忙拉住她手臂，叫道：“妈，你别去。”温仪眼睛一花，凝神看清楚阵中少年身形仿佛，面目却非，登时身子一晃，倒在青青的怀中。

便在此时，袁承志忽地跃起，右手将玉簪往头上一插，左手已挽住了厅顶的横梁，翻身而上。

五老斗得正紧，忽然不见了敌人，一怔之际，便觉头顶风生，数十件暗器从空中撒将下来，知道不妙，待要闪避，温

方山与温方施已被钱镖分别打中穴道，跌倒在地。

温方达俯身去救，袁承志又是一把铜钱撒了下来。温方达双戟“密云欲雨”，在头顶一阵盘旋，只听叮叮之声不绝，砸飞了十多粒铜钱。当下舞动双戟，化成一团白光护住顶门，忽然间手上一震，双戟已被甚么东西缠住，舞不开来。他吃了一惊。用力回夺，哪知就这么上夺，双戟突然脱手飞去。他不暇细思，于旁观众人惊呼声中向旁跃开三步，伸掌护身，只见袁承志已自空跃下，站在厅侧，手持双戟，温方施的皮鞭兀自缠在戟头。

袁承志喝道：“瞧着！”两戟脱手飞出，激射而前，分别钉入厅上的两根粗柱，戟刃直透柱身。两根柱子一阵晃动，头顶屋瓦乱响。站在门口的人纷纷逃出厅外，只怕大厅倒塌。

当年穆人清初授袁承志剑术时，曾飞剑掷出，没入树干，木桑道人誉为天下无双之剑法，袁承志今日显这一手，便是从那一招变来。黄真见他以本门手法掷戟撼柱，威不可当，不禁大叫：“袁师弟，好一招‘飞天神龙’呀！”袁承志回头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敢忘了师父的教导，还请大师哥指教。”

温方达四顾茫然，只见四个兄弟都已倒在地下。

袁承志缓步走到黄真身边，拔下头上玉簪，还给了小慧。

温方达见本派这座天下无敌的五行八卦阵，竟被这小子在片刻之间，如摧枯拉朽般一番扫荡，登时闹了个全军覆没，一阵心酸，竟想在柱子上一头碰死。但转念一想：“我已垂暮之年，这仇多半难报。但只要留得一口气在，总不能善罢干休！”双手一摆，对黄真道：“金子都在这里，你们拿去吧。”

崔希敏不待他再说第二句话，当即将地下金条尽行捡入皮袋之中，石梁派空有数十人站在一旁，却眼睁睁的不敢阻拦。袁承志适才这一仗，已打得他们心惊胆战，斗志全失。

温方达走到二弟方义身边，但见他眼珠乱转，身子不能动弹，知是给袁承志以钱镖打中要穴，当即给他在“云台穴”推宫过血，但揉捏良久，温方义始终瘫痪不动。又去察看另外三个兄弟，一眼就知各人被点中了穴道，然而依照所学的解穴法潜运内力施治，却全无功效，心知袁承志的点穴法另有怪异之处，可是惨败之余，以自己身分，实不愿低声下气的相求，转头瞧着青青，嘴唇一努。

青青知他要自己向袁承志求恳，故作不解，问道：“大爷爷，你叫我吗？”温方义暗骂：“你这刁钻丫头，这时来跟我为难，等此事过了，再瞧我来整治你们娘儿俩。”低声道：“你要他给四位爷爷解开穴道。”

青青走到袁承志跟前，福了一福，高声道：“我大爷爷说，请你给我四位爷爷解开穴道。这是我大爷爷求你的，可不是我求你啊！”

袁承志道：“好。”上前正要俯身解治，黄真忽然在铁算盘上一拨，说道：“袁师弟，你实在一点也不懂生意经。奇货可居，怎不起价？你开出盘去。不怕价钱怎么俏，人家总是要吃的。”

袁承志知道大师兄对石梁派很有恶感，这时要乘机报复。他想师父常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，青青又已出言相求，金子既已取回，虽不愿再留难温氏五老，但大师兄在此，自然一切由他主持，便道：“请大师哥吩咐。”

黄真道：“温家在这里残害乡民，仗势横行，衢州四乡怨声载道，我这两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说师弟哪，你给人治病，那是要落本钱的，总得收点儿诊费才不蚀本，这笔钱咱们自己倒也不用要了，若是去救济给他温家害苦了的庄稼人，这桩生意做得过吧？”

袁承志想起初来石梁之时，见到许多乡民在温家大屋前诉怨说理，给温正打得落花流水，又想起石梁镇上无一人不对温家大屋恨之入骨，侠义之心顿起，道：“不错，这里的庄稼汉真是给他们害苦啦。大师哥你说怎么办？”

黄真在算盘上滴滴笃笃的拨上拨下，摇头晃脑的念着珠算口诀，甚么“六上一去五进一”、“三一三十一，二一添作五”说个不停，也不知算甚么帐。

崔希敏和小慧见惯黄真如此装模作样。袁承志对大师兄很是恭敬，见他算帐算得希奇古怪，却不敢嬉笑。石梁派众人满腔气愤，哪里还笑得出？只有青青却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

黄真摇头晃脑的道：“袁师弟，你的诊费都给你算出来啦！救一条命是四百石白米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四百石？”黄真道：“不错，四百石上等白米，不许掺一粒沙子秕谷，斤两升斗，可不能有一点儿捣鬼。”也不问温方达是否答允，已说起白米的细节来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里四位老爷子，那么一共是一千六百石了？”黄真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师弟，你的心算真行，不用算盘，就算出一个人四百石，四个人就是一千六百石。”崔希敏想：“那有甚么希奇？我不用算盘也算得出。”

黄真对温方达道：“明儿一早，你备齐一千六百石白米，

分给四乡贫民，每人一斗。你发满了一千六百石，我师弟就给你救治这四位令弟。”

温方达忍气道：“一时三刻之间，我哪里来这许多白米？我家里搬空了米仓，只怕也不过七八十石罢了。”黄真道：“诊金定价划一，折扣是不能打的。不过看在老朋友份上，分期发米，倒也不妨通融。你发满四百石，就给你救一个人。等你发满八百石，再给你救第二个。要是你手头不便，那么隔这么十天半月、一年半载之后再发米，我师弟随请随到，就算是在辽东、云南，也会赶来救人，决不会有一点儿拖延推搪。”

温方达心想：“四个兄弟给点中了穴道，最多过得十二个时辰，穴道自解，只不过损耗些内力而已，不必受他如此敲诈勒索。”黄真已猜中了他心思，说道：“其实呢，你我都是行家，知道过得几个时辰，穴道自解，这一千六百石白米，大可省之。只不过我们华山派的点穴功夫有点儿霸道，若不以本门功夫解救，给点了穴道之人日后未免手脚不大灵便，至于头昏眼花，大便不通，小便闭塞，也是在所难免，内力大损，更是不在话下。好在四位年纪还轻，再练他五六十年，也就恢复原状了。”

温方达知道此言非虚，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明天我发米就是。”黄真笑道：“大老板做生意真是爽快不过，一点也不讨价还价。下次再有生意，要请你时时光顾。”温方达受他奚落了半天，一言不发，拂袖入内。

袁承志向温仪和青青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明天见。”他知石梁派现下有求于己，决不敢对她们母女为难。师兄弟等四

人提了黄金，兴高采烈的回到借宿的农民家里。

这时天才微明。小慧下厨弄了些面条，四人吃了，谈起这场大胜，无不眉飞色舞。

黄真举起面碗，说道：“袁师弟，当时我听师父说收了一位年纪很轻的徒弟，曾对你二师哥归辛树夫妇讲笑，说咱们自己的弟子有些年纪都已三十开外了，师父忽然给他们添上了一位小师叔，只怕大伙儿有点尴尬吧。哪知师弟你功夫竟这么俊，别说我大师哥跟你差得远，你二师哥外号神拳无敌，大江南北少有敌手，但我瞧来，只怕也未必胜得过你。咱们华山派将来发扬光大，都应在师弟你身上了。这里无酒，我敬你一碗面汤。”说罢举起碗来，将面汤一饮而尽。

袁承志忙站起身来，端汤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小弟今日侥幸取胜，大师哥的称赞实在愧不敢当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就凭你这份谦逊谨慎，武林中就极为难得，快坐下吃面。”他吃了几筷，转头对崔希敏道：“你只要学到袁师叔功夫的一成，就够你受用一世了。”

崔希敏在温家眼见袁承志大展神威，举手之间破了那厉害异常的五行阵，心里佩服之极，听师父这么说，突然跪倒，向袁承志磕了几个头，说道：“求小师叔教我点本事。”袁承志忙跪下还礼，连说：“不敢当，我大师哥的功夫，比我精纯十倍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我功夫不及你，可是要教这家伙，却也绰绰有余，只是我实在没有耐心。师弟若肯成全这小子，做师哥的感激不尽。”

原来黄真因却不过崔秋山的情面，收了崔希敏为徒。但这弟子资质鲁钝，闻十而不能知一，与黄真机变灵动的性格极不相投。黄真纵是在授艺之时，也是不断的插科打诨，胡说八道。弟子越蠢，他讥刺越多。崔希敏怎能分辨师父的言语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黄真明明说的是讽刺反话，他还道是称赞自己。如此学艺，自然难有成就。后来袁承志感念他叔叔崔秋山舍命相救之德，又见他是小慧的爱侣，果然详加指点。崔希敏虽因天资所限，不能领会到多少，但比之过去，却已大有进益了。

次日一早，黄真和袁承志刚起身，外边有人叫门，进来一名壮汉，拿了温方达的名帖，邀请四人前去。黄真笑道：“你们消息也真灵通，我们落脚的地方居然打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四人来到温家，只见乡民云集，一担担白米从城里挑来，原来温方达连夜命人到衢州城里采购，衢州城是浙东大城，甚是富饶，但骤然要采购一千六百石米，却也不大容易，米价陡起，使温家又多花了几百两银子。温方达当下请黄真过目点数，然后一斗斗的发给贫民。四乡贫民纷纷议论，都说温家怎么忽然转了性。

黄真见温方达认真发米，虽知出于无奈，但也不再加以讥诮，说道：“温老爷子，你发米济贫，乃是为子孙积德。有个新编的好歌，在下唱给你听听。”放开嗓子，唱了起来：

“年来蝗旱苦频仍，嚼啮禾苗岁不登，
米价升腾增数倍，黎民处处不聊生。
草根木叶权充腹，儿女呱呱相向哭；
釜甑尘飞爨绝烟，数日难求一餐粥。

官府征粮纵虎差，豪家索债如狼豺。
可怜残喘存呼吸，魂魄先归泉壤埋。
骷髅遍地积如山，业重难过饥饿关。
能不教人数行泪，泪洒还成点血班？
奉劝富家同赈济，太仓一粒恩无既。
枯骨重教得再生，好生一念感天地。
天地无私佑善人，善人德厚福长臻。
助贫救生功勋大，德厚流光裕子孙。”

他嗓子虽然不佳，但歌词感人，闻者尽皆动容。

袁承志道：“师哥，你这首歌儿作得很好啊。”黄真道：“我哪有这么大的才学？这是闯王手下大将李岩李公子作的歌儿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原来又是李公子的大作。他念念不忘黎民疾苦，那才是真英雄、大豪杰。”

袁承志也不待一千六百石白米发完，便给温氏四老解开穴道，推宫过血。四老委顿了半夜，均已有气无力，脸色气得铁青。袁承志向五老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多多得罪，晚辈万分抱歉。”

黄真笑道：“你们送了一千六百石米，不免有点肉痛，但石梁温家的名声却好了不少。这桩生意你们其实是大有赚头，不可不知。”五老一言不发，掉头入内。

黄真见发米已毕，贫民散去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袁承志心想须得与青青告别，又想她母女和温家已经破脸，只怕此处已不能居，正待和师哥商议，忽见青青抱着母亲，哭叫：“承志大哥！”快步奔了出来。

袁承志一惊，忙问：“怎么？”猛听得飕飕风声，知道不

妙，忙急跃而前，伸手一抄，抓住了四柄射向青青背心的飞刀。只见人影闪动，温方施避入了门后，跟着砰的一声，大门合上，将六人关在门外。

青青哭道：“四爷爷下毒手杀……杀了我妈。”转过手中母亲的身子，只见温仪背心上插了一柄飞刀，直没至柄。

袁承志惊怒交集，伸手要去拔刀。黄真把他手一挡，道：“拔不得，一拔立时就死！”眼见温仪伤重难救，便点了她两处穴道，使她稍减痛楚。

温仪脸露微笑，低声道：“青儿，别难受。我……我去……去见你爸爸啦。在你爸爸身边，没人……没人再欺侮我。”青青哭着连连点头。

温仪对袁承志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可不能瞒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伯母要知道甚么事？晚辈决不隐瞒。”温仪道：“他有没有遗书？有没提到我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夏前辈留下了些武功图谱。昨天我破五行阵，就是用他遗法，总算替他报了大仇，出了怨气。”温仪道：“他没留下给我的信么？”袁承志不答，只缓缓摇了摇头。

温仪好生失望，道：“他喝了那碗莲子羹才没力气，这碗……这碗莲子羹是我给他喝的。可是我真的……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呀。”袁承志安慰她道：“夏前辈在天之灵，一定明白，决不会怪伯母的。”温仪道：“他定是伤心死的，怪我暗中害他，现今就算明白，可是也已迟了。”青青泣道：“妈，爹爹早知道的。你也喝了莲子羹，要陪爹爹一起死。他当时就明白了。”温仪道：“他……他当真明白吗？为甚么一直不来接我？连……连遗书也不给我一封？”

袁承志见她临死尚为这事耿耿于怀，一时之间，想不出甚么话来安慰，但见她目光散乱，双手慢慢垂了下来，忽然心念一动，想起了《金蛇秘笈》中那张“重宝之图”，其中提到过温仪的名字，忙从怀里取出来，道：“伯母，你请看！”

温仪双目本已合拢，这时又慢慢睁开，一见图上字迹，突然精神大振，叫道：“这是他的字，我认得的。”低声念着那几行字道：“得定之人……务请赴浙江衢州石梁……寻访温仪，……寻访温仪，那就是我呀……酬以黄金十万两。”又见到那两行小字：“此时纵聚天下珍宝，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，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，悔甚恨甚。”她满脸笑容，伸手拉住袁承志的衣袖，道：“他没怪我，他心里仍然记着我，想着我……而今我是要去了，要去见他了……”说着慢慢闭上了眼。

袁承志见此情景，不禁垂泪。温仪忽然又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我求你两件事，你一定得答应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伯母请说，只要做得到的，无不应命。”温仪道：“第一件，你把我葬在他身边。第二件……第二件……”袁承志道：“第二件是甚么？伯母请说。”温仪道：“我……我世上亲人，只有……只有这个女儿，你……你们……你们……”手指着青青，忽然一口气接不上，双眼一闭，垂头不动，已停了呼吸。

青青伏在母亲身上大哭，袁承志轻拍她肩头。黄真、安小慧、和崔希敏三人眼见袁承志对她极是关切，又见她母亲惨遭杀害，均感惻然，只是于此中内情一无所悉，不知说甚么话来安慰才好。

青青忽地放下母亲尸身，拔剑而起，奔到大门之前，举

剑乱剁大门，哭叫：“你们害死我爹爹，又害死我妈妈，我……我要杀光了你温家全家。”纵身跃起，跳上了墙头。

袁承志也跃上墙头，轻轻握住她左臂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他们果然狠毒。不过，终究是你的外公。”

青青一阵气苦，身子一晃，摔了下来。袁承志忙伸臂挽住她腰，却见她已昏晕过去，大惊之下，连叫：“青弟，青弟！”

黄真道：“不要紧，只是伤心过度。”取出一块艾绒，用火折点着了，在青青鼻下熏得片刻，她打了一个喷嚏，悠悠醒来，呆呆瞧着母亲尸身，一言不发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青弟，你怎么了？”她只是不答。袁承志垂泪道：“你跟我们去吧，这里不能住了。”青青呆呆的点了点头。袁承志抱起温仪尸身，五人一齐离了温家大屋。

袁承志走出数十步，回头一望，但见屋前广场上满地白米，都是适才发米时掉下来的，数十头麻雀跳跃啄食。此时红日当空，浓荫匝地，温家大屋却紧闭了大门，静悄悄地没半点声息，屋内便如空无一人。

黄真对崔希敏道：“这五十两银子，拿去给咱们借宿的农家，叫他们连夜搬家。”崔希敏接了，瞪着眼问师父道：“干么要连夜搬家呀？”黄真道：“石梁派的人对咱们无可奈何，自然会迁怒于别人，定会去向那家农家为难。你想那几个庄稼人，能破得了五行阵吗？”崔希敏点头道：“那可破不了！”飞奔着去了。

四人等他回来，绕小路离开石梁镇，行了十多里，见路边有座破庙。黄真道：“进去歇歇吧。庙破菩萨烂，旁人不会疑心咱们顺手牵羊、偷鸡摸狗。”崔希敏道：“那当然！”

走进庙中，在殿上坐了。黄真道：“这位太太的遗体怎么办？是就地安葬呢，还是到城里入殓？”袁承志皱眉不语。黄真道：“如到城里找灵柩入殓，她是因刀伤致死，官府查问起来，咱们虽然不怕，总是麻烦。”言下意思是就在此葬了。

青青哭道：“不成，妈妈说过的，她要 and 爸爸葬在一起。”黄真道：“令尊遗体葬在甚么地方？”青青说不上来，望着袁承志。袁承志道：“在咱们华山！”四人听了都感诧异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她父亲便是金蛇郎君夏前辈。”

黄真年纪与夏雪宜相仿，但夏雪宜少年成名，黄真初出道时，金蛇郎君的威名早已震动武林，一听之下，登时肃然动容，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姑娘莫怪。”青青道：“老伯请说。”

黄真指着袁承志道：“他是我师弟，你叫我老伯不敢当，还是称大哥吧。”崔希敏向青青直瞪眼，心想：“这样一来，我岂不是又得叫你这小妞儿作姑姑？”青青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竟然改了称呼，道：“黄大哥的话，小妹自当遵依。”崔希敏暗暗叫苦：“糟糕，糟糕，这小妞居然老实不客气的叫起黄大哥来。”

黄真怎想得到这浑小子肚里在转这许多念头，对青青道：“令堂遗志是要与令尊合葬，咱们总要完成她这番心愿才好。但不说此处到华山千里迢迢，灵柩难运，就算灵柩到了华山脚下，也运不上去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华山山峰险峻之极，武功稍差一些的就上不了。运灵柩上去是决计不成的。”黄真道：“另外有个法子，是将令尊的遗骨接下来合葬。不过令尊遗体已经安居吉穴，再去惊动，似乎也不很

妥当。”

青青见他说得在理，十分着急，哭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黄真道：“我意思是把令堂遗体在这里火化了，然后将骨灰送上峰去安葬。”说到这件事，他可一本正经，再不胡言乱语了。青青虽然下愿，但除此之外也无别法，只得含泪点头。

当下众人收集柴草，把温仪的尸体烧化了。青青自幼在温家颇遭白眼，虽然温正等几个表兄见她美貌，讨好于她，却也全是心存歹念，只有母亲一人才真心爱她，这时见至爱之人在火光中渐渐消失，不禁伏地大哭。

袁承志在破庙中找了一个瓦罐，等火熄尸销，将骨灰捡入罐中，拜了两拜，暗暗祷祝：“伯母在天之灵尽管放心，小侄定将伯母骨灰送到华山绝顶安葬，决不敢有负重托。”

黄真见此已毕，对袁承志道：“我们要将黄金送到江西九江去。闯王派了许多兄弟在江南浙赣一带联络，以待中原大举之时，南方也竖义旗响应，人多事繁，在在需钱。袁师弟夺还黄金，功劳真是不小。”

青青道：“小妹不知这批金子如此事关重大，要不是两位大哥到来，可坏了闯王大事。”崔希敏道：“也要你知道才好。”青青在口头上素不让人，说道：“此后如不是黄大哥亲自护送，多半路上还要出乱子。”崔希敏急道：“甚……甚么？你又要来抢吗？”

黄真眼睛一横，不许他多言，说道：“袁师弟与温姑娘如没甚么事，大家同去九江如何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想念师父，想到南京去拜见他老人家，还想见见崔叔叔。大师哥以为怎样？”黄真点头道：“师父身边正感人手不足，他老人家也想

念你得很。师弟，你这一次在石梁开张大发，赚了个满堂红。今后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，盼你诸事顺遂，大吉大利，生意兴隆，一本万利。”袁承志肃然道：“还请大师哥多多教诲。”黄真笑道：“我不跟你来这套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夏姑娘，你以后顺手发财，可得认明人家招牌字号呀。”站起来一拱手，转头就走。崔希敏也向师叔拜别。

小慧对袁承志道：“承志大哥，你多多保重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见到安婶婶时，说我很记挂她。”小慧道：“妈知道你长得这样高了，一定很喜欢。我去啦！”行礼告别，追上黄真和崔希敏，向西而去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转头挥手。袁承志也不停挥手招呼，直至三人在山边转弯，不见背影，这才停手。

第八回 易寒强敌胆 难解女儿心

青青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干么不追上去再挥手？”袁承志一怔，不知他这话是甚么意思。青青怒道：“这般恋恋不舍，又怎不跟她一起去？”袁承志才明白她原来生的是这个气，说道：“我小时候遇到危难，承她妈妈相救，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。”

青青更加气了，拿了一块石头，在石阶上乱砸，只打得火星直进，冷冷的道：“那就叫做青梅竹马了。”又道：“你要破五行阵，干么不用旁的兵刃，定要用她头上的玉簪？难道我就没簪子吗？”说着拔下自己头上玉簪，折成两段，摔在地下，踹了几脚。

袁承志觉得她在无理取闹，只好不作声。青青怒道：“你和她这么有说有笑的，见了我就闷闷不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几时闷闷不乐了？”青青道：“人家的妈妈好，在你小时候救你疼你，我可是个没妈妈的人。”说到母亲，又垂下泪来。

袁承志急道：“你别尽发脾气啦。咱们好好商量一下，以后怎样？”青青听到“以后怎样”四字，苍白的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商量甚么？你去追你那小慧妹妹去。我这苦命人，在天涯海角飘泊罢啦。”袁承志心中盘算，如何安置这位大姑娘，

确是一件难事。

青青见他不语，站起来捧了盛着母亲骨灰的瓦耀，掉头就走。袁承志忙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你理我呢？”径向北行。袁承志无奈，只得紧跟在后面。一路上青青始终不跟他交谈，袁承志逗她说话，总是不答。

到了金华，两人入客店投宿。青青上街买了套男人衣巾，又改穿男装。袁承志知她仓卒离家，身边没带甚么钱，乘她外出时在她衣囊中放了两锭银子。青青回来后，撅起了嘴，将银子送回他房中。

这天晚上她出去做案，在一家富户盗了五百多两银子。第二天金华城里便轰传起来。

袁承志料知是她干的事，不禁暗皱眉头，真不懂得她为甚么莫名其妙的忽然大发脾气？如何对付实是一窍不通。软言相求吧？实在放不下脸来；弃之不理吧？又觉让她一个少女孤身独闯江湖，未免心有不忍。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日两人离了金华，向义乌行去。青青沉着脸在前，袁承志跟在后面。

行了三十多里，忽然天边乌云密布，两人忙加紧脚步，行不到五里，大雨已倾盆而下。袁承志带着雨伞，青青却嫌雨伞累赘没带。她展开轻功向前急奔，附近却没人家，也无庙宇凉亭。袁承志脚下加快，抢到她前面，递伞给她。青青伸手把伞一推。袁承志道：“青弟，咱们是结义兄弟，说是同生共死，祸福与共。怎么你到这时候还在生哥哥的气？”

青青听他这么说，气色稍和，道：“你要我不生气，那也容易，只消依我一件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说吧，别说一件，十

件也依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好，你听着。从今而后，你不能再见那个安姑娘和她母亲。如你答允了，我马上向你赔不是。”说着嫣然一笑。

袁承志好生为难，心想安家母女对己有恩，将来终须设法报答，无缘无故的避不见面，那成甚么话？这件事可不能轻易答允，不由得颇为踌躇。

青青俏脸一板，怒道：“我原知你舍不得你那小慧妹妹。”转过身来，向前狂奔。袁承志大叫：“青弟，青弟！”青青充耳不闻，转了几个弯，见路中有座凉亭，便直窜进去。

袁承志奔进凉亭，见她已然全身湿透。其时天气正热，衣衫单薄，雨水浸湿后甚是不雅，青青又羞又急，伏在凉亭栏杆上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你欺侮我，你欺侮我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这倒奇了，我几时欺侮过你了？”当下也不分辩，解下长衫，给她披在身上。他有伞遮雨，衣衫未湿。寻思：“到底她要甚么？心里在想甚么？我可一点也不懂。小慧妹妹又没得罪她，为甚么要我今后不可和她再见？难道为了小慧妹妹向她索讨金子，因而害死她妈妈？这可也不能怪小慧啊。”他将吕七先生、温氏五老这些强敌杀得大败亏输，心惊胆寒，也不算是何等难事，可是青青这位大姑娘忽喜忽嗔，忽哭忽笑，实令他搔头摸腮，越想越是胡涂。

青青想起母亲惨死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，直哭得袁承志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阵，雨渐渐停了，青青却仍是哭个不休。她偷眼向袁承志一望，见他也正望着自己，忙转过眼光，继续大哭。袁承志也横了心，心想：“看你有多少眼泪！”

正自僵持不决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个青年农夫扶着一个老妇走进亭来。老妇身上有病，哼个不停。那农夫是他儿子，不住温言安慰。青青见有人来，也就收泪不哭了。

袁承志心念一动：“我试试这法儿看。”过不多时，这对农家母子出亭去了。青青见雨已停，正要上道，袁承志忽然“哎唷，哎唷”的叫了起来。

青青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见他捧住了肚子，蹲在地下，忙走过去看。袁承志运起混元功，额上登时黄豆般的汗珠直淌下来。青青慌了，连问：“怎么了？肚子痛么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装假索性装到底！”运气闭住了手上穴道。青青一摸他手，只觉一阵冰冷，更是慌了手脚，忙道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袁承志大声呻吟，只是不答。青青急得又哭了起来。

袁承志呻吟道：“青弟，我……我这病是好不了的了，你莫理我。你你……自己去吧。”青青急道：“怎么好端端的生起病来？”袁承志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我从小有一个病……受不得气……要是人家发我脾气，我心里一急，立刻会心痛肚痛，哎唷，哎唷，痛死啦！昨天跟你的五位爷爷相斗，又使力厉害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青青惊惶之下，双手搂住了他，给他胸口揉搓。袁承志被她抱住，很是不好意思。青青哭道：“承志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啦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若不继续装假，不免给她当作了轻薄之人。”此时骑虎难下，只得垂下了头，呻吟道：“我是活不成啦，我死之后，你给我葬了，去告诉我大师哥一声。”他越装越象，肚里却在暗暗好笑。

青青哭道：“你不能死，你不知道，我生气是假的，我是

故意气你的，我心里……心里很是喜欢你呀。你要是死了，我跟你一起死！”

袁承志心头一惊：“原来她是爱着我。”他生平第一次领略少女的温柔，心头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又是甜蜜，又是羞愧，怔怔的不语。

青青只道他真的要死了，紧紧的抱住他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死呀。”袁承志只觉她吹气如兰，软绵绵的身体偎依着自己，不禁一阵神魂颠倒。青青又道：“我生气是假的，你别当真。”袁承志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生病也是假的呀，你别当真！”

青青一呆，忽地跳起，劈脸重重一个耳光，啪的一声巨响，只打得他眼前金星乱冒。青青掩脸就走。袁承志愕然不解：“刚才还说很喜欢我，没有我就活不成，怎么忽然之间又翻脸打人？”他不解青青的心事，只得跟在后面。青青一番惊惶，一番喜慰，早将对安小慧的疑忌之心抛在一旁，见袁承志左边脸上红红的印着自己五个手指印，不禁有些歉然，也不禁有些得意，想到终于泄露了自己心事，又感羞愧难当。

两人都是心中有愧，一路上再不说话，有时目光相触，均是脸上一红，立即同时转头回避。心中却均是甜甜的，这数十里路，便如是飘飘荡荡的在云端行走一般。

这天傍晚到了义乌，青青找到一家客店投宿。袁承志跟着进店。

青青横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死皮赖活的跟着人家，真讨厌。”袁承志摸着脸颊，笑道：“我肚痛是假，这里痛却是真的。”青青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是气不过，就打还我一记吧。”

两人于是和好如初，晚饭后闲谈一会，两人分房睡了。青青见他于自己吐露真情之后，仍是温文守礼，不再提起那事，倒免了自己尴尬狼狈，可是忍不住又想：“我说了喜欢他，他却又怎地不跟我说？”这一晚翻来覆去，又怎睡得安稳？

次日起身上道，青青问起他如何见到她爹爹的遗骨。袁承志于是详细说了猩猩怎样发现洞穴，他怎样进洞见到骷髅、怎样掘到铁盒，怎样发现图谱等情，又讲到张春九和那秃头夜中前来偷袭、反而遭殃的事。

青青只听得毛骨悚然，说道：“张春九是我四爷爷的徒弟，最是奸恶不过。那秃头是二爷爷的徒弟。我五个爷爷每年正月十六，总是派了几批子侄徒弟出去寻找甚么。到底寻甚么人，还是找甚么东西，大家鬼鬼祟祟的，可从来不跟我说。不过每个人回来，全都垂头丧气的，定是甚么也找不到。现下想来，自然是在找我爹爹的下落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我爹爹死了之后还能用计杀敌，真是了不起。”言下赞叹不已，又道：“要是爹爹活着，见到你把温家那些坏人打得这般狼狈，定是高兴得很……喂，妈妈是亲眼见到的，她定会告诉爹爹……你再把爹爹的笔迹给我瞧瞧。”袁承志取出那幅图来，递给她道：“这是你爹爹的东西，该当归你。”青青瞧着父亲的字迹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欢喜。

这天来到松江，青青忽道：“大哥，到了南京，见过你师父后，咱们就去把宝贝起出来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甚么宝贝？”青青道：“爹爹这张图不是叫做‘重宝之图’么？他说得宝之人要酬我妈妈黄金十万两，妈妈又说这是皇宫内库中的物事，其中不知有多少金银珠宝。”袁承志沉吟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

是咱们办正事要紧。”他一心记挂的，只是会见师父之后去报父仇。青青道：“按图寻宝，也不见得会耽搁多少时候。”

袁承志神色不悦，说道：“咱俩拿到这许多金银珠宝，又有甚么用？青弟，我劝你总要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别这么贪财才好。”只说得青青撅起了小嘴，赌气不吃晚饭。

次日上路，青青道：“我不过拿了闯王二千两黄金，他们就急得甚么似的，要你大师兄亲自出马来取回去。闯王干么这样小家气啊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哪里小家气了？我见过他的。他待人最是仗义疏财，他为天下老百姓解除疾苦，自己节俭得很，当真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。这二千两黄金他有正用，自然不能轻易失去。”青青道：“是呀，要是咱们给闯王献上黄金二十万两，甚至二百万两、三百万两，你说这件事好不好呢？”

这一言提醒，只喜得袁承志抓住了她手，道：“青弟，我真糊涂啦，多亏你说。”青青把手一甩，道：“我也不要你见情，以后少骂人家就是啦。”袁承志陪笑道：“要是我们找到这批金珠宝贝，献给闯王，可不知能救得多少受苦百姓的性命。”

两人坐在路边，取出图来细看，见图中心处有个红圈，圈旁注着“魏国公府”四字。

两人又细看了一会。袁承志道：“宝藏是在魏国公府的一间偏房底下。”青青道：“咱们到南京后，只消寻到魏国公府，就有法子。魏国公是大将军徐达的封号，他是本朝第一大功臣，府第定然极大，易找得很。”

袁承志摇摇头道：“大将军的府第非同小可，防守定严，

就算混得进去，要这么大举挖掘，实在也为难得紧。”青青道：“现下凭空猜测，也是无用，到了南京再相机行事吧。”

路上数日，到了南京。那金陵石头城是天下第一大城，乃太祖当年开国建都之地，千门万户，五方辐辏，朱雀桥畔箫鼓，乌衣巷口绮罗，虽逢乱世，却是不减昔年侈靡。

两人投店后，袁承志便依着大师哥所说地址去见师父。一问之下，却知穆人清往安庆府去了，至于到了安庆府何处，在南京联络传讯之人也不知情。袁承志郁郁不乐，青青拉他出去游玩，也是全无心绪，只是坐在客店中发闷。

青青把店伙叫来，询问魏国公府的所在。那店伙茫然不知，说南京哪里有甚么魏国公府。青青恼了，说道：“魏国公是本朝第一大功臣，怎会没国公府？”店伙道：“要是有的话，相公自己去找吧。小人生在南京，长在南京，在南京住了四十多年，可就是没听说过。”青青怪他顶撞，伸手要打，给袁承志拦住。那店伙唠唠叨叨的去了。

两人在南京寻访了七八天，没找到丝毫线索。袁承志便要去安庆府寻师，青青说既然到了南京，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罢。两人又探问了五六日。有人说徐大将军的后人在永乐皇帝时改封定国公，听说现今是在北京。有人说：大将军逝世后追赠中山王，南京鍾山有中山王墓，两位要不要去瞧瞧？又有人说，南京守备国公爷倒是姓徐，但他住在守备府，却不知魏国公府在哪里。两人去守备府察看，却见跟地图上所绘全然不对。

这一晚两人雇了艘河船，在秦淮河中游河解闷。袁承志

道：“你爹爹何等英雄，他得了这张地图却找不到宝藏，可见这回事本来是很渺茫的。”青青道：“我爹爹明明这样写着，哪会有错？又不是一两金子、二两银子的事，当然不会轻轻松松就能得到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再找一天，要是仍无端倪，咱们可得走了。”青青道：“再找三天！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好，依你，三天就三天。你道我不想找到宝藏么？”

河中笛歌处处，桨声轻柔，灯影朦胧，似乎风中水里都有脂粉香气，这般旖旎风光袁承志固是从所未历，青青僻处浙东，却也没见过这等烟水风华的气象。她喝了几杯酒，脸上酡红，听得邻船上传来阵阵歌声，盈盈笑语，不禁有微醺之意，笑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叫两个姐儿来唱曲陪酒好吗？”袁承志登时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你喝醉了么？这么胡闹！”

游船上的船夫接口道：“到秦淮河来玩的相公，哪一个不叫姐儿陪酒？两位相公如有相熟的，小的就去叫来。”袁承志双手乱摇，连叫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

青青笑问船夫：“河上哪几位姑娘最出名呀？”船夫道：“讲到名头，像卞玉京啦，柳如是啦，董小宛啦，李香君啦，哪一位都是才貌双全，又会做诗，又会唱曲的美貌姑娘。”青青道：“那么你把甚么柳如是、董小宛给我们叫两个来吧。”船夫伸了舌头，笑道：“你这位相公定是初来南京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”船夫道：“这些出名的姑娘，相交的不是王孙公子，就是出名的读书人。寻常做生意的，就是把金山银山抬去，要见她们一面，也未必见得着呢，又怎随便叫得来？”青青啐道：“一个妓女也有这么大的势派？”

船夫道：“秦淮河里有的是好姑娘，小的给两位相公叫两

个来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要回去啦，改天再说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我可还没玩够！”对船夫道：“你叫吧！”

那船夫巴不得有这么一句话，放开喉咙喊了几声。不多一刻，一艘花舫从河边转出，两名歌女从跳板上过来，向袁承志与青青福了两福。袁承志起身回礼，神色尴尬。青青却大模大样的端坐不动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见袁承志一副狼狈模样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又想：“他原是个老实头，就算心里对我好，料他也说不出口。”

那两名歌女姿色平庸。一个拿起箫来，吹了个“折桂令”的牌子，倒也悠扬动听。

另一个歌女对青青道：“相公，我两人合唱个‘挂枝儿’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好啊。”那歌女弹起琵琶，唱的是男子腔调，唱道：

“我教你叫我，你只是不应，不等我说就叫我才是真情。要你叫声‘亲哥哥’，推甚么脸红羞人？你口儿里不肯叫，想是心里儿不疼。你若疼我是真心也，为何开口难得紧？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想起自己平时常叫“青弟”，可是她从来就不叫自己一声“哥哥”，只是叫“承志大哥”，要不然便叫“大哥”，不由得向青青瞧去。只见她脸上晕红，也正向自己瞧来，两人目光相触，都感不好意思，同时转开了头，只听那歌女又唱道：

“俏冤家，非是我好教你叫，你叫声无福的也自难消。你心不顺，怎肯便把我来叫？叫的这声音儿娇，听的往心窝里烧。就是假意儿的殷勤也，比不叫到底好！”

另一个歌女以女子腔调接着唱道：

“俏冤家，但见我就要我叫，一会儿不叫你，你就心焦。我疼你哪在乎叫与不叫。叫是口中欢，疼是心想着。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就不叫也是好。”

歌声娇媚，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都不由得心神荡漾。

只听那唱男腔的歌女唱道：

“我只盼，但见你就听你叫，你却是怕听见的向旁人学。才待叫又不叫，只是低着头儿笑，一面低低叫，一面把人瞧。叫得虽然艰难也，心意儿其实好。”

两人最后合唱：“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便不叫也是好！”琵琶玎玎铮铮，轻柔流荡，一声声挑人心弦，衬着曲词，当真如蜜糖里调油、胭脂中掺粉，又甜又腻，又香又娇。

袁承志一生与刀剑为伍，识得青青之前，结交的都是豪爽男儿，哪想得到单是叫这么一声，其中便有这许多讲究，想到曲中缠绵之意，绸缪之情，不禁心中怦怦作跳。

青青眼皮低垂，从那歌女手中接过箫来，拿手帕蘸了酒，在吹口处擦干净了，接嘴吐气，吹了起来。袁承志当日在石梁玫瑰坡上曾听她吹箫，这时河上波光月影，酒浓脂香，又是一番光景，箫声婉转清扬，吹的正是那“挂枝儿”曲调，想到“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便不叫也是好”那两句，灯下见到青青的丽色，不觉心神俱醉。

袁承志听得出神，没发觉一艘大花舫已靠到船边，只听得有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好箫，好箫！”接着三个人跨上船来。青青见有人打扰，心头恚怒，放下箫管，侧目斜视。见上来三人中前面一人摇着折扇，满身锦绣，三十来岁年纪，生得细眉细眼，皮肉比之那两个歌女还白了三分。后面跟着两

个家丁，提着的灯笼上面写着“总督府”三个红字。

袁承志站起来拱手相迎。两名歌女叩下头去。青青却不理睬。

那人一面大笑，一面走进船舱，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打扰了！”大刺刺的坐了下来。袁承志道：“请问尊姓大名。”那人还没回答，一个歌女道：“这位是凤阳总督府的马公子。秦淮河上有名的阔少。”马公子也不问袁承志姓名，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尽在青青的脸上溜来溜去，笑道：“你是哪个班子里的？倒吹得好箫，怎不来伺候我大爷啊？哈哈！”

青青听他把自己当作优伶乐匠，柳眉一挺，当场便要发作。袁承志向她连使眼色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我兄弟，我们是到南京来访友的。”马公子笑道：“访甚么友？今日遇见了我，交了你公子爷这个朋友，你们就吃着不尽了。”袁承志心中恼怒，淡淡问道：“阁下在总督府做甚么官？”马公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总督马大人，便是家叔。”

这时那边花舫上又过来一人，那人穿着一身藕色熟罗长袍，身材矮小，留了两撇小胡子，神情却是一团和气，向马公子笑道：“公子爷，这兄弟的箫吹得不错吧？”袁承志瞧他模样，料想他是马公子身边的清客。马公子道：“景亭，你跟他们说说。”

那人自称姓杨名景亭，当下喏喏连声，对袁夏二人道：“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儿，交朋友是最热心不过的，一掷千金，毫无吝色。谁交到了这位朋友，那真是一交跌入青云里去啦。马大人最宠爱这个侄儿，待他比亲生儿子还好，这位兄弟要交朋友嘛，最好就搬到马公子府里去住。”

袁承志见他们出言不逊，生怕青青发怒，哪知青青却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那是再好不过，咱们这就上岸去吧。”马公子大喜，伸手去拉她手。青青一缩，把一名歌女往他身上推去。袁承志大奇，当下默不作声。

青青站起身来，对马公子道：“这两位姑娘和船家，小弟想每人打赏五两银子……”马公子忙道：“当然是兄弟给，你们明儿到账房来领赏！”青青笑道：“今儿赏了他们，岂不爽快？”马公子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手一摆，家丁已取出十五两银子放在桌上。船夫与两名歌女谢了。马公子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，眉开眼笑，心痒难搔，当真如同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奇珍异宝一般。不一会，船已拢岸。杨景亭道：“我去叫轿子！”青青忽道：“啊哟，我有一件要紧物事放在下处，这就要去拿。”马公子道：“我差家人给你去取好啦，好兄弟，你住在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在太平门覆舟山的和尚庙里借住。这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去拿。”

杨景亭在马公子耳边低声道：“钉着他，别让这孩子溜了？”马公子眨眨眼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转头对青青道：“那么好兄弟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！”说着伸手去搂她肩膀。青青嗤的一笑。向旁一避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要你去！”

马公子神魂飘荡，对杨景亭道：“景亭，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装，金陵城里没一个娘们能比得上。天下居然有这等绝色少年，今日却叫我遇上了！真是祖宗积德。”

青青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去吧！”挽了袁承志的手便走。马公子一使眼色，四人都跟在后面。他抢上几步，和青青说笑。青青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闲谈。

青青与袁承志为了寻访魏国公府，十多天来南京城内城外、大街小巷都走遍了，于道路已很熟悉。袁承志见她尽往荒僻之地走去，知她已生杀机，心想：“这马公子虽然无行，但看错了人，却是罪不致死。师父常说，学武之人不能滥杀无辜，我岂可不阻？”于是停步说道：“青弟，别跟马公子开玩笑，咱们回客店去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一人先回去！”马公子大喜，道：“对，对，你一个人回去。你要不要银子使？”袁承志摇头叹息，心道：“我说回客店，已点名并非在覆舟山和尚庙借住。这人死到临头，还是不悟！”

说话之间，到了一片坟场，马公子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问道：“快……快到了吗？”青青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已经到啦！”马公子一愣，心想到这坟堆中来干甚么。那箴片杨景亭看出情形有些儿不对，但想我们共有四人，两名家丁又是孔武有力，谅这两个文弱少年也使不出甚么奸来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别闹着玩了，大伙儿去公子府里，热烘烘的喝两盅乐上一乐，你给大伙唱上几支曲儿，岂不是好？”青青冷笑两声。

袁承志喝道：“你们快走。做人规规矩矩的，便少碰些钉子。”杨景亭怒道：“你这人惹厌得很，还是自己规规矩矩的先回去吧！别招得马公子生气。”马公子诈癫纳福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我累啦，你扶我一把！”挨近青青身旁，伸右臂往她肩头搭去。

青青身子一侧，向袁承志道：“大哥，那边是甚么？”伸手东指。袁承志转过头去一望，只听得背后嗤得一声响，急忙回头，马公子那颗胡涂脑袋已滚下地来，颈子中鲜血直喷。杨景亭和两个家丁都惊呆了。青青上前一剑一个，全都刺死。

袁承志心想既已杀了一个，形迹已露，索性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，当下也不阻挡。

青青在马公子身上拭了剑上血迹，嘻嘻娇笑。袁承志道：“这种人打他一顿，教训教训也就够了，你也忒狠了一点。”青青眼一横，道：“这脏气我可受不下。咱两个在河上吹箫听曲，玩得多好，这家伙却来扫兴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”

袁承志心想单是打扰扫兴，自然说不上该死，但马公子这种人仗势横行，伤天害理之事定是做了不少，杀了他也不能说滥杀无辜，于是正色道：“这样的坏蛋，杀就杀了，可是你将来乱杀一个好人，咱们的交情就此完了。”青青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“兄弟不敢！”

两人把尸首踢在草丛之中，正要回归客店，袁承志忽然在青青衣袖上扯了一把，低声道：“有人！”两人当缩身躲在一座坟墓之后。

只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东面和西面都有人过来。两人从坟后探眼相望，见两边各有十多人，提着油纸灯笼。双方渐行渐近，东面的人击掌三下，停一停，又击两下。西边的人也击掌三下，跟着又击两下，走近聚在一起，围坐在一座大坟之前。所坐之处，与两人相距十多丈，说话听不清楚。青青好奇之心大起，想挨近去听。袁承志拉住她衣袖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。”青青道：“等甚么？”袁承志摇手示意。叫她别作声。青青等得很不耐烦。

约莫过了一盏茶时分，一阵疾风吹来，四下长草瑟瑟作声，坟边的松柏枝条飞舞。袁承志托着青青右臂，施展轻功，

竟不长身，犹如脚不点地般奔出十多丈，到了那批人身后一座坟后伏下。这时风声未息，那些人丝毫不觉，两人一伏下，袁承志立即把手缩回，如避蛇蝎。青青心想：“他确是个志诚君子，只是也未免太古板了些。”

这时和众人相距已不过三丈，只听一个嗓子微沙的人道：“贵派各位大哥远道而来，拔刀相助，兄弟实在万分感激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我师父说道，闵老师见招。本当亲来，只是他老人家卧病已一个多月，起不了床，因此上请万师叔带领我们十二弟子，来供闵老师差遣。”那沙嗓子的人道：“尊师龙老爷子的贵恙，只盼及早痊愈。此间大事一了，兄弟当亲去云南，向龙老爷子问安道谢。追风剑万师兄剑法通神，威震天南，兄弟一见万师兄驾到，心头立即石头落地了。”一人细声细气的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只怕我们点苍派不能给闵老师出甚么力。”

袁承志心头一震，想起师父谈论天下剑法，曾说当世门派之中，峨嵋、昆仑、华山、点苍，武林中称为四大剑派。四派人材鼎盛，剑法中均有独得之秘。其他少林、武当等派武学虽深，却不专以剑术见称。这姓万的号称追风剑，又是点苍派的高手，剑术必是极精的了。他千里迢迢来到金陵，不知图谋甚么大事。

只听两人客气了几句，远处又有人击掌之声，这边击掌相应。过不多时，已先后来了三起人物，听他们相见叙话，知道一起是山西五台山清凉寺的僧众，由监寺十力大师率领；一起是浙闽沿海的海盗，由七十二岛总盟主碧海长鲸郑起云率领；第三起是陕西秦岭太白山太白派的三个盟兄弟，号称太白三英的史秉光、史秉文、黎刚三人。

袁承志越听越奇，心想这些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，怎么忽然聚集到南京来？只听那姓闵的不住称谢，显然这些人都是他邀来的了。

青青早觉这伙人行迹诡秘，只想询问袁承志，可是耳听得众人口气皆非寻常之辈，自己只要稍发微声，势必立被察觉，因此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

只听得那姓闵的提高了嗓子说道：“承各位前辈、师兄、师弟千山万水的赶来相助，义气深重，在下闵子华实是感激万分，请受我一拜！”听声音是跪下来叩头。众人忙谦谢扶起，都说：“闵二哥快别这样！”“折杀小弟了，这哪里敢当？”“武林中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是份所当为，闵兄不必客气。”

乱了一阵，闵子华又道：“这几日内，昆仑派的张心一师兄，峨嵋派的几位道长，华山派的几位师兄也都可到了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华山派也有人来吗？那好极了，是谁的门下呀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你问得倒好，我也正想问这句话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是神拳无敌门下的几位师兄。”袁承志心道：“那是二师兄的门下了。”那人又问：“闵二哥跟归二爷夫妇有交情么？那好极啦，有他们夫妇撑腰，还怕那姓焦的奸贼甚么？”

闵子华道：“归氏夫妇前辈高人，在下怎够得上结交？他大徒弟梅剑和梅兄，却跟在下有过命的交情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梅剑和？那就是在山东道上一剑伏七雄的‘没影子’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。”袁承志听到这里，登时释然，心想既有本门中人参预，那定是正事，我且不露面，如有机缘，不妨暗中相助。

又听闵子华道：“先兄当年遭害身亡，兄弟十多年来到处

访查，始终不知仇家是谁。现下幸蒙太白山史氏昆仲见告，才知害死先兄的竟是那姓焦的奸贼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”语气悲愤，又听当的一声，想是用兵器在墓碑上重重一砍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那铁背金鳌焦公礼是江湖上有名的汉子，金龙帮名声向来也并不坏，料不到竟做出这等事来。史氏昆仲不知哪里得来的讯息？”言下似乎颇有怀疑。

闵子华不等史氏兄弟答腔，抢着说道：“史氏昆仲已将先兄在山东遭难的经过，详细跟晚辈说了，那是有凭有据的事，十力大师倒不必多疑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焦公礼在南京数十年，根深蒂固，金龙帮人多势众，虽然没听说有甚么了不起的高手，毕竟是地头蛇，咱们这次动他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小弟自知独力难支，是以斗胆遍邀各位好朋友的大驾。明天酉时正，兄弟在大功坊舍下摆几席水酒，和各位洗尘接风，务请光临。”众人纷纷道谢，都说：“自己人不必客气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这次好朋友来的很多，难保对头不会发觉。明日各位驾到，请对在门口接待的兄弟伸出右手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三个指头作一下手势，轻轻说一句：‘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’，以免给金龙帮派人混进来摸了底去。”

众人都说正该如此，助拳者来自四方，多数互不相识，以后对敌，都以这手势和暗号为记。众人说罢正事，又谈了一会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和官军打仗的新闻，便陆续散了。

待众人去远，袁承志和青青才躺下来休息。青青蹲着良久不动，这时脚都麻了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明儿瞧瞧热闹去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瞧瞧倒也不妨。可是须得听我的话，不许闹事。”

青青道：“谁说要闹事了啊？要闹事也只跟你闹，不跟人家闹。”

次日中午，马公子被杀的消息在南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。袁承志和青青整天躲在客店不出。傍晚时分，两人换了衣衫，改作寻常江湖汉子的打扮，踱到大功坊去。

只见一座大宅子前挂起了大灯笼，客人正络绎不绝的进去。那宅第甚大，但墙垣残旧、阶石断缺，门口略作修整粉刷，却也是急就章，颇为草草。

袁承志和青青走到门口，伸出三指一扬，说道：“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。”一个身穿长袍的人连连拱手，旁边一个壮汉陪他们进去，献上茶来，请教姓名。袁承志和青青随口胡诌两个名字。那壮汉道：“久仰久仰，兄弟在江湖上久闻两位大名。”青青肚里暗笑，心道：“这人名连我们自己也还是今日初次听到，你倒久闻了。”不久客人越来越多，那壮汉见两人年轻，料想必是哪一派中跟随师长而来的弟子，也不如何看重，说了声“失陪”，招呼别人去了。不一会开出席来，袁承志和青青在偏席上坐了，陪席的是仙都派的一个小徒弟，同席的都是些后辈门人，也没人来理会他们。

酒过三巡，闵子华到各席敬酒，敬到这边席上时，袁承志见他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，手上青筋凸起，一脸剽悍之色，举止步行之间，显得武功不低。他双目红肿，料是想起兄长被害之仇，连日悲伤哀哭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此人笃于手足之情，甚是可敬。他大举邀朋集友，想来那姓焦的仇人和甚么金龙帮声势定是不小。”

闵子华先向众人作了三揖，连声道谢，然后敬酒。席上众人都是晚辈，全都离席还礼。

闵子华敬完酒归座，刚坐定身，一名弟子匆匆走到他身边，俯耳说了几句。闵子华满脸喜色，不多一会，恭恭敬敬的陪着三人进来，到首席上坐下。

袁承志见了闵子华的神气，料知这三人来头不小，仔细看了几眼。见头一人儒生打扮，背负长剑，双眼微翻，满脸傲色，大模大样的昂首直入。第二人是个壮汉，形貌朴实。第三人却是二十二三岁的高瘦女子，相貌甚美，秀眉微蹙，杏眼含威。

闵子华大声说道：“梅大哥及时赶到，兄弟实在感激之至。”那儒生道：“闵二哥的事，兄弟岂有不来之理？”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这人便是二师哥的弟子梅剑和，怎地神态如此傲慢？”只听梅剑和道：“我给你多事，代邀了两个帮手。这是我三师弟刘培生，这是我五师妹孙仲君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久仰五丁手刘兄与孙女侠的威名，兄弟真是万分有幸。”他没说孙仲君的外号。原来这外号不大雅致，叫作“飞天魔女”。当下闵子华又给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、郑起云、万里风等众人引见。各人互道仰慕，欢呼畅饮。

酒意渐酣，闵家一名家丁拿了一张大红帖子进来，呈给主人。闵子华一看，脸色立变，干笑数声，说道：“焦老儿果然神通广大，咱们还没找他，他倒先寻上门来啦。梅大哥，你们刚到，他竟也得到了消息。”

梅剑和接过帖子，见封面上写着：“后学教弟焦公礼顿首百拜”几个大字，翻了开来，里面写着闵子华、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等人姓名，所有与宴的成名人物全都在内，连梅剑和等三人的名字也加在后面，墨迹未干，显是临时添上去的。帖

中邀请诸人明日中午到焦宅赴宴。梅剑和将帖子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“焦老儿这地头蛇也真有他的，讯息灵通之极。咱们够不上做强龙，可是这地头蛇也得斗上一斗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送帖来的那位朋友呢？请他进来吧！”那家丁应声出去。众人停杯不饮，目光一齐望向门口。只见那家丁身后跟着一人，三十岁左右年纪，身穿长袍，缓步进来，向首席诸人躬身行礼，跟着抱拳作了四方揖，说道：“我师父听说各位前辈驾临南京，明天请各位过去叙叙，吩咐弟子邀请各位的大驾。”

梅剑和冷笑道：“焦老儿摆下鸿门宴啦！”转头对送请帖的人道：“喂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人听他言语无礼，但仍恭谨答道：“弟子罗立如。”梅剑和喝道：“焦公礼邀我们过去，有甚么诡计？你知道么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家师听得各位前辈大驾到来，十分仰慕，想和各位见见，得以稍尽地主之谊。”

梅剑和道：“哼，话倒说得漂亮。我问你，焦公礼当年害死闵老师的兄长闵大爷，你在不在场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家师说道，明日请各位过去，一则是向各位前辈表示景仰之意，二则是要向闵二爷陪话谢罪。盼闵二爷大人大量，揭过了这个梁子。”

梅剑和喝道：“杀了人，陪话谢罪就成了么？”罗立如道：“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家师说实有难言之隐，牵涉到名门大派的声名，因此……”

孙仲君突然尖声叫道：“你胡扯些甚么？我师哥问你，当时你是不是在场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弟子那时候年纪还小，尚未拜入师门。但我师父为人正派，决不致滥杀无辜……”

孙仲君喝道：“好哇，你还强嘴！依你说来，闵大爷是死有余辜了？”喝叫声中，她突然飞鸟般的纵了出来，右手中已握住了明晃晃的一柄长剑，左手出掌向罗立如胸口按到。罗立如大吃一惊，右臂一招“铁门闼”，横格她这一掌急按。

袁承志低声道：“糟了！他右臂不保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听得罗立如惨叫一声，一条右臂果真已被一剑斩下。厅中各人齐声惊呼，都站了起来。

罗立如脸色惨白，但居然并不晕倒，左手撕下衣襟，在右肩上一缠，俯身拾起断臂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众人见他如此硬朗，不禁骇然，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孙仲君拭去剑上血迹，还剑入鞘，神色自若的归座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这一剑干净利落，出手快极，可是厅上数百人竟无一人喝采，均觉不论对方如何不是，却也不该这般辣手对待前来邀客的使者。连闵子华于震惊之下，也忘了叫一声好。孙仲君心下甚不乐意。

闵子华道：“这人如此凶悍，足见他师父更加奸恶。咱们明日去不去赴宴？”

万里风道：“那当然去啊。倘若不去。岂非让他小觑了。”郑起云道：“咱们今晚派人先去踩踩盘子，摸个底细，瞧那焦公礼邀了些甚么帮手，金龙帮明天有甚么鬼计，是否要在酒菜中下毒。有备无患，免得上当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郑岛主所见极是。我想他们定然防备很紧，倒要请几位兄长辛苦一趟才好。”万里风道：“小弟来自告奋勇吧！”闵子华站起来斟了一杯酒，捧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兄弟先敬一杯，万大哥马到成功。”两人对饮干杯。

筵席散后，各人纷纷辞出。袁承志一打手势，和青青悄悄跟在万里风之后。这时已是初更时分，只见他回客店换了短装，向东而去。两人远远跟着，见他转弯抹角的穿过了七八条街道，绕到一所大宅第后面，径自窜了进去。

袁承志见他身法极快，心想：“倒也不枉了‘追风剑’三字。”两人随后跟进，见一间房中透着灯光，在窗缝中张去。见室中坐着三人，朝外一人五十多岁年纪，脸颊红润，额头全是皱纹，眉头紧锁，忧形于色。

只听那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立如怎样了？”下首一人道：“罗师哥晕过去了几次，现下血是止住了。”袁承志听两人口气，料想这老者便是焦公礼，师徒们在谈罗立如的伤势。

又听另一人道：“师父，咱们最好派几名兄弟在宅子四周巡查，只怕对头有人来踩盘子。”

焦公礼叹道：“查不查都是一样，我是认命啦！明天上午，你们送师娘、师妹和小师弟到徐州吴家去。”那徒弟道：“师父！对头虽然厉害，你老人家也不必灰心。本帮单在南京城里就有两千多兄弟，大伙儿一起跟他们拚个死活，怕他们怎的？”

焦公礼叹道：“对头邀的都是江湖上顶儿尖儿的好手，帮里这些兄弟跟他们对敌，只是白送性命……唉，我死之后，你们好好侍奉师娘。师弟和师妹，都要靠你们教养成人了。”说着不禁流下泪来。一个徒弟道：“师父快别这么说，你老人家一身武功，威镇江南，就算不胜，也决不致落败。咱们二十五名师兄弟，除了罗师哥之外，还有二十四人。真的打不赢，你老交游遍天下，广邀朋友，跟他们再拚过。他们有好朋友，

难道咱们就没有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当年我血气方刚，性子也是和你一般暴躁，以致惹了这场祸事。现下我让他们杀了，还了这笔血债，也就算了。”袁承志和青青均感惻然，心想：这焦公礼似乎也非穷凶极恶之辈，当年做错了事，现下却已诚心悔过。

过了一会，听得一名徒弟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焦公礼道：“怎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师父既不愿跟他们对敌，那么咱们连夜动身，暂且避他们一避。大丈夫能屈……”另一人急道：“那怎么成？师父一世英名，难道怕了他们？”焦公礼道：“甚么英名不英名，我也不在乎了，不过避是避不掉的。再说，金龙帮的帮主这么缩头一走，帮中数千兄弟，今后还能挺直腰背做人吗？明天一早，你们大家都走。我一人留在这里对付他们。”

两个徒弟都急了起来，齐声道：“我留着陪师父。”焦公礼怒道：“怎么？我大难临头，你们还不听我话吗？”两个徒弟不敢言语了。焦公礼道：“你们去帮师娘收拾收拾，瞧车子套好了没有？也不用带太多东西，该尽快上路要紧。”两人嘴里答应，却只是站着不动。焦公礼道：“也好，去叫大家进来！”

两人答应了，开门走出。袁承志和青青忙在墙角一缩，一瞥之下，见西边墙角有两人伏着，看身形一个是追风剑万里风，另一个身材苗条，是个女子，正是孙仲君。

袁承志恼她先前出手歹毒，要惩戒她一下，悄声对青青道：“你在这里，可别动！”青青身子轻晃，低声道：“我偏要动几动。”袁承志微笑，伏低了身，见万里风与孙仲君都在凝神向里张望，于是悄没声的从孙仲君身旁一掠而过，随手已

把她腰间佩剑抽在手中。这一下手法轻极快极，孙仲君全神贯注的瞧着焦公礼，竟未察觉。

袁承志回到青青身边。青青见他偷了人家大姑娘的佩剑，颇为不悦。袁承志把剑递了给她，低声道：“你收着！”青青这才高兴。

两人又从窗缝中向室内张望，只见陆续进来了二十多人，年长的已有四旬左右年纪，最年轻的却只有十六七岁，想来都是焦公礼的徒弟了。众徒弟向师父行了礼，垂手站立，人人脸上均有气愤之色。

焦公礼脸色惨然，说道：“我年轻时身在绿林，现时也不必对大家相瞒了。”袁承志见众徒脸现诧异，心想原来他们均不知师父的身世经历。

焦公礼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眼下仇人找上门来，我要对大家说一说结仇的缘由。

“那一年我在双龙岗开山立柜，弟兄们报说，山东省东兗道丘道台卸任，带同了家眷回籍，要从双龙岗下经过，油水很多。咱们在绿林的，吃的是打家劫舍的饭，遇到贪官污吏，那是最好不过，一来贪官搜刮得多了，劫一个贪官，胜过劫一百个寻常客商。二来劫贪官不伤阴鹭，他积的是不义之财，拿他的银子咱们是心安理得。不过打听得护送他的，却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是山东济南府会友镖局的总镖头闵子叶，那就是因子华的兄长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袁承志和青青已即恍然，心想：“双方的梁子原来是这样结的，焦公礼要劫财，闵子叶要保镖，争斗起来，闵子叶不敌被杀。”

袁承志一面倾听室内焦公礼的说话，一面时时斜眼察看万里风与孙仲君的动静。这时只见孙仲君伸手到腰间一摸，突然跳起，发现佩剑被人抽去，忙与万里风打了个招呼，两人不敢再行逗留，越墙走了。

袁承志暗暗好笑，再听焦公礼说下去：“……闵子叶在江湖上颇有名望，是仙都派的高手……”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道：“原来闵氏兄弟都是仙都派的。听师父说，仙都是内家正宗，渊源于武当，可说是武当派的旁支。掌门人素爱结交，和各门各派广通声气。怪不得闵子华一举便邀集了这许多能人。”

焦公礼道：“我一听之后，倒不敢贸然动手了，于是亲自去踩盘。那天晚上在客店中察看他们行踪，却听到了一件气炸人肚子的事。

“原来闵子叶那人贪花好色，见丘道台的二小姐生得美貌，便定下了计谋。他暗中与飞虎寨的张寨主约好，叫他在飞虎寨左近下手，抢劫丘道台，闵子叶假装奋力抵抗，终于寡不敌众，由张寨主杀死丘道台全家，抢走财物，将二小姐掳去。闵子叶然后孤身犯险，将二小姐救出来。二小姐家破人亡，无依无靠，又是感恩图报，自然会委身下嫁于他。张寨主要讨好闵子叶，又贪图财宝，答应一切遵命。两人在密室中窃窃私议，都叫我听见啦。我恼怒异常，回去招集弟兄，埋伏飞虎寨之旁，到了约定的时候，丘道台一行人果然到来……”

这番言语实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，只听焦公礼又道：“那时我想咱们武林中人，虽然穷途落魄，陷身黑道，做这没本

钱买卖，但在色字关头上总要光明磊落，才不失好汉子行径。哪知这闵子叶如此无耻。他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江湖上也算是颇有名望，身为总镖头，却做这种勾当。我眼见张寨主率领了喽罗前来抢劫，闵子叶却装腔作势，大声叱喝，挥剑乱七八糟的假打，不由得火气直冒，就跳将出来跟他动手。闵子叶剑法果然了得，本来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我叫破了他的鬼计，把他的图谋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。他羞愤交加，沉不住气，终于给我一刀砍死……”

一个徒弟叫了起来：“师父，这人本来该杀，咱们何必怕他们？等明日对头来了，大家抖开来说个明白，就算他兄弟定要报仇，别的人也不见得都不明是非。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不错啊，要是这姓焦的果真是路见不平，杀了闵子叶，武林中自有公论，只怕他这番话未必可信，又或者另有隐情。”

焦公礼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杀了那姓闵的之后，何尝不知闯了大祸。他是仙都派中响当当的角色，他师父黄木道人决不能干休，若是率领门下众弟子向我寻仇，我便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。幸好我手下把那张寨主截住了，我逼着他写了一张伏辩，将闵子叶的奸谋清清楚楚的写在上面。

“那丘道台自然对我十分感激，送了我二千两银子。我想本来是要抢光了你的，现下难得强盗发善心，做了一件行侠仗义之事，索性连一两银子也不收你的。丘道台千恩万谢，写了一封谢书，言明详细经过，还叫会友镖局随同保镖的两个镖头画押，作个见证。这两个镖头本来并不知情，听张寨主和飞虎寨其余盗伙说得明白，大骂闵子叶无耻，说险些给他

卖了，说不定性命也得送在这里，反而向我道劳，很套交情。

“我做了这件事后，知道不能再在黑道中混了，于是和众兄弟散了伙，拿了那两封信，上仙都山龙虎观去见黄木道人。

“那时仙都派门人已得知讯息，不等我上山，中途拦住了我就和我为难，大家气势汹汹，也不容我分辩。幸亏一位江湖奇侠路过见到，拔剑相助，将我护送上山，和黄木道长三对六面的说了个清楚。那黄木道长很识大体，约束门人，永远不得向我寻仇。但为了仙都派的声名，要我别在外宣扬此事。我自然答应，下山之后，从此绝口不提，因此这事的原委，江湖上知道的人极少。那时闵子叶的兄弟闵子华年纪幼小，多半不知内因，仙都派的门人自然也不会跟他说。”

一名门徒道：“师父，那两封信你还收着么？”

焦公礼摇头道：“这就要怪我瞎了眼珠、不识得人了。去年秋天，有朋友传话给我，说闵子叶的兄弟在仙都派艺成下山，得知我是他杀兄仇人，要来报仇。后来我打探出来，太白三英跟闵子华交情不差。他们是我多年老友，虽然已有十几年不见面，但大家年轻时在绿林道上是一起出死入生过的。于是我便去找三英中的史家兄弟……”

一名门徒插嘴道：“啊，师父去年腊月赶去陕西，连年也不在家里过，就为这事了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不错。我到了陕西秦岭太白山史家兄弟家里，满想寒天腊月，哥儿俩一定在家，哪知并不见人，却原来上辽东去了，说是去做一笔大买卖。我在他们家等了十多天，史秉光、秉文兄弟才回来，老朋友会面，大家十分欢喜。我把跟闵家结仇的事一说，史老大当场即拍胸膛担保没事。我把

丘道台的信与张寨主的伏辩都给了他。两兄弟都说，只要拿去闵子华一看，闵老二哪里还有脸来找我报仇，只怕还要找人来赔话谢罪，求我别把他兄长的丑事宣扬出去呢。他兄弟对我殷勤招待，反正我没甚么要紧事，天天跟他们一起打猎、听戏。他兄弟从辽东带来了不少人参、貂皮，送了我一批。

“有一天三人喝酒闲谈，史老大忽说大明的气数已完，咱哥儿们都是一副好身手，为甚么不投效明主，做个开国功臣？我说去投闯王，干一番事业，倒也不错。他哈哈大笑，说李自成是土匪流寇，成得甚么气候。眼见满清兵势无敌，指日入关，要是我肯投效，他兄弟可在九王爷面前力保。我一听之下，登时大怒，骂他们忘了自己是甚么人，怎么好端端的大明豪杰，竟去投降胡奴？那岂不是去做不要脸的汉奸？死了之后也没面目去见祖宗。”

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想焦公礼这人虽是盗贼出身，是非之际倒也看得明白，遇上了大事倒是挺不含糊的。

焦公礼道：“当时我拍案大骂，三人吵了一场。第二日史家兄弟向我道歉，史老大说昨天喝了我酒，不知说了些甚么糊涂话，要我不可介意。我们是十多年的老友，吵过了也就算了。他们一般的殷勤招待，再也不提此事。我在陕西又住了十多天，这才回到南京。

“哪知史家兄弟竟是狼心狗肺，非但不去向闵子华解释，反而从中挑拨，大举约人，整整筹划了半年。我可全给蒙在鼓里，半点也没得到风声，一心只道史家兄弟已跟闵子华说明真相，他自然不会再起寻仇之心。突然间晴天霹雳，这许多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到了南京。

“那两封信史家兄弟多半不会给闵子华瞧。事情隔了这么多年，当时在场的人不是死了，就是散得不知去向，任凭我怎么分说，闵子华也不会相信。只怕他怒气更大，反而会说瞎造谣言，诽谤他已去世的兄长……我就是不懂，我和史家兄弟素来交好，就算有过一次言语失和，也算不了甚么。何必这般处心积虑、大举而来？瞧这番布置，不是明明要把我赶尽杀绝么？到底我有甚么事得罪了他们，实在想不出来。”

众弟子听了这番话，都气恼异常，七嘴八舌，决意与史家兄弟以死相拚。

焦公礼手一摆，道：“你们出去吧。今晚我说的话，不许漏出去一句。我曾在黄木道长面前起过誓，决不将闵子叶的事向外人泄漏。咱们是自己人，说一说还不打紧。宁可他们无义，我可不能言而无信。我死之后，谁都不许起心报仇，只须提到‘报仇’二字，便是对我不住，金龙帮上下，务须遵依。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叫师弟、师妹来。”众门徒人人脸现悲愤之色，退了出去。

跟着门帷掀开，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那少女脸有泪痕，叫了一声“爹！”扑到焦公礼怀里。

焦公礼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半晌不语，那少女只是抽抽噎噎的哭，那孩子睁大了眼睛，不知姊姊为甚么伤心。焦公礼道：“妈妈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”那少女点点头。焦公礼道：“弟弟长大之后，你教他好好念书耕田，可是千万别考试做官，也不要再学武了。”那少女哭道：“弟弟要学武的，学好了将来给爹爹报仇。”

焦公礼怒喝：“胡说！你要把我先气死吗？‘报仇’两字，

提也休提。”过了一会，又柔声道：“武林中怨怨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做个安份守己的老百姓，得终天年。你弟弟资质不好，学武决计学不到我一半功夫。就算是吧，今日也被人如此逼迫，不得善终……唉，只是没见到你说好婆家，终是一桩心事未了……你跟大家说，我死之后，金龙帮的事，都听副帮主高叔叔的吩咐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这就派人到凤阳去找高叔叔来。”

焦公礼道：“怎么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？把高叔叔找来，他是火爆霹雳的性子，岂容别人欺我？这样一来，眼见就要大动刀枪，不知要死伤多少人命。就算我逃得一条性命，让几百兄弟为我而死，于心何忍？你去吧！”抱起儿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乖儿子，今后可得听姊姊的话。”

那孩子道：“是，爹爹，你为甚么哭了？”焦公礼强笑道：“我几时哭了？”将孩子放下地来，摸摸他头顶，脸上显得爱怜横溢，似乎生死永别，甚是不舍。

焦姑娘泪流满面，牵了兄弟的手出去，走到门口，停步回头，道：“爹，难道你除了死给他们看之外，真的没第二条路了？”

焦公礼道：“甚么路子我都想过了，如能不死，难道不想么？唉！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救得我性命，可是这人多半已不在世了。”

焦姑娘脸上露出光彩，忙走近两步，道：“爹，那是谁？或许他没有死呢？”焦公礼道：“这位恩公姓夏，外号叫做金蛇郎君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听了，都大吃一惊。

焦公礼又道：“他是江湖上的一位奇侠，我杀闵子叶的原委，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当年仙都派十一名大弟子跟我为难，全仗他独力驱退，护送我上仙都山见黄木道人。现下黄木道人云游离山，多年来不知去向，料来早已逝世。听说金蛇郎君十多年前遭人暗算，也已不在人世。我大恩不报，心中常觉不安。只要这人还活着……唉，你们去吧。”焦姑娘神色凄然，走了出来。

袁承志向青青一作手势，悄悄跟在两人身后，来到一座花园，眼见四下无人，袁承志突然飞身抢上，叫道：“焦姑娘，你想不想救你爹爹？”

焦姑娘一惊。拔剑在手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要救你爹爹，就跟我来！”陡然一个“一鹤冲天”，轻飘飘跃出墙外。青青连续三跃，翻过墙头。焦姑娘想不到袁承志的轻身功夫竟能如此了得。实是从所未见，一怔之下，仗剑翻墙追出。

她追了一段路，起了疑惧之心，突然停步不追，转身想回。刚回过身来，身旁一阵风掠过，腰里的飘带扬了起来，发觉手腕微麻，手指一松，长剑已被袁承志夺了过去。

焦姑娘大惊，兵刃脱手，退路又被挡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袁承志道：“姑娘别怕，我要伤你，易如反掌。我是你家朋友。”说着将剑还给了她，焦姑娘接了剑，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见她将信将疑，说道：“你爹爹眼下大难临头，你肯不肯冒险救父？”焦姑娘眼睛一红道：“只要能救得爹爹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也是甘心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爹爹为人很好，宁可舍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不愿大动干戈。我要帮他个忙。”焦姑

娘听他说得诚恳，何况危难之中，只要有一丝指望，也决不肯放过，双膝一屈，就要跪下。

袁承志道：“姑娘且勿多礼，事情能否成功，我也没十分把握。”焦姑娘只觉右臂被他轻轻一架，一股极大的力量托将上来，就此跪不下去，登时又对他多信了几分。

袁承志道：“请你领我去府上，我要写个字条给你爹爹。”焦姑娘道：“两位高姓大名？请两位去劝劝我爹爹好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姓名暂且不说，你爹爹见了我这字条，定会消了死志。事不宜迟，先办了这事再说。”焦姑娘大喜，忙道：“两位请跟我来！”

三人越墙入内。焦姑娘引二人走进一间小书房中，拿出纸墨笔砚，磨好了墨，远远坐在旁边，只见袁承志一挥而就，不知写了些甚么。青青在桌旁坐着，脸现诧异之色。

袁承志把纸笺折了套入信封，用浆糊粘住了，交给焦姑娘，说道：“这封信给你爹爹，但须答应我一件事。”焦姑娘道：“尊驾吩咐，自当遵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千万不能对你爹爹说到我的相貌年纪。”焦姑娘奇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你一说，我就不能帮你忙了。”焦姑娘道：“好，我答应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明日卯时正，请你到水西门兴隆客栈黄字第三号房来。我跟你商议如何解除令尊的危难。但此事务须严守秘密。”焦姑娘点头答应。袁承志一拉青青的手道：“好啦，咱们走吧！”

焦姑娘见两人越墙而出，心中又是惊疑，又是喜欢。忙奔回父亲卧房，见房门紧闭，她拍了几下门，大叫：“爹爹，开门！”半天没有声息，心中大急，忙绕到窗边，挥掌打断窗格，越窗进去，只见焦公礼神色惨然，手举酒杯正要放到唇

边。焦姑娘叫道：“爹！你看这信！”焦公礼呆呆不语。焦姑娘拆开信封，抽出纸来，递了过去。

焦公礼木然一瞥，见纸上画着一柄长剑，不由得全身大震，手一松，当啷一声，酒杯在地下跌得粉碎。焦姑娘吓了一跳。焦公礼却是满脸喜色，双手微微发抖，连问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谁给你的？他……他来了么？真的来了么？”焦姑娘凑近看时，见纸上没写一字，只画了一柄长剑。剑身曲折如蛇，剑尖却是个蛇头，蛇舌伸出，分成两叉。

她不知何以父亲一见此剑，竟然如此喜出望外，问道：“爹，这是甚么？”焦公礼道：“只要他一到，爹爹的老命就有救了，你见到了他么？”焦姑娘道：“谁呀？”焦公礼道：“画这柄剑的人。”焦姑娘点点头，道：“他叫我明天再去找他。”焦公礼道：“有没有要我也去？”焦姑娘道：“他没说起。”焦公礼道：“这位奇侠脾气古怪，咱们不可违背了他的吩咐。明天你一个人去吧！唉，你迟来一刻，爹爹就见你不到了。”焦姑娘心中一惊，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酒杯中盛的竟是毒药，忙拿扫帚来扫去，服侍父亲睡下。

焦夫人与众弟子听说到了救星，虽想不论他武功如何了得，以一人之力，终究难与对方这许多高手相抗，但焦公礼既然如此放心，必有道理，登时都是喜慰不已。焦公礼要他们四散避难，大家本来不愿，现下自然都不走了。

袁承志和青青从焦家出来，青青问道：“你画这柄剑是甚么意思？”袁承志道：“焦公礼说世上只有你爹爹一到，才能救他性命。我画的就是你爹爹用的金蛇剑。”

青青点头不语，过了一会问道：“你为甚么要救他？”袁

承志奇道：“那焦公礼不是坏人，给朋友卖了，逼成这个样子，难道咱们见死不救？何况他又是你爹爹的朋友。”

青青笑道：“嗯，我还道你见他女儿生得美貌，想讨好这个大姑娘。”袁承志怒道：“你当我是甚么人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啊哟，别发脾气，干么你又约她到客店来找你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这小心眼儿真是不可救药，别啰唆啦，快跟我来。”

青青嗤的一笑，跟着他向西而行。不多时来到大功坊闵子华的宅第。

两人越墙进内，躲在墙角，察看动静，袁承志低声道：“屋里不知住着多少高手，一给发觉，咱们的事就干不成啦。”青青低声笑道：“你要帮那美貌姑娘，我可不许，偏偏要跟你捣蛋。我要大叫大嚷啦！”袁承志一笑。不去理她。

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两人悄悄前行，抓住一个男仆，问明了史氏兄弟住宿的所在。袁承志把他点了哑穴，抛在树丛之中，来到史氏兄弟卧房窗外，悄没声息的捏断窗格，跃了进去。史氏兄弟也甚了得，立即惊觉。正待喝问，双双已被点中了穴道。

袁承志晃亮火折，点了蜡烛，和青青在枕头下、抽屉中、包裹里到处搜检，见到的却只是些衣物银两、兵刃暗器。正要再查，忽听房外脚步轻响，袁承志忙吹熄烛火，伸手在史氏兄弟衣袋中一摸，都是些纸片信札之类，心中大喜，尽数取出，放入怀里，悄声道：“得手啦！”青青道：“走吧，外面好像有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等一下。”拿起史氏兄弟的一把匕首，在桌面上划了“愚弟焦公礼顿首”七个大字。

猛听得门外有人喝问：“甚么人？”两人当即从窗中跃出，

随即翻过墙头，只听得击掌之声四下响动，此击彼应，知道对方布置周密，高手内外遍伏，不敢贸然闯出，当下两人蹲在墙脚边不动，只听得屋顶有人来去巡逻。

青青忽然低声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拿住他手，牵引到墙脚边。袁承志一摸，墙脚的青苔下似乎刻得有字，手指顺着这字笔划中的凹处写去，弯弯曲曲的是个篆文。他不识得篆字，悄声问道：“甚么字？”青青道：“是‘第’字，第一第二的‘第’字”。再向上摸去，又是一字，青青跟他说是个“赐”字。上面是个“公”字，再上是个“国”字，最后一字笔划极多，青青说是“魏”字。袁承志心中将这五字自上而下的连接起来，竟是“魏国公赐第”。

寻访了十多天而毫无影踪的魏国公府，岂知就是对方的大营所在，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了。这几个字字迹斑剥，年代已久，定是徐大将军后人将宅子出卖了，数代之后，辗转易手，再也无人得知。

袁承志心中正喜，忽觉头颈中痒痒的，原来是青青在呵气，想是她找到了魏国公府，乐极忘形。袁承志头一缩，低声喝道：“别顽皮！”听得西首掌声渐向南移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两人从西首疾奔而出，回到客店。

其时已是四更时分，青青点亮蜡烛。袁承志取出信件，拣了两通颜色黄旧的信来，抽出一看，果然是张寨主的伏辩与丘道台的谢函。

青青笑道：“你这一下救了她爹爹性命，不知她拿甚么来谢你？”袁承志愕然道：“甚么她？”青青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焦公礼的大小姐哪！”袁承志向她扁扁嘴，不去理她，细细看了

两通书信，说道：“那焦公礼说的确是句句真话，要是他另有私弊，那我就袖手不管了，何必去得罪这许多江湖上的前辈？何况其中还有二师哥的弟子。”

青青似笑非笑的道：“那个飞天魔女倒很美啊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这女子心狠手辣，作事不当，毫没来由把人家一条臂膀卸了下来。”沉吟道：“若不是怕二师哥见怪，我倒真要出手管上一管。我要焦姑娘到这里来找我，是怕露出了形迹。要是我们同门师兄弟之间有了嫌隙，那就对不起师父养育之恩了。”青青见他神色肃然，不敢再开玩笑。

袁承志又打开另外几封信来一看，不觉大怒，叫道：“你看。”

青青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愤怒，以往他即使在临敌之际，也是雍容自若，这时忽见他满脸胀得通红，额头上一条青筋猛凸起来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忙接过来看。原来是满清九王多尔衮的记室写给史氏兄弟的密函，吩咐他们杀了焦公礼后，乘机夺过金龙帮来，先在江南树立势力，刺探消息，联络江湖好汉，待清兵大举入关之时，便在南方起事作为内应。信末盖了两个大大的朱印，上面一个是“大清睿亲王”五字隶文，下面是“多尔衮”三字的篆文。

青青一时呆住了说不出话，越想越怒，就要扯信。袁承志一把抢住，道：“扯不得！”青青登时醒悟，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天大的证据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你想史氏兄弟拿到焦公礼这两封信后，干么不马上毁去？”青青道：“我知道啦，他们要用来挟制闵子华！”袁承志道：“定是这样。我本想救了焦公礼后，就此袖手不管。

哪知这中间另有这样一个大奸谋。别说得罪二师哥，再大的来头，我也不怕！”

青青瞧着他，目光中流露仰慕的神色，说道：“咱们当然要管，就算二师哥告到你师父那里，他老人家也一定说是你对……咱们去请你那大师哥来，要他用铁算盘来二一添作五的算一算，到底你有理，还是你二师哥有理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好啦，你快去睡吧。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怎生来对付这批奸贼。”

次日早晨，袁承志起身后坐在床上打坐，调匀呼吸，意守丹田，一股内息在全身百穴运行一遍，从小腹下直暖上来，自觉近来功力精进，颇为欣慰。

下得床来，见桌上放了两碗豆浆，还有一碟大饼油条。忽听青青嘻嘻一笑，从门后钻了出来，笑道：“老和尚，打完了坐吗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倒起得早。”

两人刚吃完早点，店小二引了一个人进来，口中唠唠叨叨的道：“是找这两位吧？问你找姓甚么的，又说不知道。”袁承志和青青一看，这人正是焦姑娘。她等店小二一出门，立时拜倒。袁承志连忙还礼。青青拉着她手，扯了起来。

焦姑娘见这美貌少年拉住自己的手，不禁羞得满脸通红，但他们有救父之恩，不便挣脱，过了一会，才轻轻缩手。青青道：“焦姑娘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焦姑娘道：“我叫宛儿。两位贵姓？”青青向袁承志一指，笑道：“他凶得很，不许我说，你问他吧。”

焦宛儿知是说笑，微微一笑，随即敛容说道：“两位救了我爹爹性命，大恩大德，粉身难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令尊是江

湖前辈，侠义高风，令人十分钦佩。晚辈稍效微劳，份所当为，何足挂齿？姑娘回去禀告令尊，请他今日中午照常宴客。这里有两包东西，请你交给令尊。在紧急关头当众开启，必有奇效。这两包东西事关重大，须防有人半路劫夺。”

焦宛儿见一个长长的包裹，份量沉重，似是包着兵刃，另一包却是轻轻的一个小包，双手接过，又再拜谢。

等她走出店房，袁承志道：“咱们暗中随后保护，别让坏蛋夺回去。”带上房门出去，只见焦宛儿坐在客厅之中。两人疾忙缩身，微觉奇怪，不知她何以还在客店逗留。

只听焦宛儿朗声说道：“叫掌柜的来。金龙探爪，焦雷震空！”袁承志奇道：“她说甚么？”青青低声道：“多半是他们帮里的切口。”那店小二本来盛气凌人，听得这话，呆了一呆，急忙躬身答应：“是，是。”掌柜过来，呵了腰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姑娘有甚么吩咐，小的马上去办。”焦宛儿道：“我是焦大姑娘。你到我家去，说我有要事，请师哥们都来。”那掌柜听得是焦大姑娘，更加吓了一跳，骑上快马，亲自驰去。只一顿饭功夫，店外涌进二十多名武师来，手中都拿了兵刃，拥着焦宛儿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金龙帮在这里好大的声势。咱们不必跟去了，待会到焦家吃酒去吧。”

两人闲谈一会，午时将到，慢慢踱到焦府，只见客人正在陆续进去。袁承志和青青随众入内。走到门口，焦公礼和两人相互一揖，他只道这两人是对方的门徒小辈，也不在意。

等客人到齐，开出席来，一番势派，与闵子华请客时又

自不同。金龙帮财雄势大，这次隆重宴客，桌椅都蒙了绣金红披，席上细瓷牙筷，菜肴精致异常，作菜的是南京名厨，酒壶中斟出来的都是胭脂般的陈年绍酒。

闵子华和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昆仑派名宿张心一、梅剑和、万里风、孙仲君等坐在首席，焦公礼亲自相陪，殷勤劝酒。梅剑和等却不饮酒，只瞧着闵子华的脸色。

闵子华突然提起酒杯，掷在地下，啪的一声，登时粉碎，喝道：“姓焦的，今日武林中的好朋友们，都赏脸到这里来啦。我的杀兄之仇如何了结，你自己说吧。”

他开门见山的提了出来，焦公礼一时倒感难以回答。

他大弟子吴平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闵二爷，你那兄长见色起意，败坏武林中的规矩，我师父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蓦地里一股劲风射向面门，急忙低头，登的一声，一枚五寸长的三角钢钉钉在桌面。吴平见这钢钉是孙仲君所发，怒气勃发，当即拔出单刀，叫道：“好哇，你暗算我罗师弟，伤了他的臂膀，你这婆娘还想害人！”扑上去就要和她厮杀。

焦公礼急忙喝止，斥道：“贵宾面前，不得无礼。”转头向孙仲君笑道：“孙姑娘是华山派高手，何必跟小徒一般见识……”

闵子华红了眼，抓起一双筷子，对准焦公礼眼中掷去，喝道：“今日跟你这老贼拚了。”焦公礼也伸出筷子，轻轻夹住迎面飞来的两支筷子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闵二爷怎地偌大火气，有话慢慢好说。来人哪，给闵二爷拿双干净筷子来。”闵二爷见他武功了得，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怪不得我哥哥命丧他手。”

梅剑和见闵子华输了一招，疾伸右手，去拉焦公礼手膀，说道：“焦帮主好本事，咱哥儿俩亲近亲近。”焦公礼见他手掌来得好快，身子略偏，掙了开去。梅剑和一把抓住椅背，喀喇一声，椅背上横木登时断了。

焦公礼见对方越逼越紧，闵方诸人有的磨拳擦掌，有的抽出了兵器，自己这边的帮众门徒也都严行戒备，双方群殴一触即发，而那金蛇郎君还没有到来解围，眼见情势危急，双方一动上手，那就不知要伤折多少人命了，于是向女儿使个眼色。

焦宛儿捧着那两个包裹，早已心急异常，见到父亲眼色，立即打开长形包裹，只见包裹是一柄长剑，托过来放在父亲面前。

焦公礼见了那剑，不知是何用意，正自疑惑，孙仲君已见到是自己兵刃，不禁羞怒交集，抢过去一把抓起，骂道：“有本事的，大家明刀明枪的比拚一场。偷人东西，算甚么英雄好汉？”焦公礼愕然不解，孙仲君跨上两步，剑尖青光闪闪，向他胸口疾刺过去。

袁承志让焦公礼交还孙仲君的长剑，只道她体念昨晚自己手下留情，心中感激，今日必可从中出力调解息争，哪知她竟是如此横蛮，心下甚是恼怒。

焦公礼见对方剑招狠辣，疾退两步，一名弟子把他的折铁刀递了上来。焦公礼接在手中，并不还招。但孙仲君出手甚快，一剑刺空，跟着一招“行云流水”，剑尖抖动，又刺向他咽喉。焦公礼再不招架，不免命丧剑底，只得抡折铁刀使招“长空落雁”，对准她剑身砍落。孙仲君剑身一沉，似是避

开他这一刀，哪知沉到下盘，突然迅如闪电的翻将上来，急刺对方小腹。这招快极准极，饶是焦公礼在这把折铁刀上沉浸数十年，也已不及回力招架，急忙中纵身跃起，从旁人头顶窜了出去，这才避过了长剑破腹之厄，但嗤的一声，大腿旁的裤脚终于被剑尖划破。

他心中暗叫：“好险！”回头瞧她是否继续追来，一瞥之下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但见女儿手中托着的，正是给太白三英骗去的那两封信。

这时他两名徒弟已挥刀把孙仲君拦住。两人深恨她坏了罗师哥的手膀，刀风虎虎，舍命相扑。孙仲君嘴角边微微冷笑，左手叉在腰里，右手长剑随手挥舞，登时便把这两个大汉逼得手忙脚乱，团团乱转。焦公礼接过信来，大叫：“住手，住手！我有话说。”两名徒弟听得师父喝叫，忙收刀退下。一个退得稍慢，砰的一声，胸口被孙仲君踢了一脚，连退数步，大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脸色立转惨白。

焦公礼向孙仲君瞧了一眼，强抑怒气，叫道：“各位朋友，请听我说一句话！”大厅中本已十分混乱，当下慢慢静了下来。焦公礼道：“这位闵朋友怪我害了他的兄长，不错，他兄长闵子叶是我杀的！”大厅中一时寂静无声。

闵子华呜咽道：“欠债还钱，杀人抵命。”闵方武师纷纷起哄，七嘴八舌的喊道：“不错，杀人抵命！十条命抵一条。”“焦公礼，你自己了断吧！”

焦公礼待人声稍静，朗声道：“这里有两封信，要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过目。要是这几位前辈看信之后，说焦某该当抵命，焦某立即当场自刎，皱一下眉头都不算好汉。”

众人好奇心起，纷纷要上来看信。焦公礼道：“慢来。请闵二爷推三位前辈先看。”闵子华不知信中写的是甚么，叫道：“好，那么请十力大师、郑岛主、梅大哥三位看吧。”

三人接过信来，一起凑在桌边，低声念了起来。太白三英铁青着脸，在一旁窃窃私议。

十力大师第一个看完了信，说道：“依老衲之见，闵二爷还是捐弃前嫌，化敌为友吧！”他在武林中声望极高，武功见识，众人素来钦服，此言一出，大厅上尽皆愕然。

闵子华接过信来，先看张寨主的伏辩，张寨主文理不通，别字连篇，看来还不大了然，再看丘道台的谢函，那却是叙事明晰、文词流畅之作，只看到一半，不禁又是羞愧，又是难过，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突然之间，心头许多一直大惑不解之事都冒出了答案：“太白三英来跟我说知，害死我哥哥的乃是金龙帮焦公礼。我邀众位师哥助我报仇，大家却都推三阻四。水云大师哥又说要等寻到师父，再由他老人家主持。众师哥向来和我交好，怎地如此没同门义气？只有洞玄师弟一人，才陪我前来。我仙都派人多势众，遇上这等大事，本门的人却不出头，迫得我只好去邀外人相助，实在太不成话。原来我哥哥当年干下了这等见不得人面之事。众位师哥定然知道真相，是以不肯相助，却又怕扫了我脸面，就此往失踪多年的师父头上一推，只洞玄师弟年轻不知……”

忽听梅剑和叫道：“这是假造的，想骗谁呀？”伸手抢过两信，扯得粉碎。

焦公礼万料不到他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扯碎了两通书信，这一来，他倚为护身符之物重又消失，不由得又急又怒，

脸皮紫胀，大喝：“姓梅的，你要脸不要？”

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也不知是谁不要脸？害了人家兄长，还假造几封狗屁不通的书信来冤枉死人，明知死无对证，任由你撒个漫天大谎。这样子的信哪，我关上了门，一天可以写一百封。我马上就写给你看，你信不信？你要冤枉十力大师无恶不作，冤枉郑岛主杀了闵二哥的兄长，那样的信我都会写。”

十力大师与郑起云本觉闵子华理屈，听梅剑和一说，又是踌躇起来，不知这两封书信到底是真是假，两人面面相觑，难以委决。

吴平见师父如此受人欺辱，气得满脸通红，扑地跳出，挥刀向梅剑和砍去。梅剑和身子微侧，已拔剑在手。白光闪动，吴平狂叫一声，单刀脱手，梅剑和的剑尖已指在他咽喉正中，喝道：“你跪下，梅大爷就饶你一条小命！”吴平连退三步，但敌人剑尖始终不离喉口。梅剑和笑道：“你再不跪，我可要刺了！”吴平道：“你刺吧，婆婆妈妈干甚么？”

焦门弟子各执兵刃，抢到厅中。闵方武师中一些勇往直前之辈也纷纷抽出兵器，分别邀斗，登时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热闹。

焦公礼跃上椅子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瞧我的！”手腕一翻，折铁刀横在喉头，叫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！我今日给闵子叶抵命便了。徒儿们快给我退下。”

众门徒依言退开，惨然望着师父。

焦宛儿急呼：“爹，且慢！那封信呢？他说会来救你的呀！”焦公礼取出信封，扯出一张白纸，向人群招了几招。众人见

纸上画着一柄怪剑，都不知是何用意，只听他高声叫道：“金蛇大侠，你来迟一步了！”举刀就往脖子上抹去。

第九回 双姝拚巨赌 一使解深怨

只听得当的一声，有物撞向刀上，折铁刀呛啷啷跌在地下，焦公礼身旁已多了一人。众人见这人浓眉大眼、肤色黝黑，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他如何过来，竟没一人看清楚。

这少年自然便是袁承志了。他在人群中观看，本以为有了那两封书信，焦公礼之事迎刃可解，自己不必露面，以免与二师哥的门人生了嫌隙，哪知梅剑和竟会耍了这一手，焦公礼无可奈何逼得要横刀自刎，自己再不挺身而出，已不可得，于是发钱镖打下折铁刀，纵身而前，朗声说道：“金蛇郎君是不能来了，由他公子和兄弟前来，给各位做个和事佬。”

老一辈中，不少人都听到过金蛇郎君的名头，知他武功惊人，行事神出鬼没，但近十年来，江湖上久已不见踪迹。传言都说已经去世，哪知这时突然遣人前来，各人心中都是凛然一惊。

焦宛儿又惊又喜，低声对父亲道：“爹，就是他！”焦公礼心神稍定，侧目打量，见是个后生小子，不禁满腹狐疑，微微摇头。

孙仲君尖声喝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谁叫你到这里来多事？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我虽然年纪小过你，可比你长着一辈，待会说出来，瞧你还敢不敢无礼？”当下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在下姓袁。承金蛇郎君夏大侠之命来见焦帮主。今日得有机缘拜见各位前辈英雄，甚是荣幸。”说着向众人抱拳行礼。

焦方众人见他救了焦公礼性命，一齐恭谨行礼。闵方诸人却只十力大师等几个端严守礼的拱手答礼，余人见他年轻，均不理睬。

孙仲君不过二十多岁年纪，不知金蛇郎君当年的威名，她性子又躁，高声骂道：“甚么金蛇铁蛇，快给我下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。”

青青冷笑一声，向她鼻子一耸，伸伸舌头，做个鬼脸。孙仲君大怒，只道这油头粉脸的少年见自己生得美貌，轻薄调戏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！”突然欺近，挺剑向她小腹刺去，剑势劲急，正是华山剑术的险着之一，叫做“彗星飞堕”，乃神剑仙猿穆人清独创的绝招，青青哪里躲避得开？

袁承志识得此招，登即大怒，心想她与你初次见面，无怨无仇，你不问是非好歹，一上来就下杀手，要制她死命，实在狠辣太过，侧身挡在青青之前，抬高左脚，一脚踹将去，已将孙仲君的长剑踏在地下。这是《金蛇秘笈》中的怪招，大厅上无人能识。人从中登时起了一阵哄声，啧啧称奇。

孙仲君用力抽剑，纹丝不动，眼见对方左掌击到，直扑面门，只得撒剑跳开。袁承志恨她歹毒，脚下运劲，喀喇一声响，将长剑踏断了。

刘培生见师妹受挫，便要上前动手。梅剑和见袁承志招式怪异，当即伸手拉住刘培生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，且听他胡

说些甚么。”

袁承志高声道：“闵子华闵爷的兄长当年行为不端，焦帮主路见不平，拔刀杀死。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金蛇郎君知道得十分清楚。他说当年有两封信言明此事，他曾和焦帮主同去拜见仙都派掌门师尊黄木道长，呈上两信。黄木道长阅信之后，便不再追究此事。想来这两封信多半就是了。”说着向地下的书信碎片一指，又道：“这位爷台将两封信扯得粉碎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焦公礼听他说得丝毫不错，心头大喜，这才信他真是金蛇郎君所使，紧紧握住了女儿的手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
梅剑和冷笑道：“这是捏造的假信，这姓焦的妄想借此骗人，不扯碎了留着干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们来时，金蛇大侠曾提到书信内容。这两封信虽已粉碎，这位大师与这位爷台是看过的。”转头向十力大师与碧海长鲸郑起云拱手道：“只消让在下和金蛇郎君夏大侠的后人把书信内容约略一说，是真是假，就可分辨了。”

十力大师与郑起云都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袁承志望着闵子华道：“闵爷，令兄已经过世，重提旧事，于令兄面上可不大光彩。到底要不要说？”闵子华早就在心虚，但给他这么当众挤逼住了，总不能求他不可吐露信中内容，一时张皇失措，额上青筋根根爆起，叫道：“我哥哥岂是那样的人？这信定是假的。”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青弟，那两封信中的言语，都说出来吧！”

青青当即朗声背信。她在客店中看信之后，虽不能说过目不忘，但也记得清清楚楚。于是先把丘道台的谢函念了起

来。她语音清爽，口齿伶俐，一字一句，人人听得分明，念到要紧关节之处，她忍不住又自行加上几句刻薄言语，把闵子叶狠狠的损了几下。她只念得数十句，众人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念到一半，闵子华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住口！你这小子男不男、女不女的，是甚么东西？”

青青还未回答，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这小子多半是姓焦的手下人，要么是金龙帮邀来助拳的。他们自然是事先串通好了，那有甚么希奇？”

闵子华猛然醒悟，叫道：“你说是甚么金蛇郎君派来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，却在这里胡说八道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能相信？”

闵子华长剑一摆，道：“江湖上多说金蛇郎君武功惊人，你如真是金蛇郎君后辈，定已得他真传。你只要胜得我手中长剑，我就信了。”在他内心，早已有七八成相信书信是真，否则各位同门师兄决不会袖手不理，反有人劝他不可鲁莽操切，此时越辩越丑，不如动武，可操必胜之算，眼见袁承志年幼，心想就算你真是金蛇郎君传人，学了些怪招，这几岁年纪，又怎能练得甚么深厚的功夫，只要一经比试，自可将你打得一败涂地，狼狈万状，那么那白脸少年所念的信就没人信了；是否要杀焦公礼为兄长报仇，不约暂且搁在一边，眼前大事，总是要维护已死兄长的声名，否则连仙都派的清誉也要大受牵累。

袁承志心下盘算：“金蛇郎君狂傲怪诞，众所周知。我冒充是他使者，也须装得骄傲狂放，怪模怪样，方能使人入信。”于是哈哈大笑，坐了下来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又伸筷夹个

肉丸吃了，笑道：“要赢你手中之剑，只须学得金蛇郎君的一点儿皮毛，也已绰绰有余。你受人利用，尚且不悟，可叹啊可叹。”

闵子华怒道：“我受甚么人利用？你这小子，敢比就比，若是不敢！快给我滚出去！”

只因袁承志适才足踹孙仲君长剑，露了一手怪招，闵方武师才对他心有所忌，否则早就有人上来撵他下去，哪容他如此肆无忌惮，旁若无人？

袁承志又喝了一口酒，道：“久闻仙都剑法精微奥妙，今日正好见识领教。不过咱们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我胜了，你跟焦帮主的过节只好从此不提。你再寻仇生事，这里武林中的诸位前辈，可都得说句公道话。”

闵子华怒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这里十力大师、郑岛主等各位都可作证。要是你赢不了我呢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向你叩头赔罪。这里的事，我们自然也不配多管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好，来吧！”长剑一振，剑身嗡嗡作响，闵方武师齐声喝采。这一记抖剑果然功力不浅。他甚是得意，心想非给你身上留下几个记号，显不了我仙都派的威风。

袁承志道：“金蛇大侠吩咐我说，仙都派灵宝拳、上清拳、上清剑，都是博大精深，武林绝艺，只不过这些拳术太过艰深，姓闵的多半领会不到，只有一路两仪剑法，想来他是练熟了的。金蛇大侠说道：‘你这次去，要是姓闵的不听好言相劝，动起手来，须得留神他们这一路剑法。’”闵子华斜眼睨视，心想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他又怎么知道了？”

原来闵子华的师父黄木道人性格刚强，于仙都派历代相

传、以轻灵见长的灵宝拳、上清拳剑造诣不高，最得意的武功是自创的一路两仪剑法，曾向金蛇郎君提及。《金蛇秘笈》“破敌篇”中叙述崆峒、仙都等门派的武功及破法，于两仪剑法曾加译论。

袁承志料想其师既专精于此，闵子华于这路剑法也必擅长，说到此处，注视他的神情，心知果已说中，又道：“金蛇郎君说道：‘其实这路剑法，在我眼中，也是不值一笑，现今教你几招破法！’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人群中忽地纵出一名青年道人，怒道：“好哇！两仪剑法不值一笑，我倒要瞧瞧金蛇郎君怎生破法？”刷的一剑，疾向袁承志脸上刺来。

袁承志向左避过，跃到大厅中心，左手拿着酒杯。右手筷子夹着一条鸡腿，说道：“请教道长法号？”那道人叫道：“我叫洞玄，仙都派第十三代弟子，是闵师哥的师弟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。金蛇大侠与尊师黄木道长当年在仙都山龙虎观论剑，黄木道人自称他独创的两仪剑法无敌于天下。金蛇大侠一笑了之，也不与他置辩。今日有幸，咱们后一辈的来考较考较。”洞玄道人声大喊道：“两仪剑法无敌于天下的话，我师父从来没说过。我仙都派决计不敢如此狂妄自大。但要收拾你这乳臭未干的黑小子，却也是轻而易举。”向闵子华打个招呼，双剑齐出，风声劲急，向袁承志刺来。

袁承志身形一晃，从双剑夹缝中钻了过去。洞玄与闵子华挥剑一攻一守，快捷异常。

青青忽然叫道：“三位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闵子华与洞玄道人收剑当胸，闵子华右手执剑，洞玄左手执剑，两人已站

成“两仪剑法”中的起手式。青青道：“袁大哥只答应跟闵爷一人比，怎么又多了一位道爷出来？”

洞玄双眼一翻，说道：“你这位小哥不打自招，摆明了是冒牌。谁不知两仪剑法是两人同使？你不知道，难道金蛇郎君这么大的威名，他也会不知么？”

青青脸上一红，难以回答，心想：“这回可糟了。给他拆穿了西洋镜。”只得给他东拉西扯，说道：“原来仙都派跟人打架，定须两个人齐上。倘若道爷落了单，岂不是非得快马加鞭回到仙都山去，邀了一位同门师兄弟，再快马加鞭的回来，这才两个人打人家一个？人家若是不让你走，定要单打独斗，两仪剑法又怎么样个无敌于天下？”

袁承志插口道：“两仪剑法，阴阳生克，本领差的固须两人同使，功夫到家的，当然是一个人使的了。难道尊师这么高的武功，他也不会独使么？”

青青于两仪剑法一无所知，眼见二人夹击袁承志，关怀之下随口质问，竟露出了马脚。袁承志只得信口开河，给她圆谎。其实仙都派这两仪剑法，向来是两人合使的。

闵子华与洞玄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“师父可没说过这剑法一个人可使，敢情这小子胡说八道？”却也不肯承认师父不会独使。

青青听袁承志说得天衣无缝，大是高兴，心想：“他素来老实，今日却滑头起来。”笑嘻嘻的道：“既然你们两位齐上，赌赛的利物又得加一些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赌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要是你们输了，除了永远不得再找焦帮主生事之外，你在大功坊的那所大宅子，可也得输给了袁大哥。”闵子华心想：

“不妨甚么都答应他们，反正顷刻之间，不是把他一剑刺死，也要教他身受重伤。”说道：“就是这样！你要一起来两对两也成。别说我们以大压小，以多胜少。”青青道：“你又怎知不是以小压大，以少胜多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仙都，仙都，牛皮吹得嘟嘟嘟！”闵子华怒火更炽，叫道：“姓袁的，要是你给我伤了，又输些甚么？”袁承志一时倒答不出话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闵二哥，你这所宅子值多少钱？”闵子华怒道：“谁跟你称兄道弟了？这宅了我还是上个月买来的，花了四千三百两银子。宅子虽旧，地方却大。”焦公礼点头道：“大功坊旧宅宽敞得紧哪，闵爷买得便宜了。三位请等一下。”转头向女儿嘱咐了几句。焦宛儿奔进内室，拿了一叠钱庄的庄票出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这位袁爷为在下如此出力，兄弟感激不尽。这里是四千三百两银子，要是袁爷双拳不敌四手，那么请闵爷拿去便了。另外的事，闵爷再来找我，咱们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好朋友仗义助拳，只须点到为止，还请大家手下留情。”他料想袁承志定然不敌，可不愿他为自己受到损伤。

郑起云性子豪爽，最爱赌博，登时赌性大发，叫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只比输赢，不决生死。我看好闵二哥！”从身边摸出两只金元宝来，往桌上一掷，叫道：“咱们赌三对一，这里是三百两金子，博谁的一千两银子？”他叫了几声，没人答应。众人见袁承志年纪轻轻，怎能是仙都派两位高手之敌，虽然以一博三，甚占便宜，却也都不投注。

焦宛儿挺身而出，说：“郑伯伯，我跟你赌。”除下腕上的一只宝石镯子，往桌上一放。众人见这镯上宝石在烛光下

灿然耀眼，十分珍贵。郑起云毕生为盗，多识珍宝，拿起宝镯瞧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这只镯子值得三千两银子，我不能欺小孩子。喂，给我加六千两。”他手下人又捧上四只金元宝来。郑起云笑道：“若是你赢，这笔钱作你的嫁妆吧！”青青听到“嫁妆”两字，向宛儿瞪了一眼。霎时之间，心中老大不自在起来。

飞天魔女孙仲君忽把半截断剑往桌上一丢，厉声叫道：“我赌这剑！”她长剑先前给袁承志踏断了，此剑是师娘所赐，因此当众人口舌纷争之时，已过去将两截断剑拾了起来。

青青奇道：“你这半截剑，谁要呀？”旁人也均感奇怪。孙仲君厉声道：“我也是三博一。要是这小子侥幸胜了，你用这半截剑在我身戳戳三个窟窿。他输了，我在你身上戳一个窟窿。臭小子，这懂了么？”

厅上一众江湖豪杰生平也不知见识过多少凶杀，经历过多少大赌，但这般以性命相博的赌赛，却是从所未见，听了孙仲君的话，都不禁暗暗咋舌。青青笑道：“你这样一个美人儿，我怎舍得下手？”梅剑和喝道：“混帐小子，嘴里干净些！”青青笑笑不语。

孙仲君瞪眼瞧着焦方众人，冷笑道：“我只道金龙帮在江南开山立柜，总有几个响当当的脚色，哪知尽些些娘儿们也不如的脓包”焦宛儿叫道：“娘儿便怎样？我跟你赌了。”焦门弟子中有四五人同时站出，叫道：“师妹，我跟她赌。”宛儿道：“不用，我来赌。”孙仲君冷笑道：“好，郑岛主，你作公证。”

郑起云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海盗，生性又最好赌，但

对这项赌赛却也有些不忍卒睹，劝道：“两位大姑娘，要赌嘛，就赌些胭脂花粉儿甚么的，何必这么认真？”宛儿道：“她废了我们罗师哥一条手臂，回头我要把她两个招子废了。”郑起云叹了口气，不便再劝。

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焦大姑娘对这位金蛇门人，倒也真是一往情深，宁愿陪他饶上一条性命。”焦宛儿脸一红，说道：“你要不要赌？”

青青听了梅剑和的话，不禁一愣，十分恼怒，叫道：“我跟这个没影子赌。”梅剑和道：“赌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我也是三博一跟你赌。他输了，我当场叫你三声爷爷。他赢了呢，你叫我一声就够了，算你便宜。”众人不禁好笑，觉这少年实在顽皮得紧。梅剑和愠道：“谁跟你胡闹？我这里等着，要是他胜了，我再来领教。”青青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单人独剑，比仙都派两人同使的两仪剑法还要厉害？”梅剑和道：“我是华山派，他们是仙都派，各有各的绝招。你别挑拨离间。”

洞玄道人听他们说个不了，心头焦躁，叫道：“别说啦，喂，小子，看招。”挺剑向袁承志刺去。闵子华跟着踏洪门，进偏锋。只见仙都派一俗一道两名弟子，一人左手剑，一人右手剑，按着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象，双剑纵横。白光闪动，剑招生生灭灭，消消长长，隐隐有风雷之势。

金蛇郎君先时在仙都山和黄木道人论剑，即知两仪剑法虽然变化繁复，凌厉狠辣，其实还不及仙都派原有的上清剑法，其中颇有不少破绽，随口指出了两处。但黄木道人甚为自负，说道：“我这剑法中就算尚有漏洞，只怕天下也已无人破得。”金蛇郎君也不再说。后来温氏五老大举邀人对抗金蛇

郎君，所邀来的高手之中，有仙都派剑客在内。对敌时金蛇郎君成竹在胸，乘虚而入，数招间即把两仪剑法破去。他后来在秘笈之中曾详细叙明。是以袁承志有恃无恐，在两人剑光中穿跃来去，潇洒自如。

闵子华与洞玄道人双剑如疾风，如闪电，始终刺不到他身上，旁观众人愈看愈奇。

郑起云对十力大师道：“这少年轻身功夫的确了得，金蛇郎君当真名不虚传。”十力大师点头道：“后辈之中，如此人才也算十分难得了。”梅剑和与孙仲君却都不禁暗暗有些担心。孙仲君大声道：“这小子就是逃来躲去不敢真打，那算什么比武了？”

闵子华杀得性起，剑走中宫，笔直向袁承志胸前刺去。洞玄同时一招“左右开弓”，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。两人夹攻，要教他无处可避。袁承志突然欺身直进，在剑底钻过，左肩一挺，撞在闵子华左膀。他只使了三成力，闵子华一个踉跄，险些跌倒。洞玄大惊，刷刷刷连环三剑，奋力挡住。闵子华这才站定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撞你爷爷吗？”

袁承志这次出手，本来但求排解纠纷，不想得罪江湖上人物，更不愿结怨种仇，这时听闵子华口吐污言，辱及自己先人，不禁大怒，心下盘算：今日如不露一两手上乘武功，将这二人当场压倒，这件事难以轻易了结，同时威风不显，待会处置通敌卖国的太白三英之时，只怕旁人不佩服，势须多费唇舌。最好是冒充金蛇门人到底，以免二师哥脸上不好看，只是须得狂傲古怪，与自己平日为人大不相同才成。于是跃到桌边，伸手拿起酒杯，仰头喝干，叫道：“快打，快打，我酒

没喝够，饭没吃饱呢。”

闵子华见他对自己如此轻蔑，更是恼怒，长剑越刺越快。洞玄低声道：“闵师哥，沉住气，别中了激将之计。”闵子华立时醒悟。两人左右盘旋，双剑沉稳狠辣，又把袁承志裹在垓心。袁承志左手持杯，右手持筷，随剑进退。两人剑法虽狠，却怎奈何得了他？

剑光滚动中，袁承志忽地跃出圈子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叫道：“青弟，给我斟酒。”青青道：“好！”袁承志左手提了一张椅子，站在桌边，将两人攻来剑招随手挡开，待酒斟满，伸筷夹了一条鸡腿，放下椅子，拿了酒杯又跃入厅心，咬了一口鸡腿，叫道：“两仪剑法本来就有毛病，你们又使得不对，怎能伤我？你们这桩买卖，今日定要蚀本了。”

青青见这个素来谨厚的大哥忽然大作狂态，却始终放不开，不大像样，要说几句笑话，也只能拾他大师哥的牙慧，不禁暗暗好笑。要知袁承志生平并未见过真正疏狂潇洒之人，这时想学金蛇郎君，其实三分像了大师哥黄真的滑稽突梯，另有三分，却学了当日在温家庄上所见吕七先生的傲慢自大。青青笑道：“大哥，有人陪你捉迷藏，你倒快活，可没人陪我玩耍。我不如作一篇文章，也免得闲着无聊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好啊，作甚么文章呢？”洞玄喝道：“小子，看剑！”青青笑道：“有了，题目叫作‘金蛇使者剑戏两傻记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题目不错，文章必是好的。”

青青摇头晃脑，拖长了声音念道：“夫宝剑者，诚杀人之利器；而傻瓜者，乃蠢材之别号。一傻令人辄然解颐，二傻招人捧腹狂笑，而二傻手挥长剑欲图杀人，乃使我喷酒垂涕，

大呼糟糕！”

袁承志叫道：“喷酒垂涕，可圈可点。”说着连避三记险招。

青青又念道：“我乃金蛇使者，欣作仲连；君惟执迷不悟，顽抗滋扰。四方君子停杯观斗，三名奸贼忧心如潮。剑法有两仪之名，千招万招，尽是低招；赌博以巨宅为注，一输再输，保不住了。仙都两傻手忙脚乱，不觉破绽百出；金蛇使者无可奈何，惟有将之击倒！”

袁承志听青青念到这个“倒”字，突然转身，筷上鸡腿迎面往闵子华掷去，伸筷夹住洞玄刺来之剑，力透箸尖，猛喝：“撒剑！”只听呛啷啷一声，洞玄拿持不稳，长剑落地。他右掌一立，左腿倏地扫出，欲图败中求胜。袁承志双足一点，身子跃起，避开了这腿，手中酒杯同时飞出，正打中闵子华左手“曲尺穴”上。闵子华手臂一麻，剑已脱手。

袁承志一招“寒鸦赴水”，扑了下去，抢起双剑，手腕一振，叫道：“你们没见过一人使的两仪剑法，这就留神瞧着。”

只见他双剑舞了起来，左攻右守，右击左拒，一招一式，果然与两仪剑法毫无二致。剑招繁复，变化多端，洞玄和闵子华适才分别使出，人人都已亲见，此时见他一人双剑竟囊括仙都派二大弟子的剑招，尽皆相顾骇然。

袁承志舞到酣处，剑气如虹，势若雷霆，真有气吞河岳之概，两仪剑法六十四招使完，只听他一声断喝，双剑脱手飞出，插入屋顶巨梁，直没剑柄。这一记“天外飞龙”，却是华山派穆人清的绝招。袁承志绝技一显，垂手退开，只听厅中采声四起，鼓掌如雷。

袁承志心中却暗暗后悔：“啊哟不好，我使得兴起，竟用上了本门的绝招，二师哥的门人怎会看不出来？”

青青叫道：“哈哈，有人要叫我亲爷爷啦！”梅剑和铁青着脸，手按剑柄。

郑起云笑道：“焦姑娘，你赢啦，请收了吧！”随手把金元宝一推。宛儿躬身道谢，说道：“郑伯伯，我代你赏了人吧！”

高声叫道：“这里九千两银子，是郑岛主跟我闹着玩打赌的彩金。各位远道而来，金龙帮招待不周，很是惭愧，现今借花献佛，众位前辈叔伯、兄长姊姊带来的仆从管事，每位奉送银子一百两。明天我差人送到各位寓所来。”

众人见不伤人命，解了这场怨仇，金龙帮处置得也很得当，都很快慰，只是闵子华与洞玄遭此大败，未免脸上无光。

焦公礼又道：“在下当年性子急躁，做事莽撞，以致失手伤了闵二爷的兄长，实在万分抱愧。现下当着各位英雄，向闵二爷谢罪。宛儿，你向闵叔叔行礼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闵子华作揖。焦宛儿是晚辈，便磕下头去。

闵子华有言在先，江湖上好汉说一是一，自己若要反悔，邀来的朋友未必肯再相助，这金蛇郎君的弟子武功如此高强，自己可万万不是敌手，而且看了那两通书信后，心中也知曲在己方，不如乘此收篷，于是作揖还礼，但想起过世的兄长，不禁垂下泪来。

焦公礼道：“闵二爷宽洪大量，不咎既往，兄弟感激不尽。至于赌宅子的话，想来这位爷台也是一句笑话，不必再提。兄弟明天马上给两位爷台另置一所宅第就是。”

青青下颏一昂，道：“那不成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

出了的话怎能反悔不算？”

众人都是一愣，心想焦公礼既然答应另置宅第，所买的房子比闵子华的住宅好上十倍，也不希奇，何必定要扫人颜面？这白脸小子委实太不会做人了。

焦公礼向青青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老弟台，你们两位的恩情，我是永远补报不过来的了。请老弟台再帮我一个忙。兄弟在南门有座园子，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气的，请两位赏光收用，包两位称心满意就是。”

青青道：“这位闵爷刚才要杀你报仇，你说别杀我啦，我另外拿一个人给你杀，这个人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气的，请闵爷赏光杀了，包你杀得称心满意就是。他肯不肯呀？”

焦公礼给她几句抢白，讪讪的说不出话来，只有苦笑，转头对女儿道：“这位爷台既然喜欢闵二叔的宅子，你差人把四千三百两银子的屋价，回头给闵二叔送过去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还要甚么银子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跟焦帮主的怨仇就此一笔带过。兄弟明日回到乡下，挑粪种田，再也没脸在江湖上混了。这所宅子两位取去便是。”团团向众人作揖，道：“各位好朋友远来相助，哪知兄弟不争气，学艺不精，没能给过世的兄长报仇，累得各位白走一趟，兄弟只有将来再图补报了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爽快，自觉适才辱人太甚，不留余地，好生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闵二爷，你虽败在我手下，其实我功夫跟你和洞玄道长差得很远，请两位不要介意。晚辈适才无礼，大是不该，谨向两位谢过。”说着向二人一躬到地，跟着跃起身来，拔下梁上双剑，横托在手，还给了二人。”

众人见他跃起取剑的轻功，又都喝采，均想：这黑脸少年武功奇高，又谦逊知礼，给人脸面，只是自谦功夫不如人家，却是谁也不信。

袁承志又道：“两位并不是败在我手里。而是败在金蛇大侠手里。他料到了两位的招术，吩咐晚辈故意轻狂，装模作样，激动两位怒气，以便乘机取胜。晚辈对两位不敬，实非胆敢有意侮辱，乃是激将之计，好使两位十成中的功夫，只使得出一成。金蛇大侠是当世高人，武功深不可测。晚辈也不能说真是他的传人，只不过偶然相逢，奉命前来解围说和而已。两位败在他手里，又何足为耻？晚辈要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别说是两位，就是尊师黄木道长，当年对金蛇大侠也是很佩服的。”

洞玄与闵子华对这番话虽然将信将疑，但也已大为心平和。洞玄说道：“施主为我们兄弟圆脸，贫道多谢了，请教施主高姓大名？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再不说自己真姓，对方必道我瞧他们不起。”于是向青青一指道：“这位是金蛇大侠的嫡嗣，姓夏。晚辈姓袁。”许多人都不知金蛇郎君的姓名，这时才知他姓夏。

闵子华向焦公礼一揖，道：“多多叨扰，告辞了。”焦公礼道：“明日兄弟再到府上负荆请罪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群豪正要走出，青青忽然叫道：“半截剑的赌赛又怎么了？”焦宛儿见父亲脱却大难，心下已然喜不自胜，哪愿再多生事端，忙道：“夏爷，请到内堂奉茶，这些事不必提了。”青青道：“还有一个小子还没叫我亲爷爷哪，这可不成。”她赢得魏国公赐第，本已心满意足，但刚才梅剑和说焦宛儿对袁

承志一往情深，这句话她却耿耿于怀，不肯罢休。

梅剑和本来见袁承志武功高强，身法怪异，虽不欲向他生事，但青青一再叫阵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指着袁承志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你双剑插梁，这一招‘天外飞龙’，是从哪里偷学来的？快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偷学？我干么要偷学？”孙仲君骂道：“呸，小贼，偷学了还想赖。”梅剑和冷冷的道：“那么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是华山派门下。”

孙仲君跨上一步，戟指骂道：“你这小子拈着甚么金蛇银蛇的招牌招摇，旁人不知你来历，只好由得你胡说八道。好呀，现下又吹起华山派来啦！你可知你姑奶奶是甚么门户，嘿嘿，假李鬼遇上真李逵啦。老实对你说，我们三人正是华山派的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早说过，我跟金蛇郎君没甚么干系，只不过是这位贤郎的朋友。至于你们三位，我早知是华山派的，咱们正是一家人。”

三人中刘培生较为持重，说道：“黄师伯的门人我全认得，可没你老哥在内。孙师妹，你可听说黄师伯新近收了甚么徒弟吗？”孙仲君道：“黄师伯眼界何等高，怎会收这等招摇撞骗之徒？”她因袁承志折断了她长剑，恼怒异常，出言越来越是难听。

袁承志不动声色，道：“不错，铜笔铁算盘黄师哥的眼界的确很高。”

众人听他称黄真为“黄师哥”，都吃了一惊。刘培生道：“你叫谁黄师哥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师父姓穆，名讳上‘人’下‘清’，江湖

上尊称他老人家为‘神剑仙猿’。铜笔铁算盘是我大师兄。”

梅剑和听袁承志自称是华山派门人，本有点将信将疑，以为他或许是带艺投师，新近拜在黄真门下，这时听他说竟是师祖的徒弟，那显然是信口胡吹，心想师祖素来行踪飘忽，自己也只见过他三面，师父神拳无敌归辛树已近五十岁了，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居然来冒充自己师叔，真是大胆狂妄之至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阁下是我师叔了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我可也真不敢认三位做师侄。”

梅剑和听他言中意存嘲讽，说道：“莫非我辱没了华山派的门楣吗？师叔大人，哈哈，你教训教训我们三个可怜的小师侄吧！”梅剑和年纪已有三十六七，这么一说，闵方武师都轰然大笑起来。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归师哥要是在这里，自会教训你们。”

梅剑和勃然而起，嗖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骂道：“浑小子，你还在胡说八道？”

焦公礼见事情本已平息，这时为了些枝节小事，又起争端，很是焦急，忙道：“这位袁爷开开玩笑，梅爷不必动怒。来来来，咱们大家来喝一杯和气酒。”言下显然不信袁承志是梅剑和的师叔。

梅剑和朗声道：“浑小子，你便是磕头叫我三声师叔，我没影子还不屑答应呢。”这边青青却叫了起来：“喂，没影子，你先叫我一声亲爷爷吧。赌输了想赖账，是不是？”

袁承志转头向青青道：“青弟，别胡闹。”又对梅剑和道：“归师哥我还没拜见过，你们三位又比我年长，按理我的确不配做师叔。不过你们三位这次行事，却实在是太不该了。归

师哥知道了，只怕要大大生气。”

梅剑和双眉直竖，仰天大笑，心中愤怒已极，喝道：“你小子真教训起人来啦。倒要请教，我们三人甚么地方错了？朋友有事，难道不该拔刀相助么？”

袁承志森然道：“咱们华山派风祖师爷传下十二大戒，门人弟子，务当凛遵。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一条是甚么？”

梅剑和一怔，还未回答。孙仲君提起半截断剑，猛向袁承志面门掷来，喝道：“使使你的华山派功夫吧！”青光闪烁，急飞而前。

袁承志待断剑飞到临近，左掌平伸向上，右掌向下一拍，噗的一声，把断剑合在双掌之中，说道：“这叫做‘横拜观音’，对不对？”

梅剑和与刘培生又都一怔，心下嘀咕：“这确是本门掌法，不过这一招是用来拍击敌人手掌的。他变化接剑，手法巧妙之极，师父可没教过我们。”

刘培生抢上一步，说道：“阁下刚才所使，正是本门掌法，在下要想请教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刘大哥，你外号五丁手，五丁开山，想必拳力掌力甚是了得。本门的伏虎掌法与劈石、破玉两路拳法，定是很有心得的了。”刘培生见了袁承志刚才这一招，已然十分佩服，便道：“在下不过学了师门所授的一点皮毛，也谈不上甚么心得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刘大哥不必过谦。你跟尊师喂招，他要是使出真功夫来，比如说使了抱元劲或者混天功，刘大哥可以接

得几招？”刘培生道：“我师父内力深厚，跟门人过招，从来不真使内劲，否则我们一招也挡不住。若是只拆拳法，那么头上十招，勉强还可对付。十招以后，就吃力得很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尊师外号‘神拳无敌’，拳法定然精妙之极。刘大哥能接到十招以外，在江湖上自己少见，‘五丁手’三字，自可当之无愧。”刘培生道：“这是别人开玩笑说的，我功夫还差得很远，实在愧不敢当。”

孙仲君听他语气，对这少年竟然越来越恭敬，颇有认他为师叔之意，怒道：“刘师哥，你怎么了？凭人家胡吹几句，就把你吓倒了么？”

袁承志不去理她，问刘培生道：“要怎样，你才信我是师叔？”刘培生道：“我想请你跟我过过招，阁下的本门拳法如确比我好……”袁承志见过梅剑和与孙仲君二人出手，料想刘培生的武功与他们相差不远，便道：“你说你师父若是当真使出内劲，你只怕一招也接不住。我的功夫比之尊师自然大大不如。他使一招，我得使五招。你只要接得住我五招，那我就是假冒的，好不好？”

梅剑和本来担心师弟未必能够胜他，但听他竟说只用五招，就能把同门中拳法第一的刘师弟打倒，心头一宽，料想必是信口胡吹，插口道：“就这样，我数着。”

刘培生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功夫不到之处，请你手下留情。”袁承志缓缓走近，说道：“我第一招是‘石破天惊’，你接着吧！”刘培生道：“好！”心想：“动手过招，哪有先把招数说给人听的？其中定当有诈，叫我留心上盘，却出其不意的来攻我下盘。”于是右掌虚挡门面，左掌横守丹田，只待袁

承志向下盘攻到，立即沉拳下击，只听袁承志叫道：“第一招来了！”左掌虚抚，右拳嗖的一声，从掌风中猛穿出来，果然便是华山派的绝招之一“石破天惊”。

刘培生疾伸右掌挡格，袁承志一拳将到他面门，忽地停住，叫道：“你怎不信我的话？单掌拦不住，双手同时来。”

刘培生见他拳势，已知右掌无法阻挡，眼见这一拳便要打破自己鼻子，正自焦急，幸得他拳势忽停，忙提起左拳，展指变掌，双拳“铁门横门”，口中“嘿”的一声，运劲推了出去。袁承志这才一拳打落，和他双掌一抵。刘培生只感掌上压力沉重之极，双臂格格有声，心想：“他这拳在中途停止，又再跟着击出，并非收拳再发，如何能有如此劲力？”

袁承志收拳说道：“以后三招我接连发出，那是‘力劈三关’、‘抛砖引玉’、‘金刚掣尾’。你如何抵挡？”

刘培生毫不思索，说道：“我用‘封闭手’、‘白云出岫’、‘傍花拂柳’接着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前两招对了，后一招不对。要知‘傍花拂柳’守中带攻，如跟功力悉敌的对手过招，那当然极好，但这一招要回手反击，守御的力道减了一半，我这招‘金刚掣尾’你就接不住了。”刘培生道：“那么我用‘千斤堕地’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不错，接着！”

只见他右掌一起，刘培生忙摆好势子相挡，哪知他右掌悬在半空，左掌却倏地劈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武学之道，不可拘泥成法，师父教你‘力劈三关’是用右掌，但随机应变，用左掌也无不可。”口中说着，拳势不停，不等刘培生封闭，已抢住他手腕往前一拉。刘培生用“白云出岫”随势一送，招

数中暗藏阴着，如对方不察，胸口穴道立被点中。但他这时不敢反击，招解开，立即收势，沉气下盘，双腿犹如钉在地上一根，这招“千斤坠地”果如有千斤之重。袁承志“金刚掣尾”使出，左掌伸到他的后心运力一推，刘培生还是立足不定，向前冲出两步，滴溜溜打个旋子，转了过来，脸上一红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不硬抗我这一招，那好得很。尊师调教的弟子，大是不凡。我这第五招是破玉拳的‘起手式’。”刘培生很是奇怪，沉吟不语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以为起手式只是客套礼数，临敌时无用的么？要知咱们祖师爷创下这套拳来，没一招不能克敌制胜。你瞧着。”身子微微一弓，右拳左掌，合着一揖，身子随着这一揖之势，向前疾探，连拳连掌，正打在刘培生左膀之上。他再也站立不稳，身子飞起，摔了下来。

袁承志一跃而至，双手稳稳接住，将他放在地下。

刘培生扑翻在地，拜道：“晚辈不识师叔，刚才无礼冒犯。请师叔看在家师面上，多多担待。”袁承志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刘大哥年纪比我长，咱们兄弟相称吧。”刘培生道：“这个晚辈如何敢当？师叔拳法神妙莫测，适才这五招明说过招，其实是以本门拳法中的精义相授。晚辈感激不尽，回去一定细心体会。”

袁承志微微一笑。刘培生从这五招之中学得了随机应变的要旨，日后触类旁通，拳法果然大进，终身对袁承志恭敬万分。要知他师父归辛树的拳法决不在袁承志之下，但生性严峻，授徒时不会循循善诱，徒儿一见他面心中就先害怕，拆

招时墨守师传手法，不敢有丝毫走样，是以于华山派武功的精要之处往往领会不到。

梅剑和与孙仲君这时哪里再有怀疑。只是梅剑和自恃剑法深得本门精髓，心想你拳脚上功夫虽高，剑术未必能够胜我，正自沉吟，孙仲君叫了起来：“梅师哥，你试试他的剑法！”梅剑和道：“好！”向袁承志道：“我想在剑上向阁下领教几招。”语气虽已较前大为谦逊，脸上却仍是一股傲气。

袁承志心想：“大概此人剑法确已得到本门真传，在江湖之上未遇强敌，给人家你捧我拍，奉承得骄傲异常，以致行为狂悖。这人不比刘培生，须得好好挫折他一下，以后才不致使得华山派门卢貽羞。”便道：“比剑是可以的，不过决了胜败之后，须得听我几句逆耳之言。”梅剑和傲然道：“此刻胜负未决，你说这话未免太早了些。”当下长剑横胸，站在左首。刘培生叫道：“梅师哥，你站下首吧。”梅剑和不加理睬，只当没听见。原来各门派中的规矩，晚辈跟长辈试剑学武，必须站在下首，表示并非敢与对敌，不过是学习艺业、向尊长讨教之意。梅剑和站在左首，那是平辈相待，不认他是师叔。他左掌抱住剑柄，拱手道：“阁下用剑吧。”

袁承志念头一转，对焦公礼道：“焦老伯，请你叫人取十柄剑来。”焦公礼忙道：“袁相公快别这样称呼，我万万不敢当。”

焦宛儿手一挥，早有焦公礼的几个门徒捧了十柄长剑出来。他们见袁承志为师门出力，自然选了最好的利器，十柄剑一排排在桌上。烛光照耀下。十剑光芒互激，闪烁不定。众人目光在十柄利剑与袁承志之间来回，瞧他选用哪一柄。

哪知袁承志捡起孙仲君刚才掷来的半截断剑，笑道：“我用这断剑吧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又是一阵惊讶，心想这剑没有剑柄，如何使法？只见他将半截剑夹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，说道：“进招吧！”

梅剑和大怒，心想：“你对我如此轻视，死了可怨不得我。管你是真师叔，假师叔，如此狂妄自大，便是该死！”臂运内劲，剑身振荡，只见寒光闪闪，接着是一阵嗡嗡之声，叫道：“看招！”剑走偏锋，向袁承志右腕刺来，心想你如此持剑，右手一定转动不灵，我对准你这弱点攻击，瞧你怎生应付。厅上数百道目光一齐随着他剑尖光芒跟了过去。

剑尖将要刺到，袁承志手腕微侧，半截断剑已然伸出。双剑相交，只听喀喇一声，接着当啷一响，梅剑和手中长剑齐柄折断，剑刃落地，手中只剩了个剑柄。

众人异口同声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袁承志向桌上一指道：“给你预备着十柄剑。换剑吧！”众人才知他要十柄剑，原来是预先给对方备下的。

梅剑和又惊又怒，抢了桌上一剑，向他下盘刺去。袁承志知是虚招，并不招架，果然他一剑刺出，立即回招，改刺小腹。袁承志伸断剑一挡，喀喇一声，梅剑和手中长剑又被震为两截。梅剑和跟着连换三剑，三剑均被半截断剑震折，不由得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

孙仲君叫道：“说是比剑，怎么却使妖法，这还比甚么？”

袁承志抛去断剑，微微一笑，从桌上拿起两柄长剑，一柄抛给了梅剑和，转头对孙仲君道：“亏你还是本门中人，这手混元功也不知，说甚么妖法？”

梅剑和乘他转头，突然出剑，快如闪电般刺向他后心，剑尖即将及身，口中才喝：“看剑！”这一剑实是偷袭，人人都看了出来。

袁承志身子侧过，也喝：“看剑！”梅剑和使的是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袁承志依式而为，使的也是一招“苍鹰搏兔”。梅剑和跟着身子一侧，想照样让开来剑，哪知袁承志一剑刺出，立即转圈，等他身子侧过，剑尖也跟着点到。梅剑和只觉剑尖已刺及后心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使劲前扑，接着向上纵跃。岂料袁承志的剑始终点在他后心，如影随形，任他闪避腾挪，剑尖总不离开，幸好袁承志手下留情，只是点着他的衣服，只要轻轻向前一送，他再多十条性命也都了帐了。

梅剑和外号叫做“没影子”，轻功自然甚高，心里又惊又怕，连使七八般身法，腾挪闪跃，极尽变化，要想摆脱背上剑尖，始终摆脱不了。

袁承志见他已吓得双手发抖，心想他终究是自己师侄，也别迫得太紧，收剑撤招，笑道：“这是本门中的剑法呀，你没学过么？”梅剑和略一定神，低头喘息道：“这叫‘附骨之蛆’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不错，名字虽然不大好听，剑法却是极有用的。”

那边青青又叫了起来：“你叫没影子，怎么背后老是跟着人家一把剑呢？‘没影子’的外号，还是改为‘剑影子’吧！”

梅剑和沉住了气不睬，他精研二十多年的剑法始终没机会施展，总是心中不服，向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好好的来比比剑。你的杂学太多，我可不会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都是本门正宗武功，怎说是杂学？好，

看剑！”挺剑当胸平刺。梅剑和举剑挡开，还了一剑，袁承志回剑格过。梅剑和待要收剑再刺，不知怎样，己剑已被粘在对方剑上，只见袁承志反手转了两个圈子，自己手臂不能跟着旋转，只得撒手，一柄剑脱手飞去。袁承志道：“要不要再试？”

梅剑和横了心，抢了桌上一柄剑，剑走轻灵，斜刺对方左肩，这次他学了乖，再不和敌剑接触，一见袁承志伸剑来格，立即收招。哪知对方长剑乘隙直入，竟指自己前胸，如不抵挡，岂不给刺个透明窟窿？只得横剑相格。双剑剑刃一交，袁承志手臂一旋，梅剑和长剑又向空际飞出，啪的一声，竟在半空断为两截。

他抢着要再去取剑，袁承志喝道：“到这地步你还不服？”刷刷两剑，梅剑和身子后仰避开，下盘空虚，被承志左脚轻轻一勾，仰天跪倒。袁承志剑尖指住他喉头，问道：“你服了么？”梅剑和自出道以来，从未受过这般折辱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竟自晕了过去。

孙仲君见他双目上翻，躺在地下不动，只道被袁承志打死了，纵身扑将上来，大叫：“连我一起杀了吧！”

袁承志见梅剑和闭住了气，不觉大惊，心想：“如失手打死了他，将来如何见得师父和二师哥之面？”忙俯身察看，一摸他的胸膛，觉到心脏还在缓缓跳动，这才放心，忙在他腋下和颈上穴道中拍了几下。孙仲君双拳此落彼起，在他背上如擂鼓般敲打，袁承志只是不理，忙着施救。

青青和刘培生一齐跃到喝止。孙仲君坐倒在地，大哭起来。不久梅剑和悠悠醒来，低声喝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刘培

生劝道：“梅师哥，咱们听师叔教训，别任性啦。”

青青向孙仲君笑道：“他又没死，你哭甚么？你对他倒真一往情深！”

孙仲君羞怒交加，忽地纵起，一拳向青青打去，她究竟是华山派好手，这一拳又快又狠，青青竟没能避开，只打得她左肩一阵剧痛。青青待要还手，孙仲君忽然“哎唷，哎唷”大叫起来，弯下腰去。青青一呆，怒道：“打了人家，自己反来叫痛？”袁承志向她使个眼色，青青不知是何用意，也就不再言语了。但见孙仲君双拳红肿，提在面前，痛得眼泪直流。

原来她刚才猛力在袁承志背上敲击，袁承志运气于背，每一下打击之力，都被反弹出来回到她自己拳上。初时还不觉得，待得在青青肩头打了一拳，突然间奇痛入骨，如千枚细针在肉里乱钻乱刺。要知袁承志恨她出手毒辣，不由分说就砍去了那姓罗的一条臂膀，相较之下，梅剑和虽然狂妄，真正过恶倒没有甚么，是以存心要给她多吃点苦头。

旁人不知，还道青青既是金蛇郎君的儿子，武功只怕比袁承志还高，孙仲君不自量力，当然是自讨苦吃了。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万里风等却知孙仲君是受了反弹之力，只要拿筋按摩，点解相应穴道，便可止痛消肿，只是自知非袁承志之敌，不敢贸然出手解救。

梅剑和自幼便在归辛树门下，见到严师，向来犹似耗子见猫一般，压抑既久，独自闯荡江湖，竟加倍的狂傲自大起来。归辛树又生性沉默寡言，难得跟弟子们说些做人处世的道理，不免少了教诲。梅剑和自己受挫，那是宁死不屈，但见师妹痛楚难当，登时再也不敢倔强，站起身来，定了定神，

向袁承志连作了三个揖，道：“袁师叔，晚辈不知你老驾到，多多冒犯，请你老给孙师妹解救吧。”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你知错了吗？”梅剑和低头道：“晚辈不该擅自撕毁焦帮主的信，又不该强行替闵二哥出头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以后梅大哥做事，总要再加谨慎才好。”梅剑和道：“晚辈听师叔教训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闵二爷不知当年缘由，要为兄长报仇，本来并无不当。你和这里众位英雄受邀助拳，也都是出于朋友义气。现今既已明白此事缘由，大家罢手，化敌为友，足见高义。这一点我决不怪你。可是你做了一件万分不对的事，只怕梅大哥还不明白呢。”

梅剑和一愣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华山派十二大戒，第五条是甚么？”梅剑和道：“适才师叔问弟子四条戒律，第三条，‘滥杀无辜’，孙师妹确是犯了过错，只好待会向罗大哥郑重谢罪，我们再赔他一点损失……”

焦公礼的一名弟子在人丛中叫道：“谁要你的臭钱？断了膀子，银子补得上么？”梅剑和自知理曲，默不作声。

袁承志转头向发话那人道：“我这师侄确是行为鲁莽，兄弟十分抱愧。待罗大哥伤愈之后，兄弟想跟他切磋一路独臂刀法。这功夫不是华山派的，兄弟不必先行禀明师尊。”

众人见过他的惊人武功，知他虽然谦称“切磋刀法”，实则答允传授一项绝艺。这样一来，罗立如虽然少了一臂，但因祸得福，将来武功一定反而高出同门侪辈了。焦门弟子见他又把孙仲君的过失揽在自己身上，倒不便再说甚么。

梅剑和又道：“第六条是‘不敬尊长’，这条弟子知罪。第

十一条是‘不辨是非’，弟子也知罪了。只是第五条‘结交奸徒’，闵二哥为人正直，是位够朋友的好汉子。”

众人大半不知华山派的十二大戒是甚么，一听梅剑和这话，闵子华第一个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甚么？我是奸徒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闵二爷请勿误会，我决不是说你。”闵子华怒道：“那么你说谁？”

袁承志正要回答，只见两名焦门弟子把罗立如从后堂扶出，向袁承志拜了下去。袁承志连忙还礼。罗立如右袖空垂，脸无血色，但神气仍很硬朗，说道：“袁大侠救了我师父，又答应授我武艺，弟子真是感激不尽。”袁承志连声谦让，说道：“朋友间切磋武艺，事属寻常，罗大哥不必客气。”

等到罗立如进去，但见孙仲君额头汗珠一滴一滴的落下，痛得全身颤抖，嘴唇发紫，袁承志见她已受苦不小，走近身去，便要伸手推穴施救。孙仲君怒道：“别碰我，痛死了也不要你救。”

袁承志脸上一红，想把解法说给梅剑和知晓，突然间砰砰两响，两扇板门被人掌力震落，飞进厅来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只见厅外缓步走进两人。一个五十左右年纪，穿一身庄稼人装束，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农妇，手里抱着个孩子，孙仲君大叫：“师父，师娘！”奔上前去。众人一听她称呼，知道是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到了。

归二娘把孩子递给丈夫抱了，铁青了脸，给孙仲君推宫过血。梅剑和与刘培生也忙上前参见。刘培生低声说了袁承志的来历。

袁承志见归辛树形貌质朴，二师嫂却是英气逼人，于是跟在梅刘两人身后，也上前拜倒。归辛树伸手扶起，说句：“不敢当！”就不言语了。归二娘给孙仲君一面按摩手臂，一面侧了头冷冷打量袁承志，连头也不点一下。

孙仲君肿痛渐消，哭诉道：“师娘，这人说是我的甚么师叔，把我的手弄成这个样子，还把你给我的剑也踩断了。”

袁承志一听，心里暗叫糟糕，暗想：“早知这剑是二师嫂所赐，可无论如何不能踩断了。”忙道：“小弟狂妄无知，请师哥师嫂恕罪。”

归二娘对丈夫道：“喂，二哥，听说师父近来收了个小徒弟，就是他么？怎么这样没规矩？”归辛树道：“我没见过。”归二娘道：“要知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学了一点功夫，就随便欺侮人。哼！我的徒儿不好，自有我来责罚，不用师叔来代劳啊！”袁承志忙道：“是，是！是小弟莽撞。”归二娘板起了脸道：“你弄断我的剑，目中还有尊长么？就算师父宠爱你，难道就可对师哥这般无礼？”

旁人听她口气越来越凶，显然是强词夺理，袁承志却只是一味的低声下气。焦公礼一边的人均是愤愤不平。闵子华和洞玄、万里风等人都暗暗得意，心想：“刚才给你占足了上风，你师哥师嫂一到，还有你狠的吗？”

孙仲君道：“师父师娘，他说有一个甚么金蛇郎君给他撑腰，把梅师哥、刘师哥也都给打了，还胡说八道的教训了我们半天，全不把你二位瞧在眼里。”

原来归辛树夫妇因独子归钟身染重病，四出访寻名医。几位医道高明之士看了，都说归二娘在怀孕之时和人动手，伤

了胎气，孩子在胎里就受了内伤，现下发作出来，这种胎伤千不一活，古方上说如有大补灵药千年茯苓，再加上成了形的何首乌或可救治。要不然便是千年人参、灵芝仙草，那可更难得了。如无灵药，至多再拖得一两年，定会枯瘦而死。

归辛树夫妇中年得子，对孩子爱逾性命，遍托武林同道访药。但千年茯苓已是万分难得之物，再加成形何首乌，却到哪里去寻？访了年余，毫无结果。眼见孩子一天天的瘦下去，归二娘只是偷偷垂泪。夫妻俩一商量，金陵是江南第一重镇，奇珍异物必多，于是同来南京访药。向武林同道打听，得知梅剑和等三名弟子都在此地。夫妇二人心想这三人都很能干，可以帮同寻药，立即找来焦家，哪知竟见到孙仲君手掌受伤。

归二娘本来性子暴躁，加之儿子病重，心中焦急，听了爱徒的一面之辞，当下没头没脑的把袁承志责备了一顿，这时听说他尚有外人撑腰，更是愤怒，侧头问丈夫道：“这金蛇怪物还活着？”归辛树道：“听说是过世了，不过谁也不清楚。”

青青听她无理责骂袁承志，早已十分有气，待得听她又叫自己父亲为怪物，更是恼怒，骂道：“你这泼妇！干么乱骂人？”归二娘怒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孙仲君道：“他就是金蛇怪物的儿子。”归二娘手腕一抖，一缕寒星，疾向青青肩头射去。

袁承志暗叫不好，待欲跃起拍打，但归二娘出手似电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见青青身子一颤，暗器已中左肩。袁承志大惊，抢上去握住她手臂一看，见乌沉沉的是枚丧门钉。这时青青又惊又怒，已痛得面容失色。袁承志道：“别动！”左手食中双指按在丧门钉两旁，微一用劲，见钢钉脱出了三四分，

知道钉尖没安倒钩，这才力透两指，一运内劲，那钉从肉里跳了出来，叮的一声，跌落地下。焦宛儿早站在一旁相助，忙递过两块干净手帕。

袁承志替青青包扎好了，低声道：“青弟，你听我话，别跟她吵。”青青怒道：“为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冲着我师哥，咱们只得忍让。”青青委委屈屈的点了点头。袁承志知她素性倔强，这次吃了亏居然肯听自己的话，不予计较，比往昔温柔和顺得多，很是欢喜，向她微微一笑。

归二娘等他们包扎好伤口，冷笑道：“我随手发枚小钉，试试他的虚实，要是他父亲金蛇郎君真有本领，怎么他连一枚小钉也躲不开？可见甚么金蛇银蛇，只不过是欺世盗名、招摇撞骗之徒罢啦！”

袁承志心想：“二师嫂这时误会很深，如加分辩，只有更增她怒气。”当下一声不作。

归二娘道：“这里外人众多，咱们门户之事不便多说。明晚三更，我们夫妇在紫金山雨花台边相候，请袁爷过来，可要查个明白，到底你真是我们当家的师弟呢，还是嘿嘿……”说着冷笑几声。

众人一听，这明明是叫阵动手了。焦公礼很是为难，说道：“贤伉俪威镇江南，大伙儿听到神拳无敌的大名，向来仰慕得紧，今日有幸光临，那真是请也请不到的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，归辛树抱着儿子，心神不属，便似没有听见。焦公礼又道：“这位袁爷见兄弟遇上了为难之事，仗义排解。梅大哥、刘大哥、孙姑娘三位也都说清楚了。明晚兄弟作东，给贤伉俪接风，同时庆贺三位师兄弟相逢……”

归二娘不耐烦听他说下去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“怎样？你不敢去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师哥师嫂住在哪里？小弟明日一早过来请两位教训。师哥师嫂要怎么责罚，小弟一定不敢规避。”归二娘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知你是真是假，先别这样称呼。明晚试了你的功夫再说。走吧！”拉了孙仲君手臂，转身走出。

太白三英先见袁承志出头干预，已知所谋难成，料想昨晚制住自己而盗去书函的，定也是此人无疑，只怕他随时会取出多尔衮的函件，揭露通敌卖国之事，一直在想乘机溜走，恰好归辛树夫妇到来，争闹又起。三人暗暗欣喜，只盼事情闹大，就可混水摸鱼，待见他们约定明晚在雨花台比武，今晚已经无事，三人一打眼色，抢在归氏夫妇头里溜了出去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喂，慢走！”飞身出去拦阻。

归二娘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，你要拦我！”一掌往他头顶直劈下去。

袁承志缩身一偏，归二娘的手掌从他肩旁掠过，掌风所及，微觉酸麻。归二娘与丈夫在家之时，无日不对掌过招，勤练武功，掌法之凌厉狠辣，自负除了丈夫之外，武林中已少有敌手，但这一掌居然没打到对方，那是近十年来所未有之事，心头火起，手掌变劈为削，随势横扫。袁承志双足一点，身子陡然拔起，跃过了一张桌子。这一来，归二娘不便再行追击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与归辛树、孙仲君、梅剑和、刘培生直出大门。

太白三英见此良机，立即随着奔出。袁承志生怕归二娘又起误会，不敢再行呼喝，纵身扑出，一把抓住走在最后的黎刚，随手点了穴道，掷在地下。史氏兄弟却终于逃了出去。

袁承志追出门外，深夜之中，四下黑沉沉地已不见踪影，心想抓住一人，也可以追问口供了，当即转身回入厅中。忽听得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小朋友，多年不见，功夫可俊得很啦。”

袁承志耳听声音熟识，心头一震，疾忙回头，只见厅外大踏步走进两个人来。

当先一人须眉皆白，背上负着一块黑黝黝的方盘，竟是传过他轻功暗器秘术的木桑道人。只见他一手提着史秉文，一手提着史秉光。袁承志这一下喜出望外，忙抢上拜倒在地，叫道：“道长，你老人家好！”

木桑道人笑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你瞧这人是谁。”

袁承志起身看时，见他身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，两鬓微霜，一脸风尘之色，再一细看，这才认出是当年舍命救过自己的崔秋山。木桑道人年纪已老，十余年来面貌没甚么改变，崔秋山在闯王军中出死入生，从少年而至中年，久历风霜，神情却已大不相同。

袁承志这一下又惊又喜，抢上去抱住了他，叫道：“崔叔叔，原来是你。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。崔秋山见他故人情重，真情流露，眼中也不禁湿润。

忽听闵子华叫了起来：“喂，你们干么跟太白三英为难？怎地拿住了他们不放？”众人素知史氏兄弟武功了得，可是给这老道抓在手中，如提婴儿，丝毫没有挣扎，显被点中了穴道，均感惊奇。

木桑哈哈一笑，将史氏兄弟掷在地下，笑道：“拿住了玩耍玩耍不可以么？”

袁承志伸手向木桑道人身旁一摆，说道：“这位木桑道长，是铁剑门的前辈高人。”又向崔秋山一摆，说道：“这位崔大叔以伏虎掌法名重武林，是兄弟学武时的开蒙师傅。”

厅上老一辈的素闻“千变万劫”木桑道人的大名，只是他行踪神出鬼没，十之八九都没见他面，只有十力大师和昆仑派张心一是他旧识，但算来也是晚辈了，两人忙过来厮见。众人见十力大师和张心一以如此身分地位，尚且对他这般恭谨，无不肃然。

木桑道人说道：“贫道除了吃饭，就爱下棋，罗里罗唆的事向来不理，否则的话，老道的棋术怎能如此出神入化？可是上个月忽然得到消息，说有人私通外国，要到南京来谋干一件大大的卖国勾当，贫道可就不能袖手了，因此一路跟了过来。”

闵子华奇道：“谁是卖国奸贼？难道会是太白三英？”木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这三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豪杰，狗熊耗子！”闵子华道：“三位是好朋友，怎会做这种无耻勾当，你别冤枉好人。”木桑道：“老道跟这三个家伙从来没见过面，无怨无仇，干么要冤枉他们？他们和满洲鞑子偷偷摸摸捣鬼，我在关外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，哪还能有错？”闵子华道：“有甚么证据？”木桑奇道：“证据？要甚么证据？难道凭老道的一句话，还作不得数？”闵子华道：“这个谁相信呀？”

木桑怒喝：“你是难？”袁承志道：“这位是仙都派闵子华闵二爷。”木桑怒道：“你师父黄木道人，当年对我的说话也不敢道半个不字。你这小子胆敢不信道爷的话？”

众人虽都敬他是武林前辈，但觉如此武断，未免太过横

蛮无理，心中均感不服，却也无人出言跟他争辩。木桑捋着胡子直生气。

袁承志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，交给闵子华道：“闵二爷，请你给大伙儿念一念。”

闵子华接过信来，只看了几句，就吓了一跳。袁承志守在一旁，若见他也学梅剑和的样，要想扯碎信笺，立即便点他穴道，夺过信来。却见他双手捧信，高声朗诵出来。

那信便是满洲睿亲王多尔衮写给太白三英的，吩咐他们俟机夺取江南帮会的地盘，在武林人士中挑拨离间，引致众人自相残杀，同时设法扩充势力，等清兵入关，就起事内应。信末盖着睿亲王的两枚朱印。闵子华还没念完，群豪早已大怒，纷纷喝骂。郑起云拉起黎刚，解开他的穴道，喝道：“你们还有甚么奸计？快招出来。”黎刚瞋目不语。郑起云啪啪两记耳光，他两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。

袁承志当下把如何得到密件的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

黎刚知道无法抵赖，叫道：“清兵不日就要入关，这里便是大清国的天下。你们现下投顺，还不失为开国功臣，要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郑起云当胸一拳，把他打得晕了过去。

史氏兄弟比黎刚阴鸷得多，听他这么说，心知要糟，要想饰辞分辩，却苦于被点了穴道，做声不得。

郑起云道：“道长，这种奸贼留着干么？毙了算啦！”焦公礼道：“料想这些奸贼一定还有同党，咱们得查问明白。今日不早了，改日再请各位一齐商量。”众人都说不错，当下纷纷告辞，有的还向太白三英口吐唾涎，踢上几脚。

闵子华知道受了奸人利用，很是懊悔，极力向焦公礼告

罪，又向袁承志道：“要不是袁相公出来排解，消弭了一场大祸，又揭破了奸人的阴谋毒计，兄弟真是罪不可赦。”十力大师、郑起云、张心一等也均向袁承志致谢，然后辞出。

木桑解下背上棋盘，摸出囊中棋子，对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年来我老是牵挂着你，别的倒没甚么，就是想你陪我下棋。”

袁承志见他兴致勃勃，微笑着坐了下来，拈起了棋子，心想：“道长待我恩重，难以报答。他一生惟好下棋，只有陪他下棋来稍尽我的孝心了。”木桑眉花眼笑，向余人道：“你们都去睡吧。老道棋艺高深，千变万化，谅你们也看不懂。”

焦公礼引崔秋山入内安睡。青青却定要旁观，不肯去睡。焦宛儿在一边递送酒菜水果。

青青不懂围棋，看得气闷，加之肩头受伤，不免精神倦怠，看了一阵，竟伏在几上睡着了。木桑对宛儿道：“焦大姑娘，扶她到你房里睡去吧。”宛儿脸一红，只装不听见，心想：“这位道长怎地风言风语的？”木桑呵呵笑道：“她是女孩子啊，你怕甚么羞？”宛儿问袁承志道：“袁相公，是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她女扮男装，在外面走动方便些。”

宛儿年纪比青青小了一岁，但跟着父亲历练惯了，很是精明，青青女扮男装，本来不会看不出来，只是这两日她牵挂父亲生死安危。心无旁骛，又见青青是个美貌少年，一见面就拉她的手，隐隐觉得此人甚不庄重，此后就不敢对她直视，这时听袁承志说了，兀自不放心，轻轻除下青青的头巾，露出一头青丝秀发，头发上还插了两枚玉簪，于是扶她起身，仔细看时，但见青青细眉樱口，肌肤白嫩，果然是个美貌女子，笑道：“姊姊，我扶你去睡。”青青迷迷糊糊的道：“我不

困，我还要看。道长……道长输了几局啦？”

木桑笑道：“胡说！”宛儿微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咱们再来看。”扶她到自己房里安睡。

袁承志好几年没下棋了，不免生疏，心中又尽想到明晚归氏夫妇之约，心神不属，连走了两下错着，白白的输了一个劫，一定神，忽然想起，问道：“道长，你怎知她是女子？”

木桑呵呵笑道：“我和你崔叔叔五天前就见到你啦。我要暗中察看你的功夫人品，一直没跟你相见。小心，要吃你这一块了，点眼！”说着下了一子，又道：“你武功大进，果然了得。或许还及不上你师父，老道可不是你对手啦。”袁承志起立逊谢，道：“那全蒙恩师与道长的教诲。这几天道长若有空，请你再指点弟子几手。”

木桑笑道：“你陪我下棋，向来是不肯白费功夫的。不过我教你些甚么呢？你武功早胜过我啦，还是你教我几招吧。你若要我教几路棋道上的变化，那倒可以。”他越下越是得意，又道：“武功好，当然不容易，但你人品端方，更是难得。少年人能够不欺暗室，对同行少女规规矩矩的，我和你崔叔叔都赞不绝口呢。”

袁承志暗叫惭愧，脸上一阵发烧，心想要是自己跟青青有甚么亲热举动，岂不是全让他瞧了去？怎么他从旁窥探，自己竟没发觉？这位道长的轻身功夫，实在是高明之极了。

又下数子，木桑在西边角上忽落一子，那本是袁承志的白棋之地，黑棋孤子侵入，可说是干冒奇险。他道：“承志，我这一手是有名堂的。老道过得几天，就要到西藏去。这一子深入重地，成败祸福，大是难料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道长万

里迢迢的远去西藏干甚么？”木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去找一件东西。那是先师的遗物。这件物事找不到，本来也不打紧，但若给另一人得去了，那可大大的不妥。好比下棋，这是抢先手。老道若是失先，一盘棋就输得干干净净。原来对方早已去了几年，我这几天才知，现下马上赶去，也已落后。”

袁承志见他脸有忧色，浑不是平时潇洒自若的模样，知他此行关系重大，说道：“弟子随道长同去。咱们几时动身？”木桑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事你可帮不上忙。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厅外微有声响，知道屋顶跃下了三个人来，袁承志见木桑不动声色，也就不理，继续下棋。

木桑道：“你师嫂刚才的举动我都见到了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帮你对付他们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不能跟师哥师嫂动手，只求道长设法排解。弟子自可认错赔罪。”木桑道：“怕甚么？动手打好啦，输不了！你师父怪起上来，就说是我叫打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屋顶上又窜下四个人来，随觉一阵劲风，四枚钢镖激射而至。木桑随手接住，瞧也不瞧，放在桌上，只当没这一会事。厅外七人一齐跃了进来，手中都拿着兵刃。

木桑笑道：“你能不能一口气吃掉七子？”袁承志会意，说道：“弟子试试。”这时七人中有两人去扶起地上的太白三英，其余五人各挺刀剑，冲将过来。

袁承志抓起一把棋子，撒了出去，只听得篷篷声响，七名敌人齐被打中穴道，呛啷啷一阵响，兵刃撒了一地。木桑点头道：“大有长进，大有长进！”

宛儿刚服侍青青睡下，听得响声，忙奔出来，只见二人

仍在凝神下棋，地下却倒了七名大汉。她也不多问，召来家丁，命将七人和太白三英都绑缚了。

这时木桑侵入西隅的黑棋已受重重围困，眼见已陷绝境，袁承志忽然想起：“道长把这块棋比作他西藏之行，若是我将他这片棋子杀了，只怕于他此行不吉。”沉吟片刻，转去东北角下了一子。木桑呵呵大笑，续在西隅下子，说道：“凶险之极！这着棋一下，那可活了。你杀我不了啦！”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双方官着下完，袁承志输了五子。木桑得意非凡，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你武功是精进了，棋艺却没甚么进展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那是道长妙着叠生，变化精奥，弟子抵挡不住。”木桑呵呵大笑，打从心里喜欢出来，自吹自擂了一会，才转头对宛儿道：“你叫人搜搜他们。”

宛儿命众家丁在十人身上搜查，除了暗器银两之外，搜出几封书信、几册暗语切口的抄本。书信中有一封是满清九王多尔衮写信给北京皇官司礼太监曹化淳的，说道关口盘查严密，是以特地绕道，从海上派遣使者前来，机密大事，可与持信的使者洪胜海洽商云云。

木桑大怒，叫道：“奸贼越来越大胆啦，哼，连皇宫里的太监也串通了。”右脚一起，将一名奸细踢得脑浆迸裂。

他伸脚又待再踢，袁承志道：“慢来，道长！且待弟子仔细盘问。”木桑怒气不息，又要撕信，也给袁承志劝住。木桑道：“话就依你，明天可得陪我下三盘棋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只要道长有兴，连下十盘，那也无妨。”木桑大喜，随着家丁进内睡了。

袁承志看了书信和切口抄本等物，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爹爹的大仇尚未得报，仗着这些密件，正好混进宫去行刺昏君，为爹爹报仇。”于是把一人穴道解了，问他谁是洪胜海。那人向一个三十多岁、白净面皮的人一指。

袁承志将洪胜海穴道解开盘问。那洪胜海只是倔强不说。

袁承志心想，看来他在同党面前，决不肯吐露一字半句，于是命家丁将他带入书房之中，说道：“我问你话，你若是老老实实回答，或者还可给你一条生路，只要稍有隐瞒，我叫你分作几天，慢慢受罪而死。”

洪胜海怒道：“你那妖道使邪法迷人，我虽死亦不心服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哼，你自以为武功精强，是不是？你是汉人，却去做番邦奴才，这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你既不服，我就跟你比比。你若赢了，放你走路。你若输了，一切可得从实说来。”

洪胜海大喜，心想：“刚才也不知怎样，突然穴道上一麻，就此跌倒，必是妖道行使妖法。那妖道既已不在，这后生少年如何是我对手？乐得一切答应。”答道：“好，只要你打败我，不论你问甚么，我都实说。”

袁承志走近身去，双手执住绑在他身上的绳索，一拉一扯，绳索登时断成数截。

洪胜海一怔，他身上所缚，都是丝麻绞成的粗索，他穴道解开后，曾暗中用力挣扎，只挣得绳索越缚越紧，哪知这少年只随手一扯，绳索立断，本来小觑之心，都变成了畏惧之意，说道：“怎样比法？咱们到外面去吧，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？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我用棋子打中你穴道，你竟以为是那道长使妖法，真是好笑。看你跃进厅来的身法，是少林派东支的内家功夫了。”

洪胜海又是一惊，入厅时见两人凝神下棋，眼皮也不抬一下，宛若不觉，哪知自己的行动全已清清楚楚落在他眼里，连门派家数也说得不错，便点了点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也不用出去，就在这里推推手吧。”洪胜海道：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等你胜了我，自然会对你说。”

洪胜海双手护胸，身子微弓，摆好了架子，等他站起身来。

袁承志并不理会，磨墨拈毫，摊开一张白纸，说道：“我在这里写字，写甚么呢？”洪胜海见他说要比武，却写起字来，很感诧异，又坐了下来。袁承志道：“你别坐！”伸出左掌，道：“你只要把我推得晃了一晃，我写的字有一笔扭曲抖动，就算你赢了，立刻放你走路。要是我写满了一张纸，你还是推不动我，那怎么说？”

洪胜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时我再不认输，还要脸么？”心想：“这小子初出道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自恃手上力道了得，竟然对我如此小看，啊，是了，他见我生得文秀，只道我没有本事，且叫他试试。”说道：“这样比不大公平吧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不相干。我写了，你来吧。”右手握管，写了“恢复之计”四字。

洪胜海潜运内力，双掌一招“排山倒海”，猛向袁承志左掌推去，只觉他左掌微侧，已把自己的劲力滑了开去。洪胜

海一击不中，右掌下压，左掌上抬，想把袁承志一条胳膊夹在中间，只要上下一用力，他臂膀非断不可。

袁承志右手写字，说道：“你这招‘升天入地’，似乎是山东渤海派的招数。嗯，那是‘斩蛟拳’。渤海派出自少林东支，原来阁下是渤海派。”

洪胜海听他将自己的武功来历说得半点不错，心下骇然，这时他双掌已挟住对方臂膀，连运几次劲力，对方一条臂膀便如生铁铸成，纹丝不动。袁承志几句话一说完，臂膀一缩，如一尾游鱼般从他两掌间缩了出来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他左右双掌收势不及，自行打了一记。

洪胜海又惊又怒，展开本门绝学，双掌飞舞，惊涛骇浪般攻出。

袁承志坐在椅上右手书写不停，左掌潇洒自如，把对方来招一一化解。他左臂忽前忽后，对洪胜海始终没瞧上一眼，偶尔还发出一两下反击，但左臂伸缩只到肩窝为止，上身稳稳不动，对方攻来时既不后仰，追击对方时也不前俯。

拆得良久，洪胜海一套“斩蛟拳”已使到尽头。袁承志道：“你的‘斩蛟拳’还有九招，我这篇文章却要写完了。好，我等你一下，你发一招，我写一个字！”

洪胜海心下更惊，暗想此人怎么对我拳法如此熟悉，难道竟是本门中人不成？不过他的掌法我从未见过，要说是本门之人，那又决计不是。当下把“斩蛟拳”最后九招使了出来，凝聚功力，每一招都如刀劈斧削一般，凌厉异常，这时已不求打倒对方，只盼将他身子震得一震，右手写的字有一笔涂污扭曲，也就可以借口脱身了。只听袁承志诵道：“‘但

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’。最后还有一个‘告’字！”

洪胜海使到最后两招，仍然推他不动，突然低头，双肘弯过，臂膀放在头前，猛力向他冲去，心想你武功再好，这椅子总会被我推动。哪知他这一使蛮劲，只发不收，犯了武家的大忌，只觉肘下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大力，蓦地向上托起，登时立足不稳，向后便仰，身不由主的在空中连翻了三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倒在地。过了好一会，才摸清自己原来已被对方打倒了，忙双足一顿，站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焦宛儿拿了一把紫砂茶壶，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袁相公，这是新焙的狮峰龙井，你喝一杯吧。”说着把茶筛在杯里。

袁承志接过茶杯，见茶水碧绿如翡翠，一股清香幽幽入鼻，喝了一口，赞道：“好茶！”拿起桌上的那张纸，说道：“焦姑娘，请你瞧瞧，纸上可有甚么破笔涂污？”

焦宛儿接了过来，轻轻念诵了起来：

“恢复之计，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’，‘守为正着，战为奇着，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，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，与为人用之人，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，信而勿疑？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，但当论成败之大局，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，为怨实多。诸有利于封疆者，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，敌亦从而间之。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，臣何必过疑惧？但中有所危，不敢不告。”

她于文中所指，不甚了了，见这一百多字书法甚是平平，

结构章法，可说颇为拙劣，但一笔一划，力透纸背，并无丝毫扭曲涂污，说道：“清清楚楚，一笔不苟，这是一篇甚么文章？”袁承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袁督师当年守辽之时，上给皇帝的奏章。”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文武全才，留心边事，于这些奏章也烂熟于胸。”袁承志摇头道：“我也只读过这几篇，那是我从小便背熟了的。”

原来袁崇焕当年守卫辽边，抗御满洲入侵，深知崇祯性格多疑，易听小人之言，因此上了这篇奏章。后来崇祯果然中了满洲皇太极的反间之计，又信了奸臣的言语，将袁崇焕杀了。袁崇焕所疑惧的事情，皆不幸而一一料中。袁承志年幼时，应松教他读书习字，曾将他父亲袁崇焕的诸篇奏章详为讲授。他除此之外，读书无多，此刻要写字，又想起满洲图谋日亟，边将无人，随手便写了出来。

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这幅字，就给了我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的字实在难看。刚才跟这朋友打赌，才好玩写的。焦姑娘要，拿去不妨，可不能给有学问的人见到，让人家笑话。”焦宛儿谢了收起，走出书房。

袁承志问洪胜海道：“满洲九王派你去见曹化淳，商量些甚么事？”洪胜海吞吞吐吐的不说。袁承志道：“咱们刚才不是打了赌么？你有没有推动我？”洪胜海低头道：“相公武功惊人，小人确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拜服之至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你左乳下第二根肋骨一带，有甚么知觉？”洪胜海伸手一摸，惊道：“那里完全麻木了，没一点知觉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右边腰眼里呢？”洪胜海一按，忽然“哎唷”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不摸倒不觉甚么，一碰可痛得不得了。”袁

承志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斟了杯茶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翻开案头一本书来看，不再理他。

洪胜海想走，却又不敢。过了好一会，袁承志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你还没走么？”洪胜海言道：“相公放我走了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是你自己来的。我又没请你。你要走，我也不会留客。”洪胜海喜出望外，跪下磕头，站起来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了相公的恩德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又自看书。

洪胜海走到书房门口，忽想出去怕有人拦阻，推开窗格，飞身而出，回头一望，见袁承志仍在看书，并无追击之状，这才放心，跃上屋顶，疾奔而去。

焦宛儿自袁承志救她父亲脱却大难，衷心感激，心想他武功惊人，今后也无可报答他之处，只有乘着他留在自己家里这几天尽心服侍。这时漏尽更残，天将黎明，她在书房外来回数次，见门缝中仍是透出光亮，知他还没睡，于是命婢女弄了几色点心，亲自捧向书房。在门上轻敲数下，然后推门进去，只见袁承志拿着一部《忠义水浒传》正看得起劲。

焦宛儿道：“袁相公，还不安息么？请用一些点心，便安息了，好么？”袁承志起身道谢，说道：“姑娘快请安睡，不必招呼我啦。我在这里等一个人……”正说到这里，窗格一动，一人跳了进来。焦宛儿吃了一惊，看清楚时，原来便是洪胜海。

他在袁承志面前跪倒，说道：“袁大英雄，小人知错了，求你救我一命。”袁承志伸手相扶，洪胜海跪着不肯起身，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小人一定改过自新，求袁大英雄饶命。”焦宛儿在一旁睁大眼睛，愕然不解。

只见袁承志伸手一托，洪胜海又是身不由主的翻了一个筋斗，腾的一声，坐在地下。他随手一摸腋下，脸上登现喜色，再按胸间，却又愁眉重锁。袁承志道：“你懂了么？”

洪胜海一转念间，已明袁承志之意，说道：“袁大英雄你要问甚么，小人一定实说。”

焦宛儿知道他们说的是机密大事，当即退出。

原来洪胜海离焦家后，疾奔回寓，解开衣服一看，只见胸前有铜钱大小一个红块，摸上去毫无知觉，腋下却有三个蚕豆大小的黑点，触手剧痛，知道在推手时不知不觉间被对手打伤。当下盘膝坐在床上，运起内功疗伤，岂知不运气倒也罢了，一动内息，腋下奇痛彻心，连忙躺下，却又无事。这么一连三次，忽然想到武术中的高深武功，能将对方之力反击过来，受者重伤难治，不由得越想越怕，只得又赶回来求救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身上受了两处伤，一处有痛楚的，我已给你治好；另一处目前没有知觉，三个月之后，麻木之处慢慢扩大，等到胸口心间发麻，那就是你的寿限到了。”洪胜海又噗的跪下，磕下头去。

袁承志正色道：“你投降番邦，去做汉奸，实是罪不容诛。我问你，你愿不愿将功折罪？”洪胜海垂泪道：“小人做这件事，有时中夜扪心自问，也觉对不起先人，辱没上代祖宗。相公给小人一条自新之路，实是再生父母。小人也不是自甘堕落，只是当年为了一件事，迫得无路可走，这才出此下策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得诚恳，便道：“你起来，坐下慢慢说。是谁迫得你无路可走？”

洪胜海恨恨的道：“是华山派的归二娘和孙仲君师徒。”

这句话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，忙问：“甚么？是她们？”洪胜海脸色倏变，迫：“相公识得她们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刚才还和她们交了手。”

洪胜海听了一喜一忧，喜的是眼前这样一个大本领的人是她们的对头，忧的是这两人竟在南京，只怕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说道：“这两个娘儿本领虽然不错，但决不是相公的对手。只是她师徒俩心狠手辣，甚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相公可要小心。”

袁承志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她们迫你，为了何事？”

洪胜海微一沉吟，道：“不敢相瞒，小人本在山东海面上做些没本钱的买卖。伙伴中有个义兄，看中了那孙仲君，向她求婚。她不答应也就罢了，哪知一言不发，突然用剑削去了他两只耳朵。小人心头不忿，约了几十个人，去将她掳了来，本想迫她和我那义兄成亲，不料她师娘归二娘当晚便即赶到，将我义兄一剑杀死，其余朋友也都给杀了。小人逃得快，总算走脱了一条性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掳人迫婚，本来是你不好啊。”洪胜海道：“小人也知事情做得卤莽，闯了大祸，逃脱后也不敢露面。哪知她们打听得小人家乡所在，赶去将我七十岁的老母、将我妻子和三个儿女，杀得一个不留。”

袁承志见他说到这里时流下泪来，料想所言不虚，点了点头。

洪胜海又道：“我斗不过她们，可是此仇不报，难下得这一口气……小人在中原无法存身，知道迟早会给这两个泼辣婆娘杀了，一时意左，便到辽东去投了九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

又是气愤，又是惭愧。

袁承志道：“她们杀你母亲妻儿，虽然未免太过，但起因总是你不好。而且这是私仇，你怎么可以投降番邦，甘做汉奸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只求袁大英雄给我报了此仇，你叫我作甚么全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报仇？你这生别作这打算了，归二娘武功极高，她丈夫神拳无敌更是了得。我问你，九王叫你去见曹太监干么？”

洪胜海道：“九王爷吩咐小人，要曹太监将宫里朝中的大事都说给小人听，然后去转告九王爷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曹化淳做到司礼太监，已是太监中的顶儿尖儿，他投降满清，又图的是甚么？多尔袞许给他的好处，难道能比我大明皇帝给他的更多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满清九王爷只答应他一件事：将来攻破北京，不杀他的头，让他保有家产；他若不作内应，北京终究还是能破，那时便将他千刀万剐。”袁承志这才恍然，说道：“曹太监肯做汉奸，只是怕死，为了铺一条后路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！”袁承志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有些人甚么都有了，便只怕死。为了怕死，便甚么都肯干。”

他向洪胜海瞧去，心道：“这人也怕死，只求保住性命，甚么都肯干。坏事固然肯做，好事何尝不能？”问道：“你愿意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呢？还是宁可在三个月后死于非命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袁英雄指点我一条明路，但有所命，小人不敢有违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吧，你跟着我作个亲随吧。”洪胜海大喜，扑地跪倒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以后你别叫我甚么英雄不英雄了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是，我叫你相公。”心中暗喜：“只要跟定了你，再也不

怕归二娘和孙仲君这两个女贼来杀我了。三个月后伤势发作，你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”当下心安理得，胸怀大畅，以前做满清奸细，时觉神明内疚，恍惚不安，此刻心头宛如移去一块大石，说不出的舒服。

袁承志忙了一夜，这才入内安睡，命洪胜海和他同睡一室。他见袁承志对己十分信任，殊无提防之意，心中很是感激。其实袁承志用混元功伤他之后，知道他要靠自己解救，如敢暗中加害，那就是害了自身。

第十回 不传传百变 无敌敌千招

袁承志睡到日上三竿，这才起身。焦宛儿亲自捧了盥洗用具和早点进房，袁承志连忙逊谢。洪胜海便在旁服侍。

刚洗好脸，木桑道人拿了棋盘，青青拿着棋子，两人一齐进来。青青笑道：“贪睡猫，到这时候才起身，道长可等得急坏了，快下棋，快下棋。”袁承志向着她瞧了一眼，忽然一笑。青青笑道：“笑甚么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道长给你甚么好处？你这般出力给他找对手。”青青笑道：“道长教了我一套功夫。这功夫啊，可真妙啦。别人向你拳打脚踢，你却只管跟他捉迷藏，东一溜，西一晃，他再也别想打到你。”

袁承志心里一动，偷眼看木桑道人时，见他拿了两颗白子、两颗黑子，放在棋盘四角，手中拈着一颗黑子，轻轻敲击棋盘，发出丁丁之声，嘴角边露出微笑。袁承志心想：“今晚二师哥、二师嫂雨花台之约，那是非去不可的。瞧二师嫂的神气，只怕不能不动手，我又不能跟他们真打。二师哥号称神拳无敌，我全力施为，尚且未必能胜，如再相让，非受重伤不可，真有差池，只怕连命也送了。道长传授她武功，似乎别有深意。”便道：“要我下棋，倒也可以，可是你得把这套功夫转教给我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好哇，这叫做见者有份，你

跟我讲起黑道上的规矩来啦。”两人说笑了几句，袁承志就陪木桑下棋。

午饭后，袁承志和崔秋山谈起别来情由。一个知道闯王势力大张，不久就要大举入京；另一个见旧时小友已英武如斯，艺成品立，均觉喜慰。谈了一阵，又说到崔希敏和安小慧失金夺金之事。青青不住向袁承志打手势，叫他出去。崔秋山笑道：“你小朋友叫你呢，快去吧！”袁承志脸一红，不好意思便走。

崔秋山笑着起身走出。青青奔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快来，我把道长教的功夫跟你说。他教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懂。他说：‘你硬记着，将来慢慢儿就懂了。’我怕再过一阵就全给忘了。”当下连比带划，把木桑所授的一套绝顶轻功“神行百变”说了出来。

木桑道人轻功与暗器之术天下独步，这套“神行百变”更是精微奥妙，当年在华山之时，袁承志所学尚浅，无法领会修习，是以没有传他。青青武功虽不甚精，但记性极好，人又灵悟，知道木桑传她是宾，传袁承志是主，只是不明白为甚么要自己转言，当时生吞活剥的硬记了下来，这时把口诀、运气、脚步、身法等项一一照说。只听得袁承志心花怒放，喜不自胜。他习练木桑所传的轻功已历多年，这套“神行百变”只不过更加变化奥妙，须以更深内功作为根底，基本道理却也与以前所学的轻功无别。此时他武学修为大进，一闻要诀，便即领悟。青青有几处地方没记清楚，袁承志一问，她答不上来，便又奔进去问木桑道人。等到二次指点，袁承志已尽行明白，当下在厅中按式练了一遍。

但觉这套轻功转折滑溜，直似游鱼一般，与人动手之际，若是但求趋避自保，敌人兵刃拳脚万难及身，这才明白木桑的用意。然他知二师哥武功精绝，当年师父曾说：“你大师哥为人滑稽，不免有点浮躁。二师哥却木讷深沉，用功尤为扎实。”由此可知，二师哥的功力多半在大师哥之上，这套功夫新练未熟，以之闪避抵挡，只怕未必能成。

他凝思良久，忽然想起师父初授武功之时曾教过一套十段锦，当时自己出尽本事，也摸不到师父一片衣角，其中确是妙用无穷。木桑道人的“神行百变”功夫虽然轻灵已极，但似嫌不够沉厚，始终躲闪而不舍反击伏着，对方不免无所顾忌，如和本门轻功混合使用，岂非并兼两家所长？他独自在书房中闭目寻思，一招一式的默念。旁人也不去打扰。

到得申牌时分，袁承志已全盘想通，但怕没有把握，须得试练一番。于是请焦宛儿约了十多位师兄弟，各人提了一大桶水，在练武场四周围住，自己站在中心，一摆手，各人便舀水向他乱泼，他窜高伏低，东躲西避，等到十桶水泼完，只有右手袖子与左脚上湿了一滩。各人纷纷上前道喜，贺他又练成一项绝技。

木桑道人却一直在房中呼呼大睡，全不理睬。

晚膳过后，袁承志便要去雨花台赴约。焦公礼、焦宛儿父女想同去解释，青青要随伴助阵，袁承志都婉言相却。青青撅起了嘴很不高兴。

袁承志道：“他们是我师哥师嫂，今晚我只是挨打不还手，你瞧着一定生气，岂不是坏了我的事？”青青道：“你让他们三招也就是了，干么老不还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要用你教我

的功夫，瞧他们打不打得着我。”青青拍手笑道：“那我更要去瞧瞧，亲眼看我乖徒儿大显身手。你怕我得罪你师哥师嫂，我一句话不说就是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肯装哑巴？”青青点头道：“好，就装哑巴。”袁承志拗不过她，只得让她同去。进去向木桑告辞，只见他向着里床而睡，叫了几声不醒，崔秋山却已不知去向。

两人向焦家借了两匹健马，二更时分，已到了雨花台畔。见四下无人，便下马相候，等了半个时辰，只见东边两人奔近，跟着轻轻两声击掌。袁承志拍掌相应。

一人说道：“袁师叔到了么？”听声音是刘培生。袁承志道：“我在这里等候师哥师嫂。”眼见刘培生和梅剑和走近，远处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好啊，果然来了！”

语声刚毕，两个人影便奔到跟前。青青一惊，心想这两人来得好快。梅刘二人往外一分，那两个人影倏地窜出，正是归辛树和归二娘夫妇。远处又有一个人奔来，袁承志见她身形，知是飞天魔女孙仲君。她功夫可就和师父师娘差得远了，奔了好一阵才到跟前。她手中抱着一个小孩，是归氏夫妇的孩子。

归二娘冷冷的道：“袁爷倒是信人，我夫妇还有要事，别耽搁辰光，这就进招吧。”袁承志躬身行礼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小弟今日是向师哥师嫂陪罪来的。小弟折断师嫂的宝剑，实是事前未知。冒犯之处，还请师哥师嫂瞧在师父面上，大量包容。”归二娘冷笑道：“你是不是我们师弟，谁也不知，先过了招再说。”袁承志只是推让，不肯动手。

归二娘见他一味退缩，心想若非假冒，何必如此胆怯气馁？忽地左掌提起，斜劈下来。袁承志疾向后仰，掌锋从鼻尖上急掠而过，心中暗惊：“瞧不出她女流之辈，掌法如此凌厉了得。”归二娘一击不中，右拳随上，使的正是华山派的破玉拳。袁承志对这路拳法研习有素，成竹在胸，当下双手下垂，紧贴大腿两侧，以示决不还手，身子晃动，使开融会了“神行百变”和十段锦的轻功，在归二娘拳脚的空隙中穿来插去。归二娘连发十余急招，势如暴风骤雨，都被他侧身避开。

归辛树在旁瞧得凜然心惊，暗想这少年怎地如此了得，他的轻功有些确是本门身法，但大半却又截然不同，莫非这少年是别派奸徒，不知如何，竟偷学了本门的上乘功夫去？当下全神注视，只怕妻子吃亏。

归二娘见袁承志并不还手，心想你如此轻视于我，叫你知归二娘的厉害！双拳如风，越打越快，她既知对方并不反击，便把守御的招数尽数搁下，招招进袭。

袁承志暗暗叫苦，想不到二师嫂将这路破玉拳使得如此势道凌厉，加之只攻不守，威力更是倍增，心想当真抵挡不住之时，说不得，也只好伸手招架了。

孙仲君见袁承志双手下垂，任凭师娘出手如何迅捷，始终打不中他一招，越看越恼，斜眼间见青青站在一旁，看得兴高采烈，满脸笑容，当即将小师弟往梅剑和手中一送，拔出长剑纵身而前，向青青胸口刺去。

青青吃了一惊，疾忙侧身避开。她受袁承志之嘱，此行不带兵刃，被孙仲君刷刷数剑，逼得手忙脚乱。她武功本就不及，更何况赤手空拳，数招之后，立即危险万状。

袁承志听她惊呼，便想过去救援，但被归二娘紧紧缠住了无法脱身。

归辛树向孙仲君喝道：“别伤人性命。”孙仲君道：“此人是金蛇郎君的儿子。这轻薄少年，正是罪魁祸首。”归辛树曾听江南武林中人言道金蛇郎君心狠手辣，并非善良之辈，也就不言语了。孙仲君见师父已然默许，剑招加紧，白光闪闪，眼见青青便要命丧当地。

袁承志见局势紧迫，忽地双腿齐飞，两手仍是贴在胯侧，但两腿左一脚右一脚，连环六脚，都是快要踢到归二娘身上时候地收回，然而已将她逼得连退六步。袁承志就此摆脱，纵身跃起，空中转身前扑，左手双指点向孙仲君后心，要夺落她手中长剑，忽听身旁一声长啸，一股劲风猛向腰间袭来。

他不暇攻敌，先拆来招，右掌勾住来人手腕一带，哪知来人丝毫不动，自己却被他反力推了出去。袁承志自下山以来，从未遇到劲力如此深厚之人，知道必是二师兄出手，不由得一惊：“我原知二师哥武功非同小可，没料到他身材瘦瘦小小，竟具如此神力。”

他落下地后，身子便如木桩般猛然钉住，毫不摇晃。叫道：“二师哥，小弟得罪！”叫声未歇，归辛树左掌已到身前。袁承志这次有了提防，左肩微侧，来掌打空，正是今日学会的“神行百变”身法。

归辛树适才跟他一带一推，已察觉他内劲全是本门混元功，招式可以偷学，内力却须亲传，只这一推之间，便知他确是师父新收的小徒弟。第二招出手如电，眼见一掌便可打到他肩头，生怕打伤了他，师父脸上须不好看，手掌将到时

潜力斜回，只使了三成力，哪知道对方滑溜异常，在间不容发之际竟尔躲开，不觉也是一惊，喝道：“好快的身法！”拳随声落，呼呼数招。他拳法与归二娘一模一样，但功力之纯，收发之速，实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袁承志既惊且佩，心想怪不得二师哥享名如此之盛，他几个徒儿出来，武林中一般好手都对之恭敬异常，原来他手下也当真了得。这时哪里还敢有丝毫怠忽？“神行百变”的身法初学乍练，尚颇生疏，对付归二娘绰绰有余，用来与二师哥过招只怕躲不过他的十拳，于是也展开师门所授绝艺，以破玉拳法招架。

二人拳法相同，诸般变化均是了然于胸，越打越快，意到即收，未沾先止，可说是熟极而流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在华山跟师父拆招，也不过如此。”但与师父拆招，明知并无凶险，二师哥却是拳掌沉重，万万受不得他一招，虽知青青命在顷刻，竟无余暇去瞧她一眼，霎时之间，背上冷汗直淋。他急欲去救青青，出招竭尽全力，更不留情，心想：“青弟若是丧命，就算你是师哥，我也杀了你！”

这边孙仲君见袁承志被师父绊住，心中大喜，剑法更见凌厉。刘培生与梅剑和同时叫道：“师妹不可伤人……”叫声未歇，孙仲君挺剑猛向青青胸口刺到。青青难以闪避，急向后仰，打个滚逃开。孙仲君反剑横削，青青一低头，头巾登被削落，长发四散，下垂披脸。孙仲君见她原来是个女子，一呆之下，挺剑又刺。

忽听得头顶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好狠的女娃子！”树顶一团黑影直扑下来，起脚将她长剑踢飞。孙仲君大吃一惊，退了两步，月光下见那人道装打扮，须眉俱白，挡在青青身

前。她与梅、刘二人不知这老道是谁，归二娘却认得他是师父的好友木桑道人，便即过来见礼。木桑笑道：“别忙行礼，且瞧他哥儿俩练武。”

归二娘回头看丈夫时，只见两条人影夹着呼呼风声，打得激烈异常。归辛树力大招沉，袁承志身手快捷。一个熟嫻本门武功，一个兼收三家之长，当真各擅胜场，难分高下。

袁承志初时挂念青青的安危，甚是焦急，待见木桑道人到来相救，这才全神与师兄拆解，招数中形同拚命的狠辣之劲，却也收了。两人越斗越紧，本门的伏虎掌、劈石拳、破玉拳、混元掌等等上乘功夫全都使上了。袁承志毕竟功力较浅，修习没归辛树之久，斗到近千招时，便渐落下风。

归二娘见丈夫越来越是攻多守少，心中暗喜，但见袁承志本门功夫如此纯熟，也已毫不怀疑他确是师弟，于他拳术造诣之精，也不禁暗暗佩服。

又拆得数十招，袁承志突然拳法一变，身形便如水蛇般游走不定。这是金蛇郎君手创的“金蛇游身拳”，系从水蛇在水中游动的身法中所悟出。不过这套掌法中所有阴毒击敌的招数，袁承志此时都舍弃不用，却加上“神行百变”轻功。但见他倏进倏退，忽东忽西，旁观各人眼都花了。归辛树拳法虽高，却也看不明白他的身法，竟无下手之处，不由得心下焦躁，寻思：“我号称神拳无敌，可是和这个小师弟已拆了一千招以上，兀自奈何他不得。我这个外号，可有点名不副实了。”

袁承志横趋斜行，正自急绕圈子，归辛树忽地跳开，叫道：“且住！”袁承志疾忙站定，说道：“是！”心想：“他打我

不到，双方就算平手。各人顾住面子，也就算了。”

却见归辛树向空中一揖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也来啦。”袁承志吃了一惊，只见一株大树上连续纵下四人，当先一人正是恩师穆人清。

袁承志大喜，抢上拜倒，站起身来时，见师父身后是崔秋山和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，最后一人竟是哑巴。

袁承志忽遇恩师故人，欣喜异常，和哑巴打了几个手势，心想自己终究阅历太浅，只顾与二师哥过招，没留神四下情势，要是树上躲着的不是师父而是敌人，岂不是中了他人的暗算？二师哥却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江湖上的大行家毕竟不同，不由得心中钦佩。

穆人清摸摸袁承志的头顶，微笑道：“你大师哥说了你在浙江衢州的事，做得不错。”随即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少年人为甚么不敬尊长，跟师哥、师嫂动起手来？”袁承志低头道：“是弟子不是，下次决计不敢啦。”走过去向归辛树夫妇连作了两个揖，说道：“小弟向师哥师嫂赔罪。”

归二娘性子直爽，对穆人清道：“师父，你倒不必怪师弟动手，那是我们夫妇逼他的。我们怪他用别派武功，来折辱我们这几个不成器的徒弟。”说着向梅剑和等三人一指。

穆人清道：“说到门户之见，我倒看得很淡。喂，剑和，过来，我问你，你袁师叔跟师兄动手，是他不好。你们三人却怎么又跟师叔过招了？咱们门中的尊卑之分，大家都不管了么？”梅剑和在师祖面前不敢隐瞒，便把闵子华寻仇的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，提到孙仲君断人臂膀之事，只说“跟焦公礼的一名徒弟动了手”，就此轻描淡写的一言带过。他言语中所

着重的，却是袁承志踩断了归二娘赐给孙仲君的长剑。

青青忍不住插口道：“这位飞天魔女孙仲君，好没来由的，一剑就把人家一条臂膀削了下来。那个人只不过奉了师父之命送封信来，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人。袁大哥说，他华山派门人不能滥伤无辜，他既见到了，若是不管，要给师父责罚的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出头管上这桩事。他说无意中得罪了师哥、师嫂，心里难过得很，可又没有法子。”她知道袁承志不擅言辞，一切都代他说了。

穆人清脸如严霜，问道：“真的么？”归氏夫妇不知此事，望着孙仲君。梅剑和低声说道：“孙师妹当时认定他是坏人，是以手下没有容情，而今已很是后悔，请师祖饶恕。”

穆人清大怒，喝道：“咱们华山派最大的戒律是不可滥伤无辜。辛树，你收这徒儿之时，有没教训过她？”

归辛树从来没见过师父气得如此厉害，急忙跪倒，说道：“弟子失于教诲，是弟子不是。请师父息怒，弟子一定好好责罚她。”归二娘、梅、刘、孙四人忙都跟着跪在归辛树之后。穆人清怒气不息，骂袁承志道：“你见了这事，怎么折断了她的剑就算了事？怎么不把她的臂膀也砍下来？咱们不正自己门风，岂不被江湖上的朋友们耻笑？”

袁承志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弟子处置得不对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这女娃儿，”说着向青青一指，对孙仲君道：“又犯了甚么十恶不赦的恶行，你却连使九下狠招杀着，非取她性命不可？你过来。”

孙仲君吓得魂不附体，哪敢过去？伏在地下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徒孙只道她是男人，是个轻薄之徒……”

穆人清怒道：“你削下她帽子，已见到她是女子，却仍下毒手。再说，是男人就可滥杀吗？单凭你‘飞天魔女’这四字外号，就可想见你平素为人。你不过来吗？”归二娘知道师父要将她点成废人，卸去全身武功，只得磕头求道：“师父你老人家请息怒，弟子回去，一定将她重重责打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砍下她的肩膀，明儿抬到焦家去求情赔罪。”归二娘不敢作声。袁承志道：“徒儿已向焦家赔过罪，又答应传授一门武功给那人，因此焦家这边是没事了。”穆人清哼了声，道：“木桑道兄幸亏不是外人，否则真叫他笑死啦。究竟是他聪明，吃了本门中不肖子弟的亏，一生不收徒弟，也免得丢脸呕气。都起来吧！”众人都站了起来。

穆人清向孙仲君一瞪眼，孙仲君吓得又跪了下来。穆人清道：“拿剑过来。”孙仲君心中怦怦乱跳，只得双手捧剑过顶，献了上来。

穆人清抓住剑柄，微微一抖，孙仲君只觉左手一痛，鲜血直流，原来一根小指已被削落。穆人清再将剑一抖，长剑断为两截，喝道：“从今而后，不许你再用剑。”孙仲君忍痛答道：“是。徒孙知错了。”她又羞又惊，流下泪来。

归二娘撕下衣角，给她包裹伤处，低声道：“好啦，师祖不会再罚你啦。”

梅剑和见师祖随手一抖，长剑立断，这才知袁承志接连震断他手中长剑，确是本门功夫，心想原来本门武术如此精妙，我只学得一点儿皮毛，便在外面耀武扬威，想起过去的狂妄傲慢，甚是惶恐惭愧，又怕师祖见责，不禁汗流浹背。

穆人清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却不言语，转头对袁承志道：

“你答允传授人家功夫，可得好好的教。你教甚么呀？”袁承志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弟子未得师父允准，不敢将本门武功妄授别人，只想传他一套独臂刀法。那是弟子无意中学来的杂学。”

穆人清道：“你的杂学也太多了一点呀，刚才见你和你二师哥过招，好似用上了木桑道长的‘神行百变’功夫。有这位棋友一力帮你，二师哥自然是奈何你不得了。”说罢呵呵大笑。木桑道人笑道：“承志，你敢不敢跟你师父撒谎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弟子不敢。”木桑道：“好，我问你，自从离开华山之后，我有没有亲手传授过你武功？听着，我有没亲手传授？”袁承志这才会意，木桑所以要青青转授，原来是怕师父及二师哥见怪，这位道长机灵多智，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，于是答道：“自下华山之后，道长没亲手教过我武功，这次见面，就只下过两盘棋。”又想：“这话虽非谎言，毕竟用意在欺瞒师父，至少是存心取巧。但这时明言，二师哥必定会对道长见怪，待会背着二师哥，须得向师父禀明实情。”

木桑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再跟师兄练过。我以前教过你的武功，一招都不许用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二师哥号称无敌神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弟子本已抵挡不住，只有躲闪避让，正要认输，请二师哥停手，哪知他已见到了师父。一过招，弟子就再没能顾到旁的地方。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。道长既然要你们练，献一下丑又怕怎的？”

袁承志无奈，只得整一下衣襟，走近去向归辛树一揖，道：“请二师哥指教。”归辛树拱手道：“好说。”转头对穆人清道：“我们错了请师父指点。”两人重又放对。

这一番比试，和刚才又不相同。归辛树在木桑道人、师

父、大师兄及众徒弟之前哪能丢脸？只见他攻时迅如雷霆，守时凝若山岳，名家身手，果真不凡。袁承志也是有攻有守，所使的全是师门绝技，拆了一百余招，两人拳法中丝毫不见破绽。

穆人清与木桑在一旁捻须微笑。木桑笑道：“真是明师门中出高徒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看了你这两位贤徒，我老道又有点眼红，后悔当年不好好教几个徒儿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两人又拆了数十招。

归辛树久斗不下，渐渐加重劲力，攻势顿骤。袁承志寻思，打到这时，我该当让他一招了。但归辛树招招厉害异常，只要招架不用全力，立即身受重伤，要让他一招，实是大大的难事，斗到分际，忽想：“听师父刚才语气，对我贪多务得，研习别派杂学，似乎不大赞可。先前我单使本门拳法，数百招后便居劣势，直至用上了木桑道长与金蛇郎君的功夫，才稍微占了一点上风，现下又单使本门武功，仍只能以下风之势打成平手，这岂不是说别派武功胜过本门功夫了？我得以别派武功输了给他。道长不许我用他所传的功夫，我便使金蛇郎君的武功。”当下拳招一变，使的是一套“金蛇擒鹤拳”。

归辛树见招拆招，攻势丝毫不缓。袁承志突然连续四记怪招，归辛树吃了一惊，回拳自保。袁承志缓了一口气，运气于背。归辛树见他后心突然露出空隙，见虚即入，武家本性，当下毫不思索，一掌扑击对方背心。袁承志早已有备，身子向前一扑，跌出四五步，回身说道：“小弟输了。”归辛树一掌打出，便即懊悔，只怕师弟要受重伤，忙抢上去扶，哪知他茫然未觉，甚是惊疑。原来袁承志既已先运气于背，乘

势前扑时再消去了对方大半掌力，又有木桑所赐的金丝背心保护，虽然背上一阵剧痛，却未受伤。

袁承志回过身来，众人见他长衣后心裂成碎片，一阵风过去，衣片随风飞舞。青青极为关心，忙奔过来问道：“不碍事了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放心。”

穆人清向归辛树道：“你功夫确有精进，但这一招使得太狠，你知道么？”归辛树道：“是，袁师弟武功了得，弟子很是佩服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他本门功力是不及你精纯，还差着这么一大截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前些时候曾听人说，你们夫妇纵容徒弟，在外面招摇得很是厉害。我本来想你妻子虽然不大明白事理，你还不是那样的人，但瞧你刚才这样对付自己师弟，哼！”归辛树低下了头，道：“弟子知错了。”木桑道：“比武过招，下手谁也不能容情，反正承志又没受伤，你这老儿还说甚么的？”穆人清这才不言语了。

归辛树夫妇成名已久，隐然是江南武林领袖，这次被师父当众责骂，虽因师恩深重，于师父并无怨怼之意，但对袁承志却更是怀愤。

穆人清道：“闯王今秋要大举起事，你们招集门人，立即着手联络江南武林豪杰，一待闯王义旗南下，便即揭竿响应。”归辛树夫妇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穆人清眼望归辛树，脸色渐转慈和，温言道：“辛树，你莫说我偏爱小徒弟。你年纪虽已不小，在我心中，你仍与当年初上华山时的小徒弟一般无异。”归辛树低下头来，心中一阵温暖，说道：“是，弟子心中也决没说师父偏心。”穆人清道：“你性子向来梗直，三十年来专心练武，旁的事情更是甚么也不愿多想。可是天下的事情，并

非单凭武功高强便可办得了的。遇上了大事，更须细思前因后果，不可轻信人言。”归辛树道：“是，弟子牢牢记住师父的教训。”

穆人清对袁承志道：“你和你这位小朋友动身去北京，打探朝廷动静，但不得打草惊蛇，也不能伤害皇帝和朝中权要，若是访到重大消息，就去陕西报信。”袁承志答应了。

穆人清道：“我今晚要去见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和清凉寺的十力大师。听说十力大师刚接到五台山清凉寺住持法旨，派他接任河南南阳清凉下院的住持，一来向他道喜，二来要跟他商量商量河南武林中的事情。道兄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木桑笑道：“你们是仁人义士，忧国为民，整天忙得马不停蹄。贫道却是闲云野鹤，我想耽搁你小徒弟几天功夫，成么？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反正他答应教人家武功，在南京总得还有几天逗留。你们多下几盘棋吧。你还有多少本事，索性一股脑儿传了他吧。”

木桑却似意兴阑珊，黯难道：“这次下了这几局棋，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得下。”穆人清一愕，道：“道兄何出此言？眼下民怨如沸，闯王大事指日可成。将来四海宴安，天下太平，众百姓安居乐业，咱们无事可为。别说承志，连我也可天天陪你下棋。”

木桑摇头道：“未必，未必！旧劫打完，新劫又生，局中既有白子黑子，这劫就循环不尽。”穆人清笑道：“多日不见，道兄悟道更深。我们俗人，这些玄机可就不懂了。”哈哈一笑，拱手道别。黄真和崔秋山都跟了过去。

那哑巴却站住不动，大打手势，要和袁承志在一起。穆

人清点头允可，笑道：“好吧，你记挂你的小朋友，就跟着他吧。”哑巴大喜，奔过来将袁承志抱起，将他掷向空中，待他落下，伸手接住，那是袁承志幼时他二人在华山常干的玩意。青青吓了一跳，月光下见他脸有喜色，才知他并无恶意。

哑巴跟着从背上包袱中抽出一柄剑来，交给袁承志，正是那柄金蛇剑。原来他上次随袁承志进入山洞插回金蛇剑，此次离山，见穆人清示意要去和袁承志相会，心想山上无人，这把宝剑可别让人偷了去，于是进洞去拔了出来，藏在包袱之中，却连穆人清也不知道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此剑是青弟父亲的遗物，我暂且收着使用，日后我传她金蛇剑法，再将这剑还归给她。”青青拿过剑来观看，想到父亲母亲，心中一阵难过。

袁承志与师父见面又要分手，很是恋恋不舍。穆人清笑道：“你很好，不枉大家教了你一场。”袍袖一拂，已隐没在黑暗之中。归辛树夫妇拱手相送，待师父及大师兄走得不见，向木桑躬身一揖，一言不发，抱了孩子，带领三个徒弟就走。

木桑向袁承志道：“他们对你心中怀恨，这两人功夫非同小可，日后遇上可要小心。”袁承志点点头，无端端得罪了二师兄，心头郁郁，回到焦家，倒头便睡。

第二日刚起身，青青大叫大嚷的进来，捧着个木制的拜盒，笑道：“你猜是甚么？”袁承志兀自提不起兴致，道：“有客人来么？”青青揭开盒盖，满脸笑容，如花盛开。

只见盒中一张大红帖子，写着“愚教弟闵子华拜”几个大字。青青象起帖子，下面是一张房契，一张屋里家具器物的清单。袁承志见闵子华遵守诺言，将宅子送了过来，很是

过意不去，忙换了袍褂过去道谢。哪知闵宅中人已走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两个下人在四处打扫。袁承志一问，说是闵二爷一早就带同家人朋友走了，去甚么地方却不知道。

袁承志和青青取出金蛇郎君遗图与房子对看，见屋中通道房舍虽有不少更动，但大局间架，若合符节。两人大喜，知道这座“魏国公赐第”果然便是图中所指，按着图上藏宝记号寻索，原来是在后花园的一间柴房之中。

这天下午，焦宛儿派了人来帮同打扫布置，还拨了两名婢女服侍青青，其他厨子、门公、花匠、侍仆、更夫、马夫一应俱全，洪胜海便做了总管。袁承志道：“这位焦姑娘年纪轻轻，想得倒真周到。”青青抿嘴笑道：“若能请得到她来这大宅子亲主家务，那就一定周到之极啦！我可……我可……”脸上一红，下面的话可不便说了。袁承志一怔，随即明白，心想她甚么都好，就是小心眼儿，一笑之下，不再接口。

当晚二更过后，袁承志叫了哑巴，二人搬出柴房中柴草，拿了铁锹，挖掘下去。青青仗剑在柴房外把风。挖了半个时辰，只听得铮的一声，铁锹碰到了一块大石，铲去石上泥土，露出一块大石板来。两人合力将石板抬起，下面是个大洞。

青青听得袁承志喜叫，奔进来看。袁承志道：“在这里啦。”取了两捆柴草，点燃了丢在洞里，待秽气驱尽，打手势叫哑巴守外面，与青青循石级走下去，火把光下只见十只大铁箱排成一行。铁箱都用巨锁锁住，钥匙却遍寻不见。

袁承志再取图细看，见藏宝之处左角边画着一条小小金龙，灵机一动，拿起铁锹依着方位挖下去，挖不了几下，便

找到一只铁盒，盒子却没上锁。他记起金蛇郎君的盒中毒箭，用绳缚住盒盖上的铁环，将铁盒放得远远的，用绳拉起盒盖，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移进火把看盒中时，见盒里放着一串钥匙，还有两张纸。

取起上面一纸，见纸上写道：“吾叔之叛，武臣无不降者。魏国公徐辉祖以功臣世勋，忠于社稷，殊可嘉也。内府重宝，仓皇不及携，魏公为朕守之。他日重光宗庙社稷，以此为资。建文四年六月庚申御笔。”

袁承志看了不禁凛然，心想这果然是燕王篡位之时建文帝所遗下的重宝。

原来明朝开国，大将军徐达功居第一。他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布衣之交。朱元璋做了皇帝后，还是称他为“徐兄”。徐达自然不敢再和皇帝称兄道弟，始终恭敬谨慎。

有一天，明太祖和他一起喝酒，饮酒中间，说道：“徐兄功劳很大，还没安居的地方，我的旧邸赐了给你吧。”（《明史·徐达传》原文是：“徐兄功大，未有宁居，可赐以旧邸。”）所谓旧邸，是太祖做吴王时所居的府第，他登极为帝之后，自然另建宫殿了。徐达心想：太祖自吴王而登极，自己若是住到吴王旧邸之中，这个嫌疑可犯得大了。他深知太祖猜忌心极重，当下只是道谢，却说甚么也不肯接受。

太祖决定再试他一试，过了几天，邀了徐达同去旧邸喝酒，不住劝酒，把他灌醉了，命侍从将他抬到卧室之中，放在太祖从前所睡的床上，盖上了被。徐达酒醒之后，一见情形，大为吃惊，急忙下阶，俯伏下拜，连称：“死罪！”侍从

将情形回奏，太祖一听大喜，心想此人忠字当头，全无反意，当即下旨，在旧邸之前另起一座大宅赐他，亲题“大功”两字，作为这宅第所在的坊名。那便是南京“大功坊”和“魏国公赐第”的由来。

据笔记中载称，徐达虽然对皇帝恭顺，太祖还是怕他造反。洪武十八年，徐达背上生疽。据说生背疽之人，吃蒸鹅立死。太祖派人慰问，附赐蒸鹅一只。徐达泪流满面，当着使者把一只蒸鹅吃个干净，当夜就毒发而死。生背疽而吃了蒸鹅，未必便死，但朱元璋赐这蒸鹅，便是赐死，徐达纵然吃了蒸鹅无事，也只好服毒自尽。此事正史不载，不知是否属实。

徐达有四子三女，三个女儿都作太祖儿子的王妃，长女是燕王王妃，后来便是成祖的皇后，次女是代王王妃，三女是安王王妃。燕王起兵造反，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忠于建文帝，带兵力抗燕军。徐达的幼子徐增寿却和姊夫燕王暗中勾结。燕王兵临南京城下，建文帝召徐增寿来质问。徐增寿不答，建文帝亲手挥剑斩了他。

成祖篡位后，徐辉祖搬入了父亲的祠堂居住，不肯朝见。成祖派官吏审问，徐辉祖写了“我父开国功臣，子孙免死”十个大字回报。成祖见了大怒，但他初即帝位，要收拾人心，饶了他不杀。徐辉祖对建文帝忠心耿耿，始终在图谋复辟。他后人世袭魏国公，一直统带守卫南京的部队，直至明亡。明朝南京守备府位尊权重，南京百姓只知“守备府徐公爷”，却不知魏国公，是以袁承志和青青打听不着。

成祖感念徐增寿为己而死，追封他为定国公。因此徐达

的子孙共有魏国公和定国公两个公爵。两位公爵的后裔一居南京，一居北京。徐辉祖得罪了成祖，他子孙不敢再在大功坊的赐第居住，另行迁居。大功坊赐第数度易手，经过二百四十多年，后人再也不明这座旧宅的来历。这中间的经过，袁承志和青青自然不知。

袁承志看第二张纸时，见写的是一首律诗，诗云：

“牢落西南四十秋，萧萧白发已盈头。

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汉无情水自流。

长乐宫中云气散，朝元阁上雨声收。

新蒲细柳年年绿，野老吞声哭未休。”

笔迹与另一信一模一样，只是更见苍劲挺拔。原来此诗是建文帝在闽粤川滇各地漫游四十年后，重还金陵所作。他经历永乐（成祖）、洪熙（仁宗）、宣德（宣宗）、正统（英宗）各朝之后，已是六十余岁，复位之想早已消尽，回来抚视故物，不禁感慨无已，从此飘然出世，不知所终。此中过节，袁承志和青青自然猜想不到。袁承志不懂诗中说些甚么，青青更急欲察看箱中物事，对诗笺随意一瞥，便放在一旁。

袁承志取出钥匙，将铁箱打开，一揭箱盖，只觉耀眼生花，一大箱满满的都是宝玉、珍珠，又开一箱，却是玛瑙、翡翠之属，没一件不是价值巨万的珍物。青青低声惊呼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又惊又喜。抄到底下，却见下半箱叠满了金砖，十箱皆是如此。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宝物是明太祖当年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来，咱们用来干甚么？”青青和他相处日久，明白他心意，

知道只要稍生贪念，不免遭他轻视，便道：“咱们说过，寻到财物，要助闯王谋干大事，自然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”袁承志大喜，握住她手，说道：“青弟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”

袁承志自幼即知父亲尽瘁国事，废寝忘食，非但不贪钱财，连家庭中的天伦之乐、朋友间的交游之娱，也难以得享。当年应松教他读书，曾教过袁崇焕自叙心境的一篇文章，其中说道：“予何人哉？十年以来，父母不得以为子，妻孥不得以为夫，手足不得以为兄弟，交游不得以为朋友。予何人哉？直谓之曰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’可也。”当时年幼，还不能完全体会父亲尽心竭力、守土御敌的精忠果毅，成长后每想到“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”那句话，不由得热血沸腾，早就立志以父为榜样。袁崇焕为人题字，爱写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要留好样与子孙”两句，袁承志所存父亲遗物，也只有这一幅字而已。这时他见到无数金银财宝，所想到的自然是如何学父亲的言行好样，如何将珍宝用于保国卫民。

青青却出身于大盗之家，向来见人逢财便取，管他有主无主，义与不义。何况这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，都是凭她父亲遗图而得，若不是她对袁承志钟情已深，岂肯不据为己有？听袁承志称自己为“知己”，不由得感到一阵甜意，霎时间心头浮起了两句古诗：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有了这许多资财，咱们就可到北京去大干一番事业。明朝皇帝搜刮而来，咱们就用来相助闯王，推倒明朝皇帝。”青青笑道：“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不错。你掉书包的本事可了不起。”

次日下午，袁承志命洪胜海到焦家去把罗立如叫来。他

断臂伤势还很沉重，听得袁承志见招，立即命人相扶，喜气洋洋的到来，见面后便要行拜师之礼。

袁承志坚辞不受，叫他坐着，将一套独臂刀法细细说了给他听。罗立如武功本有根底，袁承志又一招一式的教得甚是仔细，连续教了五天，罗立如已牢牢记住，只待臂伤痊愈了，就可习练。袁承志这套刀法得自《金蛇秘笈》，与江湖上流传的左臂刀法大不相同，招招险，刀刀快，实是厉害不过。罗立如虽断一臂，却换来了一套足以扬名江湖的绝技，可说是因祸得福，心里欢喜不尽。

袁承志了结这件心事后，雇了十多辆大车，预备上道赴京。焦公礼父女及众门徒大摆筵席，殷勤相送。袁承志请焦公礼送信给闵子华，将大功坊宅第仍然交还。焦公礼应承办理。太白三英等汉奸则送交官办。

这日秋高气爽，金风送暑，袁承志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一行人别过木桑道人，将十只铁箱装上大车，向北进发。焦公礼父女及众弟子同过长江，送出三十里外，方才作别。江北一带仍是金龙帮的地盘，焦公礼事先早已派人送讯，每个码头都有人殷勤接送。

行了十多日，来到山东界内。洪胜海道：“相公，这里已不是金龙帮的地界。从今日起，咱们得多留一点儿神啦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有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吗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方今天下盗贼如毛，山东强人尤多。最厉害的是两帮。”青青道：“一帮是你们渤海派了。”洪胜海笑道：“渤海派专做海上买卖，陆上的东西，就算黄金宝贝丢在地下，我们也是不捡的。”青青笑道：“原来贵派不算，那么是哪两帮？”洪胜海道：“一帮

是沧州千柳庄褚红柳褚大爷的手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也曾听师父说起过褚红柳以朱砂掌驰名江湖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是。另一帮在恶虎沟开山立柜，大当家阴阳扇沙通天武功了得，手下人多势众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咱们以后小心在意，每晚一人轮流守夜。”

走了两日，正当中午，迎面鸾铃响处，两匹快马疾奔而来，从众人身旁擦过。洪胜海说道：“那话儿来啦。”他想袁承志武功极高，自己也非庸手，几个毛贼也不放在心上。过不是一个时辰，那两乘马果然从后赶了上来，在骡车队两旁掠了过去。青青只是冷笑。洪胜海道：“不出十里，前面必有强人拦路。”哪知走了十多里地，竟然太平无事。当晚在双石舖宿歇。洪胜海啧啧称奇，道：“难道我这老江湖走了眼了。”

次日又行，走不出五里，只见后面四骑马远远跟着。洪胜海道：“是了，他们昨儿人手还没调齐，今日必有事故。”中午打过尖后，又有两骑马趟下来看相摸底。洪胜海道：“这倒奇了，道上看风踩盘子，从来没这么多人的。”行半日，又见两乘马掠过骡队。

洪胜海皱眉思索，忽道：“是了。”对袁承志道：“相公，咱们今晚得赶上一个大市镇投宿才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跟着咱们的，不止一个山寨的人马。”青青道：“是么？有几家寨主看中了这批货色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要是每一家派了两个人，那么前前后后已有五家。”青青笑道：“那倒热闹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他们又怎知咱们携了金银财宝？倘若咱们这十只铁箱中装满了沙子石头，这五家大寨主岂不是白辛苦一场？”青青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在行了。大车中装了金

银，车轮印痕、行车声响、扬起的尘土等等都不相同。别说十只大铁箱易看得很，便是你小慧妹妹的二千两黄金，当日也给我这小强人看了出来。常言道得好：‘隔行如隔山。’你自然不懂的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洪胜海心想：“小姐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，难道从前也是干我们这一行的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又是两乘马从车队旁掠过，青青冷笑道：“想动手却又不敢，骑了马跑来跑去，就是瞎起忙头。这般脓包，人再多也没用！”洪胜海正色道：“小姐，好汉敌不过人多。咱们虽然不怕，但箱笼物件这么多，要一无错失，倒也得费一番心力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咱们今晚就在前面的石胶镇住店，少走几十里吧。”

到了石胶镇上，拣了一家大店住下。袁承志吩咐把十只铁箱都搬在自己房中，与哑巴两人合睡一房。刚放好铁箱，只见两条大汉走进店来，向袁承志望了一眼，对店伙说要住店。店伙招呼两人入内，前脚接后脚，又有两名粗豪汉子进来。

袁承志暗暗点头，心下盘算已定，晚饭过后，各人回房睡觉。

睡到半夜，只听得屋顶微微响动，知道盗伙到了。他起身点亮了蜡烛，打开铁箱，取出一把把明珠、宝石、翡翠、玛瑙，在灯下把玩。奇珍异宝在灯下灿然生光，只见窗棂之边、门缝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只贪婪的眼睛在向里窥探。

洪胜海听得声音，放心不下，过来察看，他一走近，十余名探子俱各隐身。洪胜海微微冷笑，在袁承志房门上轻敲数下。袁承志道：“进来吧！”

洪胜海一推门，房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竟没关上。他一进房，只见桌上珠光宝气，耀眼生辉，不觉呆了，走近看时，但见有指头大小的浑圆珍珠，有两尺来长的朱红珊瑚，有晶莹碧绿的大块祖母绿，此外猫儿眼、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紫玉，没一件不是无价之宝。

洪胜海本不知十只铁箱中所藏何物，只道都是金银，这才引起群盗的贪心，哪知竟有如许珍品。他在江湖多年，见多识广，但这么多、这么贵重的宝物却从未见过，袁相公却从何处得来，倒真令人不解了。他走到袁承志身边，低声道：“相公，我来收起了好么？外面有人偷看。”袁承志也低声道：“正要让他们瞧瞧。反正是这么一回事。”拿起一串珍珠，大声问道：“这串珠子拿到京里，你瞧卖得多少银子？”

洪胜海道：“三百两银子一颗，那是再也不能少了。这里共是二十四颗，少说也值得一万五千两银子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怎么是一万五千两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单是这么大、这么圆、这么光洁的一颗珠子，已经十分少见，难得的是二十四颗竟一般大小，全无瑕疵。一颗值三百两银子，那么二十四颗至少值得一万五千两。”

这番话只把房外群盗听得心痒难搔，恨不得立时跳进去抢了过来。只是上面头领有令，看中这批货的山寨太多，大伙要商量好了再动，免伤同道和气，谁也不许先行下手。眼见袁承志向洪胜海摆摆手，笑着睡了，烛火不熄，珠宝也不收拾，摊满了一桌，只把群盗引得面红耳赤，不住干咽唾涎。

袁承志自发觉群盗大集，意欲劫夺，一路上便在盘算应付之策，正如洪胜海所说：“好汉敌不过人多。箱笼物件这么

许多，要一无错夫，倒也得费一番心力。”自然而然的便想：“要是金蛇郎君遇上这件事，他便如何对付？”跟着想到：金蛇郎君为温氏五老及崆峒派诸人所擒，以宝藏巨利引得双方互相争夺，温氏五老出手杀了所邀来的崆峒派朋友，他由此而乘机逃脱；又想到：那晚石梁派的张春九和江秃头偷袭华山，见到有毒的假秘笈，连师兄弟也都杀了；龙游帮和青青为了争夺闯王黄金而相争斗。足见大利所在，见利忘义之人非互相残杀不可。“群盗人多，若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人便少了。”想明白了此节之后，便在客店中故意展示宝物，料想财宝越是众多，群盗自相斫杀起来便越加的激烈。

又行了两日，已过济南府地界，掇着车队的盗寇愈来愈多。洪胜海本来有恃无恐，但见群盗迟迟不动手，不知安排下甚么奸谋，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，力劝袁承志改步海道，说自己海上朋友很多，坐船到天津起岸，再去北京，虽然要绕个大弯，多费时日，但保险不出乱子。袁承志笑道：“我本要用这批珠宝来结交天下英雄好汉，就是散尽了也不打紧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咱们讲究的是仁义为先。”洪胜海听他如此说，也就不便再劝。

这天到了禹城，投了客店。青青便邀袁承志出去玩耍。但袁承志心想此刻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这批珍宝，只要稍一托大，立即出事，便跟她说明原由，要她独自去玩，自己与哑巴、洪胜海留在店中看守。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青青喜孜孜的回来，手里提着两只小竹笼，笼里各放着一只促织，啾啾的叫个不停。她把一只送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四文钱一只，你夜里挂在帐子里，才教

好听呢！”袁承志笑着接过，笑问：“你在街上遇到谁了？”青青一愣，道：“没有呀？”袁承志笑道：“背上怎么给人做了记号啦？”

青青忙奔回自己房里，脱下外衣一看，果见后心画着个白粉圈，想是买促织时高兴得忘了别的，画圈之人又很机灵，竟没发觉。

她又羞又恼，回来对袁承志道：“快去给我把那人抓来，打他一顿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却到哪里找去？”青青道：“你也去街上逛逛，假装傻里傻气的不留神……”袁承志笑道：“就像你刚才那副模样，自然有人来背上画圈了，是不是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对啦，快去。”袁承志拗她不过，只得嘱咐她与洪胜海小心在意，独自出店。

那禹城是个热闹所在，虽将入夜，做买卖的、赶车的、挑担子的还是来去不绝。袁承志一出店房，行不数步，便察觉身后有人暗中跟随，心想：“好哇，你们越来越猖狂啦，不但钉住了货色，还瞧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可是在青弟后心画个白粉圈，又是甚么用意？岂非打草惊蛇，让我们有了提防？”当下不动声色，径往人多处行去，后面那人果然跟来。

袁承志走到一家铁铺面前，观看铁匠铸刀，等那人走到临近，突然反手伸出，扣住了他手腕脉门。那人麻了半边身子，被袁承志轻轻一拉，身不由主的跟他走入了一条小巷。

袁承志问道：“你是谁的手下？”那人早已痛得满头大汗，给袁承志手上微一用劲，更是难当，忙道：“相公快放手，别捏断了我骨头。”袁承志笑道：“你不说，我连你头颈骨也扭断了。”左手伸出，在他颈里一摸。那人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

小人叫做黄二毛子，是恶虎沟沙寨主的手下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想在我背上画个圈，是不是？”黄二毛子道：“是沙寨主吩咐小人画的，下……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干么要画个圈？”黄二毛子道：“沙寨主说，这是我们恶虎沟的货色，先做上记号，叫别家不可动手。”

袁承志又好笑，又好气，问道：“沙寨主呢？他在哪里？”黄二毛子东张西望的不敢说。袁承志指力稍重，黄二毛子腕骨登时格格作响，生怕给捏断了，忙道：“沙寨主叫小人……叫小人今晚到城外三光寺去会齐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好，你带路。”

黄二毛子不敢不依，领着他来到三光寺。这时天色尚早，庙中无人。袁承志见那庙甚为破败，也不见庙祝和尚，前前后后查了一遍，将黄二毛子点了哑穴，掷在神龛之中。等了一会，听得庙外传来说话之声。

袁承志闪身躲在佛像之后，只听得数十人走进庙来，在大殿中间团团坐下。一个尖细的声音说道：“严老四、严老五，你哥儿俩带领四名弟兄四下望风，屋上也派两人。”那两人应声出去，不久便听得屋上有脚步之声。袁承志暗笑：“饶你仔细，我却已先在这里恭候了。”过得一阵，庙外又陆续进来多人，大家闹哄哄的称兄道弟，客气了一阵。袁承志听众人称呼，原来是山东八大山寨的寨主在此聚会，倒也不敢大意，当下屏息静听。

只听那声音尖细的人说道：“这笔货色已探得明白，确是非同小可。押运的是两个雏儿。保镖的名叫洪胜海，是渤海派的，听说手下还硬。可是他单枪匹马，走这趟大镖。当真狂妄自大之至。”群盗都轰笑起来。另一人道：“怎么取镖，不

劳大伙儿费心，还不是手到货来，开张发财？但怎么分红，大伙儿可先得商量好，别要坏了道上的义气。”那沙寨主道：“小弟邀请各位兄长到这里聚会，就是为此。”

一个声音粗豪的人说道：“这笔货是我们第一个看上的。我说嘛，货色十股均分。恶虎沟占两份，我们杀豹岗占两份，其余的一家一份。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好哇，你们已把别人的财宝，当作了自己囊中之物。聚在这里，原来是为分赃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你杀豹岗凭甚么分两份？我说是八家平分。”群盗登时喧声大作，纷争不已。袁承志暗暗喜欢：“向来只有分赃不匀，这才打架。你们赃物还没到手，却已先分不匀了，不妨就在这里拚个你死我活。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这次咱们合伙做买卖，可不能伤了绿林中的义气。大伙儿总要公公道道。恶虎沟有几千兄弟，杀豹岗和乱石寨都只有三百来人，难道拿同样的份儿？我说嘛，这桩买卖，当然请沙寨主领头，他老人家多得十万两银子的珠宝。杀豹岗最先看上这票货色，他杀豹岗多得一万两。余下的平分九份，恶虎沟拿两份，余下七寨各拿一份。”群盗一来不敢跟恶虎沟相争，二来也觉此言有理，便都赞同了。沙寨主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明儿就动手。咱们在张庄开扒，大伙儿率领兄弟去张庄吧！”众人轰然答应，纷纷出庙。

袁承志见他们倒分得公道，自己定下的计策似乎不管事，不免多了层忧心。寻思：“我想得到的事，这些老奸巨滑的强盗当然早想到了。青弟从前是他们的行家，她的主意定然比我的在行。”当下也不理会那黄二毛子，径自回店，把探听到的消息对青青说了，问她道：“盗贼势大，打不完，杀不尽，

那怎么办？”

青青道：“事到临头之时，咱们先沉住气，待得认出了盗魁，你一下子把他抓住，小喽罗们就不敢动了。”袁承志大喜，笑道：“擒贼先擒王，这主意最好。”

次日上路，一路上群盗哨探来去不绝，明目张胆，全不把袁承志等放在眼里。洪胜海道：“相公，瞧这神气，过不了今天啦。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只管照料车队，别让骡子受惊乱跑。强人由我们三人对付。”洪胜海应了。袁承志打手势告诉哑巴，叫他看自己手势才动手，专管捉人。哑巴点头答应。

行到申牌时分，将到张庄，眼前黑压压一大片树林，忽听得头顶呜呜声响，几只响箭射过，铙声响处，林中钻出数百名大汉，一个个都是青布包头，黑衣黑裤，手执兵刃，默不作声的拦在当路。众车夫早知情形不对，拉住牲口，抱头往地下一蹲。这是行脚的规矩，只要不乱逃乱闯，劫道的强人不伤车夫。又听得唢哨连连，蹄声杂沓，林中斜刺里冲出数十骑马来，挡在车队之后，拦住了退路，也都是肃静无哗。

袁承志昨天在三光庙中没见到群盗面目，这时仔细打量，只见前面八人一字排开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脸汉子越众而出，手中不拿兵刃，只摇着一柄折扇，细声细气的道：“袁相公请了！”袁承志一听声音，就知他是恶虎沟的沙寨主，见他脚步凝重，心想这人果然武功不弱，手持铁骨折扇，多半擅于打穴，当下一拱手道：“沙寨主请了。”

沙寨主一惊，寻思：“他怎知我姓沙？”说道：“袁相公远来辛苦。”

袁承志见他脸上神色，心想：“他一路派人跟踪，自然早打听到了我姓袁。但我叫他沙寨主，只怕他大惑不解了。索性给他装蒜。”说道：“沙寨主你也辛苦。兄弟赶道倒没甚么，就是行李太笨重，带着讨厌。”

沙寨主笑道：“袁相公上京是去赶考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非也！小弟读书不成，考来考去，始终落第，只好去纳捐行贿，活动个功名，因此肚里墨水不多，手边财物不少，哈哈，惭愧啊惭愧。”沙寨主笑道：“阁下倒很爽直，没有读书人的酸气。”

袁承志笑道：“昨天有位朋友跟我说，今儿有一位姓沙的沙寨主在道上等候，可须小心在意。还有杀豹岗、乱石寨等等，一共有八家寨主。兄弟欢喜得紧，心想这一来可挺热闹了。我一路之上没敢疏忽，老是东张西望的等候沙寨主，就怕错过了，哪知果然在此相遇。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瞧阁下这副打扮，莫不是也上京么？咱们结伴而行如何？一路上谈谈讲讲，饮酒玩乐，倒是颇不寂寞。”沙寨主心中一乐，暗想原来这人是书呆子，笑道：“袁相公在家纳福，岂不是好，何必出门奔波？要知江湖上险恶得很呢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在家时会听人说道，江湖上有甚么骗子痞棍，强盗恶贼，哪知走了上千里路，一个也没遇着。想来多半是欺人之谈，当不是真的。这许多朋友们排在这里干甚么？大伙儿玩操兵么？倒也有趣。”

那七家寨主听袁承志半痴半呆的唠叨不休，早已忍耐不住，不停向沙寨主打眼色，要他快下令动手。沙寨主笑容忽敛，长啸一声，扇子倏地张开。只见白扇上画着一个黑色骷

骷髅，骷髅口中横咬一柄刀子，模样十分可怖。

青青见了不觉心惊，轻声低呼。袁承志虽然艺高胆大，却也感到一阵阴森森的寒气。沙寨主磔磔怪笑，扇子一招，数百名盗寇齐向骡队扑来。

袁承志正要纵身出去擒拿沙寨主，忽听得林中传出一阵口吹竹叶的尖厉哨声。沙寨主一听，脸色陡变，扇子又是一挥，群盗登时停步。

只见林中驰出两乘马来，当先一人是个须眉皆白的老者，后面跟着一个垂髫青衣少女，一瞥之间，但见容色绝丽。两个来到沙寨主与袁承志之间，勒住了马。

沙寨主瞪眼道：“这里是山东地界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谁说不是啊！”沙寨主道：“咱们当年在泰山大会，怎么说来着？”老者道：“我们青竹帮不来山东做案，你们也别去北直隶动手。”沙寨主道：“照呀！今日甚么好风把程老爷子吹来啦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听说有一批货色要上北直隶来，东西好像不少，因此我们先来瞧瞧货样成色。”沙寨主变色道：“等货色到了程老爷子境内，你老再瞧不迟吧？”那老者呵呵笑道：“怎么不迟？那时货色早到了恶虎沟你老弟寨里，老头儿怎么还好意思前来探头探脑？那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吗？”

袁承志和青青、洪胜海三人对望了一跟，心想原来河北大盗也得到了消息，要来分一杯羹，且瞧他们怎么打交道。

只听山东群盗纷纷起哄，七嘴八舌的大叫：“程青竹，你蛮不讲理！”“他妈的，你若讲义气，就不该到山东地界来。”“你不守道上规矩，不要脸！”

那老者程青竹道：“大伙儿乱七八糟的说些甚么？老头儿

年纪大了，耳朵不灵，听不清楚。山东道上的列位朋友们，都在赞我老头儿义薄云天吗？”

沙寨主折扇一挥，群盗住口。沙寨主道：“咱们有约在先，程老爷子怎么又来反悔？无信无义，岂不是见笑于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？”

程青竹不答话，问身旁少女道：“阿九啊，我在家里跟你说甚么了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老人家说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到山东逛逛，乘便就瞧瞧货样。”

青青听她吐语如珠，声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，动听之极，向她细望了几眼，见她神态天真，双颊晕红，年纪虽幼，却是容色清丽，气度高雅，当真比画儿里摘下来的人还要好看，想不到盗伙之中，竟会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极无俦的人品。青青向来自负美貌，相形之下，自觉颇有不如，忍不住向袁承志斜瞥一眼。

程青竹笑道：“咱们说过要伸手做案没有？”阿九道：“没有啊。你老人家说，咱们跟山东的朋友们说好了的，山东境内，就是有金山银山堆在面前，青竹帮也不能拿一个大钱，这叫做言而有信。”

程青竹转头对沙寨主道：“老弟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几时说过要在山东地界做案哪？”

沙寨主绷紧的脸登时松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，这才够义气。程老爷子远道而来，待会也分一份。”

程青竹不理他，又向阿九道：“阿九啊，咱们在家又说甚么来着？”阿九道：“你老人家说货色不少，路上若是失落了甚么，咱们可吃亏不起，要是让人家顺手牵了羊去，咱们的

脸就丢大了。”程青竹道：“嗯，要是人家不给面子，定要拿呢？”阿九道：“你老人家说，咱们在北直隶黑道上发财，到了山东，转行做做保镖的，倒也新鲜。倘若有人要动手，咱们无可奈何，给人家逼上梁山，也只好出手保护了。”

程青竹笑道：“年轻人记性真不坏，我记得确是这么说过的。”转头对沙寨主道：“老弟可明白了吧？我们不能在山东做案，哪一点儿也没错，可是青竹帮要转行干保镖的。泰山大会中，我可没答应不走镖啊。”

沙寨主铁青了脸，道：“你不许我们动手，等货色进了北直隶地界，自己便来伸手，是不是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是啊！泰山大会上的约定，总是要守的，一回到北直隶，我们本乡本土，做惯了强人，不好意思再干镖行，阻了老乡们的财路。”

群盗听他一番强辞夺理、转弯抹角的说话，说穿了还不是想抢夺珍宝，无不大怒，欺他两人一个老翁，一个幼女，当场就要一拥而前，乱刀分尸。

阿九将手中两片竹叶放到唇边，嘘溜溜的一吹，林中突然拥出数百名大汉，衣服各色，头上却都插着一截五寸来长、带着竹叶的青竹。

沙寨主一惊：“原来这老儿早有布置。他这许多人马来到山东，我们的哨探全是脓包，竟没探到一点消息。”折扇一挥，七家寨主连同恶虎沟谭二寨主率领八寨人马，列成阵势，眼见就是一场群殴恶斗。人数是山东群盗居多，但青竹帮有备而来，挑选的都是精壮汉子，争斗起来也未必处于下风。

袁承志和青青相视而嘻。青青低声笑道：“东西还没到手，自伙里先争了起来，真是好笑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来个渔翁

得利，倒也不坏。”只见山东群盗预备群殴，却留下数十人监视车队，以防乘乱逃走。

袁承志向洪胜海招招手，待他走近，问道：“那青竹帮是甚么路道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北直隶地界全是青竹帮的势力，那老头程青竹就是帮主。别瞧他又瘦又老，功夫可着实厉害。”青青道：“那女孩子呢？是他孙女儿么？”洪胜海道：“听说程青竹脾气怪得厉害，一生没娶妻，该没孙女儿。难道是干孙女儿？”青青点点头不言语了，见阿九神色自若，并无惧怕之色，心想她大概也会武功，且看双方谁胜谁败。

这时只听得青竹帮里竹哨连吹，数百人列成四队。程青竹和阿九勒马回阵，站在四队之前，手中仍是不拿兵刃。

眼见双方剑拔弩张，已成一触即发之势。忽听南方来路上鸾铃响动，三骑马急驰而来。当先一人高声大叫：“大家是好朋友，瞧着兄弟的面子，可别动手！”袁承志心想：“和事佬来了，可有些不妙。”只见三骑马越奔越近，当先一人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，身穿团花锦缎长袍，拿着一支粗大烟管，面圆圆的似乎是个土财主。后面跟着两名粗壮大汉。

那胖子驰到两队人马中间，烟管一摆，朗声笑道：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有甚么话不好说的，却在这里动刀动枪，不怕江湖上朋友们笑话么？”沙寨主道：“褚庄主，你倒来评评这个理看。”当下把青竹帮要越界做案的事简略说了。程青竹只是冷笑，并不插嘴。

洪胜海对袁承志道：“相公，那沙寨主沙天广绰号阴阳扇，和这褚庄主褚红柳，是山东省内的两霸。”青青道：“喂，早先你说的就是这两个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他又是甚么庄主？”

洪胜海道：“沙天广开山立柜，在线上开扒。那褚红柳却安安稳稳的做员外，造了一座庄子，前前后后共有千来株柳树，称为千柳庄。其实他是个独脚大盗，出来做买卖常常独来独往，最多只带两三个帮手。”青青心道：“原来这人跟我石梁五个公公是同行，做的是一路生意。小妹从前也是你的行家，谅来你这大胖子就不知道了。”

只听褚红柳道：“程大哥，这件事说来是老哥的不对了。当年泰山大会，承各位瞧得起，也邀兄弟与会。大家说定不能越界做案呀！”程青竹道：“我们又不是来做案，青竹帮不过玩玩票，改行走一趟镖。大明朝的王法，可没不许人走镖这一条啊。褚老哥，你讯息也真灵通，哪里有油水，你的烟袋儿就伸到了那里来。”

褚红柳呵呵大笑，向身后两名汉子一指道：“这两位是淮阴双杰，前几天巴巴的赶到我庄上来，说有一份财喜要奉送给我。兄弟身子胖了，又怕热，本来懒得动，可是他哥儿俩十分热心，兄弟却不过好意，只得出来瞧瞧。哪知遇上了各位都在这里，真是热闹得紧。”

袁承志和青青对望了一眼，心中都道：“好哇，又多了三只夜猫子。”

沙天广心想：“这姓褚的武功高强，咱们破着分一份给他，不如跟他联手，一起对付青竹帮。”说道：“褚庄主是山东地上的人，要分一份，我们没得说的。可是别省的人横来插手，这次让了，下次山东的兄弟还有饭吃么？”褚红柳道：“程大哥怎么说？”

程青竹道：“我们难得走一趟镖，沙寨主一定不给面子，

那有甚么法子？大家爽爽快快，刀枪上见输赢吧。”褚红柳转头道：“沙老弟你说呢？”沙天广道：“咱们山东好汉，不能让人家上门欺侮。”这话明明是把褚红柳给拉扯在一起了。

程青竹道：“咱们大伙齐上呢，还是一对一的较量？沙寨主划下道来，在下无不从命。”沙天广阴阳扇倏地张开，嘿嘿连声，问褚红柳道：“褚庄主你怎么说？”

褚红柳自得淮阴双杰报信，本想独吞珍宝，但得讯较迟，已然慢了一步，他人手单薄，这时只想厚厚的分得一份。他知青竹帮中好手不少，帮主程青竹享名多年，决非庸手，也不愿开罪于他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比划一下是免不了的啦。群殴多伤人命，大家本来无冤无仇，又何必伤了和气？让兄弟出个主意怎样？”程青竹和沙天广齐声道：“褚庄主请说。”

褚红柳提起烟袋，向十辆大车一指，说道：“这里有十口箱子。咱们山东北直隶各派十个人，一共比试十场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害人命。胜一场，取一口箱子，最是公平不过。咱们就算闲着无事，练练武功，印证观摩。得到箱子，那是彩头。得不着，反正不是自己东西，也不伤脾胃。两位瞧着怎样？”

程青竹觉得此法甚佳，首先叫好。沙寨主心中对程青竹颇为忌憚，瞧了他青竹帮有备而来的声势，部勒严整，远胜于山东群盗的乌合之众，若是决战，实无必胜把握，又想：“我叫每寨派人上阵，胜了是他们本事，那本是要分给他们的，败了也跟本寨无关。我和谭老二出阵，那是决不会败的，总可夺到两箱。另一箱让褚庄主自己去取。”当下也答允了。

双方收队商量人选。褚红柳命人在铁箱上用黄土写上了

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大大号码。袁承志和青青由得群盗胡搞，毫不理会。程青竹见两人并无畏惧之色，倒有些奇怪，不由得向他们望了几眼。群盗围成了一个大圈子，褚红柳在中间作公证。

第一阵山东群盗先派人出阵，双方比拳。两人都身材粗壮，膂力甚大，砰砰蓬蓬的打了好一阵。北直隶那人一不小心，脚下被对方一勾，扑地倒了，站起身来待要再打，褚红柳摇手止住，在“甲”字号的铁箱上写了个“鲁”字。山东胜了第一阵，群盗欢声雷动。

第二阵北直隶派人出来。沙天广识得他是铁沙掌好手，但己方谭二寨主还胜他一筹，心想机不可失，忙叫谭二寨主上阵。两人掌法家数相差不远，谭二寨主功力较深，拆了数十招，一掌打在对方臂上，那人臂膀再也举不起来，山东又胜了一阵。

山东群盗正自得意，哪知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四阵全输了，四只铁箱上部写了一个“直”字。第七阵比兵刃，杀豹岗寨主提了一柄泼风九环刀上阵，威风凛凛，果然一战成功，把对方的手臂砍伤了。

褚红柳心想眼前只剩下三只铁箱，再不出马，给双方分完了，自己岂非落空？第八阵由青竹帮派人先出，自己便作为鲁方人马出战，拿到一只铁箱再说，于是对沙天广道：“沙老弟，对方越来越厉害了，下一阵我给你接了吧。”沙天广知他绝不能空手而归，就道：“全仗褚庄主给咱们山东争面子。”只见对方队中出来一人，褚红柳不觉一呆。

原来出来的竟是那少女阿九，她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手里也没兵刃，只握着两根细细的竹杆。褚红柳心想我是武林大豪，岂能自失身分，去跟这小姑娘厮拚，本已跨出数步，当下又退了回来，对沙天广道：“老弟，你另外派人吧。下一阵我接。”沙天广知他不愿与这女孩儿交手，那是胜之不武，高声叫道：“哪一位兄弟兴致好，陪这小妞耍耍。”

群盗中窜出一人，身高膀阔，面皮白净，手提一对判官笔，正是山东八寨中黄石坡寨主秦栋。这人风流自赏，见那少女美貌绝伦，虽然年幼，但艳丽异常，不禁心痒难搔，听得沙天广叫唤，忙应声而出。沙天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些人中，也只有你老弟配得上。”

秦栋故意卖弄，陡然跃起，轻飘飘的落在阿九面前，他本想炫耀一下轻功，再交代几句场面话，哪知足刚着地，突见青影一晃，一根青竹杆已刺向胸口要穴，杆来如风，迅捷之极。秦栋使判官笔，自然熟悉穴道，这一下大吃一惊，左笔一架，眼见对方左手竹杆又到，百忙中一个打滚，这才避开，但已满头灰土，一身冷汗。山东群盗见阿九小小年纪，武功竟如此了得，都感惊诧。袁承志和青青也大出意外，互相对望了几眼。

只见阿九手中竹杆使的是双枪枪法，竹杆性柔，盘打挑点之中，又含着软鞭与大杆子的招数，百忙中还找敌人穴道。秦栋心想连一个小小女娃子也拾夺不下，哪里还能在山东道上立足？心中焦躁，判官双笔愈使愈紧。阿九突然左手杆在地下一撑，身子飞起，右手竹杆在地下一撑，又再跃起，左手杆居高临下，俯击敌人。秦栋不知如何抵御，不住倒退，一

个疏神，被阿九一杆点在“肩贞穴”上，左臂一麻，判官笔落地，满脸通红，败了下去。

阿九正要退下，褚红柳大踏步出来，叫道：“姑娘神技，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待我领教几招如何？”阿九笑道：“我正玩得还没够，褚伯伯肯赐教，那是再好没有。褚伯伯使甚么兵刃？”褚红柳笑道：“大人跟小孩儿玩耍，还能用兵刃吗？就是空手接着。”

原来他在一旁观战，心想这小女孩儿已如此厉害，下面两阵，对方一定更有高手，夜长梦多，不如拦住她打一阵，先赢一只铁箱再说。青竹帮众人觉得阿九连斗两阵，未免辛苦，早有三入跃出，均要接替。阿九年少好胜，说道：“我已答应褚伯伯啦。”那三人只得退下。

程青竹向阿九招招手，阿九纵身过去。程青竹在她耳边嘱咐了几句。阿九点头答应，回进场子，弯了弯腰行个礼，双杆飞动，护住全身，却不进击。

褚红柳脚步迟缓，一步一步的走近，突然左掌打出，攻她右肩。阿九双杆一撑，飞身避开，手回杆出，右杆方发，左杆随至，攻势犹如狂风骤雨，一片青影中一杆已戳进褚红柳肩胛骨下。青竹帮帮众齐声喝采。褚红柳却浑若不觉，脸上的朱砂之色直红到脖子里，仍是一步一步的攻将过去。阿九身手轻灵，飘荡来去，只要稍有空隙，便是一阵急攻。褚红柳身子粗壮，只是护住要穴，四肢与肩背受了几杆，竟漫不在意。

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这人年纪一大把，却去欺侮小姑娘。瞧着，这就要下毒手啦。”青青急道：“我去救她。”袁承志笑

道：“两个都是要夺咱们财物的，救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这小姑娘怪讨人喜欢的，救了再说。大哥，你出手吧。”袁承志一笑，点点头。

场中两人越打越是激烈。褚红柳通红的脸上似乎要滴出血来，再过一阵，手臂上也慢慢红了。袁承志道：“等他手掌一红，那小姑娘就要糟了。”

这时褚红柳身上又连中数杆，他一言不发，一掌一掌的缓缓发出，又稳又狠。阿九渐觉不妙，被对方掌风逼得娇喘连连，身法已不如先前迅捷。

程青竹叫道：“阿九，回来。褚伯伯赢了。”阿九转身要退，褚红柳却不让她走了，喝道：“戳了我这许多杆，还想走吗？”出手虽慢，阿九却总是脱不出他掌风的笼罩之下。

眼见他手掌越来越红，程青竹从部属手中接过两条竹杆，纵身而前，在褚红柳和阿九之间虚刺过去，从中一隔，叫道：“胜负已分。褚兄说过点到为止，还请掌下留情。”

沙天广叫道：“两个打一个吗？”提起铁扇，欺身而进，径点程青竹的穴道。

程青竹挥杆格开。褚红柳冷笑道：“点到为止，固然不错，嘿嘿，可是还没点到呢。”加紧催动掌力。程青竹想救阿九，但被沙天广缠住了无法分身，只得凝神接战。阿九满头大汗，左右支撑，眼见便要伤于褚红柳掌底。

袁承志忽然大叫：“啊哟，啊哟，不得了。救命呀，救命呀！”骑着马直冲进场中。

程青竹与沙天广倏地往两旁跳开。只见袁承志在马上摇来晃去，双手抱住马颈，忽然翻到了马肚之下，跟着又翻了

上来，双脚乱撑，狼狈之极。那马直冲向阿九身旁，在她和褚红柳之间站定了。袁承志气喘喘的爬下马来，一个踉跄，又险险跌倒，大叫：“危乎险哉，真是死里逃生。畜生，畜生，你这不是要了大爷的命么？”这么一阻，阿九暗叫惭愧，抹了抹额头汗水，收杆退回。褚红柳心中虽然不甘，可也不敢追入对方队伍之中。

程青竹道：“沙寨主，老夫还要领教你的阴阳宝扇。”沙天广道：“正是，最后这一箱，便由咱俩来决胜负吧。”两人刚才交手十余招，未分高下，二次交锋，各不容情，齐下杀手。程青竹双杆甚长，招术精奇，沙天广一柄铁扇始终欺不近身。

这时红日西斜，归鸦声喧，一阵阵在空中飞过。再战数十招，沙天广渐落下风，脚步已见虚浮。褚红柳叫道：“双方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败。这一箱平分了吧。”程青竹一声长笑，竹杆着地横扫。沙天广忙跃起闪避。程青竹双手急收急发，连戳数杆。沙天广身子凌空，难以闪避，左腿窝里六杆早着，落下来站立不稳，扑地倒了。程青竹拱手道：“承让！”收杆回头。

沙天广一咬牙，一按扇上机括，向程青竹背后扇去，五枚钢钉疾射而出。程青竹待得听到风声，已然不及避让，五枚钢钉一齐打在背心，只觉一阵酸麻，知道不妙，迸住气一言不发，纵身跃近，两杆疾出，点中了沙天广小腹。这两下含愤而发，使足了劲力，沙天广登时晕了过去。

山东群盗各挺兵刃扑上相救，尚未奔近，程青竹也已支持不住，仰天一交摔倒，五枚钢钉在地下一碰，又刺进了一

截。阿九急奔上前扶回。

青竹帮帮众见帮主生死不明，无不大愤，四队人马一齐扑上，与山东群盗混战起来。这时已非比武，片刻间各有死伤，鲜血四溅。

褚红柳抓住恶虎沟谭二寨主的手臂，叫道：“快命弟兄们停手。”谭二寨主拿出号角，嘟嘟嘟的一吹，山东群盗退了下来。那边竹哨声响，青竹帮人众也各后退。原来阿九见程青竹醒转，知道混战不是了局，见对方收队，也就乘机约束帮众。

褚红柳站在双方之间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家别伤了和气，咱们把铁箱分了，这层过节慢慢再算。”谭二寨主道：“最后一箱是我们的。”青竹帮的人叫道：“要不要脸哪？输了施暗算，还逞甚么好汉？”双方汹汹叫骂，又要动手。

褚红柳道：“这箱打开来平分吧。”双方均见首领身受重伤，不敢拂逆褚红柳之意，反正已得到不少珍宝，也已心满意足，当下便派人来搬。

阿九叫道：“第八箱是我赢的，我不要，留给那位客人。谁也不许动他的。”褚红柳道：“干么呀？”阿九道：“要不是他的马发癫，我早伤在你老伯掌下了，留一箱酬谢他。”褚红柳笑道：“小妞倒也恩怨分明。好吧，大伙儿搬吧。箱上写着字，可别弄错了。”

群盗正要动手去搬铁箱，袁承志忽道：“各位刚才是练武功吗？倒也热闹好看，胜过了江湖上卖艺的。现下又要干甚么了？”

阿九噗哧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知道么？我们要搬箱子。”袁

承志道：“这个可不敢当，我已雇了大车。各位如此客气，萍水相逢，怎好劳驾？”阿九笑道：“我们不是代你搬，是自己搬啊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，这些箱子好像是我的啊。难道各位认错了箱子？”

山东盗帮中一人骂道：“这种公子哥儿就会吃饭拉屎，跟他多说干么？这次留下了他的小命，算他祖上积德。”俯身就去抬箱。

袁承志叫道：“啊哟，动不得的。”爬到箱上，一抬腿间，那大汉直跌了出去。袁承志爬在箱上，手足乱舞，连叫：“啊哟，救人哪！”

阿九还道他真的摔跌，纵上去拉住他手臂提了起来，半嗔半笑，骂道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！”群盗见他如此狼狈，以为他这一脚不过踢得凑巧，又要去搬箱子。

袁承志双手连摇，叫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各位要把我箱子搬到哪里去？”阿九道：“咱们各回各的家呀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么我呢？”阿九笑道：“你这人呆头呆脑的，还是乖乖的也赶快回家吧，别把小性命也在道上送了。”袁承志点头道：“姑娘此言有理，我这就带了箱子回家。”

刚才被踢了一交的那大汉心下恼怒，伸手向他肩头猛力推去，喝道：“滚你妈的！”一声未毕，后心已被袁承志抓住，一扬手处，那大汉当真是高飞远走，在空中划了个弧形，落在七八丈外一株大树顶上，拚死命抱住树干，大叫大嚷。一群乌鸦从树上惊飞起来，聒噪不已，在他头顶乱兜圈子。这一来，群盗方知眼前这少年身怀绝艺，这一副公子哥儿般的酸相，全是装出来开玩笑的，然而自恃人多势众，也没将他

放在心上。

这时程青竹背上所中五枚钢钉已由部属拔出，自知受伤不轻，运气护住伤口，只待分到赃物后立即退走，忽见袁承志露了这一手，实是高深已极的武功，眼前无一人是他敌手，不由得大惊，忙招手叫阿九过来，低声道：“此人不可轻敌，务须小心。”

阿九点头答应，又惊又喜，料不到这样一个秀才相公竟会是武学高手，又想到他适才纵马解围，并非无心碰巧，实是有心相救，不禁暗暗感激。

只听袁承志高声说道：“你们打了半天，又在我箱上写甚么甲乙丙丁，山东直隶，现下玩够了吧？哈哈，我可要擦去啦！”随手抓起身旁一条大汉，打横提在手中，绕着铁箱奔跑一周，便把他当抹布使，把箱上“甲乙丙丁”及“直鲁”等字擦得干干净净，双手一送，那大汉又飞到了树顶之上。

山东盗帮中十余人大声呐喊，手执兵刃扑上。袁承志拳打足踢，但见空中兵刃和大汉齐飞，惊呼共鸦鸣交作，片刻之间，十余名大汉都被他先后抓起，摔上四周树巅。

山东群盗和青竹帮都是一阵大乱，到这时方始心惊。程青竹和沙天广各受重伤，群盗齐望着褚红柳待他作主。

褚红柳哼了一声，朗声说道：“阁下原来也是武林一脉，要请教阁下的万儿，是何人的门下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晚生姓袁，我师父是叽哩咕叽老夫子。他老人家是经学大师，对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是最有心得的了。还有一位李老夫子，他是教我八股时文的，讲究起承转合……”

褚红柳道：“这时候还装甚么蒜？你把武学师承说出来，

要是我们有甚么渊源，大家也不是不讲交情义气的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说到渊源，过去是没有，今日一见，那不是有了见面之情么？各位生意不成仁义在，虽然没赚到，却也没蚀了本。天色不早啦，请请，在下要走啦。”

杀豹岗侯寨主大骂“你奶奶的”声中，提起泼风九环刀，一招“风扫败叶”，向袁承志肩头横砍过去。袁承志身子稍侧，九环刀从他身旁削过。侯寨主这一招用力极猛，大刀余势不衰，直砍褚红柳前胸。

众人惊呼声中，褚红柳伸出左手，食中两指钳住刀背，向后一拉，那刀才停住了。侯寨主只臊得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褚庄主，对……对不住！”褚红柳微微一笑，放开手指，对袁承志道：“凭这手功夫，得你一箱财物，还不算不配吧？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手甚么功夫？”褚红柳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我这门‘蟹钳功’，你要是也会，我就服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甚么蟹钳、虾钳？我没瞧见。”褚红柳大怒，喝道：“我用两根手指钳住了他大刀，难道你瞎了眼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啊，原来是这个，那是你们两个串通的，有甚么稀奇？青弟，来，咱们也来练一招。”青青笑嘻嘻的从地下捡起一柄单刀，作势向袁承志砍来，砍到临近，放慢了势头，轻轻推将过去。袁承志双手毛手毛脚抓住刀背。青青假意用力挣扎，乱跳一阵，始终没能挣开，大叫：“啊哟，好厉害的蟹钳功！”

阿九见两人作弄褚红柳，不禁格格娇笑。直鲁群盗也忍不住放声轰笑。

褚红柳纵横山东，一向颐指气使惯了的，哪容得两个后生小辈戏侮于他？挟手夺过侯寨主的九环刀，横托在手，对

袁承志道：“你来劈我一刀试试。那总不是串通了吧！”他见袁承志手执群盗，武功甚高，若和他动拳脚比兵刃，未必能胜，自己这门“蟹钳功”练了数十年，极有把握，这少年不识货，正可凭此猛下毒手。

袁承志道：“劈死了人可不偿命！你也不能报到官里去。要打官司，咱们就不干。”褚红柳愈怒，已起杀心，黑起了脸道：“不论谁死，都不偿命！”

袁承志叫道：“小心，刀来啦！”忽地反手横劈一刀。

褚红柳万料不到这一刀竟会从这方位劈来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低头，帽子已被削了下来，群盗又是一阵轰笑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你的蟹钳呢？怎么我好像没瞧见啊！”话声方歇，挥刀着地砍去。褚红柳腾身急跳，钢刀已把他一双靴子的鞋底切下。这一刀若是上得三寸，褚庄主便成为无脚庄庄主了。

袁承志道：“是了：太高太低都不成，太快了你又不成，我慢慢的从中间砍来吧！”这一刀果然便与青青刚才那样，慢慢推将过去。褚红柳伸出左手来钳，准拟一钳钳住对方兵刃，右掌毒招立发，非将他五官击得稀烂不可。不料袁承志这一刀快要推进，突然一翻一划，刃锋已在他两根手指上各划了一道口子，登时鲜血淋漓。这三刀高下快慢，变化莫测，似是游戏之作，实则包含了极高深的武功。

褚红柳大怒，喝：“鼠辈，你我掌底见生死！”袁承志反手掷出大刀，攀在树顶的那大汉正往下爬，这刀飞将过去，恰好割断了他落脚的树枝，一个倒栽葱，跌了下来。

众人乱叫声中，袁承志吸一口气，已运起了混元功，提

起十只铁箱，随手乱丢，一只接一只的叠了起来，几达三丈，说道：“比就比！可是我不大放心。你们这些人贼头贼脑的，别乘我打得起劲之时，偷了箱子去。”踊身一跃，跳上箱顶，大叫道：“上来比吧。”

褚红柳见他把一口口沉重的箱子越掷越高，已自惊骇于他的神力，待见他轻飘飘的一跃而上，轻功造诣尤其不凡，更是吃惊。他自知轻功不成，哪敢上高献丑，喝道：“你有种就下来！”袁承志在上面高叫：“你有种就上来！”

褚红柳踏步上前，抱住下面几只铁箱一阵摇动，只见袁承志头下脚上，倒栽下来。

群盗一阵欢呼，却见袁承志跌到褚红柳头顶时，倏地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左掌凌空下击。褚红柳一惊，挥起右掌反击。袁承志一伸手，已扣住他脉门，待得双足着地，喝一声：“起！”把褚红柳一个肥肥的身躯挥了起来，刚落在一叠铁箱之顶。十口箱子本就叠得东歪西斜，这样一个大胖子加了上去，登时一阵摇晃。褚红柳在上面双手乱舞，十分狼狈，到后来情不自禁，俯下身来，抱住了箱盖。群盗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。

青青叫道：“你有种就下来！”阿九想起褚红柳刚才的说话，不禁抿嘴微笑。

褚红柳的武功深得“稳、狠、准、韧”四字诀中精要，适才与阿九比武，就十足显示了这四字诀的长处。他身材肥胖，素不习练轻功，自来以稳补快，以狠代巧，掌法由拙见功，现下突然登高，正是犯了他的大忌，虽然一身武功，却弄得手足无措。适才袁承志见他出手，看出了他的短处，故意布置这个陷阱来跟他为难。

群盗谁也不敢去移动铁箱，只怕一动，上面箱子倒将下来，不但摔坏了褚红柳，还会压死多人。当下都站得远远地。

僵持了一阵，沙天广低声道：“谭贤弟，围攻那小子，先干掉他。”一言提醒了谭二寨主，当即吹动号角，山东群盗拔出兵刃，齐向袁承志冲来。

哑巴、青青、洪胜海一齐站到袁承志身边。青青持剑，洪胜海用刀，舞动杀砍。袁承志和哑巴却是空手，抓住了人乱丢乱掷。群盗出道以来，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。二人所到之处，群盗纷纷走避。袁承志数跃之间，已奔到沙天广身旁。他卧在地下，两名盗首在旁照料，忽见袁承志冲来，一个举刀砍挡，另一个背起沙天广避让。袁承志头一低，从刀下钻过，抓住前面盗首的头一扭，那人痛得大叫，撒手把沙天广丢下。袁承志伸手接住，纵身跳上一辆大车，叫道：“你们要不要他性命？”群盗见首领被擒，一时倒呆住了，不敢动手。

袁承志向哑巴一打手势，哑巴径往青竹帮冲去。青竹帮帮众本来袖手观战，忽见哑巴如猛虎般冲来，各举兵刃拦阻。但哑巴追随神剑仙猿穆人清多年，武功已非寻常武师所能敌，只见他头顶刀枪乱飞，赤手空拳的冲到程青竹身旁。

袁承志在高处相望，见哑巴即将得手，正自欣喜，忽见阿九抚着程青竹的身子，伏地大哭，这一下倒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倘若程青竹死了，要对付群龙无首的青竹帮就颇为不易，忙纵声大叫：“胜海，快叫哑巴老兄回来。”

洪胜海撒下对手，冲到哑巴跟前，打手势叫他回来。哑巴回头向站在大车顶上的袁承志一望。袁承志招招手，哑巴随即退回。

袁承志把手中半死不活的沙天广交给哑巴，纵身入围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阿九哭着叫道：“我师父死啦！”

袁承志俯身一探程青竹的鼻息，果然已无呼吸，再摸他胸膛，一颗心却还在微微跳动，翻过他的身子，只见背上五个小孔，虽然血已止住，但五孔都在要穴，饶是程青竹武功精湛，也已抵受不住。袁承志运起混元功，在他的“天府穴”和足底“涌泉穴”各点一指。内力到处，程青竹血脉流转，悠悠醒来，睁开了眼睛。阿九大喜，高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程青竹点了点头。袁承志道：“放心！你师父的伤治得好。”阿九明艳的脸蛋上兀自挂着几滴泪珠，清澈的大眼却已充满了喜色，说道：“嗯，多谢你啦。”

这时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挟着沙天广，已退入青竹帮的圈子。山东群盗见首领被擒，要闯进来救人，青竹帮帮众出手拦阻。双方乱喝，混乱中交起手来，登时乒乒乓乓打得十分激烈，顷刻间双方各有数十人死伤。

青青道：“再打半个时辰，双方都死得差不多啦！”袁承志微笑。

突然之间，站在铁箱顶上的褚红柳扬臂大呼：“不好啦，官兵来啦，总有几千人，大家快退……不，有上万人，扯呼，扯呼！”他站得高，是以首先瞧见。众人都是一惊，刀枪齐停。只见三骑马急奔而来。两骑是山东盗帮放出的卡子，一骑是青竹帮的哨探，三人连连呼啸。高声大叫：“大队官兵到啦！”褚红柳再也顾不得危险，踊身从箱顶跳下，立足不稳，在地下打了三个滚，爬起身来，双足肿痛异常，抢了一匹马，率领山东群盗退却。

袁承志将沙天广掷了过去，群盗抢住放在马背，纷纷涌入树林。青竹帮中也是竹哨连声，抢起地下死伤人众，仍是分成四队退了下去。霎时之间，一片空地上只剩下袁承志等一千人。

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

袁承志跳上箱顶，把箱子逐只掷下，哑巴一一接住，放上大车。青青笑道：“他们伤了这许多人，只在铁箱外面摸得几下，你说是赚了还是蚀了，得请你大师哥用铁算盘来算一下了。”只听得远处号角连声，人喧马嘶，果然有大队人马到来。袁承志道：“有这许多官兵，盗贼是不敢再来的了。咱们走吧。”检视车辆伏役，幸无损伤。

正要启行，只见数百名官兵分成两队，当先冲到。一名把总手舞长刀，喝道：“干甚么的？”洪胜海道：“赶路的老百姓。”那把总道：“干么这里有血迹，有兵器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正有强人拦路打劫，幸得官兵到来，吓退了强人。”

这时已有数队官兵前去追击退走的群盗。那把总斜着眼打量大车上的铁箱，冷冷的问道：“那些是甚么东西？”洪胜海道：“是行李。”那把总道：“打开来瞧瞧。”洪胜海道：“是些随身衣物，没甚么特别物事。”那把总道：“我说打开，就打开，啰唆甚么？”青青道：“又没带违禁犯法的东西，瞧甚么？”那把总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好横！”倒提长刀，将刀杆夹头夹脑砸过去。青青闪身避开。

那把总见十只铁箱结结实实，料想定是装着贵重财物，一

见早就起了贪心，这时乘机叫道：“好小子，胆敢拒捕？喂，弟兄们，把赃物充公！”官兵抢夺百姓财物，那还用多说？一听“充公”二字，早有十余官兵一涌而上，七手八脚来抬铁箱。

那把总存心狠毒，只怕事主告到上官，高声叫道：“这些都是土匪流寇，竟敢抗拒官兵，一概格杀勿论！”当即提刀杀来。袁承志大怒，心想：“要是我们不会武艺，岂不给他杀了灭口。这人不知已害了多少良民？”待他钢刀砍到，身子侧过避开，一掌打在他背心。这人如何禁受得起这一掌？倒撞下马，登时毙命。

众官兵惊叫起来：“强人拦路，抢劫漕运啦，抢劫漕运啦！”当先的官兵被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三人一冲，四散奔逃，但后面大队人马跟着涌到。袁承志拾起那把总的大刀，挥舞断后。哑巴等三人率领车队，退入林中。

只听得金铁交鸣，但见树林中官兵正与山东群盗及青竹帮打得火炽。盗帮虽然都有武艺，但挡不住官兵人多势众，不多时已纷纷败退。沙天广和程青竹都受伤甚重，无人领头，群盗各自为战，被官兵一堆堆的围住攻击，惨呼声此起彼伏。

袁承志和青青等将车队集在树林一角。青青道：“怎么办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帮强盗，杀官兵！”青青道：“不错！”袁承志道：“你在这里守住！”青青点头答应，与哑巴、洪胜海三人守住一个小角，官兵过来立即格杀。众官兵见三人凶狠，一时倒也不敢十分逼近。

袁承志飞身上树，察看四下形势，只见阿九与几名青竹帮的头目正受数十名官兵围攻，形势甚是险恶，当即纵身下

扑，左臂长出，震飞两支刺向阿九的铁枪，叫道：“退回西首山岗！”阿九一怔，一名军官挥刀向她砍来。袁承志飞脚踢去钢刀，当胸一拳，将那军官打得口喷鲜血，仰面跌倒。

阿九吹起竹哨，青竹帮的帮众齐向西退，渐渐集拢。袁承志纵横来去，命山东群盗也向西退，见有盗众给官兵围住无法脱身的，立即冲入解救。众人一会齐，声势顿壮，在袁承志率领下且战且退，上了山岗。袁承志又率领了数十名武功较高的帮众盗伙，冲下去把青青等车队接引上岗。众官兵在岗下呐喊叫嚷，团团围住。

袁承志命群盗发射暗器，守住山岗。群盗本已一败涂地，人人性命难保，突然有人出来领他们暂脱险境，对他吩咐哪有不奉命唯谨之理？二百余名官兵向岗上冲来，被一阵暗器射回，死伤了数十人。官兵在得胜时勇往直前，一受挫折，大家怕死，谁肯舍命攻山？个个大声呐喊，敷衍长官，杀声倒是震天，却是前仆有人，后继无兵，再也不见有官兵冲近。

袁承志安排防御，命谭二寨主、褚红柳、洪胜海、阿九四人各率一队守住一方，余下的救死扶伤，就地休息。他再替程青竹按摩了一番，又给沙天广推宫过血。过了一会，两人竟先后在山岗上睡着了。山东群盗和青竹帮帮众见首领无恙，对袁承志更是敬服。

袁承志对青青道：“官兵人多，不能力敌，只可智取。”青青道：“不错，用甚么计策才好？”袁承志向熟悉当地地形的盗伙问了一会，再跳上车顶，察看官兵队形，只见官兵后队有大批辎重车辆，心念一动，跳了下来，对青青道：“刚才官兵叫甚么抢劫漕运？”

这时褚红柳正由淮阴双杰接替了下来休息，听袁承志问起，说道：“这些官兵，定是运送漕银去北京的。咱们刚好遇上，真是不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运送漕银，怎地要大队官兵？”褚红柳道：“现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哪一处没开山立柜的豪杰？朝廷全靠江南运去的漕米银两发饷发粮。崇祯既要防御辽东的满洲兵，又要应付闯王和各路英雄，这漕银是他命根子，若是出了岔子，他的龙廷也坐不稳了，自然要多派人马护送。漕米银两本来都由运河水运，想是皇帝要钱要得急了，才由陆路赶运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这些官兵身上挑着这样重的担子，居然还来多管闲事，跟人为难。”褚红柳笑道：“他们以为咱们转眼个个就擒，只须给咱们安上几个甚么王、甚么星的厉害匪号，奏报上去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”又道：“我们本是土匪强人，倒也不是冤枉，只可惜累了相公。”袁承志叹道：“官逼民反，今日可教我亲身遇上了。”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此处向西北有个峡口，咱们从那边冲出去吧。”

褚红柳这时对他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哪会有何异议，便道：“请袁相公吩咐，大伙儿齐听号令。”袁承志在地上画了图，计议突围之策已定，便即分拨人手。一声令下，群盗齐声发喊。袁承志和哑巴当先开路，率领众人冲下岗去。

官兵本已怠懈疲倦，除了少数奉命守御，余人均已就地坐倒休息，忽见群盗骤然涌到，来势凶猛，稍加抵挡，就被冲破一道口子。群盗向峡口直奔，官兵叫喊着随后追来。追了一阵，殿后的数十名盗帮忽然回身邀斗，把官兵追势挡了一挡。待得官兵大队攻到，殿后的盗帮也已退入峡口。

那峡口两旁都是高峰峭壁，形势险恶，官兵一追入峡口，率队长官下令暂停，以防中伏。忽然间前面大车中一只铁箱滚了下来，箱盖翻开，道上丢满了珠宝珍物，闪闪发光。那统兵的总兵一见大喜，下令急追，要把十只宝箱全都抢了下来。追了一阵，只见群盗抛下衣甲兵器，乱窜乱奔，道旁丢满了金砖银锭。众官兵你抢我夺，乱成一团。那总兵见群盗溃散，连兵器也随地乱丢，不再存防备之念，一意要抢宝箱，下令前、中、后三队齐赶。

有分教：抗外敌不妨落后，抢金银务必争先。

这时袁承志已飞身跃上峭壁，手足并用，拉着石壁上的藤枝树条，抄向官兵后路。走了一会，果见官兵队中车辆一辆接着一辆，蜿蜒而来，不计其数，车辆都用黄布蒙住，车上插了旗帜，旗上写的是“大明江南漕运”几个红字，从上面放眼望下去，车队直如一条其长无比的黄龙。

袁承志见此情势，不觉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官兵势大，不易对敌，喜的是如能劫下漕运，那真是对大仇人崇祯皇帝一个当头猛击，闯王义兵就更易成事，实是奇功一件。眼见坡下树木茂密，当即穿林而下，要就近看清楚车队。不一刻，靠近官兵队伍，借着树木遮掩，连官兵的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车辆连绵不断，隆隆而过，过了好一阵，忽听得车行辘辘之声渐轻，车中所装似乎已非银子，从树木空隙中向外望去，见是百余辆囚车。车中囚徒双手反缚，盘膝而坐，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白旗，写着“候斩巨寇某某某”等字样，又是甚么“江洋大盗”、“流寇头目”、“反叛逆首”、“淮南巨贼”等等，显见都是反抗朝廷的饥民或山寨盗魁。袁承志心

想：“这些人都须加以搭救，但如何下手才是？”

正自寻思，忽见一辆车子过来，旗上写着“候斩叛逆孙仲寿一名”九字，袁承志大吃一惊，追了几步细看，见车中所坐的果然便是孙仲寿。但见他两鬓斑白，满脸风霜之色，较之昔日在圣峰嶂上率领同袍祭奠故帅之时，已苍老得多，但一副慷慨风致，虽在难中，仍是不减当年。袁承志惊讶未定，只见后面囚车中推来的又都是父亲旧部，当时教导抚养自己的倪浩、朱安国、罗大千三人都在其内，只是不见应松。袁承志一阵心酸，随又暗暗欢喜：“老天爷有眼，教我今日撞见众位叔叔。”

不久囚车过完，袁承志向上奔了数丈，疾向后追。官兵望见，鼓噪起来，有的便发箭射来。但袁承志身法快捷，箭枝到时，人早不见。他奔出数十丈，官兵队伍已尽，最后一名军官骑在马上，手提大刀押队。袁承志心想：“我拿住这军官，先捣乱一阵，然后乘机相救孙叔叔、朱叔叔他们。”

正要飞身跃下，忽然望见远处尘土飞扬，几骑马奔驰而来，心想：“原来后面还有接应，等他们过来看个明白再说。”不一刻五骑马奔到，当先一人是个女子，却是飞天魔女孙仲君，后面四人正是二师兄归辛树夫妇以及梅剑和、刘培生。

袁承志一见大喜，叫道：“二师兄！”飞身落下，落在归辛树夫妇马前。

归氏夫妇一起勒马，见到是他，归二娘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嗯！是你，有甚么贵干？”袁承志道：“小弟有件急事，求师哥师嫂几位伸手相助。”归二娘道：“我们自己也有要事，没空！”和归辛树二人一提缰，双骑从他两侧擦过，向前冲了过

去。梅剑和拱手叫声：“师叔！”跟着师父师娘去了。

刘培生跳下马来，说道：“师父师娘正有一件要紧事。弟子办了之后，立刻过来听师叔差遣。”袁承志道：“那不必了，我借坐一下刘大哥的牲口。”刘培生道：“师叔请用。”将缰绳递将过去。袁承志道：“咱俩合骑，追上前面官兵就行了。”说着飞身上马。刘培生也跳上马来。袁承志双腿一夹，那马发足奔驰。

刘培生问道：“师叔追官兵干甚么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救人！”刘培生喜道：“那好极啦，我们也正要寻官兵的晦气。”袁承志一听大喜，催马急行，不一会已望见押队军官的背影。但不见归辛树等人，想已抢过了头。袁承志纵马向前急冲。

押队的游击听得身后马蹄声疾，回头望时，只见一个人影从马背跃起，扑将过来。他大吃一惊，挥起大刀往空中横扫，满拟将这人一刀斩为两截，岂知袁承志右手前伸，抢住刀柄，身子已落在他马上，左手早点中他后心穴道。那游击只觉背心酸麻，要待挣扎，却已动弹不得。袁承志问道：“要死还是要活？”那游击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大王爷饶命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快下令，叫后队囚车都停下来。”那游击只得依言下令。

突然之间，归辛树夫妇从树林中冲出，师徒五人抽出兵刃，往官兵队里杀去。队伍登时大乱。袁承志本拟迫那游击指挥队伍，让众官兵混乱中自相残杀，哪知归辛树等忽来动手，官兵后队一乱，这计策却行不得了。

袁承志抢了两柄短斧，奔到孙仲寿囚车边，劈开车子，大叫：“孙叔叔，我是袁承志。”孙仲寿如在梦中，一阵迷惘。袁承志又已把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人救了出来。

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将，现今虽已年老，但英风犹存，抢了兵器，有的乱杀官兵，有的劈开囚车救人，不一刻，百余辆囚车齐都劈烂，放出百余条好汉来。其中三数十人是袁崇焕部属的“山宗”旧侣，听说赶来相救的是督师公子，无不大为振奋，当下一阵砍杀，将官兵后队杀得七零八落，向前逃窜。

这时官兵前队也已发现前面巨石拦路，不能通行，登时两头大乱。

袁承志见官兵虽然势乱，但人数众多，逼得紧了，当真拚起命来，却是无法抵挡，当下撒了双斧，展开轻功，连奔带跃，在一长列漕运车辆顶上跑将过去。行出里许，见领队的总兵官头戴铁盔，正手舞长刀，指挥作战。袁承志疾奔而前，将两名上前拦阻的亲兵推入了山坑，跃上那总兵坐骑的马臀。那总兵回刀来砍，袁承志挟手便夺，哪知这总兵一个筋斗从马背上翻了下去，竟没能抓住他的手腕。

袁承志心道：“没料想官军之中还有如此好手。”左手一扬，三枚铜钱发了出去。使的是木桑所授发围棋子的手法。那总兵一一用长刀格开。袁承志道：“好本事！你再格格看。”双手连挥，三九二十七枚铜钱分上中下三路同时打到。就算武林高手，这一来也不易抵挡，那总兵武艺虽然高强，却哪里躲得开这“满天花雨”的手法？当啷一声，先是长刀脱手，接着膝弯、腰肋、背心、足胫各处都中了铜钱，竟朝着袁承志迎面跪下。

袁承志笑道：“不必多礼！”伸手挽住他左臂。那总兵当胸一拳，势急力劲。袁承志笑道：“就让你打一拳出气。”这

一拳明明打在他胸前，却如打中一团棉花，无声无息，全无着力处。袁承志运起内力，提起那总兵往上抛出。只见他就如断线风筝般往上直飞，全官兵高声大叫起来。那总兵自分这一下必死，闭住了双眼，哪知落下时被人双手托住，睁开眼来，仍是那个书生打扮的少年。他知此人武功比己高出十倍，既然落入他手，无可抗拒，生死只好置之度外。何况就算硬要置之度内，却也无从置起。

袁承志道：“你下令全体官兵抛下兵刃，饶你们不死。”那总兵心想：“这遭运何等要紧，给盗贼劫了去，反正也是死罪。”于是颈项一挺，朗然说道：“你们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。”袁承志一笑，手一使劲，又将他身躯抛向空中，落下来时接着再抛，连抛了三次，那总兵已头晕脑胀，不知身在何处。袁承志道：“你若不下令，你死了，部下也都活不成。不如降了吧。”那总兵一想，眼下只有这条是活路，只得点了点头。袁承志问道：“你贵姓？”那总兵道：“小将姓水。”他定一定神，命亲兵把手下的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等都叫了来，众将听得要投降盗贼，吓得面面相觑。一员都司骂了起来：“你食君之禄，不忠不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袁承志已抓住他往地下一摔，登时晕去。余下众将颤声齐道：“标下奉……奉总座将令。”水总兵道：“下令停战！”

袁承志也传下号令，命山东群盗不再厮杀，又吩咐水总兵命官兵抛下兵刃。水总兵无奈，只得依言。火把照耀下只见双方兵戈齐息。

忽见五个人在车队中奔驰来去，乱翻乱找，打开了许多箱笼，见是银子粮食，便踢在一旁。众官兵见五人势恶，败

降之余，不敢阻拦。奔到临近，原来是归辛树夫妇师徒五人。袁承志叫道：“二师哥，你们找甚么？我叫他们拿出来。”

归辛树见统兵将官都集在袁承志身旁，三个起落，已奔到水总兵身边，一把揪住他胸脯，提了起来。水总兵惊魂未定，哪想突然又遇到一个武功极高之人，给他抓住了，任凭如何猛力挣扎，总归无用。归辛树喝道：“马上英进贡的茯苓首乌丸，藏在哪儿？”水总兵道：“马督抚嫌我们车多走得慢，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。”归辛树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水总兵道：“我身家性命都在你们手里，何必说谎？”

归辛树心想看来此言不假，把他往地下一抛，喝道：“要是查到你胡言骗人，回来取你狗命。”转头对归二娘道：“往前追。”归二娘抱着孩子，心头烦躁，单掌起处，把挡在面前的官兵打得东倒西歪，鼻青目肿，带着三个徒弟，跟丈夫走了。

袁承志知道二师兄夫妇对自己心存芥蒂，只有默然不语。待五人去后，问水总兵道：“他们找甚么药丸？”水总兵被擒降敌，心乱意烦，神不守舍，一时想到家中是否会给皇帝下旨满门抄斩，一时又想自己功名前程，从此付与流水。袁承志接连询问，他答非所问，不知所云，说了半天，袁承志才明白了个大概。

原来最近黄山深谷里找到了一块大茯苓，估计已在千年以上，凑巧浙东又有人掘到一个人形何首乌。这两样都是千载难逢的宝物。凤阳总督马士英得到讯息，差幕客一半强取、一半价购的买了来，命高手药师制成了八十颗茯苓首乌丸，还配上了老山人参、珍珠粉末等珍贵药材，单是药材本钱就花

了两三万银子。这件事轰动了江南官场和医行药业。据古方所载，这药丸实有起死回生的神效，体质虚弱的人，只服一丸便立刻见功。马士英自己留下四十颗，以备此后四十年中每年服食一颗，余下四十颗便去进贡，盼崇祯再做四十年皇帝，年年升自己的官。

袁承志好容易听得明白，心道：“那就是了，二师哥爱子有病，久治不愈，急着要这些药丸。”

水总兵又道：“马总督本想差我一并将宝药送去北京，但后来嫌我们车多行得慢，又押着死囚不吉利，因此另差金陵永胜镖局的董镖头护送赴京，献给皇上。”至于马总督自己留下四十颗之事，那是天大机密，连对他最得宠的姬妾也都不说，水总兵自然更不会知道。

袁承志一心盼望二师哥能夺到药丸，救得孩子之命，忙问：“那镖师走了几天啦？”水总兵道：“启程是在同一天，不过镖局子只有十来个人，行道快得多，算来抢在我们之前，总有五六天路程了。”

这时孙仲寿、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袁部旧将纷纷过来相见。各人得脱大难，又见袁承志长大成人，一身武艺，今日这一战虽是小试牛刀，亦已略有乃父当日雄风，无不惊喜交集。袁承志问起被捕缘由，孙仲寿约略说了。原来当日“山宗”旧友在圣峰嶂聚会，明兵突施袭击，幸而大部人众早已散走，只应松终于被害，孙仲寿等都告脱险，后来重又聚集。众人在淮北鲁南一带会聚豪杰，预备大举，哪知事机不密，上个月被凤阳总督马士英所破，首要人物一鼓成擒，械系赴京问斩。差幸天缘巧合，竟会在此处与袁承志相遇。

孙仲寿听说袁承志和闯王颇有联络，说道：“公子，这里又有盗帮，又有投降的大批官兵，他们对你都很敬服，正是难遇的良机。何不暂缓赴京，把这批人手好好整顿一下。”

袁承志喜道：“孙叔叔说得是，这一带英雄豪杰很多，咱们索性大干一场，找个地方会集群雄。”孙仲寿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好极了，何不就在泰山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泰山相去不远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当下收拾好铁箱中散开的宝物，把漕运银子取出二十万两，俵分给青竹帮与山东各寨群盗。褚红柳也得了五千两。再取出二十万两赏给投降的官兵，一时峡谷前后，欢声如雷。

投降的军官本来都是心情郁郁，分得大批银两，才精神为之一振。

只见青竹帮的两名帮众抬着一个担架，将帮主程青竹抬将过来。袁承志见他脸上已现血色，喜道：“程帮主的伤势好得很快啊，足见内功深厚。”程青竹道：“多谢公子，在下得知公子是袁督师的骨肉，实是欢喜之极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中竟微带呜咽。袁承志道：“程帮主当年识得先父吗？”程青竹摇了摇头，吩咐随从在一只布囊中取出一卷手稿，交给袁承志，说道：“公子看了这个，便知端的。”

袁承志接过，只见封面上写着“漩声记”三个大字，又有“程本直撰”四字，右上角题着一副对联：“一对痴心人，两条泼胆汉。”心中不解，问道：“这位程本直程先生，跟程帮主是……”程青竹道：“那是先兄。”

袁承志点点头，翻开手稿，只见文中写道：

“崇焕十载边臣，屡经战守，独提一旅，挺出严关……”

袁承志心中一凛，问道：“书中说的是先父之事？”程青竹道：“正是。令尊督师大人，是先兄生平最佩服之人。”

袁承志当下双手捧住手稿，恭恭敬敬的读下去：

“……迄今山海而外，一里之草莱，崇焕手辟之也；一堡之垒，一城之堞，崇焕手筑之也。试问自有辽事以来，谁不望敌于数百里而逃？弃城于数十里而遁？敢于敌人画地而守，对垒而战，反使此敌望而逃、弃而遁者，舍崇焕其谁与归？”

袁承志阅了这一段文字，眼眶不由得湿了，翻过一页，又读了下去：

“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，亦有攻而不下，战而不克者否？曰：未也。客亦知乎有宁远丙寅之围，而后中国知所以守？有锦州丁卯之功，而后中国知所以战否也？曰：然也！”

袁承志再看下去，下面写道：“今日滦之复、遵之复也，谁兵也？辽兵也。谁马也？辽马也。自崇焕未莅辽以前，辽亦有是兵、有是马否也？”

袁承志随手又翻了一页，读道：

“举世皆巧人，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爱者钱，袁公不知爱也。唯其痴，故举世最惜者死，袁公不知怕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，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；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；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，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；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礼貌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。”

袁承志读到此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涔涔而下，滴上纸页，泪眼模糊之中，看到下面一行字道：“予则谓掀翻两直

隶、踏遍一十三省，求其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如袁公者，正恐不可再得也。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。”

袁承志掩了手稿，流泪道：“令兄真是先父的知己，如此称誉，在下实在感激不尽。”

程青竹叹道：“先兄与令尊本来素不相识。他是个布衣百姓，曾三次求见，都因令尊事忙，未曾见着。先兄心终不死，便投入督师部下，出力办事，终于得蒙督师见重，收为门生。令尊蒙冤下狱，又遭凌迟毒刑。先兄向朝廷上书，为令尊鸣冤，只因言辞切直，昏君大为恼怒，竟把先兄也处死了。”袁承志“啊哟”一声，怒道：“这昏君！”

程青竹道：“先兄遗言道，为袁公而死，死也不枉，只愿日后能葬于袁公墓旁，碑上题字‘一对痴心人，两条泼胆汉’，那么他死也瞑目了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却不知这事可办了么？”程青竹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令尊身遭奇冤，昏君奸臣都说他通敌，勾结满清，一般无知百姓却也不辨忠奸是非，信了这话。令尊被绑上法场后，愚民一拥而上，将他身子咬得粉碎，说道……说道要吃尽卖国奸贼的血肉……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放声大哭，问孙仲寿道：“孙叔叔，这……这是真的么？”孙仲寿垂泪点头，道：“真是如此。当年你年纪幼小，我们不跟你说，免你伤心。”

袁承志怒道：“昏君奸臣为非作歹，那也罢了，北京城的老百姓，却也如此可恶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老百姓不明真相，只道皇帝的圣旨，是再也不会错的。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，害死的人成千成万，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。”

程青竹道：“在下不忿兄长被害，设法投身皇宫，当了个

侍卫，想俟机行刺昏君，为先兄和袁督师报仇。只恨武艺低微，行刺不成，反为御前侍卫所擒，幸得有人相救，逃出皇宫。这些年来在黑道上干些没本钱买卖，没料到有眼无珠，竟看上了公子的财物。”

袁承志道：“大家说来深有渊源，若非如此，也不得跟帮主认识。”

青青忽道：“咦，那个小姑娘呢？她没事吧？”程青竹道：“多谢关怀。小徒已自行去了。”青青道：“我正想找她说话，怎么她走了？”言下不禁惘然。

众人休息了一日。袁承志派遣青竹帮、山东群盗及“山宗”所部得力人员，分赴各地送信，约定端午节在泰山顶上取齐；又请孙仲寿、朱安国等人，会同水总兵带领投降的官兵，在荒僻险峻之地起造山寨。

这一役马士英部下六千名官兵全军覆没，二百余万两漕银没留下半星一点，京师山东，无不震动。等到马士英再调大军前来追剿，盗帮早已影踪全无，哪里还追寻得着。

眼见榴花吐艳，端午将届。泰山各处寺庙道观之中，陆续续到了千余位各帮各派的英雄豪杰。

五月初五清晨绝早，群雄在石经谷会聚。谷中一片平广，数亩石场，光洁异常，相传是古代高僧讲经之所。山石上刻有八分书金刚经，字大如斗，笔力雄劲。

这天到会的除袁承志、青青、哑巴、洪胜海等人外，有袁部旧将孙仲寿、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人；有江苏金龙帮焦公礼、焦宛儿、吴平、罗立如等人；有河北青竹帮程青竹等人；有山东群盗沙天广、褚红柳、谭文理等人；有浙江

龙游帮的荣彩等人；有河南南阳清凉寺下院方丈十力大师、海外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等人；有从囚车获救的淮南飞虎峪寨主聂天风、赣北鄱阳帮帮主梁银龙等人；有投降过来的明总兵水鉴等人。此外尚有无数江湖好汉，武林名家。一时泰山顶上群豪聚会，英贤毕至。

这时山谷间忽吐白云一缕，扶摇直升，良久，东边一片黑暗中隐隐朱霞炫晃，颜色变幻不定，或白或橙，缓缓的血线四映，一喷一耀，转瞬间太阳如一个大赤盘踊跃而出。下面云彩被日光一照，奇丽变幻，白虹蜿蜒。群豪尽皆喝彩。

观日升已毕，群豪席地坐下。阴阳扇沙天广是山东当地的地主，这时他伤势已愈，站起身来朗声说道：“各位前辈大哥赏脸，来到敝省，兄弟招待不周，请多多包涵。”说着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。群豪齐声谦谢。沙天广又道：“兄弟是粗人，不明事理，现下请程青竹前辈说话。”这两人以前互不相下，那天出生入死的厮拚了一次之后，各自钦佩对方武功，反而结成了好友。

程青竹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江湖上的朋友，以前在泰山也聚过会，不过人数从来没这么多。不怕各位笑话，以前我们到这里干甚么？不过是划地盘、分赃银罢啦。”群豪一阵轰笑。程青竹道：“这次这许多英雄朋友大驾光临，咱们可不能再没出息啦。眼前天下大乱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昏君无道，朝中全是贪官污吏，关外满奴又时时犯界掳掠，当真人命贱似蚂蚁，过得了今天，也不知还有没有明天？咱们总要好好商议，做一番事业出来。”

众人听得血脉奋张，齐声喝彩。

程青竹又道：“今日到会的都是好朋友，咱们歃血为盟，以后患难相助，共图大事。如有贪图富贵，出卖朋友，或是贪生怕死，自私自利的，大家一齐干他奶奶的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喝彩。

沙天广道：“会盟不可无盟主。咱们推举一位大家佩服的英雄大哥出来，以后齐都听他的号令。不管是谁当盟主，兄弟必定追随到底，决无异言。”十力大师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群龙无首，决不能成大事。推举盟主，老衲是一力赞成的。不过这位盟主必须智勇双全，有仁有义，方能服众。”郑起云道：“那是当然的了，我瞧你大师就很不错。”十力大师笑道：“老衲风烛残年，哪能担当重任？郑岛主别取笑了。”

众人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都觉盟主应该推举，以便号令一致，好使散处各地、互不统属的英雄豪杰联成一起。那时相互之间固然不会残杀争斗，连官府也不敢轻易搜剿。只是群雄向来各霸一方，谁也不肯服谁，别要为了争做盟主，反而殴杀一场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

程青竹待众人议论了一会，高声说道：“各位如无异议，现下就来推举如何？”

只见人群中站起一条身高七尺的魁梧大汉，声若洪钟，大声说道：“盖孟尝孟老爷子在武林无人不敬，无人不服。今日他老人家虽然不在此地，但盟主一席自然非他莫属，兄弟以为不必另推了。”他话一说毕，群雄中登时便有许多人随声附和。

袁承志问洪胜海道：“盖孟尝是甚么人？”洪胜海略感奇怪，问道：“相公不知此人吗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江湖上的朋友

识得很少。”洪胜海道：“孟伯飞孟老爷子人称盖孟尝，端的是仗义疏财，最爱朋友，武林中人缘极好。他独创的孟家神拳、快活三十掌，变幻莫测，投拜在他门下的弟子数也数不清，说得上桃李满天下。北方学武的人提到盖孟尝，那是没有人不佩服的。这大汉是他大弟子，叫做丁甲神丁游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嗯，原来如此，那么推孟老爷子做盟主倒也很好。”心想：“这位孟老爷子多半人缘极好，武功却不如何了得，否则师父不会不跟我说起。作武林盟主的人，原本人缘比武功要紧得多。”

七十二岛盟主郑起云道：“孟老爷子威名远震，兄弟虽然亡命海外，却也是久仰的了，推他做盟主，论德望，论见识，那是再好也没有。不过兄弟有一点顾虑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丁游道：“郑岛主但说不妨。”郑起云道：“孟老爷子在保定府这些年，身家财产，非同小可。咱们大家所干的，却是啸聚山林、杀官造反的勾当，要是孟老爷子给咱们带头，必定有事连累于他，大家心里不安。”群雄一听这话倒也有理，各人静默了一会。

金龙帮帮主焦公礼站起来说道：“兄弟推举一位武功盖世、仁义包天的英雄。这位英雄虽然年纪还轻，武林中许多朋友大都不识，但兄弟斩钉截铁的说一句，只要这位英雄肯出来带头，做事一定公正，管教威风大震，官府不敢小觑了咱们。”

沙天广说道：“兄弟心里，也有一位年轻的英雄，只怕不见得比焦帮主所说的那位差。”他声音尖细，提高了嗓子，更是刺耳。

焦公礼道：“兄弟年纪不敢说长，也已虚活了五十多岁；见识不敢说广，也会过了天下无数成名的豪杰。可是像我所说的那位英雄，让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，当世却也只有一人而已。”程青竹冷冷的道：“沙天广沙寨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他阴阳宝扇打穴的功夫，当今武林中虽然谈不上独一无二，也总是顶儿尖儿的了。他口服心服的人，一定不会错，我们青竹帮一齐赞成沙寨主的话。”焦公礼胀红了脸道：“盟主到底是怎样选法？我们金龙帮虽然无用，人数却比青竹帮多些。”眼见两人就要争吵起来。

十力大师道：“焦帮主且莫心急，你说的那位英雄是谁，老衲猜个九成儿不会错。请问沙寨主，你说的朋友是谁？两家都说出来，请在场的朋友们秉公评定就是。也说不定大家对这位英雄都不心服呢？”

沙天广向袁承志一指，道：“我说的是这位袁相公。各位莫瞧他年纪轻轻，武功行事却是高人一等。我声明在先，兄弟与袁相公还是最近相识，跟他既非同门，又非旧交，纯因佩服英雄，这才一力推荐。”这番话一说，山东各寨群盗与青竹帮众人齐声欢呼，声势极壮。

袁承志听他说到自己，事先全没想到，站起身来双手乱摇，连说：“不行！”

焦公礼待人声稍静，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哈哈！”好一阵不绝。沙天广怒道：“焦帮主，我倒要请教，你干么讥笑兄弟？”程青竹也怒道：“焦帮主，在下素来佩服你是一条好汉子，可是对沙寨主这等无礼，在下却易瞧不过眼。”焦公礼拱手笑道：“兄弟哪敢讥笑？沙寨主、程帮主，你两位可知兄弟要推举的

是哪一位？”沙天广愠道：“我当然不知。”焦公礼道：“除了这位袁相公还有何人？”程青竹、沙天广转怒为喜，也是仰天大笑。

众人听三人争了半天，说的原来同是一人，都不禁轰笑起来。

袁承志很是着急，忙道：“兄弟年轻识浅，今日得能参与泰山大会，已感荣幸，只盼追随各位前辈之后，稍效微劳，岂敢担当大任？还请另选贤能。”

孙仲寿道：“袁公子是我们袁督师的独生亲子，我们‘山宗’旧友内举不避亲，以为请他担当盟主，最是合适不过。”郑起云道：“哪一位袁督师？”孙仲寿道：“就是在辽东力抗清兵、无辜被昏君害死的袁崇焕袁督师。”

袁崇焕抗敌御侮，有大功于国，当时只有北京城中之人以为他当真通敌，实因强敌兵临城下，君臣百姓尽皆张皇失措，以致不明是非。但袁崇焕惨遭杀害，各地闻知，却极是愤慨。群雄听了这话，叹声四起，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。

袁承志极力推辞，却哪里推辞得掉？加之投降过来的水总兵、由袁承志从囚车上救出来的聂天风、梁银龙等人也极力附和，盟主一席势成定局。

龙游帮帮主荣彩本跟袁承志有点过节，但一则见众望所归，小小一个龙游帮不能力排众议，再则想到他当日在衢江中不为已甚，掷板相救，使自己不致落水出丑，也算受过他的恩惠，心想索性锦上添花，说几句好话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这位袁相公武功精湛，在场许多朋友都知道的了。兄弟就曾

栽过在他手里。”众人不觉一愣，荣彩又道：“可是他很给兄弟留余地，兄弟虽然栽了，却也心下感激。现下选他做盟主，兄弟一力赞成。”众人见曾经与他敌对过的人也这样说，都欢呼起来。只有青青低声骂道：“老滑头！”

丁甲神丁游走别袁承志身边，向他细细打量，见他身材不高，面目黝黑，貌不惊人，年纪又轻，何以群雄对他如此拥戴？心想这么一来，他声威一下子便盖过了自己师父，很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恭喜你啦，袁相公。”伸手出去，拉着他手，显得甚是亲热。

袁承志道：“兄弟实在难以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觉手上一紧。原来丁游使出了“霸王扛鼎”的师传绝艺，用力一扯，想摔袁承志一交，让这位“盟主”在众人面前出个大丑，虽然这样一来，不免得罪了无数英雄好汉，说不定当场给众人打成一团肉酱，但他是个莽撞之徒，气愤之下，也顾不到这么许多了。袁承志不动声色，暗中使出“千斤坠”功。丁游连扯三扯，胳膊上肌肉高高贲起，出尽了平生之力，但对方就如生根在石山上一般，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……担当大任。丁兄令师孟老爷子名满天下，定比兄弟适当得多。”

丁游再是用力一扯，自己右臂上格的一声，险些扯脱了骱，疾忙放手，见袁承志却似毫无所觉，知道对方武功比自己不知要高出多少，适才若是乘势反击，自己早给丢下山谷之中，但他顾全自己面子，令旁人丝毫瞧不出来，不禁顿生感激之意，大声说道：“好，你做盟主很好！”说着拜了下去。袁承志连忙还礼，心头也喜欢这大汉莽得可爱。

程青竹道：“咱们既然会盟，就要有个盟规，现下请盟主

宣布，大伙儿共同商酌。”

袁承志还待推辞，孙仲寿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你谦辞不就，倘若盟主一席不幸落入奸人之手，祸害不小。要是你能领袖群雄，督师的血海深仇就可得报了。督师一生做事，向来就是当仁不让，不避艰危。”袁承志听他责以大义，更提到先公的“好样”，不觉凜然心惊，站起身团团一揖，说道：“既然各位美意，兄弟恭敬不如从命。只是兄弟识见浅薄，还望各位前辈以大事为重，随时指教，兄弟必定遵从，不敢狂妄自大。”

群雄听他允任盟主，泰山顶上登时欢声雷动，山谷鸣响，四下里都是鼓掌和欢呼的回音，似乎脚底的千峰万壑也一齐在鼓掌喝彩一般。

群雄当下点起香烛，一齐拜天祷祝。

袁承志向孙仲寿道：“盟约就请孙叔叔起草了。”孙仲寿也不推辞，回进庙里草拟。他知群雄以信义为先，不重文采，当下言简意深的写了百余字。袁承志当众宣读了。群雄歃血宣誓，决不背盟。一个轰动沿海各省武林的泰山大会，至此告成。

袁承志出道不到半年，仗着武功绝顶，至诚待人，再加之机缘巧合，以及父亲的威名，竟尔成为南北直隶、鲁、豫、浙、闽、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。

当晚群雄席地欢宴，斗酒轰饮，喧闹欢笑之声，布满峰谷。

正热闹间，突见一个流星直冲上天，这是山下有警讯号，

群雄登时停杯不饮。袁承志和孙仲寿等人，立时便想起当年聚会圣嶂峰而官兵来袭的情景，莫非官府得知漕银被劫、因而调兵来攻么？

过不多时，两名在山坡上哨守的汉子奔上山来，向袁承志禀报：“启禀盟主，山下哨探急报，清兵大军已攻下青州，正向泰安进军，离此处已不过二百余里，请盟主定夺。”

袁承志惊道：“清兵来得这么快！”他虽曾听说清兵于去年入关，攻到山东，但一直只在登州、莱州一带骚扰，抢劫焚杀，想不到竟会一举破了青州。

孙仲寿道：“清兵去年十月翻过墙子岭，直打到兖州，在山东各地烧杀劫掠。听说带兵的头子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。这人是努尔哈赤的第七子，还是鞑子皇帝的哥哥，他善能用兵，曾和满清睿亲王多尔衮打来过山东，对山东的情形是很熟悉的。”袁承志问道：“多尔衮打来过山东？”他潜心武学，于世事所知实甚有限。孙仲寿叹道：“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那时盟主在华山学武，因此不知道。”见群雄正纷纷互相询问，人心浮动，便站起身来，登上高处一块大石，大声道：“山下兄弟急报，清兵攻破青州，正向泰安而来。各位请继续喝酒，盟主自有主张。”

群雄中有人叫道：“大伙儿冲下山去，杀他妈的鞑子兵。”又有人叫道：“鞑子兵可欺侮得咱们狠了，这回非跟他拚个你死我活不可。”满山轰叫，群情愤激。

孙仲寿回到袁承志身边，说道：“盟主，众兄弟都要去打鞑子兵，你瞧怎样？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爹爹一生尽忠报国，为的就是杀鞑子。眼下鞑子欺上门来，正好众兄弟在此聚会，咱

们就此下山去打。只是我于行军打仗一道，全然不懂，还是请孙叔叔发令。”

孙仲寿沉吟片刻，派了十几个人出去查探清兵虚实，然后说道：“自从督师袁公被害，朝中无人，再也无力抗御清兵了。崇祯九年六月，满清头子皇太极派了阿齐格、阿巴泰等大将攻进长城，直打到北直隶腹地。十一年，九王多尔衮率领阿巴泰等人又打到北直隶，忠臣卢象昇和孙承宗先后殉国。多尔衮那年还攻破了济南，俘虏了我四十多万百姓去。这一次又是阿巴泰这鞑子将军来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清兵怎地又不攻北京，只是攻打河北、山东各处？”孙仲寿道：“皇太极是很会用兵的。他派兵来河北、山东，其志不在占地，而是抢夺财物，杀人放火，摧破我中国的精华，要令得大明精疲力尽，然后再一举而攻北京。当年他进攻北京，在袁督师手下吃了个败仗，此后就不敢再攻京师。”

袁承志忽想：“闯王和各路义军四下流窜，岂不是帮了鞑子兵的大忙？”这句话却不便出口，只心中隐隐觉得不安。

孙仲寿道：“这些年来，鞑子兵几次三番的打来河北、山东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明兵从来没打过一场胜仗，鞑子兵将一定不把明兵放在眼里。常言道骄兵必败，咱们正好乘机杀杀他们的威风。从青州来泰安，锦阳关是必经之地。那里地势险要，咱们可在锦阳关设伏，狠狠的打一仗。”

袁承志大喜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咱们这就杀鞑子兵去，今晚好好安睡，明日清晨下山。”群雄大声呐喊：“杀鞑子兵，杀鞑子兵！”

次日清晨，袁承志和孙仲寿商议后，分遣群雄先后出发。

约定四方埋伏，见到盟主中军的黄色大旗高高竖起，便一齐向清兵冲杀。命水总兵带同两千名本部兵马，打头阵迎敌，生怕水总兵下山后变卦，派了焦公礼率同金龙帮的手下监视。要水总兵只许败，不许胜，引诱清兵过来。水总兵所部兵甲器械一应俱全，尽是明军服色，实无半分破绽，至于打败仗乃明兵家常便饭，更能尽展所长。

那锦阳关两侧双峰夹道，只中间一条小径。到第四日傍晚，耳听得喊声大作，众明兵曳甲曳兵，从小径奔来。水总兵跨下战马，手执大刀，亲自断后。过不多时，便见一群辫子兵蜂涌而来。袁承志伏在左峰的岩石之后，初次见到清兵，想起父亲连年与鞑子兵血战，不由得全身热血如沸，高举金蛇剑，说道：“孙叔叔，咱们冲下去！”孙仲寿道：“等一会，待鞑子兵大队过来。那时咱们再竖起黄旗，四面伏兵齐起，清兵便走不脱了。”

只听得号角声响起，大队清军骑兵冲到，数十多落后的明兵登时被刀砍枪刺，尸横就地。袁承志心下不忍，说道：“快冲下去接应！”孙仲寿道：“还得等一会。”青青急道：“再不下去，我们的人要给他们杀光了。”孙仲寿道：“再等一会！”青青急得只是顿足。

突然之间，右峰上喊声大作，沙天广率领山东各寨群盗，从山坡上杀将下来。孙仲寿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好！”袁承志道：“怎么？”孙仲寿道：“清兵来的只是先锋，这一来，就抓不到他们的元帅了。怎么不见旗号，便自行动手了？”只见山东群盗一鼓作气的杀入清兵阵中，跟着青竹帮、金龙帮，以及各埋伏的群豪一时尽起，水总兵也带同明兵回头截杀。

孙仲寿连声叹气，说道：“当年袁公带兵，部下若是这般不听号令，自行杀敌，所有的大将一个都非给袁公请出尚方宝剑斩了不可。”袁承志心下歉然，道：“都是我事先没严申号令的不是。”孙仲寿安慰他道：“咱们这些英雄好汉，每个人武功都强，但直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怎比得袁公当年在宁远所练的精兵？盟主你也是无法可施的。唉，黄旗还没竖起，大伙儿就乱糟糟的冲杀出去了，这哪里是打仗，简直是胡闹！”不住的唉声叹气，想起当年袁崇焕在宁锦带兵时的号令严峻，十余万兵将无不肃然奉命，懊恼之中，又感心酸。

青青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叹气也无用了。承志哥哥，咱们动手吧！”袁承志早已心痒难搔，叫道：“好，大伙儿杀啊！”手执金蛇剑，冲下峰去。孙仲寿惊叫：“盟主，盟主！你是主帅，须当坐镇中军，不可亲临前敌……”叫声未毕，袁承志展开轻功，早去得远了，但见他疾冲入阵，金蛇剑挥动，削去了两名清兵的脑袋。

千余名清兵挤在山道之中，难以结阵为战。敌人冲到身前，弓箭也用不上了，被群雄四面八方的围上攻打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尽数就歼。清军统帅阿巴泰得报前锋在锦阳关中伏覆没，当即率兵退回青州。

这一役虽然没杀了阿巴泰，但聚歼清军一千余人，实是十余年来从所未有的大胜。群雄在锦阳关前大叫大跳，欢呼若狂。

袁承志瞧着金蛇剑上的点点血迹，心想：“此剑今日杀了不少鞑子兵，才不枉了这剑身上的隐隐碧血！”

当晚袁承志、孙仲寿与朱安国、倪浩、罗大千等谈到今

日一场大捷，实可慰袁督师的在天之灵，都是不禁热泪盈眶。孙仲寿以杀不了清军元帅阿巴泰，兀自恨恨不已。袁承志道：“孙叔叔，咱们这批人，当真要打大仗是不成的。明日我北上，这些明军官兵和别的弟兄们请你与朱叔叔、倪叔叔、罗叔叔各位好好操练，日后再碰上鞑子兵，可不会再像今日这般乱杀一阵了。”孙仲寿等俱各奉命。

袁承志与青青并肩漫步，眼见群雄东一堆、西一堆的围着谈论，人人神情激昂，说的自都是日间的大胜。袁承志道：“咱们今日还只一战，要灭了满清鞑子，尚须血战百场，当真是：‘慷慨同仇日，间关百战时。’”青青道：“你这两句诗做得真好。”袁承志微笑道：“我怎会做诗？这是爹爹的遗作。”青青嗯了一声。

袁承志叹道：“我甚么都及不上爹爹，他会做诗，会用兵打仗，我可全不会。”青青道：“你的武功却一定比你爹爹强。”袁承志道：“我爹爹进士出身，没练过武。但武功强只能办些小事，可办不了大事。”青青道：“也不见得，武功强，当然有用的。”

袁承志突然拔出金蛇剑来，虚劈两下，虎虎生风，说道：“对，青弟，我去刺杀鞑子皇帝皇太极，再去刺杀崇祯皇帝，为我爹爹报仇。”